

第35年

40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現代黑社會實錄「影圈風雲」。社會的進步，人們思想意識的轉變，使得各行各業應運而生。尤其是人們對視覺觀感的要求越來越高了，因而形成了影圈方面的爭奪戰。本文描寫的，正是這一時代背景的寫眞。楚清艷等人，他們是著名的紅星，亦因此，在他們身邊所發生的一切令人矚目，牽出了一個兇殺的故事……以吳奇農爲首的一班警探人員，組成了八人專案小組，偵查此一兇案，欲知眞人眞事的來龍去脈，請一閱便知。

* * *

本期刊登鐵馬先生撰著的短篇故事「報應使者」。俠義道上，經常有欺名盜世的豪傑，披着仁義的外衣，幹着强盜的行徑，本文正是披露這羣披着羊皮的豺狠醜惡眞面目的絕佳小品文，分上下兩集刊登，請欣賞。

* * *

下期即將刊登石磊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虎俠擒龍」，屆時請留意。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影圈風雲(現代黑社會查案故事)
因楚清艷關係，引致鐵脚三與倫哥互鬥，更發展到倫哥在醫院被槍殺……………南宮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報應使者(北派武俠恩仇故事)◀上▶
俠義心腸眞英雄　除害務盡殲豺狠……………鐵馬 5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武林皇帝(新派武林俠義故事)
斷線索兇手被殺　懲狂徒窮追不捨……………馬騰 65

天下第一帮(新派湖海俠義故事)
俠膽戰强敵　鞭兒解困境……………西門丁 77

傷心小箭(「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無知荒唐鬧事　被捕始知闖禍……………溫瑞安 85

一代天嬌(新派湖海武林故事)
庭院驀然橫屍　奈何殺手無踪……………臥龍生 93

大破十二峯(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巧合應試皆高手　無獨有偶均同姓……………東方玉 99

燕子飛(新派武俠中篇故事)◀三▶
失竊一波未平　殺人案件又起……………歐陽雲飛 10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龍吟鳳鳴下天山(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線索似在握　艷女送上門……………辛棄疾 113

賭俠(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屢次行兇不果　惡行逐漸敗露……………司空羽 1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463.00
	一年港幣	$925.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12.00
	一年港幣	$1,02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14.00
	一年港幣	$1,22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40期

(總號179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黑社會查案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影圈風雲

拍戲風波　大亨驚魂

這日風和日麗。

一條潺潺的小溪，兩岸是古茂的樹林，正是拍攝古裝片，尤其是武打片的最佳場地。

一組電影公司的工作人員正在緊張地拍攝一套武俠片，當導演叫聲「開拍」兩字之後，一大夥人都安靜下來，這是一場決鬥的戲。

為了營造緊張的氣氛，一些工作人員正在放煙，另一些工作人員正在控制一座巨型風扇，把放出來的煙，吹遍了整個拍攝場地。

有人叫道：「全世界的人都靜下來！」

導演再叫：「動作！」

兩個武師已分別從兩邊出來，擺出了決戰的架式。

眾人都集中精神在兩位武師的身上。

忽然，一陣電單車的聲音響起。

這套戲為求迫真，是現場錄音的，因此，這電單車的聲音，破壞了一切。

工作人員都發出了噓聲。

導演叫道：「小李，看看是誰？」

小李是這套戲的副導演，但說句老實話，他其實只是導演的跑腿！

小李應了一聲，便循着電單車聲音的來源，前往去看，祇見樹林外面小徑處，有兩個戴了頭盔的人坐在一輛電單車上。

電單車依然發動着，那電單車司機看見小李前來，更加多扭動油門幾下。

電單車發出擾人的噪音。

小李上前，熱情地道：「兩位大哥！」

那司機冷然道：「你們是甚麼公司在這裏拍戲？」

「啊，我們……」

「誰批准你們在這裏拍戲？」另一人也冷冷的問。

小李道：「我們已向警務署申請了……」

「向我們申請了沒有？」司機道。

「你們？」

「連我們也不認識？還敢在這地方拍戲？」

小李道：「請問兩位是……」

「我們是這裏的地主！」

「地主？」小李當然明白，所謂「地主」，其實便是俗稱的「陀地」，他們是附近一些惡爺，專門向一些拍戲公司勒索。

小李道：「兩位大哥，我們匆忙來此，沒有拜會你們，請原諒！」

司機道：「多說話無益！」

小李道：「是的。」他從袋裏掏出了二百元遞與司機道：「請兩位喝一杯咖啡。」

司機接過了二百元，發出了一聲冷笑。

他回望後面那同夥人，那人沒有作聲。

司機把二百元收進口袋，然後把車子開動，駛離了拍戲現場。

小李抹抹額上的汗，自言自語地道：「想不到這兩個人會這麼容易應付。」

應付這些「陀地」，小李倒也有些經驗，他知道對付這些人，一定要軟硬兼施，他剛才也打算過，先拿二百元給兩人，看看反應，如果他們不要，或者動起真火，他便會再多給三百元。

如果再不滿意，他會再加五百。

不過，超過一千元以上，他可不能拿定主意，他會請示導演。

真想不到，二百大元便可以把這兩條大漢請走。

小李回到樹林，導演問道：「怎麼了？」

「沒有甚麼事，他們走了！」

「小李，你真能幹！」

小李聽了，也很高興，他明知導演這麼讚自己其實也不過是信口開河，但總比用粗言穢語罵自己好得多。

導演又再叫：「全世界人都埋位（站好各自的位置）！」

「動作！」

整組工作人員又開始緊張地工作。

這一場戲拍得相當順利。

導演叫道：「各位手足辛苦，休息一下，我們會再多拍幾個鏡頭！」

眾人暫時收工。

這場戲是真刀真槍的肉搏戲，因此並沒有大明星到場，因為大明星都「惜身」，真正拚搏的戲，都是由「替身」上陣的。

導演向小李道：「剛才是『陀地』來找麻煩？」

小李道：「是的。」

「你怎樣打發他們？」

「很容易，祇給他們二百元，便打發他們走了。」

導演奇怪地問道：「二百元？」

「是的。」

「他們是甚麼人？」

「兩個人，戴着頭盔，坐電單車來的。」

「一人一百元？有這麼簡單？」

小李並沒有再說甚麼，因為事實上是二百元便打發他們走了。

「二百元連買電油也不夠！」導演道。

小李還想爭辯。

突然，外面又傳來一陣電單車的聲音。

導演道：「我早說過沒有這麼簡單的，他們又來了，快去看看他們又要怎樣！」

小李站了起來。

電單車聲更響，那輛電單車直駛進這拍攝場地，他們把車子急速的轉彎。

然後，坐在後座那個男人，拋了一些東西出來。

接着，電單車高速駛離。

「隆隆」幾聲，拋下來的東西，竟是炸彈！

震耳欲聾響聲之後，便是煙霧瀰漫。

工作人員都叫了起來，一時之間，場地十分混亂。

他們向來都遇過被「陀地」騷擾的事情，但從來沒有試過竟然被人投下炸彈！

一會，煙霧散開。

導演叫道：「有沒有人受傷？」

工作人員都爬了起來。

小李往各處看看，回來向導演報告道：「導演，幸好沒有人受傷。」

導演道：「二百元！」

小李當然明白導演的譏諷，但仍然硬着頭皮道：「導演，我們應怎樣？」

「當然是報警！」

小李拿出了手提電話。

* * *

過了半小時，一隊「穿山甲」部隊才來到這個小樹林，這地方實在十分偏僻。

警察發覺有人投擲炸彈，立時緊張起來，並且召喚了軍火專家到場。

經過一番擾攘，幸好沒有人受傷。

這天的戲再拍不成，導演與小李兩人被邀到警署落口供。

兩人來到了警署，在偵緝房等了一會。

不久，有人推門進來。

「宋導演、小李！」一個便裝警探進來，他竟然認識兩人。

兩人抬頭一望，異口同聲道：「是你！」

「想不到你們還記得我。」這警探生得濃眉大眼，不是英俊的臉孔，卻有一副十分壯健的身體，看來十分敏捷矯健。

小李道：「龍哥！」

宋導演也道：「亞龍！」

「不要叫我龍哥，我雖然叫亞農，卻是農夫的農。」

原來這位警探，名叫吳奇農，本來是一個十分威猛的名字，不過，不知甚麼原因，他父親把他那個「龍」字，寫成「農」字，否則多麼威猛！

宋導演道：「不見你才幾年，沒有再做龍虎武師，卻當了差？」

吳奇農道：「是的，今天發生了甚麼事？」

小李把事情詳細的說了一遍。

吳奇農道：「那地點既不屬於鄧氏家族範圍，也不是伍氏家族，照理由沒有甚麼人會搞你們的。」

「我們也沒有得罪他們。」小李道。

宋導演道：「可能是給二百元太少。」

吳奇農道：「我們會調查這事。」頓了一頓，又道：「兩位，假若日後還有其他痲煩事，可隨時找我。」

小李接過了咭片。

宋導演道：「謝謝你。」

吳奇農道：「不用謝，第一，這是警方的責任，第二，我也算是影圈出身的，我會盡力而爲。」

* * *

小李開車送了宋導演回家，自己才駕着車子回家，他泊好了車子。

他正想推開車門，便見兩個黑影奔來。

他警覺地拉上車門，不過，他的動作不及那兩個人快，他的車門被拉開。

小李叫道：「你們想怎樣？」

「你今天沒有炸死！」其中一人道。

小李道：「原來是你們！」

「下車！」

小李當然不敢下車。

另一個人伸手進來，小李祇感覺到一些冰冷的東西正抵着他的太陽穴。

手槍！

小李道：「兩位大哥，請勿亂來！」

「下車！」

小李祇好慢慢地推開車門下車。

這時已接近午夜，停車場內並沒有人，因此，希望有人仗義救他，那是奢望。

其中一人，並沒有手槍，他一手便把小李推到牆邊道：「你好大膽，竟然去報警？」

小李道：「那是循例手續。」

「說過甚麼？」

「沒有說甚麼。」

那人一拳打在小李的腹部，痛得小李七魂不見了三魄！電影上的打架，十拳八拳，主角也不會哼一下，可是在現實裏，一拳也足以使人痛得淌眼淚！

「大哥，你們想怎樣？」小李忍着痛苦道：「我也是爲生活而已。」

「不要再打他！」那持槍的人道，並且走近。

小李道：「我明白，今日給你們二百元是太少，不過，我祇是奉命行事。」

那人「哼！」了一聲。

小李非常機靈，他知道這些在江湖打滾的人，有時告急，錢是可以解決很多問題的。

他從口袋裏拿出了唯一的五百元，遞了給兩人道：「去喝杯酒。」

那人又「哼！」了一聲。

然後，他也從口袋中掏出一叠鈔票。

這一叠鈔票足有一萬元。

「給你的！」那人一手把那叠鈔票放進小李的手裏，小李當然不敢接。

「不要？」那人問。

小李搖搖頭道：「無功不受祿！」

「你先要了！」那人又再把鈔票塞在他手裏。

小李依然不敢要。

另一人道：「給他吃蓮子羹！」

那人拔出槍來，小李忙道：「兩位，有甚麼事，先說清楚！」

「錢也不要？」那人笑道。

小李道：「老兄，不是不要，而是我害怕受不起！」

「你倒有自知之明！」

「我不想累人累己！」

那人道：「非常簡單的事情！你認識香老闆？」

「哪位？」小李故作不明。

「你不要再作狀(假裝)！你在電影圈日子也不少，你不認識香老闆？你現在的電影公司也是他的！」

小李道：「你是指我們公司的香老闆？」

「正是。」

「帶我們去見他！」

「我不知他住在那裏。」小李看看兩人臉色，知道再拖延下去，吃虧的是自己，便道：「這個時候，也不是打擾老闆的時候。」

「好極，你口才好，甚麼也讓你說得妥當！快說出他的地址！」

「我不知道，但我聽人說過，那處甚麼肚山的地方，住了很多電影明星。」

「甚麼肚山？」

「我不大清楚。」

「好極！」那人又道：「香老闆旗下，有一位紅星柳東華，你認識嗎？」

「總算見過面。」

「我們想找他拍戲！」那人道。

小李舒了口氣道：「原來你們想找人拍戲！」

「是的，要柳東華！」

「何必一定要找他，他已有一部戲在身，一天忙到晚，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甚麼，我可以介紹很多明星給你們，那個郭德威也不錯……」

「我要柳東華！」

「你們找到他也沒有甚麼用。」

「爲甚麼？」

「因爲一切不由柳東華自己作主，他有一位經理人，經理人爲他拿主意。」

「那人叫甚麼名字？」

「聽說姓馬的。」

「在哪裏出入？」

「聽說每晚都到尖沙嘴宵夜的。」

「聽說？甚麼都是聽說！」

小李鄭重的道：「我一切都是聽說，不是我說出來的，請兩位明白。」

「好了，今晚我們祇問這些，這裏的錢，你還是拿去用。」

小李道：「不用了。」

「錢也不要？」

小李道：「不是不要，而是我根本沒有爲兩位做過甚麼，因此，我不能要。」

這當然是小李推搪的說法，他實在沒有膽量拿這些人的錢。

小李道：「我祇想請兩位高抬貴手，不要說見過我，我也不會說見過兩位，那便好！」

那人把錢收回袋口道：「好極！我們今晚完全沒有見過面……不過，我還會再找你的！」

小李苦着臉道：「我祇是聽說過這些。」

兩人沒有再說話，離開了停車場。

小李也迅速的回到自己的車子，把車開動，離開了這停車場。

這時，小李心中忐忑不安。

應該去報警嗎？

不能，這兩人祇是向自己詢問一些資料，這些資料，其實曾在電影圈打過滾的人都知道，而且，自己去報警的話，日後有甚麼事情發生，兩方面的人都會怪責自己。

打電話告訴香老闆？

這件小事情，香老闆是個見過世面的大人物，對這些芝蔴綠豆的事情，會嗤之以鼻！

找柳東華的經理人馬家强？

馬家强也是個十分吃得開的人，否則他也沒有能力當柳東華的經理人，告訴他反會被他嘲笑！

不如把這事告訴吳奇農，今天見過面的警探，也許有些幫助。

他取出了手提電話。

不過，他最後還是沒有按下去。

警方對所有事情，都要講求證據，自己一些證據也沒有，他就算肯幫自己，也無能爲力。

他最後下了一個決定：快快回到家裏，洗一個澡，然後快快上床睡覺。

明天還有大清早五時的拍戲通告。

* * *

馬家强每日的工作，可以說是

非常繁忙，也可以說是非常輕鬆自如。

他是一個紅星經理人。

他手下有八個明星，而最紅的是柳東華，這一年，他爲柳東華接拍了十部戲以上，不過，他祇是爲柳東華接洽拍片事宜，最重要的是討價還價，其餘的事情，柳東華自己會打點。

柳東華本身也有他自己拍戲的助手，在戲行裏稱爲「褓姆」，以他而今的條件，和在影圈的地位，每日跟着他出外拍戲，至少有三個人。

一個是爲他編排每日的時間表；第二個是安排他的服飾及化粧；第三個是安排他每日的食物。

這天清早，馬家强已覺得有些不妥。

所謂「不妥」，祇是一些感覺，可以說是一些不祥的預兆似的。

他一起來，便聽見窗外傳來「呀呀」兩聲，好像是烏鴉的叫聲，他住的地方雖在郊外，不過，很少有烏鴉出現，不過，他確實是聽過兩聲吵耳的叫聲。

然後是另一個不祥的預兆。

一隻黑貓在他窗前跳過。

他看着日曆，幸好不是十三日，不過，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與黑貓，表面上沒有甚麼關係，不過，他仍然有一些「不妥」的感覺。

他急忙撥了一個電話。

「亞祥？」

「是的，馬先生。」

「東華呢？」

「正在拍戲！」

「今早是零五的通告？」

「零五」是凌晨五時的意思。

「是的，他沒有甚麼問題，你要找他說話嗎？」

「不……」

亞祥道：「他剛巧拍完了一個鏡頭。」

「强哥，怎麼樣？」是柳東華的聲音。

「你沒事？」

「今早一切都很順利！」

「好極……我也沒有甚麼，我祇是打個電話來問問你的情況。」

「强哥你對我眞好。」

馬家强道：「我們用電話保持聯絡。」

他放下了電話，再看看手錶，是早上八時，這個時間回公司是太早。

他決定往外面作緩步跑。

對於習慣夜生活的人來說，早晨的一切，都似乎十分新鮮，而且有點陌生。

他從他的屋外，沿着一個斜坡而上，然後再由斜坡下來，便剛巧是一個圈。

馬家强跑了半個圈，便有些氣喘的感覺，他放慢了脚步，路上緩步跑的人不多。

突然，有兩個穿着整運動裝的人，也跟着他向斜坡跑下去。

這兩人是一男一女。

都是年輕人，可能是一雙戀人，也可能是一雙年輕的夫婦。

兩人向着馬家强越跑越近。

那男的突然向馬家强道：「馬先生，你早！」

馬家强有點愕然道：「你早！」

那個女的也道：「馬先生，早晨好！」

馬家强也禮貌地應了，他覺得有點奇怪，問道：「兩位，我一時想不起，不知在哪裏見過？」

男的道：「我姓牛！馬先生常常見報，我們當然認得！」

馬家强笑了一笑。

牛先生道：「近日可忙？」

「也差不多！」他應酬着，然後，他加快了脚步，想擺脫兩人。

那知道，這一男一女，也同時加快了脚步。

馬家强道：「兩位……」

那女的道：「馬先生，難得有機會，我們一起跑！」

馬家强覺得有些奇怪，不過，這話由一個女人提出，而且十分有禮貌，他似乎沒有甚麼理由推辭，而且，這是公共地方，人人有權在這裏跑。

他們沿着斜坡上。

忽然，一輛汽車駛來，在他們三人身旁停下。

馬家强立時已覺不對，可是，他夾在那一男一女之間，沒有機會跑出來。

那女的回身，開了車門。

「馬先生，請上車！」

馬家强道：「我不認識你們……」

牛先生道：「馬先生，一次生，兩次熟！」

馬家强感覺到牛先生的腰間似有異物隆起。

「請上車！」

「我……」

牛先生道：「馬先生，不用緊張，我們仰慕馬先生你，祇想與你談談！」他的話依然是溫文爾雅，不過，他的身體靠近，那異物也更抵着馬家强的腰間。

馬家强無奈的上車。

車子並不是普通的「錢七」，而是一輛「寶馬」，這種車接近一百萬元。

車裏十分寬敞，居然有個小型冰箱。

那女的叫了司機開車後，便道：「馬先生還沒有吃過早餐？」

馬家强心下忐忑，一時之間，不知怎樣回答。

她打開冰箱，拿了一樽鑛泉水

出來，並爲他倒了一杯，遞了給他。

馬家强接過，想喝又不敢喝。那女人自己也倒了一杯，而且一飲而盡。

這表示大可放心，水是清潔無毒。

馬家强也喝了一口。

牛先生道：「我祇想與馬先生談談！」

「談甚麼？」

「啊！很簡單的事！」牛先生說。

牛先生轉身向女的道：「太太，去淺水灣談談，好不好？」

原來這女的是牛太太。

「好極，馬先生，你不會介意吧？」

馬家强已恢復了鎭定。

車子出了九龍市區，再過海底隧道，因爲時間尚早，沒有塞車，祇是二十分鐘，他們已來到淺水灣。

牛先生與牛太太在馬家强的左右，他們進了一間酒店的餐廳。

餐廳內並沒有甚麼人。

牛先生也不徵求馬家强的同意，爲他叫了早餐，他們夫婦祇叫了咖啡。

馬家强道：「我祇是個打工仔！」

「馬先生客氣，你手上有八位明星，柳東華也是由你作經理人的，你不是打工仔，而是打工老豆(父親)。」

馬家强知道，牛先生與牛太太已知他的底蘊。

牛先生道：「談你的老本行。」

馬家强道：「想談些甚麼？」

「電影？」

「是的，談電影！」

馬家强道：「原來是行家！」

牛先生道：「我們老闆是新入行的。」

「誰？」

「名字你不用知道，說了出來，你也不認識，不過，他叫我向你要一個人情。」

「甚麼人情？」

「柳東華！」

「拍戲？」

牛先生點點頭。

「對不起，他身上已有十部戲，目前每天趕三組，而且……」

「馬先生，你是他的經理人？」

「是的。」

「經理人作的是甚麼？」

「替他安排一切。」

「對了，你是替他安排一切的人，祇要你肯安排，有甚麼不可以？」

馬家强一時之間，啞口無言。

牛太太也插口道：「祇要你開聲，柳東華沒有理由拒絕的！」

「如果我不……」

牛先生並沒有甚麼表示，反而是牛太太道：「馬先生，大家是江湖兒女，你明白……」

馬家强知道，這次所遇到的人，並非善類，他祇想快些脫身。

「我想打一個電話！」馬家强道。

「好極，不過，我先告訴你，假如你驚動皇家的人，我會做出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

「不……我想打電話給柳東華。」

「好極！」

馬家强拿起他的無綫電話道：「找他也沒有用，你們想怎樣？」

「簡單之極！我們老闆想找他拍十日戲，酬勞是……」

「甚麼時候？」

「越快越好！」

「甚麼戲？」

「我不知道，不過，我們老闆有把握開戲，也有把握找柳東華做主角，應該是柳東華最煞食的拿手好戲。」

馬家强道：「我雖然是他的經理人，不過，拍戲是他自己的事，也要他願意，我找他來談談。」

「好極！」

馬家强按了電話道：「亞祥？」

「是的，强哥！找東華嗎？」

「是的。」

「他在拍一場爆炸戲，看來一時之間，不能來聽電話，有甚麼口訊留下？」

「要拍多久？」

「看來這一場戲，要三四個鐘頭。」

「叫他來！」馬家强有點煩躁。

「對不起，他身上綁了一些火藥線，不能來。」

「那……我一會再打來！」

他按下電話。

馬家强道：「他正在拍一場爆炸戲，無法來聽電話。」

「那也不要緊！」牛先生道。

牛太太道：「先吃早餐。」

這兩位牛先生、牛太太一直十分斯文，完全沒有動氣，看來他們在江湖行走經驗一定不淺。

馬家强覺得，對付惡人不難，對付這些斯斯文文的人，反而爲難，因爲你根本不知道他們想怎樣，與他們鬧翻，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因此，他一直無可奈何。

早餐吃完，牛先生也喝完了咖啡。

牛太太道：「柳東華在甚麼地方拍戲？」

「八鄉。」

牛先生道：「那地方我們很熟，起程吧！」

「去哪裏？」馬家强問。

牛先生道：「既然柳東華沒有空出來，那麼，我們移磡就船！」

馬家强其實沒有選擇。

他們出了餐廳，司機已把車子停在附近。

馬家强道：「我可以回家換套衣服？」

牛太太道：「你這套運動裝，十分瀟洒，何必再浪費時間！」

牛先生道：「我們也是運動裝，十分配合。」

馬家强知道，多說無益，他祇是在心裏盤算着，如何才可脫身。

如果强硬的逃走，看來他們一定會再來。

這事一定要好好找個方法解決，否則日後難以安寢！最麻煩的是，不知他們甚麼來頭，有甚麼背景。

馬家强並不害怕黑道中人，他也認識不少黑道人物，不過，他打着正當生意做，滲入了黑社會，始終祇是累倒自己。

本地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一切事情，都應該以法律爲依據。

不過，很多事情又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

爲今之計，祇有見步行步。

這部車子性能極好，那司機技術也好，轉眼駛入了郊外，直往八鄉。

拍戲的地點十分偏僻。

不過，馬家强按着無綫電話與亞祥聯絡，終於來到了那拍戲的場地。

那地方是一個光禿禿的山崗，當他們到達之時，到處是煙霧瀰漫。

看來是剛拍完了一場爆炸戲。

當汽車一停下，便有人走出來。

牛先生道：「馬先生，我不想把事情弄糟，你知道該怎樣做！」

牛先生語氣嚴肅。

他推開了車門，那跑來的正是亞祥，他叫道：「强哥，有空來探班？」

「亞祥，東華呢？」

「他剛剛拍完了這場戲，在他私家車內休息。」

「帶我去看他。」

「好極！」

牛先生夫婦也下了車。

亞祥道：「這兩位是……」

馬家强道：「是牛先生、牛太太，也是行家。」

亞祥道：「歡迎，歡迎！」

馬家强道：「車子在哪裏？」

「那邊！」他指着一個小樹林內。

馬家强道：「你自己去做你的工作，我自己會去找他的了。」

亞祥道：「好極，我還有很多手尾要跟。」

牛先生夫婦一人一邊，傍着馬家强往那邊樹林走去。

沒有人理會他們。

每個工作人員有自己的工作，對於有人來參觀拍戲，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情。

他們到了那邊樹林。

疏疏落落的樹蔭下，泊着一輛小型客貨車。

近日很多明星，都改裝了這些小型客貨車，作爲自己私人化粧間，也可以作爲臨時休息室。

休息對於一個大紅大紫的明星十分重要。

馬家强上前，敲了敲門。

「誰？不要吵我！」是有些憤怒的聲音。

「是我！」馬家强道。

「走，去吃屎！」

原來明星也不是想像中那麼溫文爾雅。

「是我，東華！」

車門開了，是柳東華惺忪的臉孔。

「你！强哥，怎麼會是你？」柳東華道。

「來探你！」

「對不起……我剛才……」

「沒有甚麼，我知道你睡眠十分重要，不過，我帶了兩個朋友來。」

「進來！外面太熱，又有蚊子！」

他把車內一些摺椅拉開。

三人入了車內，關上了門。

四人在車內，也不覺得太侷促，車子裡還有冷氣，十分舒服。

柳東華眞人，沒有上鏡那麼瀟洒漂亮。

臉孔有「捱殘」的痕跡。

馬家强道：「這是牛先生、牛太太！」

柳東華也禮貌地招呼了一聲。

馬家强道：「他們要找你拍戲。」

柳東華道：「强哥，一切都由你作主。」

「是的，不過，這一次有一些特別，他們要你明天便去。」

「明天！我還有三組戲！」

牛先生道：「馬先生已答應了我們，你先拍我們這一部戲。」

「我並沒有……」

柳東華十分聰明，已感覺到有些不對勁。

「强哥，你怎麼說？」

「我不知道，我可以替你答應別人，但最後也要你自己願意才可以。」

「牛先生，是甚麼戲？」

「我不知道，我祇知道那是一齣最適合你的戲。」

柳東華看看馬家强的臉色，他的臉色似已告訴了他的一切。

「劇本呢？」

「沒有。」

「我與甚麼人合作？」

「不知道！」

柳東華仍年輕，忍耐力似乎有限。

他發怒道：「甚麼也不知道，你叫我怎麼拍？」

牛先生仍然溫文地道：「你去到便知。」

「不拍！」柳東華發脾氣地道。

牛先生望着柳東華，然後又再望望馬家强。

馬家强道：「我沒有辦法。」

「你有的！」牛太太道。

「他不肯拍，我也沒有辦法。」

柳東華道：「兩位請便。」

他想推開車門。

牛先生一手按着車門道：「你好好考慮！」

柳東華怒道：「不用考慮！」

可是，當他看到一支槍正指着馬家强的太陽穴的時候，他立時改變了語氣道：「我考慮！」

「好極！這才是乖孩子！」

柳東華聽了，實在哭笑不得。

馬家强道：「東華，你明白我的處境。」

柳東華道：「我明白，牛先生，我有合約在身，而且早已有明日的通告，你叫我如何爲你們先拍？」

「祇要你答應，我們會好好安排。」

「怎樣安排？」

牛先生道：「很簡單，明天我會爲你發放一個消息，說你因病要休息十天。」

柳東華道：「他們不信的。」

「不信也沒關係，祇要你爲我們拍戲。」

柳東華知道，一切都在他們控制之下，在這時候說甚麼也沒有用。

倒不如擺脫了他們再算。

牛先生道：「好了，我們的事情就這樣決定，明天早上五時，我們的車子在你樓下等你。」

牛太太道：「假如你們有些甚麼小動作，我不知道有甚麼事情發生，我不希望牽連人命！」

這是多麼技巧的警告。

牛先生道：「我們先走，你們好好談談！」

牛先生與牛太太果然離開。

柳東華這時已完全沒有睡意，道：「强哥，他們究竟是甚麼人？」

馬家强道：「我也想知道。」

「報警！」

「報甚麼？」

「他們要脅我們！」

「要脅甚麼？」

「不拍戲便會有人有生命危險！」

馬家强苦笑。

柳東華道：「拍了這麼多年戲，甚麼事也遇過，想不到竟被人用槍要脅拍戲！」

「時代變了。」

「如果與他們硬碰……」

「他們在暗，我們在明，而且，你是以拍戲找飯吃的人，與他們鬥……」

柳東華無言。

「他們以爲有我，戲一定收得？」

「他們當然認爲你有價值。」

「你有甚麼主意？」

「還有甚麼主意？」

「找人！」

他的意思是找黑道中人。

「我想過，這批人不像本地的黑道中人，可能是新崛起的！」

「他們沒有江湖道義！」

「沒有人性！」

翌日，柳東華果然病了，一連幾組戲都被他拖累着，不過，那也是無可奈何，因爲牛先生夫婦，果眞安排他入了醫院，並且接受記者拍照。

當記者採訪完畢，早已有車子在醫院後門把他接往拍片場地。

＊　＊　＊

香世發從辦公室往外望，外面是萬家燈火。

他看看手上的腕錶，自言自語地道：「原來已是午夜十二時了。」

案上的文件他已看得七七八八，應該是回家的時候，他伸了一個懶腰，也打了一個呵欠。

香世發向來是一個有工作狂的人。

這間創辦了十年的「世發電影公司」，由開幕到而今，每天第一個到寫字樓的，總是老闆香世發，最遲走的一個也是香世發。

他在寫字樓的時間，比在他的家還要多。

他再看看手上的腕錶，這隻價值十多萬元的手錶，與他現有的身家來說，那並不算是甚麼，不過，這錶對他來說，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這手錶是他自己第一次賺錢購買的。

其實他還有更貴重的鑽石手錶，不過，他總是喜歡戴這一隻。

香世發可以說是含着銀匙出世的，他的父親是黑社會叱咤一時的大阿哥，有無盡的金錢供他兩兄弟揮霍，不過，香世發、香世達兩兄弟卻寧願自己創業，自己去賺錢。

這隻錶便是他們兄弟第一次合作，開了一間貿易公司，第一次賺回來的錢所購買的。

可以說，這隻錶在乎意義，而不在乎眞正的金錢價值。

因此，他一直非常愛惜這一隻

手錶。

每天，他都小心揩抹一次，並且，瞇着眼欣賞一番，最大的目的是——振奮自己。

他一直以自己能賺到光明正大的錢而感到驕傲。

他走出了辦公室，小心地上了鎖。

然後乘電梯往大堂。

那個守在大堂的看更恭敬地對他叫聲：「香先生！」

香世發也禮貌地向看更點頭。

那看更對香世發這麼晚才離開寫字樓，也不以爲意，因爲他向來有這個習慣。

他在停車場找到自己的車子。

本來，香世發是有司機的，不過，司機有一定的工作時間，他訂了一個原則，晚上八時以後，司機便可以放工，把車子留在停車場。

因此，每晚八時之後，香世發要用車子的話，總是由他自己駕駛。

他也總算是個通情達理的人。

他發動了車子，感到有點肚子餓，於是，他決定先駛往附近一間酒樓，吃點宵夜才回家去。

尖東是個不夜的城市。

他本來想把車子泊在酒樓附近，不過，而今是宵夜最旺的時刻，酒樓兩邊街道都泊滿了車子，他把車子駛往另一條街，這街道相當幽暗，也許便是沒有這麼多人泊車的原因。

他吹着口哨，漫步往酒樓。

他心情非常輕鬆，因爲最近所拍的一套戲，成績之好實在出乎他自己的意外。

一般行家都知道，香世發所拍的戲，幾乎沒有一部是不收得的，因爲香世發是一個市場專家，由他評估過的市場，是萬無一失的。

很多人都說他幸運。

他從來也沒有反駁別人，他幸運並不是偶然，他有他幸運的理由，他有足夠的資金，也有高瞻遠矚的眼光，更重要的一點，他每一部戲，都用了票房記錄最好的明星，這一切因素，才是他每一部片收得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幸運那麼簡單。

他走進了酒樓。

一位部長立即上前，恭敬地道：「香先生！」

香世發點了點頭。

這位部長早已熟悉香世發的習慣，知道他喜歡坐在幽靜的一角，不喜歡被人打擾。

他祇要了兩個台灣小菜、一碗清粥。

部長也沒有打擾他。

當他吃完的時候，部長問道：「車子泊在哪裏？」

「泊在隔壁！」

「那地方較爲黑暗。」

「沒有甚麼關係。」香世發道。

部長道：「讓我叫個夥計把車子駛過來？」

「不用了。」

香世發從酒家走了出來，吹着口哨，向隔壁那條街道走去。

凌晨二時多，這邊街道行人仍是不少。

他轉入了泊車的街道。

香世發依然吹着口哨。

忽然，旁邊似有黑影出現。

香世發提高了警覺。

不過，那黑影已衝近他身旁，一柄刀正指着他，那人道：「打劫！」

香世發道：「老兄，小心你的刀！」

「把錢包拿來！」那人口音相當生硬。

香世發道：「你要錢？我會給你，但小心你的刀！」

他想伸手入懷。

那人道：「舉手，讓我來拿！」

香世發舉起雙手。

那人伸手入香世發的西裝內袋，把錢包拿了出來，香世發帶的現金不多，只有二千多元。

「老兄，錢盡管拿去，不過，證件請放下，再去補領是十分麻煩的。」香世發仍是十分鎮定。

那人拿了錢，並且看了香世發的身份證和咭片，自言自語道：「香世……」

「香世發！」

那人把錢包塞進他的口袋。

香世發覺得十分奇怪，這人不認識自己的廬山眞面目，倒也不稀奇，可是，連「香世發」這個名字也沒有聽過的，似乎是不可能。

大凡在江湖走動的人，那個會不知道香氏家族？

既然知道自己是香世發，還敢再動手，這個人一定大有來頭，也許他是剛剛出來江湖行走。

忽然，那人看到香世發手上的錶。

「把錶除下來！」

香世發心中嘀咕，他並不是吝嗇這個手錶，而是大惑不解，這人究竟是甚麼來頭？

他實在不想這手錶被劫。

香世發道：「你認爲錢不夠？」

「當然不夠，脫手錶！」

「我身上有銀行咭，你可以去拿錢。」

「不，我要你的手錶！」

「老友，我如果不給你呢？」

「不給？」那人突然發難！

香世發猝不及防，他祇感上手臂上一陣疼痛，他想退開，那人手腳極快，已把他手上的錶脫了下來。

那人得了手錶，立時向黑暗中

逃走。

香世發感到衣服有點濡濕，他知道手臂正在流血，他立即轉出黑暗的街道。

已有人看見他手掩傷口，便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替我打電話，我遇劫！」

那人從口袋中拿了一個無綫電話出來道：「我替你打，你自己報案？」

香世發點了點頭，不過，他道：「不用了，謝謝你。」

原來那邊來了兩個警察。

兩個警察走近，其中一個問道：「甚麼事？」

香世發道：「我被人打劫。」

另一個道：「劫了甚麼？」

「一些現錢、一個手錶。」

「賊呢？」

「沿那邊跑了。」

那個警察用隨身的無綫電與警署聯絡，並且叫了救傷車。

「你是……」那個警察似乎也認得了香世發。

「我是香世發。」

「呀，原來你是香老闆，這個人倒也大膽，連香老闆也敢打劫！」

香世發苦笑。

「傷口怎樣？」

「還有血出。」

另一個警察道：「而今在江湖走動的人，眞不知天高地厚。」

不一會，警車到。

警察向上司報告，那輛車決定先往附近兜兜，看看是否有可疑人物。

接着，救傷車來了。

救護人員爲香世發包紮，並且止了血。

那救護人員也認得香世發，道：「這一刀總算不太狠，再深一些，斷了筋的話，那便麻煩了。」

香世發道：「幸好我也吃過夜粥(練過武功)。」

救傷車很快便送了香世發入院，不過，香世發並沒有留醫。

記者很快便聞風而至。

香世發不想麻煩，也不想接受訪問，一個家人來到醫院，把他從醫院的後門接走了。

記者撲了一個空。

不過，翌日的報紙，依然用頭條新聞刊登了這個消息：「電影大亨香世發遇劫」。

香世發一直沒有出現，也不接受傳媒的訪問，但記者卻有通天的本領。

他們卻報導，香世發遇劫之後，大爲震怒，並且下令人馬，誓要把那人抓出來。

可是，一直沒有甚麼消息。

後來，香世發自己懸紅一百萬，要找到那個劫匪，但最重要的，他還是想找回那個極有紀念價值的手錶。

* * *

警方對香世發遇劫的事十分重視，已組織了一個專案小組。

負責人是吳奇農，上司認爲吳奇農在影視圈工作過，對於影圈較爲熟悉。

吳奇農約見了香世發。

「香大哥，你對這事有甚麼看法？」

香世發嚴肅地道：「吳SIR！請你不用稱我爲大哥，我而今是個正當商人，你叫我全名也可，叫我香先生也可，我不是甚麼大哥。」

吳奇農有些愕然，因爲在影圈之內，有誰不是這樣稱呼香世發的！

不過，他也明白，香世發而今與警方合作，他一切都依法律途徑進行。

吳奇農道：「好極，香先生，我想問你，你對那匪徒有沒有印象？」

「沒有。」

「爲甚麼？」

「因爲那地方十分黑暗，我看不清楚他的面貌。」

「口音呢？」

「口音倒可以認出，他的廣東話不大正。」

「那麼，這人大有可能是上面(大陸)來的人。」

「上面來的？」

「他們偷渡來犯案，有了收穫，又再偷渡回去。」

「怪不得。」

「怪不得甚麼？」

「他看到我的身份證，似乎不認識我。」

「這人實在不知道買棺材的地方！」

「不要這麼說，我祇是個正當的商人。」

吳奇農明白，香世發似乎對自己是個正當商人這點十分重視。

「手錶價值很昂貴？」

「並不，十多萬而已。」

「十多萬？」

「最重要是有紀念意義。」

吳奇農道：「香先生，你自己認爲這件案如何？」

「沒有甚麼……江湖人有時遇到困難，打劫作爲江湖救急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如果你說是上面偷渡來犯案的話，我也沒有甚麼話好說。」

「如果不是呢？」

「那便實在奇怪。」香世發不再說話。

吳奇農也沒法再問到一些甚麼，他祇道：「近來影圈似乎有風雨欲來之勢……」

「這點我不清楚！」香世發斬釘

截鐵地道。

吳奇農道：「無論如何，香先生，假若將來影圈有甚麼事情發生，都痲煩你協助一下。」

「好極，不過，我衹是個正當商人。」

吳奇農送走了這個電影大亨。對於香世發的資料，吳奇農早已十分清楚，雖然香世發一直强調他是正當商人，不過，他對這話實在有些懷疑，香世發的確是從事電影生意，可是，他有沒有利用他在江湖上的地位，作爲他做生意的影響力，這點，他實在有大大的保留。

電話鈴響了。

「吳奇農督察。」他小心聆聽了一會道：「好，我即刻來！」

吳奇農出了外面的辦公室，對他的手下道：「快跟我來！」

「甚麼事？」戚忠盛問道。

戚忠盛是吳奇農的得力助手。

吳奇農道：「有人在商業樓宇內投手榴彈！」

他們立即趕往現場。

現場是座落市區一幢高級商業樓宇。

當吳奇農與助手戚忠盛到了現場的時候，整座樓宇已被警方暫時封閉了，一切閒雜人等，不得出入，假如是該幢樓宇商戶職員，也要登記了身份證，才可以出入。

吳奇農出示了警察證明之後，便對負責現場的警察道：「情況怎樣？」

「現場是十三樓，一間電影公司，被人投入了一個炸彈！」

「有沒有人受傷？」

「沒有。」

他們上到十三樓。

衹見那間電影公司的玻璃大門已被炸毁，玻璃碎片四散，並且仍有一些火藥的味道。

戚忠盛蹲了下來，拿起了一粒玻璃碎，並且把它嗅了幾下，向吳奇農道：「是土製炸藥！」

「威力如何？」

「看情形並不算太大！如果有人在爆炸現場，也足以炸死一兩人！」

「你在這裏再搜集一些證據，我進去看看。」

戚忠盛對於爆炸事件，有他獨特的專長。

吳奇農入內，有很多警探正盤問職員，他們都熟悉吳奇農，紛紛向他招呼。

「負責人呢？」

其中一個警探道：「在經理室內。」

他走近經理室，門雖然是關着，但仍然傳出一些聲音，好像是極憤怒的謾駡。

他敲了門。

「誰？」聲音依然十分憤怒。

「吳奇農督察！」

「進來。」

吳奇農推門內進，辦公室內坐着一個瘦削的男人，抽着香煙，另一個男人，站在他身旁。

「吳督察，這些人……」那瘦削的男人，依然有一股怒氣。

「先生貴姓？」

「我姓韋，韋秋帆，是這間電影公司的老闆。」

「這位……」

那站着的男人道：「我叫亞明，張明。」他把一張椅子推給吳奇農道：「請坐！」

「你也請坐。」

張明看看韋秋帆，韋秋帆略爲點頭，他才坐下。

這一些微小的動作，卻看在吳奇農的眼內。

吳奇農道：「事情的經過……」

韋秋帆不耐煩道：「我說了十次有多！亞明，你告訴他吧！」

張明恭謹道：「是！」他轉向吳奇農道：「吳帮辦，剛才我們回到公司不久……」

「是甚麼時候？」

「十時。」

韋秋帆插口道：「應該是十時零五分！」

「你怎會那麼清楚？」

「因爲我剛巧看過手錶之後，便響起爆炸聲！」

吳奇農看看韋秋帆手上的腕錶，是金色黑面，上面鑲有鑽石，價值超過三十萬。

「爆炸發生了之後，你們怎樣？」

「亞明趕出去看看！」

「韋先生，你呢？」

韋秋帆並沒有回答，但他那不屑的表情已表示這不是他應該做的事情。

張明道：「外面一片凌亂，滿地玻璃，煙霧瀰漫。」

「有沒有人受傷？」

「看來是沒有。」這位張明，說話也十分謹慎。

「有沒有看見兇徒？」

「沒有。」

「你有沒有追出去？」

張明也搖了搖頭。

「有沒有職員追出去看？」

「我看是沒有，因爲人人都怕死！」

「後來有甚麼事發生？」

「我們都不敢妄動，直至大厦保安人員上來。」

吳奇農道：「韋先生，你認爲是甚麼人所爲？」

「我怎知道？那是你們要查的工作！」

「我意思是，你心中有沒有甚麼嫌疑人物？」

「沒有！」韋秋帆一口咬定，又再重覆道：「沒有，我們做的是正行生意，那會有人痲煩我們？」

「事實是有！」吳奇農故意道。

「我們是正當商人。」

這話十分熟悉，吳奇農想起了香世發，這位電影公司老闆，也是喜歡說這句話。

是否此地無銀三百兩？

「近日的電影生意上，有沒有痲煩事發生過？」

張明似乎想說話，不過，韋秋帆比他快，道：「沒有甚麼……我們拍了幾套片子，一切十分順利！」

吳奇農向張明道：「你是韋先生的得力助手？」

「不可說是得力助手，衹是一個跟班。」

「你客氣！不過，他常去看拍戲？」

「是的。」

「你們拍的是甚麼片子？」

張明想答，但韋秋帆卻插口道：「帮辦，你沒有去看戲嗎？」

「沒有。」

「怪不得我們的影片，雖然是賣個滿堂紅，但仍然破不了紀錄，便是因爲仍有很多人不去戲院看戲。」

「拍些甚麼片？」

「無厘頭搞笑戲。」

「成績很好？」

「不錯。」韋秋帆似乎有點自傲。

「很多人妒忌你？」

韋秋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作答。

張明道：「我們這一個行業，競爭相當大！」

張明這個答案，確是十分技巧，他並沒有明確的回答吳奇農的問題，但卻巧妙地展示了他們實際情況。

「據說近來很多黑社會人物滲入了影圈。」

韋秋帆對這個問題，似乎十分敏感，道：「我不知道，我是個無辜的影商。」

吳奇農知道，再問下去也無用，衹好道：「多謝兩位合作！」他頓了頓，又道：「這件事隨時會有新發展，假若有其他問題，請隨時協助警方。」

韋秋帆道：「這個當然，我們都是好市民！」

吳奇農心中冷笑。

他走出了韋秋帆的辦公室，然後在寫字樓內打了一個轉，這衹是一般的寫字樓，沒有甚麼特別，衹是牆上有很多電影海報，還有不少紅星的大照片。

這間電影公司並不大，衹有十個職員左右。

張明從老闆的房間出來。

吳奇農立即上前道：「張先生，我還有一些問題要問你。」

「甚麼問題？」

「說來話長，我們下去喝杯咖啡！」

張明臉有難色。

吳奇農明白他的處境，道：「我還有一些工作，吃午飯的時候，我在龍天茶樓的貴賓房等你。」

張明似是無奈地點了點頭。

這時，戚忠盛進來，見了吳奇農便道：「經過初步的檢查，炸彈是土製的，投擲的人，十分有軍事常識，身手也十分敏捷，沒有留下甚麼綫索。」

「好極！你認爲這是尋仇抑或是其他？」

「炸彈威力不太大，可能衹是警告！」

兩人在現場吩咐其他警員工作，便離開了現場。

戚忠盛問：「去哪裏？」

「龍天酒樓。」

「有約？」

吳奇農點了點頭，並且把與韋秋帆的說話情形說了一遍，更把他的助手張明的表情對白，小心分析了一遍。

戚忠盛道：「看來這人身上可能有綫索。」

吳奇農道：「但願如此。」

黑幫組織　滲入影圈

龍天酒樓距離爆炸的商業樓宇，衹相距兩個街口，他們到了酒樓，因爲還沒有到午飯時間，故客人並不多。

部長都認識他們，很快便爲他們找到一間貴賓房，這間酒樓有很多貴賓房，但每一間並不太大，衹可以擺一席喜酒，本來，做午市時候，可以招呼四五張枱的客人，不過，既然兩位警探要了，部長也不再讓人進來。

兩人坐下喝茶，不期然的談論起剛才事件。

吳奇農道：「你認爲這事與香世發被人打劫之事，有沒有關係？」

戚忠盛道：「我不敢肯定，但至低限度，兩個都是電影大亨，其中可能有些關連。」

「電影眞是一行不容易的行業。」

「是的，老闆投資大，卻又永遠沒有把握賺錢，而且在拍攝期間，往往有出人意表的事情發生，稍一不慎，幾百萬甚至幾千萬也會泡湯(蝕掉)！」

「有大明星坐陣便有把握。」

「也不一定！有很多出名的電視紅星，家喻戶曉，卻是票房毒

藥(不賣座)!」

「那又有人投資?」

「可是,有些時候,投資一二百萬元,粗濫之作,又會賣個滿堂紅,收入三兩千萬。」

「本小利大?有點邪門!」

「正是,很多人便喜歡這一點,希望能賺個盤滿缽滿!」

「不過,這行生意,要接觸的人實在多!」

「多,極之多,由大銀行家、大明星,以至下面的販夫走卒,都要接觸。」

「江湖人物?」

「自然也接觸不少,你也明白,很多事情,不能堂而皇之向警方申請。」

「向江湖人申請?」

「不是申請,而是打點一下,在所不免。」

忽然,有人敲門。

「進來!」

進來並不是張明,而是部長,他害怕早市太多人,食物會來得比較遲,因此便問他們要否先點一些菜。

吳奇農點了一些,戚忠盛也點了一個。

直到餸菜來了,張明依然沒有出現。

戚忠盛道:「他會不會來?」

「我不知道,不過,根據我的經驗,他有很多話要說,不過,礙於韋秋帆,他不敢說。」

有人敲門。

進來的是他們盼望見到的張明。

張明抱歉地道:「我遲到了,對不起!」

「沒關係,張先生貴人事忙。」

「不是,不是,一方面是你們的警員因為現場工作還沒有做妥,不許任何一個人離開;另一方面,韋老闆也攔着我……」

「他不許你來?」

「不,我完全沒有讓他知道我會來,假若他知道,一定不許我來,請兩位也守這個秘密,否則,我也不能幫你們甚麼忙!」

「你不用擔心,先吃些東西。」

張明吃了一兩欵點心。

「這位是我的拍檔戚沙展(警長)。」

張明道:「戚沙展。」

吳奇農道:「我剛才向你老闆問話,他似乎有些事情隱瞞着?」

張明猶豫的點頭。

「例如……」

「最近,我們公司接過一些警告電話。」

「恐嚇勒索?」

「我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一定是與錢財有轇轕的。」

「韋秋帆欠人錢?」

「我不知道,你們也明白,做生意一定欠人錢,欠銀行錢的。」

「我想知道……你老闆認識香世發嗎?」

「當然認識,在這一行內,那一個人不認識他。」

原來在電影行內,香世發是那麼有頭有臉,怪不得他氣憤被人打劫。

「他被人打劫之事,你當然知道!」

「這事當然知道,報紙大字標題報導,他還懸紅緝兇!」

「兩件事有關嗎?」

張明沒有立即回答。

「怎樣?」

「其中有沒有直接關係,我實在不知道,不過,我懷疑這兩件事,並不是本地人所為。」

「為甚麼?」

「香老闆那件事,在他被劫之時,那賊若早已知道這人叫香世發,他還是下手,這證明他實在不知道香世發其人,那一定是外人。」

「對,這點我們也想過。」

「第二,本地的江湖人,不再喜歡用暴力來解決問題,出到炸彈這一招是低招!」

「低招?為甚麼這樣說?」

「而今的江湖人,已是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的江湖人,他們不再跟他們的老頭子一樣,他們有一定的學識。」張明分析得極有條理。

他繼續道:「以前的江湖人,用刀用槍去斬人,搶地盤,而今他們已不用如此,他們有資本、有學識,從事正行生意。」

「你是指他們都是第二代……」

「我沒有說過是誰。」

「那麼,甚麼人才會用暴力?」

「新來的人。」

「大陸來的?」

張明沒有甚麼表示。

「為甚麼他們會這樣做?」

「新來的人也有多種,那些下九流來作打劫的,可能是行劫香老闆那種!另外一些,來吃大茶飯的(做大案),用機關槍打劫金舖,還有一些高明的,來做生意。」

「甚麼生意?」

「如果是見得光的資本,那麼,到股票市場,大炒特炒!」

「那些見不得光的?」

「我看最好是入電影行了。」

「為甚麼?」

張明沒有回答。

「電影行是非比尋常的行業。」

「正是如此,我舉一個簡單的例,一個大紅星,要收一千萬一部戲,你以為他收足沒有?」

戚忠盛道:「當然收足。」

張明道:「不一定。」

「他們肯?」吳奇農也奇怪地道。

「為甚麼不肯?他雖然收不足一千萬,不過,他沒有理由去否定自己的身價。」

「對,祇要收價滿意,外人說甚麼也可以。」

「那麼,出錢的老闆,可以名正言順說他們用了多少錢去製作一部電影,其實那祇是一些虛假的數字。」

「一個好辦法。」

「怪不得那麼多人熱衷拍電影。」

「還有一點,當電影上映了,他們又可說他們收了多少千萬,那麼,本是見不得光的錢,又可以重見天日!」

他們一邊吃,一邊談,到了這個時候,已吃得七七八八,侍應為他們斟上香茶。

吳奇農道:「張明,我們回到正題。」

「甚麼正題?」

「剛才你在那位韋老闆面前,不敢多說……」

「你也明白,他是我的老闆。」

戚忠盛問道:「那個炸彈,你有甚麼看法?」

張明想了一會才道:「我想那祇是一種警告。」

「還會有更嚴重的嗎?」

「誰知道!」

「究竟是警告甚麼?」

張明又再想了一下道:「可能是警告我們公司『過界』。」

「『過界』是甚麼意思?」

「可能是拍片時沒有關照一些『陀地』,又或者是沒有聘用一些武師,或是一些臨記。」

「這些東西也需要別人干涉?」

「電影行業牽涉的行業極多,人多自然有很多麻煩!」

「至於你們的公司?」

「我看不出目前我們開罪了甚麼人。」

「韋秋帆呢?」

張明似乎有些反應,不過,轉瞬之間,他又回復了正常,從容道:「至於他在外面搞些甚麼,我的確不知道。」

「他祇是搞電影?」

「不,他十年前來自大陸,與上面的關係良好,因此他除了拍戲之外,也搞另外一些生意。」

「甚麼生意?」

「貿易、房地產!想與大陸方面有交易的人,似乎都離不開這兩項!」

「這方面的職員,都在電影公司之內?」

「不,他另有一間寫字樓。」

「在哪裏?」

張明從袋裏拿了一張咭片出來,遞與吳奇農,那是在港區。

「對於這方面的生意……」

「我真的不知道,我祇是替他搞電影。」

「目前有開拍電影?」

「有。」

「大卡士的?」

「也不完全是,有兩部有著明的武打明星,另外一部是那個搞笑明星。」

「幾部戲一齊開,牽涉的資金頗大?」

「不少,不過,其中有一些未拍完便有錢賺。」

「怎會如此?」

「賣片花。」

「片花?樓花我聽得多,片花是……」

「與樓花的意思差不多!片子沒有拍好,但已有了整個計劃,也有了明星,便可以賣埠,外埠的片商,也知道當地人的口味,例如有某一個搞笑明星,他們便可以下訂五十萬!」

「港幣?」

「不,是美元。」

吳奇農喟嘆道:「怪不得那些明星那麼值錢,單是一個名字,甚麼也沒有開始,也可以賣到錢。」

「名氣的價值便在這裏。」

「這方面,韋老闆沒有問題?」

張明道:「沒有,我可以肯定是沒有。」

吳奇農知道,再在這方面問下去,也沒有甚麼結果,他想到了那個炸彈,便道:「至於投在你們公司那個炸彈,你有甚麼看法?」

張明沉吟了一下道:「威力不算太大。」

「電影圈中有人會製炸彈?」

「很多人都會。」

「誰?」

張明並不回答,祇道:「製那些土製炸彈,並不困難,困難的是材料。」

「誰會有這些材料?」

張明也沒有回答。

忽然,吳奇農想起很多電影中的爆炸場面,問道:「電影中的爆炸場面,由專人負責?」

「當然。」

「誰是這行中的一哥?」

「軍火沈!」張明說了出來,並似乎有些反應。

「你認識他?」

「電影行中,有誰不認識他?」

「對,可以叫一哥的,誰不認識他!」

他們再東拉西扯的說了一會,不久,張明便告辭,臨走之時,他說道:「兩位,我與你們所說的,祇是盡了一個好市民的責任,請你們絕對保密!」

「好極,我並且代表警方多謝

你！不過，假若我們以後還要你幫忙的地方……」

「我一定義不容辭！」

張明離開了貴賓房。

「怎麼看？」戚忠盛問。

吳奇農道：「當然並不能完全相信，不過，也有可信的一面。」他頓了一頓道：「走吧！」

「好極，去哪裏？」

「你當然知道。」

他們駕駛車子離開了市區。

吳奇農在車上，用無綫電話找了幾個人，很快他便有所獲道：「往鹿頸！」

「他在哪裏？」

「鹿頸，那裏有一個大場面，這種大場面，一定少不了他。」

汽車直往鹿頸而去。

* * *

他們要找的人，便是張明口中的「軍火沈」！

汽車沿着郊野公園一直駛，到了盡頭處，那裏有一個大牌子，上面寫着任何車子都不得再駛入內，附近也停泊了很多車子，有兩輛小型客貨車上，還有電影公司的名稱，吳奇農泊好了車子。

然後，他們找到一個正在司機位上打盹的人，問道：「他們在裏面拍戲？」

「是的。」

「拍完了？」

那人看看手錶道：「也許要天亮才拍完。」

那時已是下午五時多。

「要走多久才到拍戲現場？」

「十五分鐘左右。」那人忽然警覺道：「你們是誰？」

戚忠盛道：「探班的。」

他們不再理會那人，逕向樹林處走去。

果然是走了十五分鐘左右，便看見前面有一組人，他們都伏在地上。

那些人見吳奇農與戚忠盛到來，也不以爲意，祇是示意他們也伏下。

他們祇好依照指示伏下。

前面的佈景是一個市集，市集之前，停了一輛老爺私家車，市集之內，有幾十人走動。

忽然，有人叫道：「全世界準備！」

市集內的演員繼續走動。

那人叫道：「一、二、三號，爆！」

市集之內有三個地方，立時爆炸起來，火光衝天，接着，那人又叫：「四、五、六號，爆！」

市集近鏡頭處，又再爆炸，濃煙往上升。

那發號施令的人又叫道：「車，爆！」

停在他們跟前不遠之處的那輛老爺車，在幾個人跳了出來之後，也立時爆炸起來！

爆炸並非一次過，而是接二連三，爆出的火花、濃煙次次不同，非常有眞實感。

接着，那人叫道：「OK！」

市集之內，本已是人聲嘈雜，人們東奔西竄，而今再加上在旁上前滅火的人員，更是亂成一片！

不過，那是表面的亂，而實際上，每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一切都是秩序井然。

「導演，收貨嗎？」

「好極！各位手足，暫時休息！」

幾十個臨時演員，一哄而散，而那些工作人員，都去清理爆炸現場。

那個在爆炸時發施號令的人，也走向樹林一旁，吳奇農與戚忠盛跟着走向那邊。

樹蔭處有一個營幕。

吳奇農上前道：「沈先生？」

那人回首道：「請問……」

吳奇農拿出了工作證道：「我姓吳，這位是我助手戚沙展。」

「兩位亞SIR，有甚麼指教？」

吳奇農道：「剛才那場爆炸戲，實在精采極了！」

沈先生道：「過獎！」

戚忠盛道：「一哥即是一哥！」

沈先生倒也謙虛道：「大家給我面子。」

「我們可以談談嗎？有些事情要請教你一下。」

「太客氣了，隨便坐！」

他在營幕前，叫旁邊的人拿了兩張矮櫈子給兩位坐，自己坐在一張沙灘椅上。

吳奇農道：「剛才的爆炸，有沒有危險？」

「完全沒有危險是騙你的，不過，我們做好了一切安全措施。」

「一切都經過你的精心策劃？」

沈先生道：「也並不是我一人的功勞，我們一組人，幾個手足一齊合作。」

戚忠盛道：「沈先生，你們這次用的火藥，有沒有經過申請……」

沈先生道：「申請？向那一個部門申請？」

「火藥是礦務部管的。」

「我用的並不是正式火藥。」

「那是甚麼？」

「是一些化學藥物，加上一些易燃劑，再加上利用一些電子儀器！」他頓了一頓道：「兩位亞SIR，是不是來檢控我們？」

「不是，祇是請教你。」

「不用客氣，我知道的，一定會告訴你們。」

「那好極了，沈先生，人人稱你『軍火沈』？」

「是的，這是行家給面子。」

「你眞的懂軍火？」

「不，祇是皮毛而已。」

「你說過，如此大的爆炸場面，所用眞的炸藥並不太多？」

「並不太多，有炸藥也是事實。」

「會不會有人利用這些有限的火藥，作爲眞正爆炸之用？」

「這點……你們要明白，很多時候，看你怎樣運用，如果要製造眞的爆炸，也大有可能。」

「我是指有殺傷力的。」

「可以。」

「那是危險之極。」

「我們雖然沒有人監管，不過，我們這一行非常自律。」

「如果有壞人……」

「那便難說了。」

「今天發生了一件投彈案……」

「甚麼？」

「你不知道？」

「我們這組工作人員，由凌晨五時一直工作到如今，沒有人出去，也沒有聽收音機，甚麼事也不知道。」

戚忠盛把電影公司被投炸彈一事，簡略的說了一遍。

「嘩，這些人眞狠！」

「你認識韋秋帆？」

「認識，我也替他拍過幾部戲。」

「他爲人怎樣？」

「沒有甚麼……他是老闆，跟我們沒有甚麼接觸，一切都由……」

「張明？」

「對，張明是他們的製片。」

「合作期間，有沒有發生甚麼問題？」

沈先生想了一會道：「也沒有甚麼……祇有一次，他們尾數出現了一些問題。」

「甚麼尾數？」

沈先生解釋道：「我們拍這些場面，是包拍的形式，先付訂金，然後當拍完了才付尾數。」

「他們沒有付你？」

「不，祇是遲了一些，可能是一時週轉不靈，這些情形，一般獨立拍片，都會有這些問題。」

「最後也付了？」

沈先生道：「付了，還多了一成，看來那位老闆韋先生也十分重江湖義氣。」

吳奇農道：「沈先生，做你這一行困難嗎？」

「說難不難，說易不易，不過，一定要有些化學常識，也要有一些電子常識，一邊做一邊學。」

「你有很多徒弟？」

「正式徒弟沒有，有時指點一些年輕人，我也會的，因爲我們這個行業也需要人才，也要延續下去。」

看來，軍火沈並不能提供甚麼綫索給他們，不過，有了這些拍爆炸戲的常識，對查這件案子，應該有一定的幫助。

吳奇農道：「沈先生，非常多謝你，假若日後要請教你其他事情……」

「太客氣了！我隨時歡迎！」

他們離開了拍戲場地。

車子離開了鹿頸，回到市區，已是晚上九時。

戚忠盛道：「沒有甚麼收穫！」

「你想怎樣？一天便破案？」

「是的，我也太心急些。」

吳奇農道：「你認爲這件案子怎樣？」

「牽涉層面應該不單是電影圈。」

「還有甚麼？」

「大陸方面。」

「你是指……」

「我意思是可能與大陸生意方面有關。」

「香世發被劫之事，與這件投彈案有沒有關係？」

戚忠盛想了一下，才道：「我認爲有一定的關係。」

吳奇農道：「我也是如此想，既然有關係，整件事還應該有更大的發展。」

* * *

在這繁華喧鬧的大都會，當明星是十分光采的事，一個當紅的明星，有名有利，每到之處，萬人空巷，受千萬人推崇。

不過，大明星也有大明星的苦處。

譬如，他們完全沒有私生活。

我們平常人要做的平常事，當大明星的便不一定可以做得來。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有空，總喜歡往購物商場看看，就算不買，也可以隨意欣賞一些新貨物、新出品，大明星卻是不行。

他們一出現，便會有大堆人簇擁着，有人要簽名，有人要拍照，更有很多人指指點點，評頭品足。

假若大明星身畔多一個人，如果是異性，那麼，明天的娛樂報紙，便會大作文章，假若是同性，也並不一定可以逃過大難，可能有更可怕的新聞出現。

大明星楚清艷也有這個苦惱，而且她這個苦惱比一般大明星更大，因爲她既是大明星，也是大歌星。

她有一班影迷，也有一班歌迷。

她一出現，便會引起人們騷動，因此，她根本不敢在公共場所出現。

不過，她也是人，她也要過一般人的生活。

她也非常明白，要成名，要賺取更多的金錢，一定要付出代價，所以，她並沒抱怨。

明日，她有一位助手，也是她的好朋友生日，爲了表示她對這位好友在她事業上的協助，也爲了增進大家的友誼，她決定爲這位好友開一個生日派對。

她的好朋友極多，在家開派對，既痲煩又沒有那麼多地方，她們決定往一間卡拉OK店開。

這卡拉OK店，有很多貴賓房，既可招呼三兩知己，也可以招呼十人八人，如果人太多時，也可以把房間之間的門拉開，便成了一個大房，可以招呼五六十人。

爲了不太張揚，派對在午夜十二時才開始。

開始的時候，到來的人並不太多。

楚清艷當然在場，主角壽星女林小欣當然也在，她們一起唱歌，十分高興。

到了子夜一時，應該到的朋友都到了，大家鬧作一團，十分熱鬧。

楚清艷道：「生日蛋糕來了！」

果然，一個大生日蛋糕推了進來。

「小欣，快來！」

林小欣十分高興。

蛋糕上祇插了一支蠟燭。

有人叫道：「壽星女多少歲？」

「一歲！」

「十歲！」

「一百歲！」

衆人叫囂，十分有趣。

楚清艷道：「我們祝壽星女長命百歲！」

「吹蠟燭！」

「不，先許一個願吧！」楚清艷道。

林小欣低着頭，閉了雙目。

「甚麼願？」有人問。

林小欣道：「身體健康，世界和平。」

有人叫道：「不，要心底那句話。」

楚清艷道：「不要說出來，小欣，說出來便不靈了！快吹蠟燭吧！」

人們一起唱生日歌，小欣吹熄了蠟燭。

「乾杯，乾杯！」

年輕人一起，當然是十分快樂。

林小欣非常感謝這位好友，特別切了一件蛋糕，送給楚清艷。

楚清艷也十分高興，舉杯道：「我們爲小欣的快樂生日乾一杯！」

突然，有人推開了門。

衆人並不以爲意。

有人朗聲道：「楚小姐，可否與我們共飲一杯？」

楚清艷望過去，見是三個穿了西裝的男人。

「對不起，這是一個私人生日會。」楚清艷道。

「楚小姐不肯與我們乾一杯？」

「這是一個私人派對，我不想……」

「那太不給面子！」

楚清艷心裏有氣。

另一人道：「我們老闆還想請你拍戲！」

楚清艷道：「我和朋友開生日會，我不想在這個時候談拍戲的事。」

「楚小姐果然有大明星風範！」

這話並不是恭維的話。

楚清艷看着說話那人，那人竟是伍達，是一個並不太熟的製片人。

「達哥，你也知道規矩，找我拍戲，我非常多謝，請你與我的經理人接洽。」

伍達道：「楚小姐今晚興緻好，我們的王老闆也興緻高，你便和他乾了這杯吧！」

伍達身後有一位胖子，楚清艷並沒有見過，不過，她也是江湖兒女，見過世面，不想開罪陌生人。

那胖子上前道：「楚小姐，你一定要乾了這一杯！」

「一定」兩字刺激了楚清艷。

「我不乾呢？」

那人有些愕然道：「一定要乾！」

又是「一定」！

楚清艷雖是個女人，但她有她自己的原則。

「請出去！這是一個私人派對！」

其他的人也一哄而起，叫道：「走吧！走吧！」

最下不了台的，似乎是伍達。

伍達道：「楚清艷，算是給我面子，乾了這一杯吧！」

楚清艷道：「對不起，達哥，這是我的私人時間，請你不要騷擾我們！」

伍達道：「祇是一口！」

楚清艷其實想一口也不喝，可是，爲了不使氣氛弄得太僵，她有些意動。

那知，伍達身後的那胖子，卻依然堅持的道：「楚小姐，無論如何也要乾上這一杯！」

楚清艷怒極。

突然，那胖子身後邊竄上了兩個人，他們都穿着筆挺西裝，可是從他們的舉動來看，便知道他們是個打手。

其中一人，不知從哪裏搶過一杯酒，遞在楚清艷的前面道：「我們老闆叫你喝，你便喝吧！」

這話對楚清艷來說，簡直是一

種侮辱。

他瞟了那人一眼道：「請各位出去！」

伍達仍道：「楚小姐，請……」

另一個打手上前，因爲他的速度極快，引起了其他人的緊張，也迫上前，要保護楚清艷。

楚清艷也絕不甘後人，她把前面的人撥開。

就在這混亂的當兒，楚清艷突然覺得臉上一熱，「啪！」的一聲，她的臉上吃了一巴掌！

不知是誰摑楚清艷。

楚清艷想回敬，可是，一舉起手，已給人抓住。

「不要動手！」

衆人都退開了。

伍達道：「楚清艷，你太不識抬舉！」

那胖子也道：「不識相的，你們會自食其果。」

伍達隨着那些人退了出去。

楚清艷臉頰上猶有指痕，她十分憤怒，不過，她仍然忍着了氣道：「繼續派對！」

衆人並不敢再問楚清艷。

大家吃了蛋糕，氣氛顯得非常不安。

楚清艷倒了酒，向林小欣再敬一杯道：「祝你生日快樂！」

她想把氣氛弄好，但大家似乎完全沒有了興緻。

「唱歌吧！」

「快唱！」

有人去選擇歌曲，有人吃東西，情形似乎好一些。

楚清艷道：「你們好好慶祝這一晚，我明天還有通告，我先走了。」

林小欣道：「再多玩一會。」

「不，你們繼續！」她拿起了手袋。

林小欣送楚清艷到門口，低聲道：「艷姐，對不起！」

「對不起的是我……我答應你，明年再爲你開一個更大的生日派對。」

林小欣道：「我開車送你回去。」

「不用了，這裏你是主角，沒有主角，怎能成事？」楚清艷擁抱了林小欣一下。

她走出了那間卡拉OK，在「的士」上，她用無綫電話，與幾個人說了一番話。

* * *

當楚清艷離開了那間卡拉OK不久，伍達伴着那個胖子，還有幾個不知是朋友，或是他的保鏢打手也一齊離開了。

伍達道：「我們找個地方再唱！」

胖子道：「還唱甚麼？這個女人……」

伍達道：「馬老闆，唱歌不快意，我找幾個人跟你猜枚喝酒。」

「好極！」

其實他們已有了一些酒意。

忽然，寂靜的街頭響起了一陣刺耳的剎車聲，一輛白色的客貨車，停在他們五人跟前。

他們十分愕然。

伍達正想開口罵人，車上已跳下了八個人。

其中一人道：「達哥？」

伍達自然的回答道：「找我？」

那些人聽了，已不由分說，一齊向五人攻擊。

胖子的三個打手，一個先護着胖子，另外兩個招架着其他人。

雖然來了八人，不過，那兩個打手實在厲害，首先出了幾招手刀，把三個人打暈了，然後，這五個人對他們來說，並沒有甚麼威脅。

那幾個人見勢色不對，抽出了水喉鐵和單車鍊，箍向那兩人。

那兩人三兩下手勢，已奪到了武器，反箍打他們，使他們幾個人，也頭破血流。

這兩個保鏢，武功實在厲害，出手不但迅速，而且非常毒辣。

那八個人知道根本不是兩人對手，一聲呼哨，八人上了那輛白色的小型客貨車，迅速離開。

王老闆道：「伍達，那些是甚麼人？」

「我……我也不知道。」

「你又說自己在江湖地位高……又說甚麼識盡這裏的地頭蟲……」

「王老闆，這些祇是一些烏合之衆！」

「你的仇人？」

「不，我們出來行走江湖，那有甚麼仇人……可能是……可能是……」

王老闆不耐煩道：「是誰？是剛才那個明星？」

「我想她沒有這麼大膽子！」伍達道。

王老闆道：「都是我三個手下厲害！如果沒有他們，今晚你第一個上不了床！」

伍達苦笑。

王老闆向那三位打手道：「沒有甚麼？」

「沒有！」三人齊聲答。

伍達道：「對，有你三個大英雄在，我們還有甚麼好怕？還敢去喝酒？」

王老闆道：「當然去，不過，我們幾個男人，實在太乏味。」

「不用擔心。」

他們叫了一輛的士。

車子轉了兩個街口，便停了下來。

王老闆拿了一張千元紙幣遞與

司機。

司機道：「沒有零錢……」

王老闆白了他一眼道：「誰叫你找？」

五人下了車，進了一間小酒家。

伍達扶着王老闆入內，那個部長一見伍達，便上前道：「達哥！」

「我們要一間房！」

「沒問題，請這邊走。」部長道。

他們來到了一間貴賓房。

伍達還未坐下，便道：「我們還有幾位小姐來，先開三支XO！」

「好極！」

立時有人進來，小心招呼他們，並遞上了熱毛巾。

王老闆對於這種招待，似乎甚合心意道：「阿達，這地方才似個模樣。」

酒來了，王老闆先灌了一口。

伍達道：「王老闆，千萬別喝得太多，否則美麗的姑娘來了，你也看不清。」

「我不怕，我老王早有酒膂箕的稱號。」

侍者又送上了一些小食。

不一會，部長又再進來，爲他們寫了一些小菜。

王老闆不耐煩道：「美麗的小姑娘還沒有來？」

伍達道：「來了，來了……」

他又再打了幾個電話。

當小菜送上的時候，那幾個小姐已一齊進來，一時之間，鶯聲燕語，王老闆大樂。

忽然，伍達的無綫電話響了。

他自言自語道：「這個時候，有誰會找我？」他提起電話道：「誰？」

他說了一個「誰」字之後，再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話，這電話似乎十分重要。

他本是有了三分醉，但而今整個人已清醒過來。

他祇道：「是……是……」

王老闆見到他這模樣，叫道：「阿達，你也來猜拳，這個時刻，還講甚麼電話？」

伍達沒有回答他，反而走到房間一角，打了一個電話，說了十來句。

伍達拉了王老闆手下的一個保鏢，對他道：「一會有甚麼事發生，你們第一件事，是保護老闆，其餘的事，由我處理！」

保鏢問道：「發生甚麼事？」

「我很難向你們解釋……你們要好好保護老闆！」

那保鏢點了點頭。

伍達向王老闆道：「我去洗手間。」

他出了外面，並不是去洗手間，他找了那個部長，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

那部長臉有難色道：「你們千萬不要在我們這處……我們要做生意的。」

伍達道：「沒有甚麼事，三言兩語便可解決……」

部長道：「但願如此。」

「一會倫哥來到，快帶他進我房。」

伍達回到了房間，王老闆有幾個姑娘陪他，他高興得簡直不知人間何世。

伍達有點緊張，祇是一個人喝酒。

王老闆問他：「甚麼事？」

他沒有回答，王老闆也不理他。

一會，有人敲門。

伍達立即去開門，祇見一個彪形大漢領着三個手下，他們衣著也十分光鮮。

伍達走向王老闆，道：「王老闆，這是我的手足倫哥，這是王老闆。」

倫哥道：「王老闆。」

王老闆道：「既是阿達的手足，那便不用客氣，來！倒酒！」

倫哥向其他人招呼了，也接過了酒，卻沒有悶喝。

「他們會來？」倫哥問。

伍達道：「我接到那個馬仔的電話，據說他們會來找我。」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伍達簡單把剛才在卡拉OK的事說了一遍。

倫哥道：「你開罪了楚小姐，麻煩極了！」

伍達道：「爲甚麼？」

「她倒沒有甚麼問題，最難過是她男朋友這一關。」

「誰？」

「力哥！」

「力哥是她的……」

「爲甚麼你這麼『背』！連力哥是她的男朋友也不知道！」「背」的意思是消息不靈通。

「他會親自來？」伍達十分焦急，看來，到了現在，他才知道自己闖了大禍。

倫哥道：「我不知道。」

「你與他同等地位啊！」伍達道。

「這事很難說！」

「你要幫我！」伍達哀求道。

「我不幫你，我就不會在這個時刻到來，不過，我不知自己有沒有能力幫你而已。」

王老闆已聽出了他們對話中的端倪，道：「發生了甚麼事？」

伍達道：「沒有甚麼，有倫哥在，我們甚麼事也不用怕。」

倫哥道：「希望如此。」

有人敲門，大家都緊張起來。

推門而進的是侍者，送上了幾

伍達看看手錶，對伍秀慧、戚忠盛道：「我要送機……」

欵小菜。

伍達道：「吃東西吧！」

大家又一哄而起，王老闆與那些姑娘說笑喝酒，顯得十分高興。

伍達低聲向倫哥道：「王老闆有意投資在我的電影公司，這一次無論如何也要……」

「我明白。」倫哥道。

伍達道：「我這一部戲開拍，對你極有好處。」

「我知道。」

「我也會游說他，注資你的公司。」

倫哥道：「我明白，總之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他皺着眉，心裏似乎有說不出的話。

伍達道：「倫哥，祇要你肯出力，以你今日的江湖地位，有誰不給你面子？」

倫哥道：「今日的江湖，已不再是昨日的江湖。」

忽然，門又響了！

衆人都靜了下來。

倫哥示意他的手下戒備，然後應道：「誰？」

並沒有人回答，但仍敲着門，很明顯，這一定不是侍者，假若是侍者，他們一定會應了之後，推門而入。

倫哥示意他的一位手下去開門。

門一開，那人突然變成一個炮彈似的飛向後面，衆人閃開，那人撞在枱上，撞倒了一些杯碟和一些食物。

那人當然並不是自己變成炮彈，而是被人踢成炮彈，起脚的人，便是開門進來的人。

那人並不是十分粗壯，但他這一脚，確實是非常强勁，先聲奪人。

那人的後面還有兩個馬仔。

他們迅速閃身而進，然後把門關了。

倫哥見了那人，微笑道：「三哥，爲甚麼那麼大動肝火！」

三哥道：「阿倫，你在搞甚麼花樣，竟然玩到我的地盤上！」

倫哥聽了，氣憤道：「鐵脚三，你在說甚麼？」

「這是我的地頭，我不理你是甚麼人，你在我的地盤上得罪我的老友，那便不可！」

「啊！原來阿力，那個甚麼小姐全是你的人……我們也不是得罪她甚麼，祇是叫她喝杯水酒！」

鐵脚三道：「阿倫，你我之間不用提，就單這件事，你如何處理？」

倫哥道：「如何處理？」

「我看你是識相的……」

「甚麼，你拋(玩)我？」

「我不是拋你！你向力哥和她女朋友道歉……我做個中間

人……」

「甚麼？你在說甚麼？」倫哥大笑起來。

鐵腳三突然臉色一沉，他祇有兩個手下，連同他自己也只三人，而倫哥這一邊，可以動手的，共有四個人，單以人數來論，倫哥稍佔上風。

不過，打架卻並不是人多一定佔優勢。

鐵腳三突然竄身上前，一拳打出。

這一拳硬生生的打在倫哥的鼻梁之上。

倫哥見他閃身，卻沒有他那麼快，他祇覺鼻梁劇痛，眼前一黑。

他的手下立刻上前扶他。

鐵腳三兩個手下，也立時從左右竄上，把倫哥兩個手下，三拳兩腳已把他們打得血流披臉。

鐵腳三厲害，他的兩個手下也非常厲害。

三個人膽敢闖夜店，當然有他們的實力。

倫哥並沒有昏倒，他撥開了扶着他的手下，在懷中一探，一柄刀已在手。

刀光一閃，鐵腳三叫了一聲。

原來他已被倫哥斬中了肩膊，幸好他的西裝肩膊之上有厚厚的墊子，祇傷了他的表皮。

鐵腳三道：「你敬我一尺……」

他已拿出了兩柄刀。

倫哥兩個手下攻上，鐵腳三似並不理會，但當兩人一近，他左右腳連環踢出。

「砰」、「砰」兩聲，兩人又被踢得飛起，鐵腳三果然是名不虛傳！

他踢下了兩人，揮刀直上。

倫哥迅速退後，退至無可再退。

鐵腳三一刀便要劈下。

房門就在這一剎被敞開了，有人叫道：「停手！警察！」

眾人都停了，轉身過來。

門口處站着兩人，他們一手持槍、一手拿着警察的證件，這兩人正是吳奇農督察與戚忠盛沙展。

後面還有一些軍裝警察。

戚忠盛道：「放下武器！」

鐵腳三慢慢放下手中雙刀，倫哥也把刀收下。

吳奇農道：「你們站在這一邊，另外的站在那一邊！」

戚忠盛上前。

鐵腳三突然道：「兩位亞SIR，你們做甚麼？」

戚忠盛道：「做甚麼？你們在做甚麼？」

鐵腳三道：「我們……我們正在切磋武藝。」

戚忠盛笑了起來，道：「你們在切磋武藝？」

倫哥接口道：「是的，我們一班好朋友，喝完了酒，大家切磋武藝，有甚麼不對！」

吳奇農道：「切磋武藝，要動西瓜刀、牛肉刀！」

鐵腳三道：「有甚麼不對，牛肉刀是用來切燒牛肉，對！燒牛肉怎還沒有來？」

倫哥道：「對，西瓜刀是用來切西瓜……喂，夥計，西瓜還不來？」

外面有人接口道：「來了，西瓜來了！」

一個侍者竟然捧着一個大西瓜進來。

侍者叫道：「小心，小心！」竟在人叢中捧了一個大西瓜進來。

他把西瓜放在桌上。

倫哥竄身上前，一刀劈下，西瓜應聲分成兩半，他又再揮刀，劈成了四邊。

「督察，你也來吃吧！」倫哥道。

吳奇農道：「你們不用囂張……你們看見他們打架？」

沒有人回答。

伍達這時上前道：「兩位亞SIR，我們祇是好友聚會，沒有甚麼事的。」

也有人接口道：「一場誤會。」

戚忠盛道：「甚麼誤會？我們接到電話，投訴你們在這裏講數。」

「講數？講甚麼數？我們又不是做會計的……」眾人笑了起來，並且分別坐下。

「你們要作證人！」戚忠盛指着那班姑娘。

那些姑娘齊道：「我們甚麼也沒見到。」

其中一個姑娘拿起手袋道：「幾位大哥，我們已吃飽，還要趕回家，否則媽媽會罵的。」

這話一出，眾人笑了，其他姑娘，也拿起手袋，想奪門而出。

戚忠盛道：「你們不能走！」

吳奇農道：「讓他們走！」

戚忠盛望了吳奇農一眼，祇好讓她們離開，一時之間，整間房間靜了下來。

吳奇農道：「好極，關上門……你們收隊！」

他是吩咐外面的軍裝警察。

戚忠盛關上了門。

吳奇農道：「兩位都是有頭有臉的人，我不想多說，你們要解決甚麼事，最好不要在我的地頭！」

倫哥與鐵腳三當然明白。

倫哥道：「吳督察，今晚的確是一場誤會！」

鐵腳三道：「對不起，我們稍爲玩得過份了一些，下一次一定不會的了。」

吳奇農道：「如果你們一定要鬧事，下次我一定不會客氣！」

「是的，是的！」

吳奇農道：「你玩夠了？」

鐵腳三道：「夠了，那麼我先向各位告辭！」

他的兩個手下也跟着他。

鐵腳三來到門口，回身道：「倫哥，後會有期！」

倫哥道：「請！」

吳奇農冷笑，看着鐵腳三等人離去，然後向倫哥道：「你們也好自爲之！」

伍達道：「沒有事了，一場誤會。」

吳奇農並沒有和他說話，祇看了他一眼之後，向戚忠盛道：「走！」

兩人離開了這間夜店。

出了門口，戚忠盛道：「爲甚麼放走他們？」

「抓了他們回去，又有甚麼用？」

「難道讓他們……」

「我看他們之間有重要的事要解決，就讓他們先解決了，我們再動手！」

「這些人眞是目無法紀，實在應該抓他們回去……」

「抓了他們回去，他們自然有律師來擔保，而且在場的人沒有一個會作證人，不能定他們甚麼罪。」

「他們有刀！」

「刀又如何？他們沒有傷人，祇能定他們藏有攻擊性武器，這種控罪，罰幾百元，又有甚麼用？」

「難道讓他們……」

「你不用擔心，我保證二十四小時之後，便有大新聞，刀光血影的大新聞！」

吳奇農沒有猜錯。

＊　＊　＊

當警察完全離開之後，倫哥送了伍達與那位王老闆上了的士，他與三個手下也上了另一部的士。

他告訴了的士司機目的地。

那時，已接近天亮，街道沒有人，車輛飛馳。

倫哥道：「你們明天再多找幾人，我一定要把鐵腳三打殘！」

「得！」兩人應道。

忽然，的士急速的停了下來，發出刺耳的聲音，而坐在後面的三人，撞向了前面。

倫哥正想大罵，已有幾個人走近。

他們吃慣江湖飯的，反應也十分迅速，立時開了車門，跳了出去。

那幾個人一見他們躍出，已揮刀斬下。

那的士司機見這情形，立即開車離去。

倫哥也拿出刀與那幾個人對打，他的手下也與另外五人對打。

一時之間，刀光霍霍。

這些來襲的刀手，都是勇猛異常，而且訓練有素，不一會，倫哥的三個手下，已有兩個倒下，另一個也傷勢不輕。

倫哥獨力對付七人。

他是個見慣大場面的人，知道無論自己刀法如何厲害也好，總不能戰勝七人。

他左砍右劈，祇想殺出重圍。

而那七個人，目的在乎他的性命，不一會，倫哥左臂祇覺一涼，衣袖已滿是鮮血。

他心中一凜，出刀稍慢。

接着，背後又連中了兩刀。

那七個人，其中三個也被倫哥劈中，其中一人，臉頰被削，血流披臉，十分可怖。

他自己已是全身濕透，不知是血還是汗水。

突然，其中一人撲近，揮刀直刺倫哥胸口，倫哥閃開，背後卻已被人直插了一刀。

他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痛楚，眼前一黑，整個人便不由自主的倒了下去。

那些人再撲上去，一人一刀。

倒在地上的倫哥，已成了一堆血似的。

那些人一聲呼嘯，四散逃了。

不一會，警號劃破了沉寂的黎明，大概是一些路人報了警，救傷車也接着來了。

那幾個救護人員，看見倒在血泊中的倫哥，他們也覺得慘不忍睹。

他們迅速抬了倫哥上車，直送醫院。

倫哥身上一共捱了十二刀，其中背後三刀幾乎結束了他的性命，幸好他皮厚肉硬，傷不到他的內臟，經過一番急救之後，他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吳奇農與戚忠盛也趕到醫院來。

吳奇農一見了倫哥，便道：「我沒有估錯。」

戚忠盛道：「但總沒有想到這麼快！」

「是的，以時間計算，他們出了夜店不久，便又再發生打鬥！」

雖然倫哥並沒有生命危險，但他失血極多，身體異常的衰弱，吳奇農與戚忠盛在醫院逗留了一會，也無法向倫哥取得口供。

他們對倫哥這次遇襲，非常重視，特別派了幾名警員守在醫院，希望可以從探倫哥的人之中，找到一些綫索，但並沒有人來探。

吳奇農回到警署，特別通知了所有部門，假若發覺有人身負刀傷，向私人診所或私家醫生求助之時通知警方，因爲他知道，可以幾乎要了倫哥性命的人，一定也不會

好過，大有可能重傷垂危。

這件事本身成了報紙的頭條新聞。倫哥本身是一個電影公司的老闆，雖然拍過的戲並不多，不過，他是影圈相當矚目的人，因此除了新聞引人注意之外，連娛樂消息也大篇幅報導。

＊　＊　＊

倫哥入院的第二天。

清晨時分，一個警員守在倫哥病房的前面，經過了大半夜，他感到十分疲勞。

他坐在長椅之上，閉上眼睛，不知是養神還是睡覺。

長廊處出現了一個人。

那人穿着白長袍，頸上還掛有醫生的聽筒。

他走近警員處。

那警員並沒有睡着，睜開了眼。

醫生走近，問道：「是丘倫的房間？」

警員點了點頭。

「請開門。」

警員在這惺忪的一刻，腦筋似欠靈活，竟然沒有多問一句，便去開門。

他開了門，醫生閃身進內，並且再關上了門。

警員再坐下來，突然，他清醒起來，整個人彈起撲向房門。

為甚麼這個時候會有醫生來？

可惜，他清醒稍為遲了一點。

「砰」的一聲，自房中傳出。

警員呆了半晌，另一聲槍聲又起。

他推門，門反鎖，他大叫：「開門！」

當然沒有人應。

他拔出了手槍，然後退後，一腳踢向房門。

房門被踢開，房內傳出火藥的味道，這警員倒也小心，他不敢直闖，祇是先以門掩護，再滾地葫蘆般入內。

他雙手握槍。

房內已沒有了那白袍醫生的影子。

最右邊的兩個窗打開了，警員撲向那窗，往下望去，黑暗之中，似乎看見一個人一邊跑，一邊脫下白袍。

可是，追也是來不及。

他回頭看看床上。

倫哥頭部被一個枕頭蓋着，枕頭上穿了一個洞，四周都有血跡。

警員看見這情形，知道發生了可怕的事情，大聲叫道：「來人，來人呀！」

這一叫先驚動了一些亞嬸，後來也驚動了幾個護士，有兩個護士拿開枕頭，祇見倫哥頭部已是血肉模糊。

他們不敢再動現場其他的東

西。

吳奇農與戚忠盛在接到通知之後，第一時間趕到了醫院。

吳奇農有點憤怒，他實在不明白，為甚麼由警員看管着的病房，也會被人入內殺死病人。

不過，當他看過了倫哥的屍體之後，他才明白過來。

吳奇農指着倫哥屍體道：「忠盛，你怎麼看？」

「兇手非常冷靜，而且兩槍都是致命的！」

「對，不是普通槍手所為。」

「職業殺手？」

吳奇農點了點頭道：「你看，他要十分肯定被殺的人一定死了，第一槍用枕頭蓋頭，然後開槍，利用枕頭盡量減低槍聲，這一槍其實已使死者魂歸極樂，第二槍射向心臟，神仙也難救！」

「甚麼人要殺倫哥？」

「最大嫌疑的當然是鐵脚三那班人，他們曾與倫哥在夜店碰頭。」

「可惜，我們無法找到鐵脚三。」

他們已下了通緝令，可惜兩日以來，並沒有發現鐵脚三的踪影。

兩人看完了現場，找到了那看守的警員。

這警員似受了相當大的刺激，這也難怪，這警員十分年輕，從沒有見過這種場面。

他正呆坐在一間房子內。

吳奇農道：「當時的情形是怎樣？」

警員把當時的情形說了一遍。

吳奇農道：「你怎麼會讓人進去？」

「因為……那人身穿白袍，我以為是醫生巡房。」

「這個時候也有醫生巡房？」

「我想到之時，已經太遲了……我……我實在太疏忽……失職……」

吳奇農見他三魂不見了七魄的模樣，祇好安慰他道：「事情已發生了，也沒有甚麼辦法！這殺手非常厲害，手法乾淨俐落，也不能全怪你。」

警員聽了，稍覺安慰。

戚忠盛問：「那白袍人進了房間之內，過了多少時間才聽到第一槍？」

「相信不到一分鐘。」

「你撞門撲入時，第二槍已開了？」

「我……我想是開了……」

「那麼你入房之後，有沒有看見那白袍人？」

「他也不在，我看見那兩個窗門打開了，立即走前看，我看見那個白袍人往那邊走！」

「那麼他是從窗口爬下去的。」

吳奇農道：「快跟我走！」

他們走出了醫院。

倫哥的病房是三樓，從三樓爬下來，並不是難事，他們沿着警員所指的那條小路走過去。

那小路通向一個小山崗，山崗之下是一條小徑，小徑可以出大路，出了大路，假若有車的話，很容易便離開。

他們到那小路盡頭，果然發現了一件白袍，那白袍是被拋入矮樹叢內，但由於匆忙，卻是搭在矮樹叢外。

吳奇農道：「從這白袍大有可能找到兇手！」

戚忠盛小心的拈起白袍。

他們再往山崗上走，卻再沒有發現其他證物。

安排緝捕　督察失踪

這一連串的事件，震動了本市。

不單是市民對這事議論紛紛，影圈本身更為震撼，很多演藝工作人員，都慨嘆影圈不再是個影圈，而是成了一個殺戮戰場。

警方當然更為震動。

吳奇農接到警務署長的親自下令，要他盡快捉拿兇手歸案。

對吳奇農來說，這實在是一次重大的挑戰，他自己也算是影圈出身，他覺得自己實在有責任偵破這案件，回復影圈以往的秩序。

他首先召集了手下，開了一個冗長的會議。

經過一番的分析與討論，他們發覺這一連串的事件，看來似是各事獨立，但其間卻又似有互相關連。

首先是「陀地」向拍外景的電影公司勒索，「陀地」覺得所給予的數目並不滿意，於是便向他們投擲炸彈。

接着是紅星柳東華及經理人被人用槍要脅往拍戲，事隔不久，電影公司的大老闆香世發竟然被人攔途截劫，不單損失了財物，還受了刀傷，還有韋秋帆的電影公司的寫字樓也被人投彈。

再下來便是因著名女星楚清艷無意間開罪了王老闆，楚清艷的男友力哥，為了替女朋友出一口氣，不惜與另一幫的倫哥發生了打鬥，倫哥受傷之後，被送入院，竟然被一個殺手潛入，用槍轟斃。

吳奇農向眾人問道：「你們還有甚麼意見？」

這專案小組總共有八人，戚忠盛當然是成員之一，其餘六個人，祇有伍秀慧是個女探員。

吳奇農向各人看了一眼，看見大家似乎沒有甚麼意見，他的目光落在伍秀慧的身上。

伍秀慧訥訥道：「我？」

吳奇農道：「你日常也非常注意影圈的消息啊！」

伍秀慧點了點頭。

吳奇農道：「以妳女性的觀點，這一連串的事件，你有什麼感覺，或者有什麼看法？」

伍秀慧道：「我的注意力會集中在那位女明星的身上。」

「繼續！」吳奇農道。

「她是一個炙手可熱的女明星，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而伍達竟要以介紹王老闆這個藉口——挑起這一場惡鬥，看來關鍵在他那裏。」

「你是指她楚清艷？」

「不，是伍達，王老闆可能是外地人，不十分明瞭本地影圈的情形，但伍達肯定不會。」

吳奇農道：「好極，這是一條好的線索，你可以跟踪着這個線索追查下去。」

伍秀慧道：「好極！」

吳奇農轉向蔡柏，他跟了吳奇農也有一段日子。

蔡柏對於本地黑社會的組織有相當的經驗。

吳奇農道：「老蔡，你有什麼看法？」

「我當然會着眼於那兩個大哥——力哥與倫哥！」

「倫哥已死，最大嫌疑當然是力哥！」

蔡柏道：「當然，力哥是最大嫌疑，不過，力哥是個老江湖，他不會這麼笨，在與倫哥發生了這麼大的爭執之後，便立刻動手殺人，這豈非是表明自己是兇手？」

「對，你的推斷極有理由，那麼，你會怎樣偵查下去？」

蔡柏道：「我會先從這兩幫人着手，不過，而今上面（大陸）開放，本地黑社會不再是那麼簡單。」

他的目光落在林凡與徐威兩人身上。

吳奇農也知道，他這兩個手下，對於國內的「大圈幫」、「湖南幫」，甚至是那些「北佬」，是有相當認識。

吳奇農道：「林凡、徐威，你們怎麼看？」

林凡道：「殺倫哥的人，是一個非常熟練的殺手，心狠手辣，手法乾淨俐落，可能是上面派來的。」

徐威道：「這個殺手，逃走之後，再無任何消息，相信大有可能已逃回大陸。」

吳奇農道：「既是如此，你們三人好好合作，希望可以從這些新的大阿哥之間，找到眞兇。」

這個專案小組，還有兩人。

任明是個槍械專家。

吳奇農道：「任明，你有什麼看法？」

任明道：「我看過死者倫哥頭部所中的槍，時下本地並不多見，可以從這一方面着手。」

「近日運入本地槍械猖獗，柳東華也是被人用槍指着去拍戲，這方面以你專案知識，定有所獲。」

史忠正接口道：「上次你與戚沙展見過那個『軍火沈』，他專門爲電影公司製造各種爆破場面，我也有跟進你們的資料，希望可以在他身上，發掘多一些資料。」

史忠正是個炸藥專家，這一方面的偵查，他應付裕如。

吳奇農道：「好極，史忠正，一次的陀地投彈，另一次寫字樓的投彈，這兩次所用的炸藥，相信可以找到我們需要的線索。」

專案小組的八個人，似乎人人各有了工作。

戚忠盛道：「農哥，我似乎沒有指派甚麼。」

吳奇農道：「你跟我一起，作爲各單位的指揮與聯絡，你以爲如何？」

戚忠盛道：「好！好！」他語氣似乎有些不願意。

吳奇農道：「你有什麼新主意？」

戚忠盛道：「我……我想……」

「想什麼便說出來！」

「我想……」他瞟了伍秀慧一眼。

吳奇農與戚忠盛合作多次，當然立時明白了戚忠盛的心意，不過，他故作並不明白的道：「你還是跟着我，因爲你是我的左右手。」

戚忠盛支吾以對，似有所求却又說不出口。

吳奇農道：「不，你不應該常常跟着我，自己沒有主意，你應該……」

「應該怎樣？」戚忠盛有點緊張。

吳奇農道：「蔡柏、林凡、徐威，他們是黑社會、堂口專家，需要你多餘……任明、史忠正，你們兩個要助手嗎？」

任明道：「我慣於獨行。」

史忠正道：「我也是！」

「那麼，眞的沒有人需要你了！」吳奇農道。

「不，還有！」戚忠盛道。

「誰？」吳奇農作其恍然大悟道：「還有我們的小師妹伍秀慧，好極，你去幫她！」

戚忠盛喜上眉梢。

吳奇農仍然故意作弄他，道：「伍秀慧，你要不要他幫你？」

伍秀慧點了點頭。

戚忠盛似是放下心頭大石，如釋重負。

吳奇農道：「老戚，小師妹要你了。」

戚忠盛聽了，才明白是吳奇農故意用這一連串的話來作弄他，不過，他被作弄後眉開眼笑。

於是，各人依照自己所派的工作去做。

* * *

吳奇農在警署內一直工作至深夜才離去，雖然，他是負責這個專案小組，但仍有很多瑣碎的事情要他做，因此，他一直是忙個不停。

當他離開辦公室的時候，已是晚上十一時多，他到停車場拿了車子，那時，他感到了飢餓。

他決定先去吃點東西，才回家休息。

當車子駛出了警署大門，忽然，有一個軍裝的警察上前，向吳奇農道：「督察，可否載我一程？」

外面只有街燈，而那人背着街燈，吳奇農看不清楚他的臉孔，不過，在警署附近，有同事要求載一程，應該是一個相熟的同事。

他不以爲意道：「往那裏？」

「東角道！」

吳奇農想了一想，東角道是他必經之路，他沒有半點遲疑，便開了車門，道：「上車吧！」

那人上了車。

吳奇農道：「你是誰？我好像沒有見過你？」

那人並沒回答。

吳奇農道：「是新派來的？」

那人依然沒有回答，可是，吳奇農却覺得有硬物抵着他的腰間。

「加油直駛！」那人只說了這四個字。

吳奇農怒極，心想：「這人竟敢冒充，更敢在老虎頭上釘虱乸！」

可是，槍口在近，還有什麼話好說？

汽車一直往北去，消失在夜色之中。

* * *

翌日，衆人回到警署報到之後，便各自出外。

戚忠盛因爲有些事要向吳奇農報告，因此留在警署等候，伍秀慧也留下，等了一個鐘頭，仍未見吳奇農出現。

伍秀慧道：「吳SIR一向準時上班，今天怎會沒出現？」

戚忠盛道：「也許是有線索，一早便出去。」

他這樣說，是因爲他早已打過電話往吳奇農的家，並沒有人接聽，吳奇農孤家寡人一個，他不在家也即表示他出去了。

他又再打吳奇農的汽車電話，也沒有回音，看來電話沒有開掣，他又再打他的傳呼機，也沒有回音。

戚忠盛道：「看來有些奇怪。」

伍秀慧道：「我們不要等了，也許在路上，我們可以跟他聯絡得上。」

戚忠盛點了點頭，然後問道：「你約了他們？」

伍秀慧道：「我約了伍達，可是一直聯絡不到那位女明星楚清艷。」

伍秀慧的工作效率極佳。

戚忠盛駕着車子，與伍秀慧一起到達了一間商業大厦，這商業大厦並不算高級，但大厦樓下的水牌上，却有很多公司，一層樓內不只一間。

他們上了八樓。

這間公司門口也十分堂皇，寫着「聯合電影有限公司」幾個金字。

伍秀慧問接待處的女郎，道：「伍達先生在嗎？」

「那位伍達？」女郎問。

「是金發電影公司的老闆！」

「這裏有很多電影公司，也有很多老闆！」

原來這一間大寫字樓，所謂「聯合電影有限公司」，根本上是一個大名稱，下面有無數的小公司。

那女郎接了一個電話，然後向伍秀慧道：「伍先生在裏面，一零八室！」

「謝謝你！」

他們入了寫字樓內，前面是一條長廊，兩邊都是房間，有些是關了門的，也有些開了門。

一〇八室幾乎在盡頭。

伍達見了他們，立即起身迎接，他的辦公室並不大，只有他一人，一張並不大的辦公桌，後面却有一張高背的大班椅。

「兩位有什麼指教？」

戚忠盛道：「這幾天發生了什麼事，你也知道。」

伍達道：「這些事完全不關我的事。」

「什麼？一切都是由你引起的。」

伍達笑了起來，道：「如果我有這樣的本領便好了。」

「什麼意思？」伍秀慧問。

「我有能力令到他們天翻地覆，我也不用坐在這裏。」

「這是你的公司，規模也不算小。」

伍達苦笑，道：「這裏有十多間房間，每個房間都有一個或者幾個老闆。」

「這並不是一間大公司。」

「不，其實這是一間大寫字樓，分租給人，你要租一間，隨時也可以！」

「啊，原來是一間分租式的寫字樓。」

「這間與別不同的地方是全租給電影公司。」

「全是空殼老倌?」戚忠盛問。

「我不敢得罪別人，不過，我可以坦白的告訴你，我是個空心老倌。」

伍秀慧道:「你太謙了!」

「不，假如我自己有本錢，我也不用應酬那王老闆，也不用介紹楚清艷給他認識。」

「原來你想游說王老闆投資。」

伍達點了點頭，看看手錶，他猛然省起道:「糟了，我還要送王老闆的機。」

「送機?」

「是的，他是從台灣來的。」

「那麼快便走?看來，你這次的游說，又一次的泡湯了?對嗎?」戚忠盛問。

伍達點了點頭，道:「發生了這一連串的事情，任誰也沒有膽子再投資。」

他站了起來。

戚忠盛道:「你們的倫哥被人轟死，你們那邊的人，會否來個大報復?」

「什麼我們那邊的人?」

「倫哥是你召來的。」

「不，那日我們在夜店招呼王老闆，倫哥只是碰巧走進我們的房間。」

「那麼簡單?」伍秀慧道。

「是的，我早已告訴過你們的探員了。」

戚忠盛道:「那麼，整件事完全不關你的事?」

「是的!」

「那你為什麼要介紹楚清艷給王老闆認識?」

「其實很簡單，我與楚清艷也有過一兩次的合作，所以認識她，我以為她會給我幾分薄面，那知道，那女人竟是那麼絕。」

「不過，你說可以介紹楚清艷給王老闆拍戲?」

「我這麼說也只是給他一些投資信心。」

「騙他?」伍秀慧道。

「也不要這麼說——兩位，對不起，我要到機場去送王老闆!」

他又再站了起來。

戚忠盛道:「我們還有很多問題問你的。」

「沒有問題，我隨傳隨到!」他答得很爽快。

* * *

他們出了那間商業大廈。

戚忠盛打電話找吳奇農，伍秀慧想與楚清艷聯絡，可是，兩人都很失望。

戚忠盛道:「楚清艷是屬那一間電影公司的?」

「她是自由身，不過，她近日與香氏電影公司合作最多。」

「那麼，我們上香氏電影公司去!」

「那也是一個辦法，這些大紅星，並不是那麼容易接電話的。」

香氏電影公司便是香世發所有的，自從他被人打劫了手錶，受了傷之後，休息了一段日子。

香氏電影公司是這十年崛起得最快的電影公司，香世發是個非常有眼光的老闆，十年內拍了二十套片子，差不多有一大半都賺錢。

香氏電影公司的氣派的確與衆不同。

門口有金漆招牌之外，還有極寬敞的大堂，大堂處掛滿了紅星的大幅相。

這幾年當紅的影星，都在其中。

從這點可以推想得到，香氏電影公司是十分成功的。

伍秀慧向接待處表達了來意。

女郎道:「楚小姐不在，不過，她有一個助手在，你們要見她嗎?」

「好極!」

女郎按了一個電話，與那邊的人說了幾句，然後轉向他們，道:「請你們進去。」

楚清艷雖是個自由身的明星，但在香氏公司之內，竟然也有一個辦公室。

伍秀慧敲了門。

「請進!」

裡面坐着一個與楚清艷年紀差不多的少女。

戚忠盛與伍秀慧表示了身份。

「我叫安妮!」

「安妮，有沒有辦法找到楚小姐?」伍秀慧問。

「為什麼要找她?」安妮問。

「當然是與近日發生的事有關!」

安妮似臉有難色。

伍秀慧道:「不要推托，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安妮道:「當然不會，楚小姐已把知道的事告訴了警方，其餘的她並不知道。」

戚忠盛道:「我們想再與她談談——她是公衆人物，我不想請她往警署。」

「這點我應該代表楚小姐多謝你們。」

「她人呢?」

「她並不在這裏。」

「她究竟在那裏?」

「她離開了香港。」

「去了那裏?」

安妮道:「這點，我不能告訴你們。」

「為什麼?」

「因為楚小姐想好好去渡假，不想被人騷擾。」

「她害怕?」

安妮道:「害怕什麼?」

「黑社會。」

安妮有點發怒道:「請妳說話小心一點，我可以代表楚小姐告你們誹謗。」她頓了一頓，又道:「我也是打工的，我有責任為她保密。」

「如果警方一定需要她合作?」

「有正式的法庭令，我會通知她。」

戚忠盛道:「有人威脅過她?」

安妮遲疑了一下，道:「不，她是想好好的渡假休息，你們也知道，她是非常忙碌的。」

伍秀慧不想與安妮鬧翻，因為而今她是唯一能與楚清艷接觸的人物。

伍秀慧道:「如果我們有其他問題，我會再找你。」

「沒問題!」

他們得不到什麼線索，只好離開。

戚忠盛又再找吳奇農，仍是沒有法子聯絡得到，他打電話回警署，收到的消息是他完全沒有回過警署。

戚忠盛道:「奇怪，實在奇怪。」

「什麼事?」

「我很了解吳SIR，除了放假之外，他沒有一天不回警署的，難道是發生了意外?」

伍秀慧道:「不會的，他是個非常小心謹慎的人，那會有什麼意外。」

戚忠盛道:「那很難說。」

伍秀慧看看手錶，道:「我們先吃飯，下午再找伍達，一定要在他口中找到一些線索。」

午飯時，戚忠盛一直想盡法子找吳奇農，依然沒有結果，他又與他五個同事聯絡，他們也沒有接過吳奇農任何消息。

事情似是不對勁。

戚忠盛道:「再等一下，也許下午他會自動出現，大概是有了一些線索。」

「如果有線索，他會通知我們。」

「有時可能無法通知，不用擔心。」

他們吃過午飯，伍秀慧道:「伍達應該送完了機，回到寫字樓了。」

她撥了一個電話。

答案令她十分詫異。

伍達也去了台灣。

原來他今早並不單是送機，而是與王老闆一起回台灣，伍達繼續他游說王老闆投資拍片，還是害怕什麼?躲避什麼?

他們只好回到警署。

* * *

戚忠盛與伍秀慧回到辦公室，椅子還沒有坐暖，蔡柏、任明與史忠正都回來了。

他們一見面，便異口同聲的問:「吳SIR呢?」

戚忠盛道:「我沒有見過他。」

伍秀慧道:「他連電話也沒有打回來。」

吳奇農是他們的上司，他們似乎沒有想過，他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在他的身上。

戚忠盛道:「我想他可能突然發現了一些重要的線索，因此……」

蔡柏道:「沒有理由，無論那線索如何重要，也應知會一下我們，若是非常秘密的，也應知會署長。」

任明道:「我看事情也許發生了變化。」

史忠正道:「他是個十分小心謹慎的人，沒有理由會如此。」

戚忠盛道:「你們出去了一天，有沒有什麼收穫?」

蔡柏道:「線索不是沒有，不過，我總無法接觸幾個大阿哥，他們都似乎十分忙碌，有幾個線人都告訴我，與電影圈有關的幾個大阿哥，都在招集人馬，看來一場大決戰似是難免。」

任明道:「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多間電影公司的槍戰場面都停了下來。」

「為什麼?」

「沒有足夠的臨時演員。」

史忠正道:「我也找過幾個『炮王』，他們也說，本來是十分忙碌的，但無端端有幾組戲停了下來，使他們有幾天假期。」

戚忠盛道:「那正是暴風雨的前奏。」

伍秀慧道:「我們應想辦法制止。」

這時候，林凡與徐威也回來了。

他們也是不約而同的問:「吳SIR呢?」

衆人都搖了搖頭。

林凡道:「我們接觸過幾個大圈幫的，他們也在談論着這件醫院內殺人的事件，他們都一口咬定是一些僱傭殺手所做的。」

「僱傭殺手?」

「是的，是在上面請來的，他們可能來自北方，他們只認錢，其他六親不認，任務一完，殺手費用收了，便在人間消失。」

「那麼，要再找他們，那比登天還難。」

「因此，我們這次想迅速破案，也一樣難。」

忽然，外面的軍裝警察似非常忙碌。

戚忠盛走出外面，隨後問了一個同事，才知道是發生了打劫金舖的事。

因為他們這一組是專案小組，

所以沒有通知他們，但這件劫案似乎非常嚴重，署中的軍裝的同事，大多數都派往支援現場。

械劫、打鬥這類事情，對於他們來說，日日碰到，他們當然不會覺得奇怪。

可是，他們談了一會，電話響了起來。

伍秀慧拿起了電話，她只說了一個「喂」字，其餘的時間，都是專心聆聽，而且態度十分認眞。

他們都以爲是吳奇農打電話回來。

伍秀慧放下了電話，道：「我們也要出發。」

「是吳SIR？」

「不，是署長！」

「什麼事？」

「我們一邊走，一邊講！」

他們立即行動。

伍秀慧道：「打劫金鋪是個獨行賊，他被外面巡邏警察發現，現在他被困在金鋪之內，脅持人質。」

他們分別上了兩輛車。

爲了爭取時間，他們在車上通話。

林凡與徐威，同坐在戚忠盛的車子上，伍秀慧坐在司機旁，另一輛車子由蔡柏駕駛，任明與史忠正同坐。

戚忠盛道：「人手那麼不夠？還要我們參加？」

伍秀慧道：「不是不夠，而是與我們有關，那獨行賊脅持人質，開出了條件。」

「什麼條件？」那邊車子裡的任明問。

「他指名要吳奇農。」

「什麼？這人認識吳SIR？」林凡問。

「大有可能，不過，吳SIR不在，我們又不知道他去了那裏，因此署長叫我們去看看。」

戚忠盛道：「既然那劫匪可以指名道姓，看來他與我們正在偵查的案件，大有關連。」

衆人都興奮起來，因爲他們正頭痛無線索，而今却有一個大線索來找他們。

當他們到現場，只見這繁盛的街道上，泊滿了警車，還有救傷車、消防車。

戚忠盛上前，找到負責的陸警司。

陸警司一見了他們，便道：「你們阿頭呢？」

戚忠盛道：「我們也正在找他。」

「他休假？」

「不是，他可能有要事，一直沒有出現過。」

陸警司煩躁地道：「那可麻煩了！」

「環境如何？」

陸警司道：「這劫匪脅持了十二個人質，有六個是金行職員，六個是顧客，顧客中二男四女。」

「他開出什麼條件？」

「這劫匪似乎知道自己逃不了，他要求直接與吳奇農督察對話。」

「劫匪是本地人？」

「不，是上面的人，不過，沒有幾個人聽懂他的普通話。」

伍秀慧道：「大概是北方人。」

林凡道：「有沒有人可以與他對話？」

陸警司道：「有，不過也只是可以猜得他說的話三成左右。」

林凡問：「他又怎知道他要找吳奇農？」

陸警司道：「事實上也非常奇怪，這劫匪說吳奇農這三個字，却是字正腔圓的廣州話。」

伍秀慧道：「這個名字，早已有人告訴他！」

戚忠盛道：「那麼，這劫匪一定與我們的事極有關連。」

林凡道：「快跟他聯絡，看看他還有一些什麼要求。」

陸警司道：「你們過來！」

他們走到一輛警車旁，一位外省的探員正在與人通電話，只見他滿頭大汗。

那探員一見了陸警司，便道：「我實在無法聽得清楚他說什麼。」

林凡接了電話，道：「喂……」

在場的人都只知他是在講國語，却不知他在說些什麼。

林凡與那人談了一會，開始有一些困難，漸漸才可以溝通，他們說了一會。

林凡放下了電話，道：「警司，我把他的要求一句一句的翻譯給你們聽。」

「好！」陸警司已示意他的助手寫下。

林凡又向電話說了一番話。

然後，林凡道：「他答應釋放人質，不過，爲了保障他的安全，他要一個女警察保護他。」

衆人都覺得這個要求好奇怪。

林凡道：「他要直接與吳奇農督察交易。」

陸警司問：「什麼交易？」

「他不肯講！」

陸警司道：「既然他肯放人質，那是最重要的，答應他吧！」

林凡在電話說了，然後，他又道：「他現在先放四個女人質出來，然後，一個女警察要高舉雙手入金鋪之內。」

陸警司向他的助手道：「那位女警員入內？」

伍秀慧道：「不用找了，我去！」

「你去？」陸警司似有些遲疑。

伍秀慧道：「我是直屬吳奇農督察的專案小組，既然匪徒要與吳督察交易，換句話說，一定與我們這個小組有關，我去是最適合的了。」

林凡道：「陸警司，快決定，這劫匪可能改變主意。」

「好！」他表示贊成。

戚忠盛道：「我與你一起去。」

伍秀慧道：「不，你出現可能激怒匪徒，你們不用擔心，難道你們懷疑我的能力？」

衆人擔心的當然是她的安全。

伍秀慧道：「我看他是爲了他自己的安全，他要與吳SIR交易，其中當然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這件事可能對他極有利。」

林凡道：「可是你不懂他說些什麼。」

「沒問題，見了他的面，我可以利用身體語言，甚至畫圖畫。」

陸警司道：「你要小心！」

陸警司與他們一起到了金鋪的門口，這時，金鋪已被橫七豎八的警車包圍着，並且到處都伏有警察，前面的全是長槍，如果那劫匪反抗，他的身上立即會變成蜂巢。

陸警司似乎不想伍秀慧入內，與他的手下商量，假如那劫匪釋放四個人質之時，警員衝入內。

不過，他的助手却不同意，因爲那劫匪放了四人之後，手上還有八個人質。

如果警員衝入內，人質定有危險。

陸警司向伍秀慧道：「我們實在……」

伍秀慧大聲道：「陸SIR，這是我的職責。」

衆人聽了，對伍秀慧更是肅然起敬。

林凡道：「警司，人質出來了！」

這時，金鋪下了電閘，忽然，一道小鐵門打開，一個女人撲了出來。

她在地上爬了幾下，勉强起來，然後大叫：「救命，救命……」迅速跑向警車。

然後，第二個女人質出來。

接着，第三個出來，這女人質非常害怕，在短短的幾步路程，一連跌了三次。

第四個人質更怕，她出了金鋪門口，脚已軟了下來。

有人想出去扶她。

伍秀慧道：「讓我來！」

她高舉了雙手，叫道：「我來了！」

所有在場的警察，都高舉起手槍。

戚忠盛也拿出了槍，只要那劫匪稍有異動，他便會開槍，一時之間，氣氛緊張極了。

伍秀慧先走近那女人質，扶了她起來，她雖然一面扶起她，但也趁這機會瞥向金鋪之內。

她似乎看到鐵門後面，有一個人手持一柄相當大的槍，只要她稍有異動，他便會開槍。

伍秀慧非常鎭定，她扶起女人質，先轉身送了她回到警車處，當她一到警車，已有人來接那女人質。

然後，伍秀慧又再高舉雙手，叫道：「我來了！」

她一步一步的走近金鋪門口，到了門口，她先站定，一會才蹲着入內。

伍秀慧入了金鋪內，只覺一陣清涼，因爲外面氣溫非常高，而金鋪之內，有充足的冷氣。

突然，有人在旁邊閃出，並立即以手槍抵住她的太陽穴，那人咆哮的說了一句話。

伍秀慧依然高舉雙手，不過，她突然感到一陣寒意，鼻孔一癢，她無可控制的打了一個噴嚏！

那劫匪非常緊張，在伍秀慧打噴嚏之時，幾乎要開槍，他的食指已把槍掣扣了一半。

伍秀慧也害怕，噴嚏竟會使劫匪誤會，幸好她一直高舉雙手。

她想控制自己，不要再打噴嚏，那知道，她越是想不打，却在無法控制之下，一連打了三個。

這狼狽的情形，劫匪見了，竟然微笑起來。

伍秀慧立時報以一個微笑，這微笑減少了他們之間的敵意。

那劫匪用槍示意她入內。

這間金鋪門面並不寬闊，但却很深。

八個人質全趴在地上。

那劫匪走近伍秀慧，一手持槍，一手去搜伍秀慧的身，他手法十分熟練，但並沒有在伍秀慧身上討便宜。

伍秀慧慢慢放下了手，劫匪並不反對。

伍秀慧道：「我是吳奇農手下的探員。」

那劫匪聽不懂她的話，不過，他聽懂吳奇農三個字，道：「吳……奇……農！」

伍秀慧道：「我不知他去了那裏。」

這話使那劫匪摸不着頭腦。

伍秀慧知道，多言無用，便指指那些人質，又指指門口，劫匪似是明白。

不過，他有些猶豫，開口咿咿哇哇。

這次輪到伍秀慧不知他在說些什麼。

伍秀慧雙手展開，作了一個保護狀，然後指指人質，又指指門

口。

伍秀慧看着那人的表情，那人點了點頭。

伍秀慧又指指電話。

那人又再點頭。

伍秀慧拿起了電話，不用按已接通，是林凡的聲音：「……」

伍秀慧道：「我是伍秀慧，劫匪已答應放其他人質，你們準備。」

電話傳來戚忠盛的聲音：「伍秀慧，妳沒事？」

「沒事，劫匪有槍，不過，也算友善。」

劫匪跑了過來，拿了電話，說了一堆話。

林凡道：「伍秀慧，他說要你保護他出去。」

「沒問題！」

「我們會準備車子。」

「他有說會去那裏？」

「沒有說。」

就在這時，有一個女職員模樣的人，似是趁這機會爬向門口。

伍秀慧一眼瞥見，但又無法阻止她，伍秀慧只好盡量用身體阻住劫匪的視線。

可是，那劫匪十分機靈。

當那女人接近鐵門，劫匪大叫。

這大叫的聲音，刺激了那女職員，她似乎不再理會一切，歇斯底里的衝向那鐵門。

劫匪想開槍。

伍秀慧什麼也沒有想，右脚飛起。

這一脚踢得既準，也非常有力。

不過，槍仍是開了，子彈的方向射向了鐵門之上，那女職員被槍响嚇得癱瘓了下來。

劫匪立時撲向那下墜的槍。

他反應快，但伍秀慧比他更快，槍未下地，伍秀慧已在半空之中把槍接住。

劫匪見這情形，一拳打向伍秀慧腰間，這一拳力量極大，伍秀慧腰間痛極，立時，連槍也也拿不穩，槍已被甩了出去。

槍落下的位置正是那堆人質處。

有一個男職員，一手接了槍。

伍秀慧正舒一口氣，那知道，那個人質，拿起了槍却不知所措，一時指着那劫匪，一時又指着他的同伴，一時又指着伍秀慧。

當他指着他的同伴時，他們都同時驚叫起來：「千萬不要開槍。」

有人叫道：「射那賊，射那賊！」

那人一是不懂開槍，二是太過緊張，一時之間，他眞不知道怎樣做才好。

伍秀慧叫道：「你不懂開槍，把槍擲向後面。」

那人連伍秀慧的聲音也似是聽不見，他只聽見有人喝叫他，他越是緊張。

突然，他狂叫了一聲，雙手一起扣那槍掣。

衆人都非常驚慌，一齊伏在地上。

「砰」的一聲，槍開了，幸好他是指向天花板。

外面聽到一連兩聲的槍响，立時大爲緊張。

那劫匪沒有了槍，却並不氣餒，他看見伍秀慧伏在地上，他雙腿一撐，已近伍秀慧，他一手按下，想按着伍秀慧。

伍秀慧一見有人影撲來，已先滾了一滾，那劫匪撲了個空，伍秀慧立時發難。

兩人就在這有限的空間對打起來。

那人似是學過武功，每使出一脚一拳，都有分寸，並且非常有力。

伍秀慧武功顯然不及那劫匪，不過，她勝在靈活，左閃右避，却也中了幾拳。

她心中叫苦，因爲再打下去，她一定會輸，她叫道：「你們快幫手！」

另外幾個男人，才如夢初醒，一起撲向那個劫匪，不過，他們不是打慣架的人，一時之間，却不知從何下手。

突然，又一聲槍响。

衆人不敢再打，又再伏下。

伍秀慧道：「你們先走出去。」

這話使他們從渾沌之中猛省過來，那幾個人質爭先恐後的走向大門，持槍的那人，連槍也拋了。

那賊沒有了槍，無法控制，只是大聲咆哮。

他一股怒氣，只有發洩在伍秀慧身上，他一直迫向伍秀慧，伍秀慧只能後退，她突然感到退無可退，因爲後面是牆壁。

那劫匪一拳打下。

伍秀慧只忖：「必死無疑！」可是，她自然的一閃之時，只感到手邊一涼。

是那槍！

伍秀慧把槍拿起，以槍抵向那劫匪的拳頭。

那人怔住。

伍秀慧叫道：「退後！」

那人慢慢退後，他並沒聽懂這句話，而因伍秀慧那表情，和那柄槍。

伍秀慧雙手扣槍，叫道：「舉手！」

那人並不明白，只哇啦哇啦叫道，一時之間，伍秀慧也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那劫匪靜了下來。

伍秀慧叫道：「舉手！」

那人突然打了一個手勢，以手指作槍，指向自己的太陽穴，然後「砰」的叫了一聲。

伍秀慧開始也不明所以，但當她回復鎮靜，便知道他是說用槍射太陽穴。

不過，他沒有理由叫伍秀慧用槍射他，很明顯他是說另外一件事。

外面的警察，更爲緊張，因爲人質慌張地跑了出來。

可是，他們却不見伍秀慧，本來，他們想衝入內，不過，他們知道伍秀慧成了人質，那還敢再動。

戚忠盛向那些人質盤問，他們已被嚇得死去活來，沒有一個人可以告訴他，究竟裏面發生了什麼事。

戚忠盛想衝入內。

正這麼想，電話又响起。

是伍秀慧的聲音：「我們要出來了，千萬別開槍！」

戚忠盛道：「秀慧，你怎麼了？」

「沒事，你們預備一輛車子。」

「秀慧，妳被他控制着？」

「不……你先準備車子，我很安全，我與這劫匪妥協，是因爲有重要的情報。」

「什麼情報？」

「我暫時不知，不過，這賊人表示，是與吳SIR有關的，你們先照我吩咐去做。」

電話斷了。

其實在金鋪之內，伍秀慧一直是控制着那劫匪，不過，當那劫匪做完了那個用手指作槍，指着太陽穴的手勢之後，他似乎有了談判的條件。

伍秀慧思想靈活，過了一刻便已明白，劫匪是指那宗在醫院殺人的事。

當那劫匪找到了鉛筆和紙，簡單的畫了一個人躺在床上，另一人用槍射向病人頭上，那更清楚的表示他知道誰是兇手。

伍秀慧本來可以用槍威脅他，帶他回警署才好好追問他，可是，那劫匪態度非常强硬，似是寧死也不出去，伍秀慧知道，此人是非常重要的線索，一定不能讓他死去。

於是，她決定妥協，換取吳奇農的消息，或者是這件謀殺案的線索。

本市是彈丸之地，有了線索之後，再捉他歸案，也不是難事。

忽然，那劫匪在紙上寫了幾個字：「殺醫院病人是我同伴！」

伍秀慧看了，不禁大叫：「爲什麼我們一直沒想到用文字對話？」

她立刻寫：「他逃了？」

「回大陸去！」

「什麼地方？」

「妳讓我逃到邊界，我才會告訴你。」

「我已叫人爲你預備了車子。」

這時，電話又响。

劫匪提起了電話，說了一大堆話，然後把聽筒遞與伍秀慧。

伍秀慧道：「情形怎樣？」

「車子預備妥當。」

「沒有什麼問題？」

「妳自己呢？」

「我會隨機應變，你們不用擔心。」

「我們不想讓妳單獨面對劫匪，他可能沒有人性，我們打算在另一面，爆開牆壁入內。」

「不，千萬不要這樣做，否則線索全斷，你們準備好車子，我與他出來，其他的我會……」她索性放下了電話。

那劫匪看着她。

伍秀慧寫道：「準備離開。」

「有什麼保證？」他寫道。

「我！」

劫匪對這簡單的一個字，似乎十分明白，他把携來的旅行袋，塞滿了黃金首飾，看來也有十斤八斤。

然後，他檢查了一下他的手槍，並再上滿子彈。

他粗暴喝了一聲，示意伍秀慧舉手。

伍秀慧雙手放在頭上，她的心十五十六，她害怕外面的警察，尤其是戚忠盛，爲了救她心切，一發動攻勢的話，那劫匪一定死在當場。

她反而忘記了自己的安危。

劫匪一手提着那個塞滿金飾的旅行袋，一手持槍，指着伍秀慧，推她往金鋪大門。

他先讓伍秀慧跨出門口，這時，他已可以清楚的看見，外面停了一輛白色的私家車。

劫匪咆哮了幾聲。

伍秀慧明白他的意思，便高聲叫道：「我出來了，千萬別開槍。」

白色私家車的後面，有百多人荷槍實彈。

她也清楚的看見戚忠盛與其他幾個伙記。

劫匪以伍秀慧作掩護，也跨出了金鋪，然後一步一步的押着伍秀慧走。

伍秀慧感覺得到，這劫匪十分緊張，他持槍的手也在抖震着。

如果在這時刻，反手奪了劫匪的手槍，有機會把他擒住，不過，她害怕稍有異動，外面的人看不清楚，以爲劫匪發難，便會開槍。

她仍然忍耐着。

劫匪推着伍秀慧上了車子，他示意伍秀慧駕駛。

伍秀慧開動了引擎。

劫匪坐在司機位旁邊，拿出了

一張紙，上面寫着：「邊界！」

伍秀慧開動了車子，往北而去。

她心裏實在不明白，到了邊防地方，他有什麼辦法可以逃離？

伍秀慧一邊駕駛，一邊看司機位處有沒有什麼特別裝置，忽然，她看見本是放東西用的地方，有一顆鈕扣，她立時知道，這並不是鈕扣。

她在拉手掣的時候，把鈕扣拿在手裏。

那劫匪一直十分緊張，往後面望去。

可是，後面並沒有追踪的車輛，對伍秀慧來說，這證明了汽車上一定裝有儀器，警方不用直接追踪，也可以知道車輛去了那裏。

而那顆鈕扣形狀的東西，應該是另一個追踪器，如果放在劫匪的身上，假若一旦讓他逃脫，還可以憑這小型追踪器，知道他的所在。

可是，怎樣才可以把追踪器放在他的身上，而讓他不知道？

劫匪一直手持着槍，沒有放鬆。

轉眼已接近邊界的地方，天亦漸黑。

忽然，劫匪示意伍秀慧轉入了一條小路，小路前面，已豎着一個「此路不能通行」的鐵牌。

伍秀慧道：「前面沒有路。」

劫匪咆哮，仍然堅持她往前駛去。

不久，前面再沒有通道，因爲前面是一個懸崖，另一邊是一個長滿叢草荊棘的斜坡。

劫匪先下了車，也示意伍秀慧下車。

伍秀慧下了車，劫匪用槍指着她，示意把車子推動，一時之間，伍秀慧不知他是什麼意思。

不過，她却趁這個機會，把那顆鈕放進了那劫匪身上的口袋內。

經過一番手勢，伍秀慧終於明白，那劫匪是要她開動車子，讓車子衝下懸崖，把車子毀了。

這劫匪也害怕車上有追踪器，這人倒也有相當周密的頭腦。

伍秀慧在這情形之下，無法可想，只能依他所言，她推動了車子，兩人合力一推。

車子衝向懸崖，直往下墜。

因爲這個懸崖相當陡直，因此車子並沒有碰到什麼阻礙，所以並沒有爆炸，而是墜入了海裡。

劫匪拿出了一張紙，上面繪有一些東西，看來是一張簡單的地圖，他看了一會，又看看附近的環境。

他拿出了紙筆，寫道：「過了邊界，我會放你。」

他不待伍秀慧有所反應，已用槍指嚇她，示意她上那斜坡。

伍秀慧在前面，他在後面。

這時天已全黑，斜坡上根本沒有路，因此非常難走，一步一步的走，可是，到了斜坡頂，却是較爲平坦，這地方也沒有路，不過，劫匪所指的路，却可以走過去。

伍秀慧一邊走一邊想，這樣下去，並不是辦法。

假若此時不脫身，進入了山區，將是萬劫不復，不要說其他危險，單是在山區中迷失了，也不知何年何月才可以回到市區。

過了一段平坦的路，又是一條斜坡。

伍秀慧在下斜坡之時，突然一個翻身，一脚踢起，這一個突然的動作，那劫匪猝不及防。

手槍被踢上了半空。

伍秀慧再聳身一撲，手槍已在她手裏。

不過，那劫匪也撲上，一手把她抱着。

兩人墮地，因是斜坡，便直往下滾。

伍秀慧有槍在手，向天開了一槍。

「砰」的一聲，劃破了沉寂的黑夜，劫匪也害怕起來，放開了手。

伍秀慧連忙轉身，以手槍指着劫匪，叫道：「勿動！」

劫匪當然不聽，拚命向前跑去，跑了兩步，重心不穩，整個人滾下斜坡。

這時，他手上的旅行袋已甩離了手，也向下滾去，撞了幾下，旅行袋破裂，金飾撒滿了斜坡。

那人狂叫一聲，穩住了身體，回首看着那滿地的金飾，雖然是黑夜，但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片黃澄澄。

劫匪似乎忘記了伍秀慧在上面仍用槍指着他，他發狂似的拾起金飾，往自己口袋裏塞。

伍秀慧叫道：「站着勿動！」

那劫匪似是聽不到，瘋狂把金飾拾起。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道理千古不變。

伍秀慧再開一槍。

那劫匪窒一窒，可是，滿地的金飾，使他忘記了死亡，也許，在這個時刻，金飾比他自己的生命，更爲重要。

伍秀慧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是好，她索性讓他把金飾拾好，那劫匪也找回那個破裂的旅行袋，提在手裏，發狠的往斜坡下跑。

伍秀慧瞄準那人的脚脛，一槍開出。

那人應聲，滾下了斜坡，看來中了槍，伍秀慧小心滑下斜坡。

只見那劫匪伏在斜坡下面，一動也不動。

伍秀慧小心走近。

突然，那人撲起，伍秀慧早有預備，不過，仍然給他嚇了一跳。

那劫匪又再施熊抱，伍秀慧急忙之中又發一槍，這一槍打中了那匪徒的大腿。

劫匪狂叫了一聲，但他仍然抱着伍秀慧不放，這人本已是力大如牛，再加上他是拚命的時候，兩隻手便像鐵箍似的，箍着伍秀慧。

兩人一直滾動。

伍秀慧終於掙脫了他的雙手，而那劫匪一直往下滾去，忽然，他「哇」的一聲，再沒有聲音。

伍秀慧也滾了下去，昏迷過去了。

不知過了多久，她終於醒了，此時曙光已是初露。

當她走近那劫匪處，已不見了劫匪的踪影，原來他已墮下了一個山谷。

那劫匪躺在谷底，一動也不動。

伍秀慧小心走下那山谷。到了谷底，她仍然不敢走近那人，她叫了幾聲，那人依然沒有反應。

看來這一次並不是詐死！

伍秀慧走近，用脚踢了他一下，仍然沒有反應。

劫匪仍昏迷。

伍秀慧小心審視，發覺這劫匪雙脚受了槍傷，血仍流出，看來他失血不少。

如果讓這情形繼續下去，這劫匪一定因失血過多而死，可是，在這荒山野嶺，又有什麼辦法。

這條線索一定不能斷。

伍秀慧看看附近，有些天然地洞，儲有一些雨水，她撕了自己衣服，吸滿了水，敷在劫匪的臉上。

那人醒了過來，發出可怕的呻吟聲。

伍秀慧叫道：「起來！」

那人實在無法起來。

伍秀慧又找了一些草藥，稍爲搗爛，敷在他的傷口上，這樣血會暫時凝結。

那人又發出呻吟，指着自己的嘴巴。

伍秀慧再用布，吸了一些水，然後，把水往他口裏滴下去，那人喝了一些，情形似乎好了一些。

這時，天已亮了。

伍秀慧想拿出紙筆，不過，在這兩三次的搏鬥中，所有紙筆都不見了。

她靈機一觸，用樹枝在地上寫：「快告訴我，你同伴躲在那裏？」

那匪徒並不想說。

伍秀慧撥了泥土，寫道：「何必讓他一人享福？」

那人怔住，他想了一想，把身上的地圖拿了出來，這地圖後面還有一些字。

伍秀慧粗略看了，原來是他們一些簡單的計劃。

其中當然有些不明之處，伍秀慧想問他，可是，那人又再昏過去了。

伍秀慧再用水弄醒他，不過，這次他似再無法完全清醒，發出一些夢囈似的聲音。

伍秀慧看看附近的環境，心裏也不安起來，這地方人跡罕到，如何回去？

忽然，天空傳來了直升機的聲音。

伍秀慧大叫，並且脫下了衣服，向上面揮動。

不一會果然有一架直升機在天空出現，並且發現了伍秀慧，飛機緩緩下降。

可是谷底狹隘不平，無法找到一處地方着陸，只好放下了繩索。

伍秀慧先把昏迷的劫匪縛在繩上，示意把他拉了上去，然後才輪到她自己。

直升機上竟然是戚忠盛。

伍秀慧問：「你們怎找到？」

戚忠盛道：「汽車上有追踪器的，不過，自你們下了車之後，一度失去了你們的踪跡。」

「後來又如何？」

「後來我們又發現那顆鈕扣型的小型追踪器，有了反應，不過訊號是時好時壞，時強時弱，因此我們要費了一番功夫，才找到你們。」

伍秀慧本來有很多問題要問，但戚忠盛阻止了她，叫她好好休息一番才再說。

*　　*　　*

伍秀慧只休息了一天，便要出院，並且立刻要參與專案小組的工作。

被伍秀慧捉回來的劫匪，有大量的資料提供給他們，原來這劫匪姓高名雅，是來自山東，與他同來的是他一位老鄉，也是姓高名崗，兩人是被人用高價請來當殺手，他們並不知道甚麼人請他們，也不知道要殺什麼人。

據高雅說，他們兩人是坐在密不通風的大貨櫃車潛入本市的，當他們到達了市區之後，被安置在市區一間私人樓宇之內，每天膳食都有專人供應，可是並不許他們到街上走。

兩人在私人樓宇之內，住了差不多五天，還沒有接到什麼任務，他們每天看電視機，倒也了解了很多有關本市的情形。

第六天，兩人都接到了任務——便是到醫院去殺死一個病人，他們的計劃是，由高崗入醫院殺人，高雅則在外面接應。

本來這件殺人任務，一個人去做也可以，不過，僱用他們的人，

爲了使這事情做到萬無一失，因此特別要兩人合作。

高雅與高崗經過一番商議，決定由高崗動手，高雅則負責接應，他們接到的命令是，一殺了人，便立即回到上面，不能再露臉。

可是，人算却不如天算。

當他們要出發之時，高雅突然肚痛，無法行動，他們却又無法通知僱用他們的人。

高崗決定單獨行動，於是，他潛入醫院，轟斃了躺在醫院床上的倫哥，然後潛逃。

而高雅肚痛半天，昏迷了一段時間，醒來之時，思前想後，覺得這一趟來，簡直是浪費，自己並沒有執行任務，回到山東，也不會領到酬金。

他這麼辛苦來到這個寶山，又豈能空手而回？

於是，他決定賭一賭，才有了打劫金舖這一次行動，本來，他說話不通，又不熟悉本港情形，不過，他在這幾天看電視中的新聞與電影，倒學會了一些打劫技巧，結果把計劃付諸行動。

高雅笨手笨脚，終於上演了與警方對峙的局面。

警方拘捕了高雅之後，找回了金飾，並且找到一個懂得山東話的人，幫高雅翻譯，才知道高崗可能已潛返大陸。可是，戚忠盛總是無法問到他有關僱用他們南下殺人的僱主，看來這個僱主非常小心，每一次叫他們行動，總是以無線電話發號施令，因此完全沒有留下一些蛛絲馬跡。

在這兩天，戚忠盛與伍秀慧一邊領導着這個專案小組夜以繼日的工作，一邊也廣佈線眼找尋吳奇農，可是，完全沒有了吳奇農的消息。

吳奇農在一夜之間，似在人間消失。

第三日，却傳來了一個相當驚人的消息，負責打撈那輛高雅用過的汽車之時，同時發現了吳奇農的車子。

戚忠盛立刻召集了整個專案小組的人。

戚忠盛道：「吳SIR的車子，經過化驗之後，證實是三天前沉在海裏，車上並沒有留下什麼，而且因整輛車子被海水浸過，無法找到指紋，因此也無法證實這輛車子是由吳SIR駕駛過，或是由其他人把它推入海。」

伍秀慧道：「我調查過吳SIR最後出來的時間應該是三天前的晚上，地點就是在我們這警署，有一位當值的伙伴在停車場出口處看見他把車子駛離，以後這一段時間，再沒有人見過他。」

戚忠盛道：「你們對這事有什麼看法？」

伍秀慧並沒有作聲，看來她是想聽聽其他成員的意見，才把她自己的意見說出來。

蔡柏道：「近日我一邊調查與電影圈有關的黑社會大哥，也一邊接觸線人，看來並沒有人會對付吳SIR。」

任明道：「本來有多組戲正在拍攝，但編導被槍擊之後，他們都好像靜了下來，連幾個負責出租玩具槍的公司，也靜了下來。」

史忠正道：「我負責調查那些有關炸藥的情形，也是與任明的差不一樣。」

戚忠盛道：「倫哥的影响力不弱。」

蔡柏道：「是的，力哥與楚清艷已離港，伍達與那個台灣王老闆也回了台灣，至於其他本是活躍於影圈的，例如香世發因被人打劫受傷，也躲起來養傷，秋帆電影公司的韋秋帆不知爲了什麼原因，也沒有了消息。」

任明道：「一切都似靜了下來。」

史忠正道：「看來是大風雨來臨之前的一刻。」

蔡柏道：「我相信代表倫哥那班大圈幫與代表力哥那班地頭蟲，會有一次大規模的拚鬥。」

戚忠盛問道：「你們兩人又有什麼意見？」

林凡道：「大圈幫的人，很多都上了大陸，他們回去大有可能是找更多槍械下來。」

徐威道：「不單是大圈幫回到廣州招兵買馬，本地的地頭蟲也爲了鞏固勢力，他們也大舉北上，會找更多人手下來——這次我們抓到的高雅，來自山東，相信是他們一次初試啼聲之舉。」

戚忠盛道：「秀慧，妳的看法又如何？」

伍秀慧道：「我想先找回吳SIR，其他的事應該可以迎刃而解。」

「你有什麼線索？」

「很簡單，吳SIR大有可能已被脅持上大陸。」

衆人異口同聲問：「誰說的？」

「並沒有人說，而是我自己的推斷，第一，高崗與高雅兩個山東殺手同來，他們的計劃應該是大同小異，高雅既然脅持過我想由陸路潛返大陸，高崗大概也是如此，而吳SIR的汽車也在我們棄置汽車的海床內發現，這證明我的想法沒有錯。

「第二，高雅身上的地圖，已明顯畫出他們潛返大陸的途徑，我們若循此途徑往內地找，應該可以找到他們所在。」

戚忠盛道：「爲什麼高崗會脅

持吳SIR？他這樣做，豈不是在逃亡中多了個累贅？」

伍秀慧道：「不……我相信高崗在醫院殺了人之後，便想立刻逃離本地，但往邊界的道路上，佈滿了我們的路障，他可以逃過一個兩個，却沒有可能避過所有路障。」

任明道：「對，爲了安全到達邊界，以吳SIR的車子作爲一個擋箭牌，可以暢通無阻。」

伍秀慧道：「還有一點，那個名叫高崗的殺手，應該比這個高雅機靈得多，他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人。」

戚忠盛道：「是的，我們目前最嚴重的事情，是先找回吳SIR，可以找上面公安合作。」

伍秀慧道：「我看廣州公安對這件事沒有用處，我相信他們知道殺手資料比我們不多，我提議沿着高雅所提供的地圖路線，找到吳SIR的機會更大。」

「那是非常危險的。」

「我知道，但我願意冒這危險！」伍秀慧道。

「不，你不能單身一個人去，我和你一起去。」戚忠盛道。

「我們立刻便要起程，如果我的推測屬實，他們已入了內地三天，多一天吳SIR的危險程度便多一些。」

戚忠盛道：「各位，你們繼續監視，盡量想辦法阻止這一場大風雨，假若需要人手，可以直接向署長提出。」

衆人道：「你們小心！」

戚忠盛與伍秀慧離開了會議室。

戚忠盛道：「爲了安全起見，我先向署長報告，然後申請邊境的特別通行證。」

伍秀慧道：「好，你去申請吧！」

戚忠盛入了署長室，署長並不贊成他們冒此大危險，不過，他最後也勉强同意，並且簽了一張暫時的「人情紙」給戚忠盛。

戚忠盛離開了署長室，可是，再也找不到秀慧，他頓足道：「這位小姐眞心急。」

他撥了一個電話往傳呼台，找伍秀慧。

傳呼台的回答是：「上路！」

戚忠盛立即緊張起來，想不到伍秀慧已不理一切單獨上路，而她所謂「上路」，也就是沿着高雅、高崗所走的路線，潛返入大陸。

他立刻駕着車子，往邊界走。

按圖索驥　一網打盡

伍秀慧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假若她再不上路的話，吳奇農便會發生危險似的，因此，她不再等待戚忠盛，自己前往邊界。

其實，吳奇農現在身在何處，她也不知道，就算他眞的發生了危險，她也鞭長莫及，無法加以援手。

她先到了劫匪高雅曾要脅她去的山崖，那時，已近黃昏，她決定先好好研究地圖，入黑之後，才正式開始行動。

地圖指示出，攀過了這個山之後，下面便是一條公路，公路是通往佛山，到了佛山，可以乘車北上，另一條路目的地是廣西的梧州，然後是直往雲南。

高雅與高崗是山東人，可是他們潛返大陸之後，是不是直返山東？看來僱用他們的人，應該在廣西或者雲南，因此才會繞道，而不直接北上。

伍秀慧雖是心急的上路，不過，她已帶了足夠的食水與乾糧，只要攀過了這山，到了公路，只要有錢，什麼也不用擔心。

當她把地圖看清楚之後，太陽已漸西沉。

突然，她聽見有人聲，她迅速的躲在一旁，只見一熟悉的身影自草叢中跑了出來。

那是滿頭大汗的戚忠盛。

伍秀慧迅速的躲進了一堆岩石的後面。

戚忠盛上到了這個山崖，找不到伍秀慧，非常失望，並且自怨自艾地道：「早知不要那人情紙，潛返大陸，遇到公安，什麼紙也沒有用。」

他看了四週一遍，決定立刻上路。

伍秀慧看見他可笑的模樣，便把聲音壓得十分低沉的道：「舉手！」

戚忠盛聽了，反應十分迅速，拔出了手槍，指向聲音來處。

伍秀慧並沒有現身，仍然壓低聲音道：「放下手槍。」

戚忠盛看不見人，只聽見聲音，十分無奈地放下了手槍，伍秀慧見了他這麼個表情，忍不住的「嗤」的笑了起來，她的笑聲一起，戚忠盛便向她撲來，而且前衝之勢甚猛。

伍秀慧向後一閃，回復了本來的聲音，有點嬌嗔的道：「你想怎樣？」

戚忠盛一聽已知道那是伍秀慧的聲音，立時止住了去勢，不過，他衝力極猛，一時收勢不住，只好翻了一個觔斗。

伍秀慧道：「忠盛，你眞是好身手！」

戚忠盛道：「幾乎被你嚇死。」

「我以爲你婆婆媽的，不來了。」

「怎會？我怎能讓妳一人上

路。」

伍秀慧聽了，問道：「你是爲了我，並不是爲了找吳SIR的？」

戚忠盛有些尷尬的道：「當然是找吳SIR。」

他拾回了手槍，掩飾他的窘態。

伍秀慧拿出了地圖，向戚忠盛解釋她心目中的路徑以及計劃。

那時，已是暮色四合，他們開始動身。

整個山頭是一片漆黑，他們不敢亮燈，只是摸索而行，不過，他們發覺，這山坡上滿山樹木草叢，並沒有任何行人路。

可是，走了不久，他們竟然發現了草叢之間有一條黃泥小徑，這小徑並非人工所築，那是很多人經過，而日久自成一條小徑。

看來這山坡已是一處潛入本市的秘密途徑，只不過本市警方仍然沒有發覺。

他們迅速的下了山坡。

在到達公路之前，他們躲在草叢中窺看，這公路其實只是一條泥路，看來並不是正式的公路，不過，在這夜深時分，仍然有一些車輛經過。

忽然，戚忠盛覺得不遠的草叢處，有些聲響。

伍秀慧也非常警覺，輕聲道：「什麼聲音？」

兩人伏下。

那聲響漸近，竟是兩個人！

在這個時刻，這個地方發現有人，實在是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

那兩個人向着他們伏下的草叢而來，而且越走越近。

戚忠盛與伍秀慧二人心裏都同時起了這一個念頭：先下手爲强！

他們已同時撲出。

那兩人料不到在這草叢中有人撲出，在驚愕中被戚忠盛與伍秀慧踢中。

不過，那兩人在滾身之後，已拔出了手槍。

戚忠盛見他伸手往懷裏探，便知道他會拿武器，便不讓他穩身，又飛出一脚，並且竄近那人，連出三拳，那人被這一輪快攻，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

當那人的手槍拔了出來，戚忠盛早已撲近，一手拿了他的手槍，另一手已反扣那人。

「大佬！大佬！」那人左手被扣，發出痛楚的聲音，並且拚命掙扎。

戚忠盛道：「再動便一槍打死你！」

那人只好噤聲不動。

伍秀慧身手也不弱。

她是撲向那人，不過，她並沒有戚忠盛那麼幸運，因爲她撲向的人，是一個非常魁梧的大漢，她這一撲，不單沒有推倒那大漢，反而是自己被彈了開去。

那漢子怒吼了一聲，撲向伍秀慧。

伍秀慧知道，如果要與這漢子力拚，那便有如以卵擊石，她的心念迅速閃動。

那人已撲過來，伍秀慧一個滾身，然後撑起了一脚，這漢子撲在伍秀慧的脚上，伍秀慧借着漢子撲來的衝力，借勢一挑，那巨大的漢子，有如一隻斷線的風箏向前面翻了兩個觔斗。

伍秀慧並沒有慢下來，不讓那漢子有翻身的機會，欺身竄前，一脚踢向那漢子的左脅。

左右兩脅，是人身氣門，十分脆弱，一旦被猛力撞擊，會使整個人暫時失去氣力。

伍秀慧趁這人氣力未復，已用右手反扣這漢子的右手，並且抽出了刀子，抵住漢子的頸項，叫道：「不要再動，否則……」

伍秀慧並沒有說下去。

那漢子果然不敢再反抗，因爲他也是一個大行家，他感覺到鋒利的刀口正向着他項上的大動脈，只要被刀子割開頸上的大動脈，就算不死，也可能成爲一個終身殘廢的人。

被戚忠盛控制着的那人叫道：「兩位大佬，我們並不是壞人，只是來接你們。」

戚忠盛奇怪道：「接我們？」

那在伍秀慧刀鋒下的魁梧漢子也道：「我們專門在這裏接待你們這些英雄大哥，只想你們打賞一兩件金飾，我們自會好好招待。」

伍秀慧道：「什麼金飾？」

兩人都聽得一頭霧水。

另一人道：「你先放了我們，我們會好好解釋。」

伍秀慧看了戚忠盛一眼，戚忠盛已繳了那人的手槍，伍秀慧也立時伸手入那魁梧漢子的懷中，把手槍拿了出來，然後道：「蹲下！」

那人高擧雙手，蹲了下來，道：「你們千辛萬苦，而今衣錦還鄉，我們會好好的招待你們。」

另一人也高擧雙手，道：「只要你們給我們一些金飾，我們會爲你安排，有車子送你們到佛山，然後轉搭火車，你們要回到那裏都可以。」

戚忠盛與伍秀慧聽了他們的話，似乎有些明白，看來這地方是有一個組織，專門接待潛返內陸的人，而這些潛返的人，一定是打劫回來的，因此他們才會說打賞一兩件金飾，便會有好招待。

伍秀慧道：「金飾我們却沒有，港紙收不收？」

「當然收，當然收，你們膽敢打劫銀行，拿到現金，那也不

錯。」

戚忠盛道：「現金不及金飾？」

另一人接口道：「不是不及，而是金飾全國通行，而且越是北上，越可叫高價。」

「你們是大行家，不用我們解釋，也早知道。」

戚忠盛從袋裏拿出了兩張金牛，向那人揚了一揚，道：「可夠嗎？」

大漢見了，道：「大爺出手要重些，越重招待越好，你們也越安全。」

另一人道：「是的，你們而今身價不同了，出去之時，你們……不怕得罪，你們只是爛缸瓦，而今打劫回來，立刻變成瓷器。」

伍秀慧也掏出了兩張金牛，道：「這個可以嗎？」

那魁梧漢子看了道：「好，好！」

伍秀慧道：「收了錢，有什麼招待？」

那人道：「你們先把槍收好，我們現在不再是敵人，你是我們的顧客，我們定會好好招待。」

戚忠盛道：「我們想到佛山。」

「沒問題，你跟我們下去，一會便有車子來，你們在車內瞌睡一會，天亮之前便到佛山。」

另一人道：「請把槍交還我們。」

伍秀慧道：「到了佛山，自會交回。」

那魁梧的漢子道：「姑娘，妳身手眞好，咿……當然是身手好，如果不好，那能打劫銀行。」

兩人領着戚忠盛與伍秀慧下了山坡，來到公路，再走了一小段路，路旁有一間簡陋的木屋。

「請兩位入內休息一下，車子很快便來。」

兩人當然不敢入內。

另一個漢子從屋子內拿出了一支大電筒，然後向遠處閃了幾下。

遠處山頭，也有閃光回應。

不一會，有一輛吉甫車駛來。

其中一人道：「你們可以叫司機載你們到那裏去也可以，當然是要……」

戚忠盛道：「你們也去？」

另一人接口道：「不，我們還要在這裏接待另一些衣錦榮歸的大爺。」

伍秀慧道：「司機會出古惑？」

那人道：「你看這司機比我們還瘦，以你兩個身手，他不敢有異動，只要有錢有金，什麼要求也可。」

另一人道：「不過，請把槍還給我們，否則我們很難向我們的上司交代。」

伍秀慧與戚忠盛上了車，才拋出了手槍。

那司機並沒有發一言，逕往公路上飛馳。

兩人都感到十分疲倦，但却不敢睡，因爲害怕這司機有問題。

可是，汽車高速行駛，搖搖晃晃的，令他們無法抗拒睡魔。

戚忠盛用力擦擦眼睛，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老友，你每月都是在這裏接送？」

那司機道：「是的，那邊文錦渡，落馬洲是個官方的關口，這邊是我們民間的關口。」

伍秀慧也想利用談話抗拒睡魔，接口道：「生意不錯吧！」

「去年比較好一些，今年你們那邊的頂爺過來與我們這邊的頂爺開會之後，又互相合作，交換人犯，我們的生意便差了很多。」

伍秀慧突然想到了吳奇農，那個殺手高崗如果眞的沿這路線潛回大陸，那麼，他們也一定要乘搭這類的車子，便問道：「三天之前，你有沒有載過兩個客人？」

「什麼客人？」

「兩個都是男人，一個應該是山東人。」

「老鄉？」

戚忠盛與伍秀慧不明白他的意思。

司機解釋道：「那個老鄉說話很難聽，連我也要一句話問了幾次才明白。」

兩人聽了，立刻興奮起來。

戚忠盛道：「對了，大有可能是這人。」

伍秀慧道：「還有，他的同伴應該是個廣東人。」

「那人說話却是十分清楚。」

伍秀慧道：「他們坐過你的車？」

那司機並沒有回答。

戚忠盛也道：「他們坐過你的車？他們去了那裏？」

那司機依然沒有回答。

戚忠盛又追問了一次。

那司機仍是緘口不言。

伍秀慧立時明白，從口袋裏拿了一疊港幣出來，遞與那司機。

那司機瞥了一下，似乎並不感興趣。

戚忠盛也立時拿出一疊，却是美鈔。

這司機整個人改變了，一手接過美鈔，立刻道：「你們想知道甚麼？」

「那兩個人的行踪。」

司機道：「他們也是從那山頭下來，我接了他們往佛山。」

「然後呢？」

「客人離開了我的車輛後，我不知道！」他口裏說是不知道，但表情却是相反。

伍秀慧道：「快說！」她把手中那疊港幣也給了那位司機。

那司機似是勉强收了，道：「他們其中一個受了傷，要在佛山看醫生。」

「是哪一個？」伍秀慧問。

那司機又不說話。

戚忠盛與伍秀慧被這人弄得牙癢癢的。

司機從倒後鏡看到了他們兩人的表情，開口道：「老兄，你們在下面(香港)予取予攜，益一下我，祇是九牛一毛。」

這人眞是貪心。

司機道：「我在這公路接送你們，受的祇是少少人工，沒有一些外快，很難生活……」

戚忠盛道：「你究竟要多少才說？」

「出自老兄之心吧！」

戚忠盛道：「老實說，我們並不是打劫成功，衣錦還鄉，祇不過是搶了幾萬元港幣回來。」

「幾萬元也肯收手？」

「你要多少？」

「我也不太貪心，既然你們收穫不大，我實收一萬，我這樣好人，也希望你們下次再去，有好收穫。」

「一萬！你已收了我們差不多一萬！」

「如果你們不信，我也沒有甚麼可告訴，我會依着我老闆的吩咐。」

「怎樣？」

「不要與客人多說話！」

兩人被他氣得七竅生煙。

戚忠盛袋裏並沒有太多的金錢，伍秀慧知道，如果再磨蹭下去，一定沒有結果，而今有機會知道吳奇農的消息，假若不追問下去，大有可能再問不到。

她咬咬口唇，把自己頸上的一條金鏈和一個鑽石墜拉了下來，遞與司機。

戚忠盛見了，阻止道：「這是……」

伍秀慧不理會他，向司機道：「拿去，快說！」

司機見了，眉開眼笑道：「才說祇取了幾萬港元，又有金飾。」

司機以為這是在下面搶回來的金飾。

司機道：「他們託我在佛山找醫生。」

「哪一個受傷？」

「是那個滿口山東話的老鄉。」

兩人聽了，心中釋然。

「另一個呢？」

「沒有甚麼，後來，他託我買兩張往廣西的車票。」

「廣西？往那裏的？」

「梧州。」

「究竟他們去那裏做甚麼？」

司機道：「這點我確實是不知道。」

戚忠盛問：「他們在佛山逗留多久？」

司機道：「往廣西是今早的汽車……」

「今早……你的意思是現在？」

司機計算了一下道：「是的……」他看看手錶道：「如果你們好運，到佛山時，應該還可以趕上。」

伍秀慧道：「那麼，加快吧！」

那司機收了金飾，似乎聽話得多，汽車飛快地沿着公路飛馳而去。

那時，天色已漸亮。

忽然，他們聽到了一陣槍聲從前面傳來，司機駛慢了車子道：「不知前面發生了甚麼事？」

戚忠盛道：「這些道路，甚麼事也可能發生，倒不如改走另一條路。」

司機道：「我也想，可惜沒有辦法，因爲這是唯一的路。」

戚忠盛道：「那麼，你要小心！」

司機又把汽車加速。

轉了一個彎，突然「砰」的一聲，接着，他們的汽車右邊失了平衡，幾乎翻轉，幸好那司機極有經驗，終於把車子停了下來。

車還未停定，便有幾個持槍的人走近，並且拉開車門叫道：「下車，下車！」

那司機高舉雙手，慢慢的出了車外。

其中一人喝道：「雙手按在車上！」

另外兩人，向車內的戚忠盛與伍秀慧喝道：「你們也舉手下車！」

兩人看見這些人都持着手槍，態度兇惡，祇好慢慢的高舉雙手下了車。

有人上車推了他們，並且搜身。

看他們的槍械與及搜身的手法，這些人並不是賊，而是公安人員。

伍秀慧道：「不用搜我！」

那人見是個女人，遲疑了一些。

伍秀慧道：「我是下面的警務人員！」

那些人聽了，呆了一下。

戚忠盛也道：「我也是。」

伍秀慧已拿出了她的證件。

有人接過，看了一會，笑道：「你兩個眞大膽子，下去打劫，居然是冒認警務人員！」

戚忠盛道：「冒認？我們不是冒認。」

那人道：「在這個時候，搭這種車子，居然夠膽認是下面的警務人員！」

伍秀慧還想爭辯。

那人道：「快帶他們回公安

局！」

原來這批人是當地的公安人員，有這麼湊巧，他們在這地方截查車輛，把戚忠盛與伍秀慧和那司機，也一併帶回去佛山。

雖然經過不斷的解釋，那幾個公安局的人員仍然不相信，並且喝罵他們閉嘴。

在這時候，再爭辯也是無益。

當他們到達佛山，已是凌晨八時。

本來，他們兩人與那司機直接被押入拘留所，這一拘押，眞不知甚麼時候才可再見天日。

伍秀慧與戚忠盛立時堅持要見他們的上司。

那幾個人並不理會。

戚忠盛一時心急起來，向其中一個公安人員打了一拳，那人被打中鼻梁，血流如注。

登時，所有人都緊張起來。

那個被襲的人，也發起狠來，回敬戚忠盛一拳，於是，兩人在拘留所內大打出手。

其他人員拔出槍來。

那個被襲的公安人員叫道：「你們不要插手，讓我好好教訓這傢伙！」

兩人在地上扭打，戚忠盛知道，若不把這事弄大，大有可能不見天日。

伍秀慧也明白，一被拘押，可能永世入了黑獄，她知戚忠盛心意，可是一時之間，自己卻無能爲力。

忽然，她見靠近她的一個便衣公安腰間插着一柄手槍，於是她一撲上前，把他腰間手槍奪過。

那人正看熱鬧，冷不提防。

伍秀慧奪了手槍，叫道：「停手！」

其他人看了，驚叫起來，但戚忠盛與那人，依然繼續他們的打鬥。

伍秀慧無法，向天花板開了一槍。

「砰」的一聲，所有人都伏了下來，而戚忠盛與那人也立時停止了打鬥。

伍秀慧正想說話。

一個公安人員從外面衝入，手持一柄「麥林」叫道：「放下手槍！」

伍秀慧一看，知道若不放下手槍，在這個距離，無論自己身手如何好，也會被他射去半邊身子。

她放下了手槍道：「我們是下面的警務人員，我們要見你們的負責人。」

「這女人好口硬，這個時候還敢冒警！」

另外一人道：「你們是下面的警察，那麼我們是甚麼？」

持「麥林」手槍的人道：「押他們出來！」

「是的，局長！」

原來這位持「麥林」的，是這個公安局的局長，戚忠盛與伍秀慧聽了，暫時放下了心頭大石。

對付這位有相當地位的局長，相信不是難事，最難的是這一班小鬼，若給他們關起來，根本沒有機會找到他們的上司，大有可能，不明不白的關上半輩子！

幾個公安人員，要押着他們出去。

伍秀慧雖是被繳了槍，依然十分强硬的道：「我自己懂得怎樣走！」

那公安人員見她威風凜凜，只好讓她自己走。

反而是戚忠盛被兩個人押着，因爲他動手襲公安，兩人一人押一邊，十分緊張。

他們來到了公安局的大堂。

原來他們剛才到的地方，是公安局的後座，也是拘留所。

局長直入了他的辦公室。

忽然，有人叫道：「怎麼是你們？」

這聲音非常熟悉，兩人抬頭一看，祇見吳奇農在局長的辦公室內。

兩人見了吳奇農，大喜過望，叫道：「吳SIR！」

局長聽了道：「原來他們是你的同事。」

吳奇農道：「是我手下，也是爲這個專案的工作成員。」

局長道：「放開他們，他們的確是下面來的警務人員。」

伍秀慧道：「我早已說過，並且把證件給他們看過……對了，請你們把證件交還我們。」

局長道：「這位女同志，不用擔心，大家一場誤會，他們會把所有東西交還給你們。」他厲聲轉向兩個公安人員道：「還不快去！」

「請坐！」

兩人坐下，這時，他們才發現，吳奇農手臂紮着綳帶，受了創傷。

吳奇農看着兩人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伍秀慧簡單把他們兩人從邊界潛入內地的事說了一遍，並且向局長解釋了誤會。

局長道：「我們早知那地方有很多犯了罪的人潛回本地，但人手不夠，我們祇能在人手許可之下，才派人往那裏設路障，想不到截了你們兩人。」

戚忠盛道：「吳SIR，你受了傷，事情怎樣？」

伍秀慧道：「你失踪幾天，大家都十分緊張。」

吳奇農道：「我是被那殺手高崗脅持回來……」

局長打岔道：「你們都辛苦

了，倒不如先去休息，再好好談。」

吳奇農道：「好極，局長，我們會依計劃行事。」

局長道：「當然，而今你多了兩個幫手，一定會馬到功成！」

局長吩咐手下送他們往附近一間旅館。

兩人急不及待的追問吳奇農。

吳奇農道：「那晚我從警局出來，汽車一駛出停車場，便給那個叫高崗的殺手截住，他用槍威脅我到了邊界，然後過了那個山，潛入大陸。」

「為甚麼他要脅持你？高崗早有計劃，殺人之後，便立即潛返。」

「本來是如此，但我們警方一接到倫哥在醫院被人槍殺，便立刻在各主要通路上，設置了路障，高崗知道如靠他自己，一定過不了關，因此他脅持着我，而那些負責路障的警員，大都認識我，一看見便讓我通過，他們見我這麼急，還以為我有重要事趕辦。」

伍秀慧道：「高崗倒有頭腦。」

吳奇農道：「其實我可以在攀山入內地那段路上把他擊倒，而自己轉回市區，但我發覺高崗不單在市區有殺人任務，在內地也有任務。」

「甚麼任務？」

「我相信他替我們那邊的大阿哥，接洽一宗非常龐大的軍火。」

伍秀慧道：「運往下面？」

吳奇農道：「現在我還不太清楚，總而言之，祇有跟着高崗，我們可能解決最近影圈火併之事，更可能發現另一宗大陰謀！」

伍秀慧道：「怪不得你冒險伴他進來！」

吳奇農道：「到了佛山，我們打算由廣西入雲南。」

原來那司機並沒有欺騙他們。

「為甚麼你又會在公安局？」

「本來，我說服了高崗，讓我參與他這宗雲南大買賣，從本來是敵對的，成為了伙伴。」

「高崗怎會答應你？」

「我告訴他我當了差十多年，除了一份人工之外，一無所有。」

「他相信？」

「我當然要發揮我的演技。」

「高崗在哪裏？」

「在拘留所。」

「你不要他作伙伴嗎？」

「不是……事情有一些複雜化，我為了自己安全，如果貿貿然跟他去雲南，死了也沒有人知道，與一個計時炸彈同行，怎能安心？

「於是，我又編了另一個謊言，我向他說，我先向這地方公安求助，這樣，我可以有足夠的力量保護他！他自知此去，也有一定的危險，可能他們接洽好這一宗大生意之後，會被人殺人滅口！」

「他們這些人眞可怕！」

吳奇農道：「本來，他有高雅這個伙伴，便不會相信我的，不過，只剩一個人，他又受了傷，祇好用一個苦肉計。」

「甚麼苦肉計？」

「我先向公安局局長救助，高崗先被拘留入牢，我向他保證款項不會丟失，那麼，我們便有足夠的力量去雲南，包括有槍械及金錢。」

「高崗有錢？」

「有，他殺了倫哥，自然有錢。」

「既然收了錢，還替下面的人接甚麼生意？」

「高崗告訴我，本來收了這一筆錢，也足夠他回老家建屋買地，可是，他們家族很大，兄弟有幾十人，他不能單顧自己，因此，他希望再做一單大的，可以回鄉幫其他人。」

「這人倒也偉大。」

「其實他有這麼多人，大可以再叫其他人去做。」

「並不是這麼簡單，因為北方的人，申請南下也不是易事，這次高崗、高雅兩人有機會下來，一定要做一宗大買賣，回鄉光宗耀祖。」

伍秀慧道：「你剛才離開公安局，與局長說依計行事，便是這個計劃？」

「是的，我們預算明日起程。」

戚忠盛道：「你對局長說的，當然不是這一番話。」

吳奇農笑道：「當然不是，我告訴他，高崗這殺手去雲南接觸大買賣，我害怕斷了這條綫索，要求他派人協助，也提供一些金錢與方便，而局長正為一些毒品、槍械案件弄得團團轉，因此他也相信我，並且肯依我計劃行事，放了高崗與我入雲南。」

「他們有派人去嗎？」

「沒有人願意去。」

「為甚麼？」

「因為雲南與緬甸、泰國、越南這些地方接近，這一帶邊境地區是三不管地帶，沒有人會害怕警察，反而因是公安人員，會無緣無故被殺，半年以來，五個便衣公安去了，沒有一個回來。」

「怪不得他肯讓你們去。」

「這是順水推舟，局長樂得提供小小協助，假若破了甚麼大案，他不用冒險，卻有光榮。」

伍秀慧道：「這是個吃人的世界。」

戚忠盛道：「現實就是這樣，你不吃人人吃你。」

吳奇農道：「我們祇希望不要

被人吃掉。」

伍秀慧道：「而今我們是兩頭瞞，假若有甚麼大案子，我們也不一定有好處。」

「我祇希望，由於這是一宗大買賣，下面那些大哥，也有可能露臉，那麼，假若抓到他們任何一個大哥的罪證，我們便大有機會破一連串影圈的案件，也可以淨化一下電影圈。」

這實在是一個冒險的計劃，不過，除了冒這個險之外，似乎再沒有其他辦法。

吳奇農道：「你們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一早，便要出發！」

「我們的工作怎樣？」

「我想你們要化裝一下，暗中協助我，其他細節的事情，我今晚再告訴你們。」

兩人經過二十多小時的勞累，一躺在床上，便呼呼入睡了。

* * *

本市的局長非常客氣，請他們吃了一頓非常豐富的晚餐，席中他們討論了過去有關影圈的罪案，並且表示願意提供一切協助。

吳奇農感激地道：「暫時我們也是見一步行一步，而今的情況也不允許我們有甚麼具體計劃。」他頓了一頓，又道：「明天一早我們到拘留所帶走高崗，有沒有問題？」

局長道：「沒有，我已通知了所屬單位。」

吳奇農問道：「我們跟着這殺手上路，你們提供甚麼協助？」

局長道：「我已通知了廣西的梧州、雲南的昆明，兩地的局長已答應，假若你們到步，有甚麼需要，可以通知他們，他們會盡力協助。」

伍秀慧道：「廣西和雲南的公安，對我們下面的情形熟悉嗎？」

局長道：「熟悉，兩位局長也到過你們處公幹，對於你們怎樣對付走私槍械、走私毒品的處理，他們都向你們取經。」

吳奇農道：「那好極了。」

他們謝過了局長之後，便回到賓館。

吳奇農向兩人道：「你們明早一早起來，打扮成一對做生意的夫婦……」他拿出了汽車票道：「這是到廣西的車票，在汽車之上，我們要裝作互不認識。」

吳奇農看看車票道：「到了梧州，我們要轉車，轉車的時間很短，看來眞正的活動，應該是在昆明。」

吳奇農道：「是的，到了昆明，我會有意無意之間，讓高崗逃走，然後我們一起跟踪他。」

伍秀慧道：「那地方我們並不熟悉，追踪他並不易。」

「是的，我也曾考慮過，不過，高崗是個山東老鄉，他也不熟悉那地方，他一定會依照上面給他的命令，接觸與這宗大買賣有關的人。」

吳奇農道：「就算知道他們的買賣，我們祇有三個人，也無法對付他們。」

吳奇農道：「是的，我祇希望這大買賣接洽成功，而且會有香港的買家露臉，那時，我們在這裏雖然不能拘捕他們，祇要貨物是運下去(香港)的話，我們祇要跟踪下去，始終會將他們繩之於法。」

戚忠盛與伍秀慧同道：「但願如此。」

吳奇農道：「我已經打了電話回香港，署長知道我們安全，也十分高興，他已答應，當我們回去的時候，他會設宴歡迎我們。」

他們又再談了一會，便各自休息。

第二天，他們四時便起來，戚忠盛與伍秀慧已扮成一對在內地到處奔走做貿易的夫婦，戚忠盛拿着一個公事包，伍秀慧拿着一個小旅行袋。

他們兩人先到汽車站。

吳奇農單獨到了公安局，他到了公安局後門，把局長給他的一封信給那位守衛看了。

守衛沒有多問，讓他進了拘留所。

拘留所之內，祇有暗淡的燈光，一個守衛已前來，帶着吳奇農往其中一個房間，並且開了門。

吳奇農入內，祇見高崗正扯着鼻鼾。

他把高崗推了一推，輕聲道：「高崗！」

高崗睜開了眼，看了一會，才認得是吳奇農，問道：「怎麼了？」

「走！」

「走？」

吳奇農已不理會他，一手拉了他便走，高崗仍然有點渾噩的跟着他走。

從拘留所一直出了大門，並沒有人阻止他們，到了後門，那個守衛也沒有問他們，便讓他們走了。

高崗用非常生硬的普通話問：「你用了很多錢買通他們？」

吳奇農在這一段日子，已漸習慣聽他的普通話，道：「當然，如果不是買通了他們，你那會有這麼順利。」

高崗道：「你眞有辦法。」

吳奇農道：「沒有一些辦法，怎敢和你一起去做大買賣！」

高崗笑道：「我失了一個伙伴，找回一個更聰明的，我實在幸運。」

吳奇農道：「你不用擔心你那伙伴，我回到香港，一定想辦法讓

他回來。」

「你有辦法？」

「當然有……天下烏鴉一樣黑！」

高崗當然明白，這個時候，他對吳奇農又多了一分信任，一直以來，他對吳奇農的話，祇是半信半疑，而今有了這次行動，他對吳奇農的信心增加了不少。

轉了個街角，吳奇農向暗處揚手，便有一輛街車出來，載他們往火車站，這當然又是吳奇農的佈置。

到了汽車站，還有半個鐘頭汽車才開動，他們走進了車餐廳吃早點。

在那餐廳內，戚忠盛與伍秀慧已在吃早點。

吳奇農向他們打了一個眼色。

* * *

汽車從佛山開出，到了梧州，已是下午時分，他們吃午餐之後，轉乘了一班火車入雲南，沿路上風景很好，不過上車下車的人極多，每一個站都要停下來，那種舊式刺耳的火車響號，加上火車車輛和鐵軌發生磨擦而發出「滋滋」的聲音，實在使人異常煩躁。

經過兩晝一夜，火車終於到了盡頭。

高崗領着吳奇農下了車，戚忠盛與伍秀慧也在後面跟着，穿過了熙來攘往的人羣，到了一間下級的賓館，高崗開了一個房間。

在這地方，高崗已變成了主人，吳奇農一切都要跟從他，戚忠盛與伍秀慧也進入了這間賓館，非常幸運地在高崗的隔壁找到了另一個房間。

這賓館設備十分簡陋，每間房間都有氣窗相通，祇要靜心下來，是可以清楚地聽到隔壁的說話。

高崗進到房間，便躺在床上，呼呼入睡。

房中祇有一張床，吳奇農不想與這個滿身異味的漢子同睡，祇好坐在一旁。

當他見高崗眞正的睡熟了，他立刻跑出房間，找到了戚忠盛與伍秀慧。

吳奇農道：「你們兩個不要同時間入睡，因爲高崗現正在等候指示。」

戚忠盛問道：「甚麼指示？」

「看來是賣家……我這幾天，不斷從高崗說話中猜度，這一定是一宗巨大的軍火買賣。」

伍秀慧道：「那麼，我們大有可能看到一大批槍械，和那個上來買貨的買家。」

「是的，這地方不是我們的地方，我們無權拘捕他們，我們祇能跟踪他們，必要時通知當地政府。」他頓了一頓又道：「我也不知高崗有甚麼行動，總之一句，你們要隨機應變！」

他們各自回到房間。

戚忠盛與伍秀慧經過連日的勞頓，他們協議輪流着睡覺，先由伍秀慧睡，戚忠盛坐着等候，不過，戚忠盛坐了一會，也無法控制地入了夢鄉。

這一睡，兩人也不知睡了多久。

忽然，伍秀慧被一些拍牆的聲音驚醒，聲音是來自隔壁，並且非常急促。

伍秀慧推醒了戚忠盛。

戚忠盛從夢中驚醒，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快走！」

他們開了房門少許，祇見吳奇農與高崗正向賓館門口而去。

兩人追踪而出。

祇見高崗與吳奇農站在一條電燈柱之下，這時，已是接近午夜，街上行人不多。

他們爲避免被高崗發現，祇能隱身在暗處。

不一會，一輛黑色的汽車駛來，停在高崗與吳奇農前面，兩人迅速上了車，車子也立時開動。

兩人看着車子絕塵而去。

伍秀慧道：「我們怎辦？」

戚忠盛搖搖頭，這地方不比香港，並不是隨時也可以截到計程車。

他們走近那燈柱，祇見燈柱上有一張小紙條貼着，伍秀慧把紙條撕了下來，打開一看，上面寫着：昆明玩具廠。字跡十分潦草，不過，那分明是吳奇農的字跡。

伍秀慧道：「他們去了昆明玩具廠。」

「那工廠在哪裏？」

「天知道。」

「我們站在這裏，也不是辦法。」

伍秀慧道：「你還有錢嗎？」

「有。」

伍秀慧拉着戚忠盛，回到賓館。

賓館內接待處那位仁兄正在打瞌睡。

伍秀慧上前敲敲桌子，那位仁兄打了一個鼻鼾，伍秀慧又再敲了一敲，那人被驚醒了，一睁開眼，似乎想罵人，那知道伍秀慧手上的一張美鈔，立時令他收口。

伍秀慧道：「你知道這間昆明玩具廠在哪裏？」

那人收了那張美鈔道：「知道！」

伍秀慧道：「找輛車子載我們去！」

那人並不理會，索性閉上眼睛，不過，另一張美鈔又使他睁開眼睛。

那人一手接過美鈔道：「甚麼時候去？」

「現在！」

「現在是甚麼時候，那有人肯載你們去？」

這次伍秀慧拿出了一疊美鈔，那人似乎對美金特別敏感，似乎立刻清醒了很多，他又想一手搶去。

伍秀慧並沒有讓他搶去，道：「找到人來載我們往昆明玩具廠，這才屬於你的！」

那人迅速起來，撥了幾個電話。

「五分鐘之後來了！」他又想搶伍秀慧手中的美鈔。

伍秀慧道：「車子來了才能給你。」

那人道：「至於車資，你要與那司機商量。」

不及五分鐘，門外已有剎車的聲音。

那人陪着伍秀慧與戚忠盛走出賓館，那個司機向他們招手，那人與司機說了幾句話，司機已把車門打開，兩人迅速入內，當然，美鈔已給了那個賓館的接待人。

司機用非常正確的普通話道：「五百塊！」

伍秀慧向戚忠盛道：「你還有多少？」

「還有幾張美金，港幣幾百。」

「我也有千多塊港幣。」

兩人把身上所有，湊給了那位司機。

那司機看了，嘰哩咕嚕的說了一番話，可是，他所說的兩人完全無法聽懂。

原來這位司機的正統普通話，祇有五百塊三個字，其餘是他自己的本土話！

不過，最後那司機收了他們的錢，開動了車子。

車子行駛了十五分鐘，轉入了郊外，再過十五分鐘，車子便停了下來。

那司機伊伊啞啞的說了一大堆話，可是他們都無法聽懂，不過，伍秀慧這次學乖了，用筆叫他寫下來。

原來那司機說前面那座平房便是昆明玩具廠，他不想惹麻煩，叫他們自己徒步走去。

戚忠盛與伍秀慧也不想惹人注目，立即下了車，往那間昆明玩具廠走去。

這間工廠佔地非常大，一列平房，有燈光透出。

他們接近工廠時，已有狗吠聲，他們小心地越過了門外的矮圍牆，直向那有燈光透出的平房而去。

兩人在樹影與屋影之間走過，並沒有被人發覺。

當他們來到一扇窗前，便躡足的走近。

窗是打開的，但有百頁簾垂下。

他們小心把百頁簾掀開一綫，兩人往內一看，兩個人都嚇呆了。

原來這間不算大的房間，中間的一張長桌，上面放滿了槍械，甚麼槍也有，由最普通的航空曲尺、左輪，甚至AK四十七機關槍也有。

這堆槍械，足可以配給一個團那麼多人。

房內燈光本來很弱，突然房間大亮，原來是門開了，四個人走了進來。

他們第一眼便看到吳奇農，旁邊的是那個殺手高崗，後面是一個胖子，第四個人卻看不清楚。

那胖子上前道：「這一批才是眞的。」

這人說的是純正的廣州話。

那第四個人上前，戚忠盛與伍秀慧互望一眼，他們不敢說話，不過，他們都知道對方想說甚麼。

因爲這個人十分面善，可是一時之間，卻又想不起這人是誰。

胖子道：「這批眞槍械與外面那批玩具混合起來，擔保沒有人可以發現。」

那人道：「這裏共有多少？」

「一共是三百八十件，如果你沒有能力要那麼多，也沒有問題。」

「不，你也明白，我一向做生意，越多越好！」

「那麼，你全部要了？」

「我只是擔心怎樣運回去。」

「在我們境內，完全由我們負責。」

「到哪裏爲止？」

「到香港邊界爲止，過邊界要看你們自己。」

那人想了一想道：「好極，甚麼時候付運？」

「我們今晚裝箱，明天一早，便可以付運。」

「我到了邊界才正式收貨？」

「是的，三天之後，全批貨物可以到了佛山，從佛山出邊界，也不用三個小時。」

原來他們想把這堆眞傢伙，混合在一些玩具之中運到香港，假如這三百多件槍械眞的運到了市區，那實在可怕極了。

可是，在這情形之下，戚忠盛與伍秀慧兩人，就算加上吳奇農三人，又可以阻止甚麼？

胖子道：「還有甚麼問題？」

那面善的人道：「暫時沒有，不過，我仍然要打一個電話回港……」

胖子道：「我希望你快些決定，否則……」

那人從袋裏拿出了一個無綫電

話，並且走向窗前，而窗的後面，正伏着戚忠盛與伍秀慧。

那人按了電話道：「韋先生……」他頓了一頓，又道：「一共是三百多件……好極！三天之後在佛山再運出去，你打點一切？」他又頓了一頓再道：「好極，你們的隊伍收拾好，一同上路……好極……好極，我們就這樣決定……」

戚忠盛與伍秀慧一直伏在窗前，一動也不動，當那人提到韋先生的時候，兩人已記起這位面善的人——這人正是張明，是韋秋帆的助手，韋秋帆的電影公司也正是受過黑社會滋擾的電影公司！

張明轉身回到那胖子前面道：「好極，你們可以立刻動工！」

胖子聽了，高興地道：「你的老闆果然是快人快語，假若再遲一些，會有台灣客要，他們給我的價錢比你們還好。」

戚忠盛與伍秀慧仍匐伏在窗前，忽然，他們都嗅到一陣難以忍受的氣味，兩人回頭一看！

天呀！五隻狠狗竟然站在他們後面，無聲無息的站着，十隻眼睛有如十支電筒射着他們，牠們並且張開了血盆大口，露出白森森的牙齒，並噴出那中人欲嘔的氣味！

伍秀慧本能的把身體一縮！

「砰」的一聲，她撞在窗上。

胖子叫道：「誰？」

伍秀慧與戚忠盛再無其他選擇，因爲他們一動，那五隻狠狗會同時撲來，他們唯一可以躲避的地方，便是往窗裏鑽！

伍秀慧總算臨危不亂，她一竄進了窗內，便向着張明爲目標，撲了過去。

戚忠盛也祇有跟着伍秀慧竄進窗內，她往地上一滾，已滾近那個胖子身旁，他迅速作鯉魚翻身。

伍秀慧先是一拳打向張明的腹部，他在這情形之下，不知如何抵擋，吃了這重重一拳，不由自主的彎下腰來，伍秀慧再伸手向他懷內一探，起初她以爲可以搶到手槍，那知道祇拿到那個手提電話！

戚忠盛這時正與胖子相拚，他身體雖然臃腫，不過，他身手也是十分靈活，他一邊與戚忠盛拚鬥，另一方面大叫：「來人呀！來人呀！」

吳奇農與高崙見突然有人闖入，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應付，但高崙早已拔出手槍。

吳奇農心中非常奇怪，爲甚麼伍秀慧與戚忠盛竟會在這個時候闖入？

他那裏知道，他們兩人是被守衞的狠狗迫了進來！

高崙拿着手槍，嘰哩咕嚕的喝令，但伍秀慧與戚忠盛並不知他在說甚麼，只猜到他是利用手槍迫他們停手，在這情形之下，他們更不能停手。

看來，高崙要開槍。

吳奇農在這情形之下，當然要保護兩位下屬。

當高崙正要開槍，他不再猶豫，奮身撲向高崙，並且踢開了他的手槍。

高崙愕然，因爲他一直以爲吳奇農爲了發財，早已投靠了他。

六個人在這室內拚鬥，加上外面犬隻狺狺而吠，已經驚動了在另一邊廠房的工作人員，他們有些持手槍，有些持着大木棒，正向這邊而來。

這時，室內打鬥仍激烈。

伍秀慧選得好對象，她的對手是張明，張明拳脚功夫很差，並且中了她重重一拳，因此，她再三拳兩脚，張明已是氣喘不休，想找地方逃走。

伍秀慧當然不會放過他，她一手反扣張明喝道：「不要再動！」

戚忠盛與胖子相鬥，都是半斤八兩。

伍秀慧見此情形，叫道：「再打我先殺他！」

張明發出一聲痛苦叫聲。

胖子已閃身開去，張明始終是他的大客，他一定要好好保護他。

胖子道：「你們想怎樣？」

伍秀慧扣着張明，正想說話，那知道外面的人已衝門而入，一時之間非常混亂。

伍秀慧知道，再糾纏下去，也無益處，她向戚忠盛與吳奇農叫道：「走！」

伍秀慧首先撲向另一面的窗口，戚忠盛緊隨其後，吳奇農也想跟着，胖子已叫：「抓住他！」

數人撲上，已把吳奇農抓住，並且把他按在地上。

本來，他想以吳奇農作爲威脅，可是，伍秀慧與吳奇農已出了窗外，迅速下樓，往暗處跑去。

胖子見此情形，想一槍先結果吳奇農，但張明道：「不要殺死他，日後這人仍有大用！」

胖子祇好道：「交給你！」

張明一手扣着吳奇農，並且拿出了手槍。

胖子領着衆人道：「快搜！」

他們下了樓，往伍秀慧與戚忠盛所走的方向追去。

這時四週本是黑漆一片，卻突然大亮起來，因爲已有人去亮燈。

燈光之下，伍秀慧與戚忠盛無法掩飾，祇好一直向前奔去，他們並不熟悉這地方，祇有見路便走。

胖子與工人，對這廠房瞭如指掌，他已發了命令，作布袋形的向兩人追來。

兩人走到了一間小屋，屋子是

一間平房，看來是一間儲物屋子。

有人開槍，子彈在他們頭頂飛過，兩人滾身，滾近門處，門竟是沒有上鎖。

他們心下大喜，推門而入。

這屋子雖然並不是十分堅固，但鋼筋水泥，總可以暫時躲開了那些子彈。

突然，外面的人聲卻停了下來。

胖子喝道：「快出來！」

兩人並沒有回答。

有人叫道：「燒死他們！」

兩人還不知道他們已進入了一個死亡陷阱！原來這屋子是一個儲存大油桶的地方，有一些油桶是空的，另一些卻仍有小量汽油。

「還不出來？」胖子叫道。

突然，有人投了一支火炬進來。

火光一閃，已燃着了屋內一個油桶，兩人大爲吃驚，可是一切都無能爲力，因爲另一個油桶又着了火，並且迅速的蔓延。

伍秀慧與戚忠盛看着火光，進退維谷。

他們正想退出，「隆」的一聲，一個大油桶發生了爆炸，這爆炸一發不可收拾。

轉眼之間，整間儲物屋子，已在火海之中，並且不時發出更大的爆炸響聲。

吳奇農雖然並沒有隨着人們追上，但他在那間廠房內，仍可以清晰地看見伍秀慧與戚忠盛走進了那屋子，然後屋子着火爆炸，卻再沒有見到兩人再出現。

他心中忐忑。

高崙在他身旁笑道：「你兩個下屬太衝動了，那屋子是個小油庫，這一爆炸，十條命也沒用！」

張明也接口道：「我眞不明白，你們祇受那一二萬元薪酬，爲何要如此賣命？」

吳奇農聽了，心下極爲憤怒道：「這不是賣命，而是職責，我們是警察……我們的人生目標便是向罪惡挑戰，殲滅罪惡！」

張明大笑起來。

高崙道：「你要挑戰，你要滅罪，讓我先把你滅了！」

張明立刻阻止道：「千萬不要殺死他，因爲他還有重大的利用價值！」

吳奇農看着火光，一時之間，心如刀割、百感交集，想不到這兩位忠心的下屬，不惜千里追踪而來，爲救自己而葬身火海、客死異鄉。

他自己也突然感到心灰意冷。

他突然甩開高崙，向窗口撲出去。

高崙措手不及，他竟然掙脫了，他情急之下，向着吳奇農開了一槍！

＊　＊　＊

吳奇農睜開眼睛的時候，眞的以爲自己進了地獄，因爲四面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他忍不住大叫起來，聲音反彈回來，隆隆作響。

他按着耳朵，祇覺自己身體在晃動着。

他稍爲移動了右脚，祇覺痛入心脾，他伸手一摸，祇覺右脚上紮了厚厚的繃帶。

既有繃帶，又感覺痛，吳奇農反而鎮定下來，因爲他知道自己並沒有死。

他漸漸已感覺到，自己是在一輛大車之內，相信是一輛貨櫃車，而他所處的地方，是貨櫃內間開的一部份，恰像一個小房間。

他摸摸周圍，竟有幾樽水，他拿起其中一樽，開了膠封口，猛喝了幾口。

然後，他把水倒在自己的頭上，一方面讓冷水清醒自己的頭腦，也洗去臉上的汗垢。

在搖搖晃晃之中，他又睡了。

第二次的醒來，是被强光所刺，一道小門開了，强光使他無法睜開眼睛。

有人叫道：「吃飯！」

他看不見外面的東西，卻聽到門又再度關上。

他摸了一下，發現前面有一個飯盒，仍有暖意，他也不理會甚麼，吃了幾口。

他不知那是甚麼飯，祇覺得從來未吃過如此美味的飯！肌腸轆轆，白飯也成了山珍海錯。

又過了半天（事實上他並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他祇感覺到過了半天），小門又再打開。

這次，他一脚把門撐着，叫道：「讓我出來！」

外面的人用力關門，可是吳奇農沒有受傷的一隻脚，仍有足夠的力量。

「讓我出來！」

那人依然拚命推門。

「量他也沒有甚麼作爲，放他出來！」

門開了，吳奇農一拐一拐地從那小房間出來，右脚仍是十分痛。

出了那道小門，果如他所料，這是一輛長長貨櫃車，自己是處在近車頭那部份。

貨櫃車前面，還有一輛大「奔馳」，旁邊正站着兩個熟悉的臉孔：張明和胖子。

「阿SIR，沒有甚麼吧？」

胖子道：「爲了趕路，不能不委屈一下。」

兩人同時得意地笑着。

吳奇農道：「我要去廁所。」

胖子命令一人，道：「帶他

去！」

原來這時他們停在一間公路旁的小型店鋪，那人領了吳奇農，一跛一拐地往廁所，那廁所十分污穢，也是異常的簡陋。

吳奇農知道，自己無逃走的辦法，他在廁所旁一個水缸，用手掬了一些水，洗臉漱口。

那人領着吳奇農，回到胖子與張明處，兩人也正在吃東西喝咖啡。

高崗也從店子裏走了出來。

吳奇農看着他們，也看着長長的貨櫃車，看來他們正利用這貨櫃把槍械運往香港。

吳奇農道：「你們在妄想！」

兩人聽了，起初一愕，但隨即明白。

張明笑道：「本來是妄想，但有你在，我們的妄想也會成爲事實。」

胖子向那人道：「推他進去……」

那人推着吳奇農進那貨櫃小門，在門未完全關上之時，他仍可聽到他們對話。

張明道：「明天到了佛山，讓他好好休息一下，免至到時露出馬脚。」

胖子道：「我們的辦法已是萬無一失，加上你，更是萬無一失！」

兩人笑着，看來他們是非常有把握把這三百多件槍械運出去，三百多件槍械帶出外面，那還成甚麼世界？

他又想起戚忠盛與伍秀慧，兩個那麼年輕力壯的警務人員，竟然在火海中毀滅，連屍骸也無法找到，不過，他下定決心，假若自己一旦有機會脫離這險境，第一件事是回來祭祀他們，並且找回骨灰。

想到這裏，他實在忍不住滴下淚來。

他從事警務工作以來，很多大場面也見過，也參與過，卻從沒有一次令他如此傷心過。

在徜徜徉徉之中，吳奇農不知是睡還是醒，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門又開了，張明親自來叫醒他。

他扶了吳奇農出來，原來他們已停在一間郊外旅店前，張明一直扶了他上樓，並且對他道：「你好好梳洗一下，並且要換衣服。」

吳奇農想問，張明已開口止住他道：「不要再問！如果你聽聽話陪伴我們過關，我還會放你一條生路，否則……」他的語調充滿了恐嚇。

吳奇農知道，在這時刻，祇有唯命是從是唯一的生存途徑，他不怕死，可是，他萬萬不能讓戚忠盛與伍秀慧這樣含冤莫白的死去。

他一定要留下生命，把這班歹徒一網成擒！

他梳洗之後，穿上了衣服，精神一振。

張明已上來道：「可以走了！」

他們並不是立即出發，而是先在旅店的小餐廳內飽餐一頓，吳奇農也破例地獲得好招待，與他們同枱吃着同樣的豐富食物。

他的旁邊，另有一桌合共十人，每個人都十分精壯，外表看來是一班工人，但實際上是押運這批巨大軍火的打手。

當他們起程之時，已是入暮時分。

張明對吳奇農道：「你跟我們坐在『奔馳』內！」

這輛「奔馳」十分寬大，有冷氣設備，當然比貨櫃車內狹小的房間，不見天日的房間好得多。

汽車一直向佛山進發，過了午夜，他們已到了佛山，那輛大貨櫃車一直跟在後面。

他們並沒有在佛山停留。

吳奇農看看車上的電子鐘，那時是午夜一時多，如果直接駛往文錦渡或是落馬洲，到達的時候，應該是早上五時左右。

這正是一個出關的好時刻。

吳奇農坐在司機旁的位子，當車子接近文錦渡之時，張明突然叫車子停下，並且上了前面，坐在吳奇農的旁邊，這些座位十分寬敞，多坐一個人也無妨。

吳奇農正在奇怪。

張明道：「我們快要過關，你是督察，海關人員大多認得你，如果有人阻撓我們過關，你一定要向他們招呼，並且說明我們是你朋友……」

張明續道：「假若你不依從我的話，我會失去這批軍火，而你會失去你的生命！」

他已把一柄手槍從他的西裝衣袋指向吳奇農的腰脅，他並不是在恐嚇，祇要他一開槍，自己斷無活命之理。

吳奇農道：「他們搜車又如何？」

「你要說好話！況且，他們並沒有那麼容易搜到！」

汽車高速的向前駛。

五時，汽車已到了文錦渡，他們隨着其他的運輸車隊出關。

果然，那些關員都認識吳奇農，並沒有查車便讓他們過了關，連後面那輛貨櫃車也完全沒有搜查的便過了關，張明一過了關，便大大的舒了一口氣。

吳奇農心中卻很不是味兒。

汽車一直向東區進發。

忽然，前面有一個警方路障。

張明道：「吳督察，又要看你的了。」

這是一個簡單的路障，祇有一小隊警察在工作，他們的汽車停了下來。

貨櫃車也停了下來。

突然之間，兩旁湧出了三百多個警察。

旁邊還有一大隊幪面的飛虎隊隊員，所有人都是眞槍實彈。

警方已透過了擴音器道：「你們已完全被包圍，再沒有逃離的可能，所有人舉高手下車！」

警方人員已成了一道銅牆鐵壁，前後已封鎖了所有去路，遠遠之處還備有消防車、滅火車，看來警方已有決心打一場硬仗！

張明望了吳奇農一眼道：「下車吧！」

張明高舉雙手下車，吳奇農隨着他。

後面那貨櫃車上的人也下來。

飛虎隊員已上前，用機關槍指着他們，另外一批藍帽子，也上前把所有人扣押起來。

一直沒有人理會吳奇農。

忽然，有八個人湧上前來，齊聲叫道：「吳SIR！」

吳奇農望去，立時呆了！

因爲八人當中，戚忠盛與伍秀慧也站在當中。

吳奇農叫道：「你們……」

伍秀慧道：「你以爲我們死了？」

吳奇農似乎仍不敢相信。

戚忠盛上前道：「你摸摸我，有下巴的。」

衆人都笑了起來。

「你們怎麼會……」

「我們在爆炸之前，躲進了一個大油桶之內，爆炸一起，我們已被彈開，一直滾下山坡，大命不死！」戚忠盛笑着道。

伍秀慧道：「我們臨退進屋之前，我一手抓了張明的無綫電話，因此，我們脫險之後，才可以通知昆明警方，再通知梧州、佛山，我們決定佈下這一個路障，把他們所有人一網成擒！」

所有人的確是當場被捕，張明祇承認在上面拍片下來，貨櫃車內的軍火，祇是被人陷害放入的，韋秋帆的電影公司請了御用大律師來替他辯護。

不過，在審判之前，他已被殺死在街頭，這當然是有人爲了不想他供出內幕，而着人殺他滅口。

那批軍火雖被充公，但無法抓到運軍火的主腦人物，那十幾個工人，加上胖子，也祇是一口咬定是爲一間工廠所委托，後來，兩地政府爲了互相幫助撲滅罪行，而交換了囚犯，他們送回內地受審。

在交換囚犯中，吳奇農特別提到了高崗，高崗是內地人，但在本港殺人，因此要在本地審訊，他起初矢口不認，不過，經警方鑒定他在醫院內穿過的醫生袍，有他的衣物纖維，證實他是入院殺人的眞兇。

經過這一次擾攘，電影圈暫時平靜下來了。

（全文完）

北派武俠恩仇故事／鐵　馬・文
可　飛・圖

報應使者

俠義心腸眞英雄　除害務盡殲豺狼

時值正午。

天氣熱得令人難耐！何況是正午太陽當頂，顯示了陽光之猛烈！所以，極少有人在街上走動，加之這是打尖、吃飯的時候，即使是過路、行商等輩，也得找個地方，避避太陽，用些飲食。

此地是靈寶縣城中心。

這裡有個佟家飯莊。現在，正是繁忙上客的時分，店小二忙着招呼進門的顧客……

突然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兩匹渾身是水的高頭大馬，馱了兩個精神、壯健的鏢客，一陣風也似的來到了飯莊門口，兩人的騎術也眞精湛，跑得如此疾速的駿馬，說停就停，馬在佟家飯莊門前打着呼嚕，而兩個鏢客齊聲向飯莊店堂大叫：

「三元鏢局的袁老爺到，請即準備……」

話聲中，兩騎馬已轉身而回，向來處疾馳而去！

這一來飯莊中可亂了套！

小二在千打招呼、萬請原諒，要客人讓位、擠位，那些久走風塵、出慣遠門的行商等輩都全明白，不論飯莊、酒肆，那怕一等一的大酒樓、大市號，對那些鏢門中的達官老爺，全有三分敬意，七分巴結之心，又何況三元鏢局是山西有名的大鏢局！

不少人奉命即讓，也有不少人算賬即走，就是沒有人敢有個回絕。刹那間，空出了不少地方，也端整了席位，靜等三元鏢局的鏢師們來臨。

人聲、馬聲、車聲……飯莊門口突然熱鬧起來，爲首一個乃年約五十開外、神態軒昂的壯年漢子，後面隨着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而少女身後有一個相貌英俊的鏢頭，一擁而進。

爲首者一進飯莊，眉頭微皺，沉聲叫道：「四官！」那個飯莊夥計立即應聲而上。壯年人說道：「人太多……」

這個飯莊夥計，看來挺精靈，並且，深諳江湖門徑，他一點頭，立即退下，招來幾個夥計，一番耳語，而飯莊中的客人，全已得到了暗示，紛紛離座，有些未上菜的尚可，而已上菜，祇吃了一半或者大半的，也得走，不過，算他們有福，不必惠賬。

偌大一座飯莊，就剩下了三元鏢局中人佔用，而後院則讓鏢局中人、趟子手、驛馬車伕入座，前院店堂，讓那些有身份的鏢頭開席。

七個人分坐兩桌，而總鏢頭那個壯年人袁得，仍在眉頭緊皺，陪在左邊的少女不禁看了對面那個少年鏢頭一眼，眼中有些疑惑，至於那少年英挺的鏢頭卻滿不在意，對

少女笑了一笑，笑得十分輕佻，亦看得出他有些獻媚之狀。

少女雖有些感覺，不過，她卻是滿臉正氣地對袁總鏢頭說道：「七叔，幹甚麼呀……」

袁得似是給少女叫醒一般，他微微一笑道：「小玉，你算是趕上了……」

「趕上了？」少女不禁大感奇怪，說眞的，袁得說話令她難以明白，至於趕上了，趕上些甚麼？

「殿光，你看如何？」袁得突然向右首的少年鏢頭，問了句沒頭沒腦的話。

「袁師伯，小侄以爲，你是疑心生暗鬼，雖然，這趟鏢數目極大，但是，別說你袁師伯親自出馬，且又故佈疑陣，由華山轉了一圈，就算小侄一人獨保，也不見得有人敢正眼望它一眼。」

「年少氣盛，年少氣盛！」袁得不置可否的笑應着，「羅家鏢門世家盛名，百年而不衰……」

「豈不聞族大有敗子！」

突然，有人接了這麼一句，這話聽起來極不順耳，且令人生厭，尤其是語氣中還夾雜些輕視之意。咦！此地還有外人？而此人竟敢得罪鏢行中有名的羅家。

此人是誰？

衆人循聲而視，祇見一個背光角落，有一張背光的桌子，旁邊有兩團黑影，不仔細看，眞能忽略了過去，原來那裡坐着兩個食客，看來他們是給佟家飯莊夥計忽略了。

羅殿光——那個少年鏢頭臉不改色的一長身，對兩團黑影道：「兩位，該上路了。」

「老二，你可聽見？」

「老大，我可看清了。」

一對活寶貝，看來兩人是兄弟，兩人都那麼的討人厭，語氣亦同樣惹人不耐煩。

「看來，好眉好目。」

「奈何心術不正啊。」

「先殺了他！」

「也好！」

「我出手？」

「不，我來……」

一唱一和，完全視三元鏢局中人如無物般，當今之世，那來如此狂妄無禮之人？老實說，袁得在江湖上，非但威名顯赫，更且聲勢極猛，素有交遍天下，朋友衆多之譽，本來他可以不親自出鏢，近年來，憑三元鏢局的旗幟，也可以走遍天下而無事，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又何況羅殿光乃是少年英才，之所以在三元鏢局承事，這實在是因羅、袁兩家是世交。加之老羅要兒子有些歷練，這才派其前來幫手，其實，袁得也有讓賢之打算，希望將來由小羅來承繼這鏢行至尊之位。

如今，這一雙黑衣人竟敢如此侃侃而議……

在他倆眼中看來，好像羅殿光這條命已掌握在他倆手中似的，這種事對三元鏢局中人來說，有誰敢相信？

刹那間，起了鼓噪，你喝我吆的，紛紛向那兩黑影斥責，有幾個簡直想立刻動手呢。

「各位，稍安毋躁！」羅殿光的話，說得深沉有力，挺有威勢。

「老二你看，這些個該死的東西……」

「唉！死到臨頭，他們還耀武揚威的。」

這一對兄弟的話，越來越令人惱怒。

荊小玉——那個少女也有些惱意，在她以爲，人那有如此狂妄及不可理喩的？羅殿光再不濟，亦乃是家學淵源，頗有聲譽的小輩中英豪，即使你小看三元鏢局，亦得對羅家獨門斷魂鏢有所顧忌！荊小玉見識過羅殿光的斷魂鏢之能耐，她承認，他決不是個浪得虛名的人，雖然有些輕浮，但是，他依然不失爲江湖名門、巨豪之後。

突然，衆人眼前一亮，人們漸漸看清了這一對黑衣人——一色的黑衣服，非僧非道，前髮齊眉、後髮拂肩、疏眉突眼，大鼻朝天，兩片大嘴唇紅潤得很，不過，幾根焦黃髭鬚，實在不討人歡喜，而整個人看來，也是令人諸多討厭。

但是，那對兄弟一瞪眼，一出聲，卻另有一股風度氣概，而這股氣概令人有說不出來的激賞之感。

「兩位貴姓？」

羅殿光還不想失去他江湖大豪之風度。

那想到這對兄弟一見到羅殿光，兩個人臉色慘變道：「你還不配問我姓名，我是來取你的命，代朱三姐伸寃的。」

此言一出，羅殿光臉色竟然大變！

突然，羅殿光冷笑一聲，也不見他如何動手，便有七點星光，載沉載浮的向這一對黑衣人飛來。

荊小玉一聲驚呼：「七星斷魂鏢！」

這是江湖道上聞名喪膽的暗器之王「七星斷魂鏢」！看來羅殿光分明是恨極兩人，一出手就用上了獨門秘技，陰靈分光炁夾附鏢上，令斷魂鏢更難閃避、更難脫身。

但是，羅殿光錯了，他面前一對正是新近崛起江湖的報應使者，兩兄弟非但身懷絕技，更且是深得民心，在窮人之間有極大的影響力。

兩兄弟極不易與人結仇，如果爲他倆找上的，那麼極難善罷甘休，羅殿光的罪惡，應是非死不

可，可是，兩兄弟非得要對頭死得心口俱服。

好，讓你施展絕技，七星斷魂鏢甫現，便見黑影一晃一掠，然後一個旋風，七點星光倏的七聲啞嘯，於此可見斷魂鏢之厲害，七點星光突然各挾勁風，宛如活了的那樣，向星影簇攢而上。

突聞幾聲慘哼，又聽到了桀桀的笑聲，衆人又見星光激飛之中，一點黑色勁風中迸射出一點紅光，羅殿光一聲慘號，人已跌翻在地。

「殺我……殺……」

祇見羅殿光眉心間有血跡沁出，全身亦在戰抖之中，這叫聲顯示出萬分凄然，荊小玉幾乎閉過氣去，天下哪有這樣快而又詭異陰狠的出手！

「羅少爺，我姓王，我叫王一倫。」

「快殺我……」

羅殿光簡直似鬼嗥！

三元鏢局中人起了哄動，袁得更加心神俱震，他老眼不花，他早已有所警覺，也因此，他來到了自己多年好友、俠隱佟老的飯莊來。

他本想在此聚議，如何將這支鏢平安無事的保妥……

那想到就在此地，出現了這兩個人，說甚麼報應使者，莫非是爲了小羅一人？事到如今，袁得所希望的是，得過且過，死了小羅，以後再報仇，何況有羅老弟兄在。

「兩位，你們找人報仇……」

「懲惡誅奸！」

「這是衝着我鏢局而來？」

「哼！我倆就是衝着你，還有老佟而來……」

「啊！這件事還牽涉到老佟，爲甚麼？」

「因爲，我倆是報應使者。」

看來誰也得遭了報應。

「殺我……」

羅殿光越來越苦痛難忍了。

荊小玉忍不住了，她長身而起，戟指直斥道：「他到底犯了甚麼罪？」

「唉！你才從華山來？你還沒做過甚麼事？既未做過好事，也沒做過壞事，那麼此事與你無關，至於他，唉！」

誰也該聽得出，這聲嘆氣，充滿了憤怒與苦痛，而王一倫臉色突然變得萬分凄然，沉聲向哀號的羅殿光說着：「你是鏢王之後，你年少英俊，你家學淵源，你無憂無慮，可是，請問你是人不是？」

「少年人自命英俊風流，確免不了，家學淵源而目中無人也難怪，可以無憂無慮，席豐履厚，這是你八字生得好，更沒有人能干涉你，可是，人若生具禽獸心，作盡了禽獸行，這就不可以！」

荊小玉突然發現，王一倫的話越來越陰沉，越來越有力，本來聽起來刺耳的語聲，漸漸變得悅耳起來了。

「羅殿光，你活生生的打死人家，爲甚麼？爲了朱三姐？可是，人家已再三哀求，再三苦告，而你祇是笑，爲了顯示你的神技，將人家的獨子用重手法震斷了心脈，然後迫姦朱三姐……

「朱三姐爲了孩子，她含淚受辱，她祇求你救她的孩子，孩子是她的命根……

「你也說過，從了你，你救活她的小寶，可惜朱三姐忘了，你不是人，你禽獸不如，你得嚐獸慾，然後哈哈大笑，你看，不，你要朱三姐看，看孩子的嘶叫，一直到死……

「你根本沒救小寶，也從來沒有想到救人，在你的心目中，祇是一種獸慾的發洩而已！」

「啊！」羅殿光在慘叫，越叫越低！

「我是報應使者，你記住了，到閻老五處，就說是王一倫，那個報應使者送你去的。」

在場人個個瞠目結舌，個個心中有股寒意，一個鏢客名門之後，竟然落得個如此下場！

可是，荊小玉又如何？她看了看四週，袁得也突然變得如此畏葸不前，他那懾人之氣概不見了，他就如個鄉愚那樣，神情索然地不知所措，望着王一倫，靜聽王一倫的指斥，但是她不相信，在她以爲羅家世代名門，鏢王之名享譽垂百年；並且，羅殿光又是小一輩有名的少年英俠，他會做出這種事來？分明是爲了劫鏢，嫁禍砌詞而已，但是，現在她突然有所感動，爲甚麼？因爲，她看到了王一倫在嚴詞斥責中，他的眼中有淚水在滾動，她亦聽出來王一倫的話理直氣壯，雖然這語聲難聽，但是，別有一股凄涼愴然之味。

「王兄！」

「我可不想與你們稱兄道弟，攀親論戚！」

「分明，你我有了誤會。」

「隨便你怎麼說。」

「這位羅兄弟，可能少年放蕩，做了件大錯事，引使你們兩個遷怒於三元鏢局了，唉！老夫袁得，可不是個不通情達理的人。」

「可惜，我兄弟却是不通情達理之人。」

「啊！」

「老實說，你我始終難免一戰，也始終得分個勝負存亡，因爲，我弟兄還得有必殺之徒廿七……」

「你說甚麼？」

「勉勉强强可以不死的，祇有十來個人。」

袁得聞言不禁心頭一震，三元鏢局連自己加上趙子手、驛馬伕，共二十四個人，其中已傷了兩個人，還有二十二個人，留下五個，那麼有十七個該死，怎會有廿七個？突然想起了佟延凱的飯莊，甚麼？他連此地人也不肯放過？爲甚麼？

「袁老兒，你也不必胡思亂想，老實說，你這次帶出來的人，沒有幾個可以走出生天。」

「連驛馬伕也在內？」

「鬼是小的惡，而作孽者則是大的重，你可明白了，荊小玉，你是在華陰與他們會合的，我可放你走！」

「且慢！」

「我可沒時間與你們再泡蘑菇了……」語聲才畢，衆人眼前祇見一條黑影掠過，袁得到了這個地步，他可不能不顧自己的手下，長袍一卸，一道銀虹，耀目生輝的黑影攔腰劃到，可是，耳邊卻已聞得一聲慘號，而袁得的鼻端已聞得一股血腥味，名聞關中的大鏢頭，梅花刀韓端，莫名其妙的中招、噴血、仆地慘叫！

袁得怒吼一聲道：「朋友，你何必如此……」說實在，這個如此甚麼，他也眞說不出個名堂來，不過，邊說已將自己成名的玉龍戈抖起一道銀虹，希望阻截這個王一倫。

到如今，他總算是看清楚了，這個王一倫所用的乃是一柄毫不起眼的黑劍。

由於人黑、衣黑、劍黑，故而，他的出劍，一個錯覺中，加之此君之出手太快太疾，你們就難以看出這個致命一劍的劍芒來。

如今袁得之銀虹相耀，黑白分明，使王一倫休想在一時之間殺了袁得，因爲，袁得到底是有身份的武林名家，他摸清了王一倫的手法身法，拚死的將自己往王一倫劍鋒上磕、碰，這樣至少可以令王一倫有所阻礙，而不如剛才那樣，說到就到、說殺就殺那麼方便。

當然，袁得既然能夠困擾王一倫，還因爲尚餘幾個鏢師，可不單是雙眼噴火、毫無所覺之徒，各仗兵器圍攻王一倫，除了荊小玉。莫名其妙的，荊小玉會有着一種萬分無奈，萬分矛盾的心情，本來，她心中對王氏兄弟有着不滿與輕視之意。

不想，當王一倫痛斥羅殿光時，再聽他說甚麼鬼是小的惡、孽是大的重時，她突有所悟的對王一倫有了一種關切之情，爲甚麼？因爲，她依稀想到了自己的管家，如何肆虐於佃農，也更想起了自己的大哥，一時任性，害得幾十戶佃農幾乎過不了年！不錯，鬼是小的惡，而有錢有勢者，眞的作起孽來，是又沉又重啊！

現在，她莫名其妙的站在一邊看激戰，她奇怪，爲甚麼王一倫他不出手？分明，王一倫被困住了。

憑仗袁得之玉龍戈，連環往復神招，將長劍吸住，再加上余、石、明、單四個好手的相衞相助，看來可以爭得個均勢。

袁得自己也明白，羅殿光的確是自取殺身之禍，而那個張順化和韓端，恐怕也死得不寃，自己是一局之主啊！這些事分明是自己管理不嚴，應負全責。看來或者因爲自己並無劣行，王一倫亦不想枉殺無辜，自己也憑仗這些而留下了一絲生機。

袁得可是想錯了，王一倫的心意，他根本沒猜透！其實王一倫不想殺的，荊小玉是一個，還有一個乃是明潮湖，爲了明潮湖一柄單刀，時時在袁老的身邊前後左右出現，王一倫的長劍如果不顧一切，當然可以將個明潮湖三招解決了，可是他不能夠，明潮湖不能殺，就因爲如此，袁、明兩人的一輔一應，就成了犄角相應的局面，連帶袁得也立於不倒之地，袁得之不倒，王一倫的殺着就難於對付余志雄、石璋及單雄慶了。

余、石、單三人突然有所明白，王一倫之出手，大部份是針對自己，於此可見，他們自己是非死不可的胚子，再一想王一倫痛斥羅殿光，自己三人，那一個身上沒背了此血債的？在江湖上行走，雖說吃的是風光飯，其實，人人對這個刀頭上打滾的生涯，有着今天不知明天過的心理，也因此，他們不是貪酒，就是好色，爲了酒色惹事。强佔人妻、淫污女人之事便誰也少不了，不過，是否因此而如羅殿光那樣，這可不清楚了，唉！既然如此，死拖賴活不是辦法！

就在此時，後院中突的湧出了一批人，正是那些趙子手、驛馬伕，他們不知怎麼的，乘此時機湧了出來，尤其是趙子手趙範，毫不遲疑的向門口闖去，祇聽得一聲：「吸血鬼，你休想走！」趙範也算是鏢局中的好手，何況逃命心切，聞聲發現有人阻路，他一抖鍊子槍，連個人也沒看清楚，就勢一槍，向發聲處投去，面前一涼，一陣劇痛，慘叫一聲，仆倒地，耳邊卻仍然聽得人言：「借十兩還十八兩，銀子能救你命嗎？」

趙範算是清楚了，自己重利剝削，可是，現在他正想哭呢，但是，一聲聲慘號聲，將他的哭聲也淹沒了。

荊小玉算是明白了，原來，王一倫守在門口，守着不讓人逃出門口。

現在，荊小玉越來越怕了，爲甚麼？因爲余、石、單三人，已有兩個乘隙想奪門，已爲王一倫那無與倫比的快詭劍法所毀，祇剩下單雄慶一人，發覺不妙，退了回來，可是，還是免不了，單雄慶廻身退步，那想到背後一陣劇痛，長劍已由後背穿透前心，剛叫得半聲，依稀聞得有一聲，極洪厲的喝聲：「出手……」

可憐，單雄慶依然感到，身上中了不少重擊……然後才噓了口氣。

原來這一批人的出走，正是有人計劃安排的，誰？佟家飯莊的東家，俠隱佟延凱是也，當在這個混亂時候，佟延凱趁機打出了卅六枚子母鴛鴦膽，佟老爺子啊！你可是忘了這一對怪人，他們分明是有爲而來，就算你的子母鴛鴦膽，挾天罡勁而臨，並爲江湖上稱爲第一暗器，可是，破十三斷魂鏢時，王一倫可以憑仗移形換位之法，讓斷魂鏢照顧了倒霉的替死鬼，試問，現在他又怎會棄此妙着而不用？

果然，單雄慶自以爲機靈百出，死得更慘，王一倫的反手劍將其釘住，拿捏得正好時候，祇見一個「柳浪聞鶯」，長劍竟然就帶了一隻大黃鶯，斜穿柳浪了，這一招正好，三十六枚子母鴛鴦膽，全是照顧了單雄慶，最後亦送他進入了地獄門。

明潮湖看得淸楚，就手一招鐵門檻，一滾刀向王一倫招呼，王一倫一聲微嘆道：「看不出你爲人端正，這一殺招，豈不是招出了我的滅魂招式！」

倉郞聲中，明潮湖右手一陣痠痳，心中不由大驚，尤其是聽出了「滅魂式」三字，他幾乎叫出聲來，但是沒時間了，那邊已竄來一個黃衣老人，左手拐、右手刀的向王一倫絞上了！

袁得不再客氣了，玉龍戈奮全力與黃衣老人一呼一進，互相呼應的展開了凌厲的攻勢，王一倫又如何，身法如鬼如魅，出手又詭又譎，劍黑、人黑、衣也是黑，如不用心，根本無法看出這劍式，現在，因爲兩個全是江湖有名之前輩，又且拚上了老命，玉龍戈雖說並無大威力顯示，但是佟延凱的刀、拐玲瓏，飛天遁地十三式，可就顯露了極大的威力！

一忽兒，人如巨靈飛天，刀、拐並使，兜頭蓋腦的捲壓而下，一忽兒「騰」的一聲，人已着地，貼地旋風，金刀、銀拐帶起一股股的旋風，直捲下盤，加上玉龍戈的助長聲勢，眞可說得是嘆爲觀止。

王一倫又如何？懶懶散散的，這長劍如毒蛇吐信似的，圈子縮得極小，脚步轉得極快，而劍芒吞吐，卻是又迅又速，並且，是一點即隱，一吐即止，鐃是玉龍戈旁敲側擊，更不理刀、拐並使，他祇是展開身法，施展靈蛇式，與兩個老人打了個難分難解。

明潮湖透過了一口氣，還想加入戰圈，不料又是一陣弓弦聲，矢箭如風，挾勁嘯直射王一倫。

明潮湖可就怔着了，爲求保全鏢銀，爲求殺出重圍，幾個打一個，說不得也祇能硬着頭皮上，可是也得打個光明磊落，動不動用正暗兩種手法來襲對手，未免太過份，何況，王一倫分明劍下有分寸，也可看出，他根本不想毀了兩個老人，爲求不過份失着，以老困小，或者再加上幾個人來合圍，甚至於將他倆一齊圍住，未嘗不可，可使這樣的手法，這分明是暗算，看長箭的勁度，出手人具有百步穿楊之能，一支兩支，王一倫即使不被射中，至少可以引得他心神大亂，武林高手比武對招，怎可勝得如此卑鄙！

明潮湖本想夾擊王一倫，現在，不得不僵住了。

長箭一支連一支的發出，長箭破空，勁嘯如潮。

有幾次明潮湖實在忍不住，他想拔刀阻格長箭，不料眼前一花，祇見兩道黃影加入了戰圈，這個時候，王一倫怪笑一聲：「么弟，可以出手了！」

祇聽得微微一笑，一條黑影倏忽的掠入了後廂，那長箭發來的地方，衆人耳邊祇聽得一聲怒吼，又是錚錚噗噗連響幾下，然後一聲極凌厲的長號，那個么弟王不倫人已露面，箭亦停止射出。

「大哥，把袁老兒解決了吧！」

王不倫的語聲。他自已阻截了這兩位後來的黃衣人，乃是一男一女，男的生得面目英挺，而女的更是風姿綽約，王不倫長劍一抖，錚錚錚一陣亂響中，他冷冷一笑道：「辣手天君、玉面羅刹，今日是你倆的報應到了。」衆人還沒明白他言中之意，男的已然一聲驚叫，一點血光突現，他右手的四指全失，女的一聲怒嘯，手中銀鈎反鈎劍鋒，希望鎖住王不倫之長劍，可眞是見了鬼，她無論如何也不明白，這鬼劍怎麼樣會轉了彎，而自己的右手，手腕微微一痳，手指立即無力，再一看，啊呀！女的幾乎昏了過去，爲甚麼？右手主筋分明已爲王不倫劃斷了。

「佟老頭兒，我弟兄不想毀了你，你根本不是我弟兄的對手，你請退下。」

「我與你們這一對鬼兄弟拚了！」佟延凱看得最淸楚，自己已是一敗塗地，兒子與媳婦分別死的死、傷的傷，並且，傷的簡直比死還難受，佟延凱是成名江湖老前輩，一生與人無爭，更是善於韜光養晦，如果力之所及，他更會做些善行，想不到今日，竟然會遭到如此之慘報，好吧！反正已是家破人亡了！哼，成全了你們這一對兄弟吧！老人已是發了狂！

「荊小玉……你眞好意思站着看！」

啊！荊小玉可是目瞪口呆了，甚麼？我不該看？難道我該與你們作對，難道我應該出手殺你們，當然，荊小玉由心底佩服了這一對不得人緣的鬼東西的劍法凌厲驚人，不過，我……唉，我又是個怎麼樣人？我莫名其妙的看着自己父輩至交出手、圍攻，自己漠然無動於衷，這已夠不合情理了，而現在王不倫要我不看，幫他還是幫……

「么弟，別將難題交給個小姑娘，你代我圍住了他。」

好，王一倫此言一出，王不倫果然將個佟延凱阻住了，並且，將個老俠隱困了個結結實實！

「袁老頭，反正你也該明白自己的罪行。」

「我……唉……」

「你也難以脫出了我那大殘戮魂神招中，我之所以遲遲不下手，一則，我怕傷了明潮湖，還有，我不能叫你死得不明不白，三元鏢局爲狗官、豪富作奴才，我不理，可是縱容手下爲非作歹，欺壓良善，甚至於令他們妻離子散、逼良爲娼，你還算是個大鏢頭？你簡直是藏汚納垢的包庇者，你死有餘辜，你明白了嗎？」

袁得可明白？他並不十分明白，那麼，他可相信？他不敢不相信，事實上，袁家在太原，不，就算陽谷、曲沃，他擁有極大的莊院田宅，他哪裡來的？買來的？不錯，是買來的，但是，這價錢卻是便宜，簡直便宜得有些過了份，初時，他祇是打些家業基礎，越來越大，他越來越擔心會減弱，他即使不算苛刻或剝削，不過，漸漸地他眞想退休，做他的田舍翁了。

王氏兄弟的當頭棒喝，他有所驚醒，要他認罪，他也不想賴，祇有一個念頭，他想保全這些，因此，他的玉龍戈一收，把手一恭，「王兄！」

「我已說過不與你稱兄道弟！」

「好，看來，你是來找我清理門戶了，我相信尊駕的話有道理，而他們之死，罪有應得，至於其他我不知道，君駕尚有何求？」

「拿鏢來！」

「甚麼？」

「然後自盡！」語氣越來越冷。

「啊！」

「我早同你說過，你是罪魁禍首！」

「我是……」袁得簡直說不下去。

「你如不包庇，這批人面獸心的惡徒怎能活到今朝？」

「啊！」

「你死，可以說是贖罪，當然，三元鏢局封了門，賠也賠個足，好在你家財大、底子厚，還不必擔心子女後人的生活，如果我取鏢，你不死也成，你去打官司，我相信，袁老頭兒，閣老財他京中有人，你與他打官司嗎，勢必落得個傾家蕩產！」

這可是實話，失鏢、打官司、賠鏢，這可不是小事，又何況，閣與偉又是個陰狠厲害的脚色，自己失鏢已是奇恥大辱，再去討情苟活，何必多繞一回？袁得幾乎哭了出來！

「王君！」明潮湖忍不住了，「可知得饒人處且饒人，三元鏢局已算是毀了，你也應該心滿意足了，何必一定要袁老死……」

「他不死，活來何用？」

「你們！如不取其鏢呢？」

「明潮湖，你可知你爲何可不死？因爲你敢於打不平，你與單雄慶打過一架，你救了李牛兒一家，你爲人方正，你正義坦誠，我們才沒有難爲你，可是，你難道看不出來，有多少無知村民鄉農，受着袁老兒的欺搾！我早已說過，孽是有力者重！他不仗財勢，卻令其手下受其蔭庇而害人，他不强取，可是年年田畝有增多，哼哼，你也看見那些可憐人的生活，你也親目所睹，李三姐被迫入青樓，爲甚麼？爲了霸佔木兒的田畝，他們這樣做，這田畝是誰要的，祇爲他一句話，哼哼，就有些狗奴才爭寵獻媚。不取這筆鏢銀，哼哼，我們實在對不住他了，袁得，莫非還捨不得死……」

「且慢！」佟延凱收住了刀、拐，怒聲在詢問了，「你倆自命爲代民請命的大俠了？」

「不敢當，不過，決不致於掛了羊頭賣狗肉。」

「佟某何罪？」

「你，我們並不要你死！」

「可是，你毀了我一家……」

「我可是留下了你的幼子、四女……就算這一對，我也祇是毀了他們的武功而已！」

「爲甚麼？爲甚麼？」

「難道你沒聽說過，辣手天君、玉面羅刹的大名？連雲堡賈大富豪，江湖上人欽佩他豪氣干雲，而挺身急難，不想得罪了冀北人魔梁子琳，起因是賈青友爲救一淸官，與梁子琳動了手，梁子琳爲賈青友三戟所敗，並劃傷了梁子琳的右手腕門……」

「此事與我何干？」

「與你有干，你還有命？哼哼！梁子琳却找上了令郎佟天海、佟天河還有你的媳婦武七娘，佟天海射死了賈青友的妻子蕭蘭馨，而佟天河更殘暴，夫妻兩個乘賈青友心神俱喪之際，暗算了賈青友，還不算數，雙雙出手，挑斷了賈青友之手脚主筋，揚長而去，助紂爲虐，請問，還有比這個陰狠狡猾的事更可惡的嗎？」

「啊！」佟延凱一聲慘號，令他氣昏了過去，當老人再醒回來時，眼前祇見一張樸實的臉孔，自己已睡在房中，老人是一個虎吼，發覺自己爲人所困，爲甚麼，爲甚麼？佟老大聲呼叫。

「老前輩，稍安毋躁，稍安毋躁！」

「你……是……何……人？」

「晚輩明潮湖……」

「啊……你……不是與袁老弟一齊走鏢到此的……」

「正是。」

「你……你爲何不死……呃，袁老弟呢？」

「死了！」

「啊！他死了，他怎會死……」

「此地又有誰是這一對報應使者的對手，再說，唉……老前輩，我不得不承認，他弟兄倆的話有理、有力！」

「你說甚麼？」

「或者，前輩離開袁總鏢頭日久，根本無法明白，袁總鏢頭的所爲確與雙使者所說脗合，我聞血氣方剛、年輕之輩戒之在色，而當其年老，戒之在得，袁總鏢頭實在是貪多務得，令其在不知不覺之中，忘了江湖人仗義疏財之美德，反而，他是越來越變得自私、好財，漸漸的，他變得根本不像個江湖中人，反似個市儈斤斤計較的俗人了，他哪裡想得到這樣做，他害了不少無辜百姓，也反過來害了自己！」

「可憐！」

「老前輩，這還不算可憐，其實是他的造化，如果他不死，唉，這場官司打下來，可眞能抽了他的筋、剝了他的皮，十年來辛苦積蓄，他會讓人反打一耙，落一個片瓦無存！」

「但是，你爲何困住我？」

「怕你震斷心脈，更怕你會想不開，我想，如果……」

突然外面傳來了一陣脚步聲，明潮湖長長的吁了口氣，「前輩，看來，你家中人來了。」

果然，有四個人搶步而來，佟延凱看清來人，爲首的一人正是自己多年患難的老伴，八手龍母錢似水，後面是自己的四女佟月桂、幼子佟天水，還有一個分明是華山莉小玉，錢似水一見老伴如此模樣，原來她早已聽莉小玉說過，有所明白了，雖然，她祇有一個疑問，就是這一對黑衣人，憑兩柄長劍殺了這多人，迫得自己老伴竟無對付之力，她除了不敢相信之外，她也不得不佩服這一對自稱爲報應使者的所作所爲，當然，知子莫若母，老實說，自己兩個孩子的自恃己能，再加上個永無畏懼的媳婦，早已知會出事，尤其是聽了一面之交的梁子琳花語巧言，趕赴連雲堡，毀了賈青友一門，雖然，她還是舐犢情深，而略作訓戒，依然不敢將這件事講給老伴聽，可是，報應依然臨頭！

聽莉小玉所言，分明這一對報應使者，是深明自己老伴之獨特內功之利弊，趁其一個回氣不能轉，王一倫對他連補七指，然後命令明潮湖將老伴狠狠困住，怕的是老伴醒轉，因憤極己身所受之辱，而落一個重則震斷心脈，輕則走火僵化，所以，要求他們馬上趕去勸慰，唉！總算來得是時候，老伴剛剛醒轉，而滿身眞氣，開始橫竄逆轉了，更幸虧是報應雙使的明察秋毫，預有準備，由明潮湖扶其仰臥在床，否則，這後果可眞不堪設想了。

別看老太太年歲老，這出手極快，颼颼颼，一連三指，正好點住了「封神」、「幽門」、「關元」三大穴，饒是八手龍母的出手快而有力，依然有一股反彈之力，幾乎將錢似水的指力彈回。

半晌，佟延凱的氣息漸漸的轉爲平緩，他却是老淚橫流，戰聲說道：「數十年盛名，不想毀於一旦！」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老伴，你連這個也難勘破！」

「我，天何負於我，爲何要我老來受這惡報！」

「孽由己作，禍由自招，唉！孩子們是應有此報！」

「你說甚麼？」

「我說的是老實話。」

「天海、天河……他們……」

錢似水微微的點了頭，又微微嘆了一口氣道：「江湖上本就是這樣一本賬，唉！算了吧！你我當年之雄風別再提啦，祇希望別再有不幸之事降臨於我家……」

「我要報仇！」佟延凱之幼子天水忿然的說了一句，但是，錢似水抖手就是一巴掌，厲聲道：「孽障，從今開始，不准你進演武廳！」

* * *

江湖上鬨傳了三元鏢局失鏢之事，但是，山西太谷之鉅富，人稱毒閻王的閻老財可着了慌，老實

說，越是有錢的人，越是視錢如命，又何況這一次他所委託三元鏢局所保的是重鏢，共值五萬兩金子，而這五萬兩黃金是奉京中老大之命，交付開封赤旗鏢局的田仁秀，由田仁秀轉交當今天下第一殺手帮！甚麼殺手帮？沒人知，帮中有何兇星惡煞，也沒人知。除了江湖上有限幾個人外，根本沒人可以知道其中的內幕，還有，最近之兇聞噩耗屢有所聞，據說，就是殺手帮中人的傑作。

閻老財他可想不到，這件事會出了岔子，五萬兩金子，已經令他寢食不安，當他發覺，有違方命，這才更令其坐立不安了。

噩耗已傳到了太原府，當然，袁家大小已亂成了一片，最可憐的是，袁夫人藍珊珊，祇是個江湖上二三流的脚色，最近幾年更加自命爲富家之婦，不屑動刀弄棒，身子已發了胖，可算是散了功，一聽噩耗，除了哭之外，那有甚麼好辦法呢？

當然，事情已發生，閻老財之追索鏢銀祇是依照江湖常例，保多少，賠多少，至於這保費，則人已死了，所謂人爲財死，誰也不能再有其他的言詞，今日，當家的還在，那好，打官司吧！賠個外插花，至於他拖累了整個鏢局，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現在，她這個女娘們也不得不盤點所有，擇幾處田莊，湊足五萬兩金子，賠給了閻老財，以求了事，但是，閻老財不收，爲甚麼？他得要藍珊珊一句話，這鏢該怎辦？也就是說，三元鏢局已誤了他的事，他沒法交待京中老大，說得乾脆，你看着辦，代我解決了這件事，看來有下文！

時值深夜，閻老財的書房中人影幢幢，有五六個人在嘰嘰咕咕的說着話。

「我說閻老財，這件事，就這麼辦了吧！」

「嗯！沙鏢頭，你準保沒錯？」

「唉！老財，這件事，你明知是對你關係至重，還有，我們如果不是有好朋友，哈哈，我們也不敢接這棘手的事啊！不過，保費一層嗎？非得這個數，再說，也不必由你出手，哈哈！對不對，你可以卡住了那娘們，敲敲竹扛，說實在話，這多年來，老袁掙的，也不止這個十萬之數，咱們看着眼紅，由得他發？現在，哈哈，老財，你自己看着辦吧！」

「呃！一定要她賠十萬。」

「少一分也不行，今天，你應允了，簽下合同，那時，開封府的收條到你付錢，你看如何？」

「好，好！那麼，沙鏢頭，咱們先訂合同！」

「對！一聲收條到，你付錢……」

「可也得我逼得出……」

「這麼，老財呀！那可是你尊駕的事啊！」

「唉！我就不明白，你們……這是甚麼算盤？」

「說一句坦白話，這叫做『同行相妬』啊！」

「喔！」

時已深夜，閻府大門打開，一閃身，走出五個鏢行的爺們，四外已無人聲，連個狗吠也聽不見，祇聽得脚步聲擦地，突然，一聲響亮的大笑聲昇起。

這笑聲太突然，竟然驚嚇了些烏鴉，展翅離巢，哇哇幾聲，算是對笑聲之抗議，「沙大哥，你笑甚麼？」

「想着得意，就笑他一笑，如此這般而已。」

「不過，老沙，我總覺你有些絕！」

「是啊！應老弟講得有理，我們好像是有些……」

「有些甚麼？」那個沙鏢頭微帶怒意的語聲。

「欺侮人家，寡婦、弱小……」

半晌，誰也沒有出聲，想來，他們全有些自疚之感。

「應老兄、于四兄，其實，難怪咱們沙老大。近十年來，我們雙魚鏢局實在是嘔夠了氣，袁老頭他自己生意好得忙不過來，分鏢託保的實在不少，可是，就不照顧我們雙魚鏢局，還有，沙老大也曾親自上過門，請求高抬貴手，他老兒可更損，說甚麼我們有聯號，在河南有大批生意，也不在乎這些小生意，唉！我們當時可眞給他擠得苦了，現在，沙老大也不過是略報一箭之仇而已。」

「話是不錯！」

「不必再講了！」沙老大有些焦躁之意，可是，走着走着，穿街過道，來到了雙魚鏢局門前，咦，奇怪，爲何烏黑黑、燈光全無？局中人本就清楚自己一行人是去接洽這批駁鏢之事的啊！他們更說過，開寶局等自己回來的，甚麼？不押了，打架？若是，也祇有鬧得不歡而散，否則，想要他們不賭，可眞難上加難了。

「大老闆，生意興隆。」沙老大想步上台階敲門，哼！一聲極刺耳的語聲阻止了沙老大的身形，各人也已看清，昏黑間，黑漆大門口，依稀有着個黑衣人，不留意，根本看不出來，現在一注意，却發現了有兩點活動的光，原來是一對眼光，吐出冷冷的寒芒。

「你是誰？」

「你是雙魚鏢局的總鏢頭沙雲風？」

「我問你……你……」

「我不能問你？唉！這可不像話了，好！我看不說你也不會甘心，我姓王，三劃王，又叫甚麼太原王，怎麼樣，沙老闆？」

「我是總鏢頭。」

「與老闆有甚麼分別？聽說老闆最近生意興隆、財源廣進啊！桀桀……」這笑聲可眞難聽又刺耳，「我是來化緣的，你明白了沒有？」

孫子才明白，甚麼？化緣，到現在可以看清此人了，僧不僧、道不道，憑甚麼身份來化緣？

「朋友，我看你化緣是假，打秋風才是眞的，好……」沙雲風掏了掏懷內，取出一塊二兩重上下的銀子，遞了過去，「朋友，請便。」

「甚麼？你把我這個太原王當作了叫化子啦。」

「總不成把你當作了大王！哈哈……」這一陳大笑，連身後的鏢頭們也招得笑了出來。

「笑完了沒有，很好笑嗎？桀桀……再笑啊！」奇了，這說話的語氣，可就越來越陰森，越來越嚴肅了，突然，這五個雙魚鏢局中的好手，從心底上泛出了涼意來，這是人是鬼？爲甚麼這說話的語氣，越來越令人毛骨聳然！

「爲甚麼不笑？」

「不笑也不成嗎？」沙雲風可有些光火了，「朋友，你嫌少，大可以開個價錢來啊！」

「好，每個人二萬兩黃金。」

字是一個又一個的吐了出來，而五個人可給這「每個人黃金二萬兩」八個字震住了，甚麼？五個人要十萬兩黃金，幹甚麼？這是化緣……

「每人二萬兩，可以消災解難，可保平安，可免心煩。」

他還會唱歌吶，並且，還挺押韻脚哩，事到如今，沙雲風、應正明、于敬、張仰，還有白仙枝五個江湖强人，誰也明白，這個傢伙是來做甚麼，說甚麼打秋風，簡直是攔途截劫，想到攔途截劫，沙雲風沉聲道：「叫兄弟出來……」

「叫誰啊！叫你的鏢局伙計，那些飯桶？我看你們乖乖的交出來了吧！如果費了你老人家的精神、氣力，對不起，你不但一點沒法賺，還眞能蝕幾個，明白了沒有？」

打死人也不明白，甚麼賺、甚麼蝕？簡直是令他們沒頭沒腦，沙雲風可是無論如何忍不住這口氣了，雙掌向那個黑衣人當胸撞到，唉！見鬼了，距離這樣近，沙雲風能夠主持一個門戶，絕不是個下三流脚色，這出手發掌那會沒勁少力的，唉！沙雲風祇覺得微微有涼風一凜，而雙掌虎口一痲，還想變招，那想到這一雙手臂算是廢了，不能動，又不能提，臉上又熱，眼前金星亂冒，叭叭兩響，不錯，還挨了兩個耳刮子！

「給我站到一邊去！」在那個刺耳的語聲中，一股極柔和的潛勁，將沙雲風乖乖的移過一邊，沙雲風幾乎想一頭撞死，可惜身已被制，祇落得個乾瞪眼！

那邊亦展開了厮殺，其餘四人，即使鈍也已看清了沙雲風已被受制，到了這個地步，可不是講客氣，或者甚麼江湖禮節之時了，四個人一擁而上，將黑衣人困了個結實，總以爲四個打一個，就算你黑衣人三頭六臂，也得輸一籌吧！可惜，不能如爾所願，但聞得叭叭連聲，咦？又聞得一聲重物墮地的聲響，原來，白仙枝不知怎麼的，跌翻在地，祇掙扎着挺了一挺，希望挺起了身子，可能是中氣一窒，又再仆地，再也起不來了，睡在地下嘆五更了！

白仙枝哼聲剛開始，又有一個人來陪他了，是應正明。張仰、于敬比較好些，跌得較慢，不過，摔得較重！

「沙老闆，你看如何，現在，價格有變，每人加手工費三千兩……」

「朋友，你是有爲而來？」

「爲十萬黃金，不，現在該算是十一萬五千兩了。」

「你是三元鏢局中人？」

「放你娘的春秋大驢屁，老實說，你與那個甚麼鬼閻王的臭交易，很對我心思！」

「你與三元鏢局也有仇？」

「這可不關你的事，你敲袁夫人這娘們十萬兩，好，反正你們是同行相妬，反正你不想我露臉，我也不想你威風，很好，但是敲這個竹槓，應該孝敬我們，你們應明白，十一萬五千兩黃金，少一分也不成，幾時你們成交，我幾時來收錢，還有，嗯！對了，這個手工費一萬五千兩，得先行開銷！」

「我，唉！太原王，你也該清楚，我們是個窮鏢局！」

「開封府可不窮啊！」

「那也得設法立時運來啊！」

「算你說得有理，好，給你一個月，記住，這黃金就得與四條同來，少一分，哼哼，我叫你們個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桀桀……」一片怪笑聲中，好個黑衣人，他身形如風，而身法更是美妙無比，祇見一沉一點、一起一彈走了。

五個人不必再唱小調了，可以起來了，不過，這黑衣人也不見了踪影，五個人如果不是身上尚有餘痛，眞疑心在做夢，或者着鬼迷呢？但是，無論如何，現在可令他們全有了心事，分明，即使由閻老財那裡取得了十萬兩黃金，於事無

補，依照目前的情形來看，沙雲風簡直代人作嫁，天下那有這樣的笨人，還有，這件事不能對外人有所宣揚，否則，雙魚鏢局也得學三元鏢局那樣關門大吉。

突然，沙雲風想起了一件事，鏢局中還有伙計，或者雜役等等，是否發現自己五名鏢頭吃跌之事，對！得敲門，不知碰上了甚麼鬼，大門擂得震天價響，就沒半點回音，人死光啦！沙雲風正想罵出口，還是張仰比較頭腦清醒，一個「鷂子翻身」，人已翻身上了牆，奇怪，從圍牆上看下去，靜悄悄、烏黑黑，怪了，他再提高了嗓音，叫了幾聲，還是沒有人回答，沒法子，下牆開了大門，放了沙雲風等人進內，立即奔向內廳，黑黑的耳旁中，借一點星月餘暉，看清了七橫八倒的伙計們，于敬更掏出了千里火，先點燃了燭台，一剎那間看清楚了，這些伙計的寶匣子、銀兩、制錢散在桌上，分明玩得興高采烈時，中了人暗算，不過全沒有死，這總算不幸中之大幸。

伙計們全中了高人的點穴手法，可憐，這幾個大鏢頭，卻是束手無策，直等到晨光曦微時，一個個伸拳踢腿，打呵欠、伸懶腰，醒了……不，穴道自動解了，問清楚情由，不出所料，賭得興高采烈昏頭轉向時，也不知那一個先倒地，總之你叫一聲，我哼一句，誰也沒理誰，誰也沒有發現誰，祇是覺得背一痲，倒下了！比幾位鏢頭好的是，不必唱小調，嘆五更，不過，他們可沒個人看清來人是哪一個？

請問：這可揪心不揪心？沙雲風無可奈何，與應、于、張、白四人詳細商討了一個下午，最後決定，由沙雲風親赴開封向其師叔中州大俠陽延齡訴說詳細情形。

沙雲風立即啓程，他怕躭在這個是非之地提心吊膽，如果陽延齡不能代他作主，他可是打定了主意，賴在開封不再回來，除非此事有個解決之方。

沙雲風出城關，走斜道，不料，頭上有人叫他的名字，這裡是城關外的荒郊地，四處並無甚麼樹林、修竹等等，有的是幾個土坡，是誰？沙雲風猛吸一口氣，身形已躍到了一個較高的土崗上，四面搜索，鬼也不見一個，但是，他明明聽得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唉！人走衰運鬼來欺，沙雲風啊！沙雲風，看來，你這個倒霉鬼，青天白日，也會讓鬼欺……」

「是你自找衰運！」

「啊！」沙雲風一個大旋風轉，轉得又勁又疾，可是，他依然不見人影，「你是誰？」

「我是我！」是個十分清脆嬌美的聲音。

「你在哪裡？」

「是你有眼無珠，自己看不見我。」

「你！呃！」沙雲風可越來越怕了！爲甚麼？此女非仙即鬼，老實說，世上仙人沒人見，也沒人會八成八、九成九是「鬼」，莫非我眞的撞上了寃鬼？凝神一想，自己生平殺人不少，可從來沒有殺過女子，照道理不該有女寃鬼來夾纏住自己啊，「鬼大姐，你莫非找錯了人……」

「你叫沙雲風……」

「這……」沙雲風啞住了聲。

「你是雙魚鏢局，分派在太原的總鏢頭，你昨夜見過閻老財，你迫老財去迫詐袁夫人十萬兩黃金……」

此人問一句，沙雲風點一點頭，如此看來，鬼可沒有找錯了人啊！莫非，啊！沙雲風突然嚇得冷汗透體，是袁夫人？她自殺了？變了鬼來找自己……該死的閻老財，你那可以如此沒情義，將我拖出來示衆，將這個責任全讓我一個人背，想到這兒，他仆拜在地，連連叩頭道：「袁夫人，你聽我解釋，袁夫人，你聽我解釋！」

「如此膿包，卻有這麼黑的心腸，與我滾回去……」

沙雲風眼前一亮，祇見一個年才廿左右的青衣少女，滿臉鄙夷之色，望住了自己，壓根兒是自己疑心生暗鬼，可讓人看小了自己，並且，才是個丫頭胚子，沙雲風是一個忍不住，身形一起，左手一抖，右手一揚，「好個丫頭，敢扮鬼戲弄你家沙大爺……」祇見兩串精光澄亮的勁風，其疾似箭的向少女打到，距離既近，沙雲風可是一心要挫挫少女的銳氣，所以，仗以成名的七芒環成串打出，少女見沙雲風雙手舉動，她臉色微變，身形之快，令人嘆爲觀止，並且一長身，又直又高，直似一股狠烟升了空，可是沙雲風的七芒環卻也不容輕視，她這兒才將身形彈起，而七芒環所化之精虹，竟然會受了少女勁風所引，直飛而上。

沙雲風經已看出了便宜，打落水狗，乘機又打出一套七芒環，這可算是陰狠之極的打法，非但先是打一個措手不及，現在，更可算順勢再打她落水狗了，一個年才廿歲左右的少女啊！她又有甚麼神通來閃避這樣陰狠毒辣的殺手？

但是，江湖上人才輩出，何況這位少女，本來就是個刁鑽古怪的惡人門戶座下高手弟子，從其一再的戲弄沙雲風就可看出其個性之一斑，現在，當其看見到沙雲風竟然拿出如此卑鄙無恥之手法時，她氣憤之中，立即就想到如何來擺佈對方，本來，她全身已爲其獨門所練

之玄功陰炁所護，即使七芒環具有破橫練之功，但是，這也得你猝不及防之情形下，爲其擊中而毀了功穴而已，現在她有備而來，更且，爲其勁力所吸而上的七芒環，本來已成爲强弩之末，現在，第三串七芒環打來，好個少女，一個朝下翻，一折身，人在半空變成了頭下脚上，雙手一合掌，好奇怪，先前打出之兩串七芒環錚錚錚，一連串的繁響中，少女一抖雙掌，爲其合掌時所攝之七芒環，有如繁星的，直擊第三股七芒環，這一來可好了，一連串的銀星繁點，向沙雲風周身打到！

沙雲風這一來可算是嚇了個臉無人色，頭臉四週時有急嘯掠過，他那裡還敢亂動？一怔一呆之下，眼前倏忽的一暗，叫聲不好，而一股似山崩海嘯之壓力迎面壓來，一個頭暈，他算是昏死過去了。

爲一陣涼風吹醒，沙雲風睜開雙眼一看，黑沉沉的，這還不算，要命的是一陣又一陣的隱痛，有如毒蛇噬咬着他的全身一般，還有，人爲甚麼不自在？不對，這雙手……一想到手，本能的想放在自己眼前看看，一陣更激烈的苦痛令他清楚了，自己不知怎麼一來，讓人吊了起來啊！

沙雲風剛想開口，耳邊已響起了少女的怪音，「怎麼樣，舒服不舒服！」

聽得出，這少女語意是萬分的厭惡，還加添了幾分陰森之感，「本來，我祗不過是請你回去，別去如此而已，想不到你倒也眞有兩下子，幾乎使我給你的暗青子毀了雙手，總算，你這個傻蛋還沒本領，才算將我輕輕放過，反給我將你擊昏，憑此一點，我才算沒要你的命，因爲你揀的地點很好，到現在還不曾見過第三個人出現，更幸得你身藏解藥，沒有毀了你姑奶奶的功夫，但是，你這個壞蛋可不是安甚麼好心的，所以，我把你吊了起來，吊在這個我代你立下的木架上，現在我問你，聽着了，我問一句，你答一句，半點也不准你支吾、謊報，如果你不怕死，試試……」語聲才畢，沙雲風祇覺得一陣劇痛，痛得兩眼發黑，原來是這個小姑娘，抽了他一柳條，打的可正是人身的血穴。

一個大旋轉，這個小姑娘跟誰學來這種殘忍手法？現在憑這個大旋轉，沙雲風清楚了，自己是給人不知用甚麼繩索，縛緊了的亦不是一隻手，而是一隻大拇指，並且，時間一長，唉！沙雲風幾乎哭出來，爲甚麼，這一大拇指算是毀了，試想想人的雙手，所憑仗者就是大拇指，拇指一廢，雙手等如聾子的耳朵了，雙手一毀，習武人尚憑甚麼來與人爭勝奪先。

「姑娘！我求你一件事！」

「你求我？很好，請講！」

「放我下來。」

「喔！你怕雙手毀了！」

「正是。」

「你怕一身武功就此廢了！」

「正是……」越說，沙雲風的苦痛越劇，現在，在心理的作祟下，可憐，他眞以爲拇指將不克頂住，而斷了。

「對你的武功你可自恃得很啊！」

「唉！我也總算花了廿年來的苦功啊！」

「哈哈……」少女一連串銀鈴般的笑聲中，突的手一揚，暮靄微光中，依稀見到有兩絲極細的白光抖出，沙雲風卻是摔了個屁股做墊子，這一鬆雙手，關節百絡之痛，立即襲上了沙雲風心頭，一個堂堂大鏢頭，今天卻是受盡了人家的作弄。

「我問你，聽見了沒有！」

「姑娘，我在聽！」可憐語聲又喘又濁又苦痛，還有些抖戰！

「是誰教了你這個惡計來陷害袁夫人啊？」

「這……個……」

「不准支吾！」

「唉！是我！」氣總算是較爲通順了，「姑娘，你殺就殺，何必將沙某人如此作賤，同行相妬，又道是武無第二，袁得這多年來，可以說是壓得我們連氣也喘不過來，今日幸這老兒爲人所毀，更且失鏢落台……姓沙的要報平時相待之仇，要他後人多出幾文也不算爲過，又何況，我……並不斬盡殺絕，我更不想令他後人，一無養老謀生之資……姑娘，你該明白，袁得所賺之錢，再加近幾年來的增進，依他的家底來說，黃金十五六萬是少不了……」

「是他們請你管理的？你能如此的清楚……」

「這，我……」

「好，沙雲風，聽你講得如此徹底坦誠，也罷，姑奶奶也不想多費唇舌，現在，我老實告訴你，雙魚鏢局中人，一個也不准離開太原城，至於閻老財處，你打的算盤，你自己去辦妥吧！而三元鏢局，記住，那怕是一草一木，哼哼，也不准你們有所覬覦，去吧！」

「這個……」沙雲風可怔住了。

「還不快去！」

「姑娘，我不是不走，而是無法可走，請教，雙魚鏢局，沒有人可出得了城門，我那開封總局，又怎能找我辦妥此事？他們又怎能代割五萬黃金？」

「問得好，沙雲風，你總該有書信、文據以作憑證的吧！好！交給我，由我們代你辦妥！而你們就在此等待消息，一經辦妥，還你們的自由……」

「啊呀！姑娘啊！我們，這一來我們雙魚鏢局，可能死無唯類矣……」

「你說甚麼？誰敢來對你……」

「自然有人啦，姑娘，爲甚麼這一次由我這個不成才的總鏢頭親自出門？唉！我們非但這五萬黃金是蝕定了，並且，還得取一萬五千兩黃金作贖身費呢……」

這一來可將個姑娘也鬧了個莫名其妙，由於其年輕歷淺，實在想不明白，江湖上許多詭譎、機詐、古靈精怪的變化，她算是給沙雲風問住了，弄得手足無措，無可適從了。

「不理你如何，我命令你立即歸去！」

「祇怕我們雙魚鏢局的人全給你一個人害了！」

「如有對頭，就請轉告三元鏢局舊址，找我『兩極門』來索取新賬舊欠便了！」是一聲極嘹亮的婦人聲音，分明在很遠之處傳來，卻是字字清晰萬分的傳入了沙雲風之耳中，尤其是兩極門三個字，竟然令沙雲風心臟跳了三跳，沙雲風提一提神，還想有所解說，那少女冷冷的道：「還不快走，眞想死了個乾淨……」

沙雲風氣一窒，心一瘆，不自禁的想起了，唉，這江湖就該是有本領的人走東闖西，自己憑甚麼稱甚麼英雄？自以爲了不起，其實，一個任人打罵，戲弄的無用胚子，到如今更連走一步、行一脚全得由人吩咐，受人支配了，自己稱甚麼鏢頭？別現世了，不過，該怎辦，突然一個新的念頭升起，死！對！他娘的，老子一死，眼不見爲淨，站起身再看一看天，雖然越來越黑，終有些星星在向他眨眼，摸一摸肚子，眞洩氣，餓了，混身又是酸痛，又是再想自己一死，依然得連累雙魚鏢局中人，他祇能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脚步踉蹌的走向太原……

* * *

第二天的清晨，有一對少年英俊的武生，騎了馬，出太原城，分明他倆是等開城門。

因此，在城郊外，天色雖已大明，可是，時間還是卯末之時，看來，他倆有急事，所以策馬飛馳，在這驛道上，捲起了兩道沙龍。

也不知怎麼一來，騎馬中，突然有一騎馬打了個前跌，一聲長嘶，在這灰影紛飛中，依稀可以看到一條人影，身法美妙的由馬背上，一個「燕子抄水」式，掠出老遠，如果此人不是具有好身手，眞有可能給馬壓在底下，輕則重傷、損手，重則送了命也說不定。

兩騎馬本來是略分前後，而前騎一個挫跌，後騎馬上的少年人卻是好騎術，更是好手勁，又是嘶哩哩的一聲馬嘶，這匹馬竟然四脚駐地，有如馬爲强力所定住那樣，除了鼻孔中呼嚕呼嚕的冒白氣之外，動也不動地看着自己的同伴，臥倒在地上。

「瑛姐，出了甚麼事啊？」馬上人一邊問，一邊已彈腿下馬，迎上剛才回身的同伴。

奇怪，走得好好的，那會突的馬失前蹄！

「瑛姐，去看看……」邊說邊來到了那匹馬前，祇見這匹馬已爬不起來，馬眼中分明有清瑩的淚珠，那個瑛姐俯身細察，突然，她嘆了一口氣道：「那會這樣的，走得好好兒的，突然間折了腿……」

「是折了而已，不是斷了，還能醫治吧……」

「唉！即使能醫，又交給了誰去醫治？即使有人，可是，哪有時間呢？」

「啊！」這少年漢子不由得臉露愁色，可憐兮兮看着那匹馬，「瑛姐，終不能撇下了牠不理？」

其實，那個瑛姐，何嘗不在四處張望。時間不算太早，可也不算太晏，驛道上還沒有人馬車輛來往，正瞧之間來了個鄉下人，擔了一擔山柴，正在氣喘喘的，由低窪田爬上了驛道，那個看來是男裝，卻是爲人稱作瑛姐的少年人，高興得叫了起來，「大叔，大叔。」

鄉下人看見了兩人兩騎，便戰抖抖的擔了山柴走了過來，「啊呀呀，兩位好早啊！」

「大叔，請問，你挑了柴，到哪裡去？」

「進城啊！進城去賣，賣了柴，換些油鹽醬醋……」

「這一擔柴市值幾文？」

「值二百四十文！」

「好，我給你一貫錢作酒資，託你將我這匹馬帶入城中，找到西三條街，以前三元鏢局之舊址，將這匹馬交給袁夫人，你可做得到？」

「甚麼？給我一貫錢作酒資？你不騙我？」

那個瑛姐已由身邊取出錢鈔一張道：「你請先收下。」

「好，哈哈，今日可眞是走運，出門見喜，看來，以後我眞可得財神之照顧，發個十萬廿萬黃金的大財，哈哈，好，我代你辦，代你辦……」一邊說，一邊放下柴擔，取過錢鈔放好。

然後，牽起那匹蹩了脚的馬，一邊走，一邊叫道：「再見，再見，放心，放心……」一人一騎，就這樣的向着城門，慢慢的走了。

「瑛姐，你做甚麼？捨不得這匹馬兒嗎？」

「不，我依稀感覺有些不對勁！」

「有甚麼不對勁？」

「一時間，我也說不明白，還有，淑妹，一路之上，你務必小心……」

「瑛姐，你做甚麼啊？難道這個鄉下人是對頭？趁他尚未走遠，我們何不追上前去？」

「不必了，但願我們所料不準，如果，他眞是對頭，淑妹，你以爲他會放過我們嗎？」

這個淑妹想了好一會，然後道：「如此說來，我們依然趕路，不理會這個鄉下人……」

那個瑛姐應了一聲「是」，身形一動，向田間躍下，然後說：「你我分路而行，到盧家莊會合，一路上要小心在意，甚麼閒事也先別管，待我們到齊後，再作打算。」

現在，那個淑妹踏鐙上鞍，一抖轠繩，當其聽清了同伴的說話，一催馬飛也似的向前直飛而去。

她座下的是匹千中選一的良駒，因此，在傍晚時分，已到了甚靠附近的許家集，到了第二天又吃了些乾糧，算是到了盧家莊。

突然，一股勁風由斜裏掠過，一看，正是自己的同伴，她已早一步到了此地，看來，她比自己勤力。她神色緊張地道：「淑妹，你我快走！」

語聲才畢，她已飛身上了馬，正準備一馬雙馱，離開此地，不想馬力不支，一聲令人心惻的長嘶，令這一對女扮男裝的行人，爲難了。

「瑛姐，馬力不支啊，我一路上飛馳，根本沒有讓牠留力，該給牠添料、餵水、溜溜馬、休息才是。」

「咳！」這位瑛姐嘆了口氣，然後正色地道：「淑妹，你可要記住我的話，無論如何，不論有甚麼變化，你我祇有兩個字『裝傻』，隨便怎樣，決不可露身手，招惹是非，因爲你我之最緊急之事是赴開封，辦妥這三元鏢局、雙魚鏢局之事，其他在其次，切記切記！」

這個淑妹可讓她的瑛姐鬧了個不明所以。

本來自己這位同門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爲甚麼一出太原城門，一直擔心怕事到如今？莫非她變得很膽怯了，還是眞的大禍臨了頭？

雖然如此，兩人一騎，依然來到莊集中，這不是個大市鎮，所以，連像樣的可以招呼馬匹的飯莊客棧也沒有，祇有一家晋陽樓。

無可奈何，吩咐了小二，叫來了馬倌，再三叮囑好料好水服伺，然後，兩個人揀了一張座頭坐下，胡亂叫了一些麵餅酒菜。

此時，又來了一枱客人，一共四人，其中一個是女的，生得臉黃骨瘦、白布纏頭、一雙白鞋，分明在服孝，可是看年紀才卅來歲，不知服的是誰的孝？

另三個，兩個白衣老者、一個黃髮壯漢，三個人全帶了個青布包袱，人一到，便各人將各人的包袱放在左手邊，看來是隨隨便便。

其實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個地方正是他們最容易照顧的地方。

是那個女人作主，她叫了不少酒菜，菜還未上，酒已到，她代每人斟上了杯酒，手法平穩，而且氣定神閑，不過，當她雙手捧酒站起身時，眼中已滿是淚水，「小婦人祇能借此一杯水酒，代死鬼多謝三位之仗義了……」

「樊家嫂子，何必如此！想我等與樊兄，有的是過命交情，今日突聞噩耗，嫂子又親自出來，我等無論如何也得出手相助……」

「周老哥、樂三哥，還有丘小弟，可惜未亡人迄今未知兇手是何方神聖，不過，聽出手者所言，他也是受人之託，憑這四個字，我就想起你死鬼兄弟的大對頭來！」

「『萬里烟雲』喬西門？」

「我們也祇能去找他……」

一會兒工夫，所叫之菜餚上齊，那位樊家嫂子含淚請三人食用。就在此時，酒店門外走進一位黑巾幪臉，祇露出雙眼的漢子來，黑氅、黑褲、黑行籐綁腿、一對黑色薄底快靴，這個人就是包在黑色中，露出來的兩隻眼睛，雖然精光明亮，但任誰見了也不得不生出一股寒意，即使他走得沉着，身旁人看了，依然如看到幽靈一般。

小二不得不招呼，但那人卻冷冷的走到了座頭坐下，湊巧，迎面劈對的正是那一對女扮男裝的少年，此君一無表示，祇見他發出極悶的語聲，要了吃食，十分簡單：二十張單餅，一碗刀削麵。

這些最粗簡的食物，不多時，便全擺到了那黑衣人的桌上，他緩緩的放下了面罩，正置那個淑妹稍一轉頭，看得清楚，原來此君乃是個面相英挺的少年，不過，那對眼神卻充滿陰鬱之色，他雖然吃得快，不過舉動相當斯文，不多時，二十張餅、一碗麵算是報銷了，取來一條汗巾抹抹嘴，又將自己包在黑色中，然後，站起身說話了：「如果沒說錯的話，你是樊鐵山的妻子湯紫筠，你是壽陽的周志艮，你是太原樂欽，還有你是五台山的丘長生……」

本來，這個樊氏未亡人，對這個黑衣人經已有所留意，現在，反而是他出來點名，四個人全有着一

陣血脈賁張之感，對頭！一想到這兩個字，四個人便也不約而同的站了起來。

「尊駕是誰？」湯紫筠問話已出，可是，不禁大感奇怪，自己的聲音竟會變得如此的乾澀，並且，不自覺的露出了心怯之意。

「我……唉……」這一聲嘆息，令得在場人頓生異感，這那裡像在嘆氣，簡直是荒野中一隻被遺落的野獸，對自己前途絕望之中發出哀鳴啊！

「我是殺……手！」這四個字既冷且陰，四個人全嚇了一跳，可是，這還不算可怖，可怖的還在後面呢！

「湯紫筠，我祇要你一隻手指，一隻大拇指，周志艮，我要你一條腿，樂欽，我要你一對眼，而丘長生，我要你一隻手腕……右手的……」

「放你媽的屁……」丘長生怒不可遏的脫手一飛，那來的這種暗器？卻原來是丘長生順手抄起、就手而出的餐具。

丘長生素來擅發暗器，並且不論甚麼，爲其抓住的就可以利用，因此搏得左手連環的雅號。現在，他飛碗出手，還有甚麼客氣的？碟子、盤子，那怕是隻酒杯、匙羹，都如雨點般的向黑衣殺手投去，那黑衣殺手卻脚步不移，祇用長劍迅疾的阻擋，迎住了這些暗器。突然，衆人祇見一道黑影，一綫白虹，和着一聲漫長的嚎叫，一縷鮮血濺出，大家方始看清，正是那個左手連環的丘長生，右手正抓住了左手在叫，鮮血在流，左手手掌不見了！

「嘩啦」、「轟隆」，桌翻椅倒，周志艮、樂欽、湯紫筠三人已看出了這殺手的厲害，現在祇有打了！周志艮的仙人拐出了手，一招「盤龍八打」，祇見一條白影直向黑衣殺手掠去，「噹噹」的連響八聲，一個打得快，一個擋得疾，兩者不分上下，也就在此刻，湯紫筠的吳鈎劍與樂欽的囚龍棒掠入圍中。

全是一流武林高手的出招，可以看出來，就算這個湯紫筠，看來臉黃肌瘦，但是，吳鈎劍的出手發招，卻是正宗大路的靈岩神招，起手直削，回招橫鈎，左鎖右奪，前直後彎，招式四平八穩，不以花巧取勝，其實，這才算得是平凡中得睹光采，配上樂欽的囚龍棒，他功實勁沉，招精式靈，又何況他拿捏方位更有獨到之處，曾經在太行山大戰龍門三戟，就憑仗其眼神所到，直指三戟的弱位，而令三戟不寒而慄，不戰而退，從此搏得個「仙眼通」的名號，不想今日他卻遇見個人中之怪，黑衣殺手的出手發招，分明有破綻，可是他的出手快，身法更快，所以，所有破綻一閃而過，一瞬而沒。

但是黑衣殺手也有着他的苦衷的！祇不過他有苦說不出。所以，任憑那幾個出手爲敵的、不知其情的人逼使黑衣殺手面臨絕境。

現在看來是三個打一個，其實誰也無法保證，誰能佔了上風，這是個僵持之局，丘長生已是個廢人，其餘三個也不甘心有所傷缺，所以，三個人一個心思，誰也不能半途脫身而爲其個別擊破，目前是個均勢，希望這均勢能保持長些時間。

其實哪裡是均勢？明顯的，殺手之功力比三個人更勝一籌。可惜，他奉命而來：取腿、取眼、取手指，他絕不能殺死他們，如果辦事有失，或者不能畢竟全功，輕則面壁，重則散功降職！爲了這個原故，明明在第三招上便可取了樂欽項上人頭，卻不得不爲取其雙眼而變招，致使樂欽閃開而形成均勢，其實，這均勢是假的！

三個人均有這樣個遭遇，可是三個人全能於百忙中避過，問題在於殺手不想誤取目的物，如此而已。

戰局膠着，所求者祇是對方出個錯漏，而取得全勝。

首先出錯漏的是殺手，時間越長，他越發擔心這三個人會脫圍而出，那怕是走脫一個，自己便前功盡棄。

這邊的三個全是武林一等一的高手，他們也是老江湖，他們即使對自己的實力估計過高，但是沉實、不鶩妄想、全神貫注的圍攻對手，這也是他們的長處，你一陷入了沉思，怕受罪躭過，那麼你就落了下風。果然，殺手的身法、步法的破綻越來越多，越來越明顯。「仙眼通」樂欽那會放過，錯在哪裡，眼神已注視到那裡，不是樂欽搶先攻取，亦爲湯、周兩人爭先！

這一來，黑衣殺手越來越被動了。

突然，樂欽一聲長笑，身法似風的閃向右角，囚龍棒一個五雷轟頂，他以爲這一次十拿九穩，黑衣殺手已爲自己逼入了陷阱，何況後面又有湯紫筠的呼應，方圓三尺之地，全爲其囚龍棒之勁風所罩，饒是你殺手身法快、劍法迅，這一個破綻，你是輸定了！

一聲慘呼，接着又一聲慘呼，黑衣殺手全身黑色之中，果然現出了觸目的鮮紅，左後肩分明已爲湯紫筠擊中，他自陷絕地。可是樂欽的囚龍棒卻不在手中了，他此刻正雙手掩臉，鮮血從指縫中沁出，一面跳脚，一面怪叫：「我的眼！我的眼……」原來，他的雙眼被毀了。

（未完・一）

上文提要：江俠儒在妻子的屍體旁悲痛不已，這時，秦晉發現房上有人，原來是他與江俠儒救出却又溜走的女人，她也是為查此案而來，因她亡夫死因與此案相似，均為殉情自殺，待他們返屋後，發現江俠儒亦被殺死，經檢查，發現殉情人均為迷幻神針所害，泰虛道長帶領秦晉等人，於拂曉前趕往福安客棧捉拿兇手……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馬可 文・騰飛 圖

武林皇帝



捨不追窮徒狂懲　殺被手兇索線斷

泰虛道長發出一聲短嘯，才說道：「言歡，你幹過什麼，咱們心照不宣！」

一頓，對秦晉道：「秦施主，咱們將他帶回去再說，這裏不大方便。」

秦晉點點頭，上前一把抓起言歡，將他往肩上一搭，大步往客棧前面走去。

清元道人跟兩個同門師弟已聞嘯自房後及後牆飛掠到來，泰虛招呼三人離開客棧。

客棧內的所有人全都給驚動了，但都不敢多管「閒事」，躲得遠遠的看着，眼見泰虛道長等人離開，店家才鬆口大氣，也不敢向泰虛道長等人理論賠償給弄破了的瓦簷。泰虛道長却吩咐青葉留下一錠銀子，作為賠償。

走在路上，林雲蝶忍不住心裏的好奇，問秦晉。「秦大俠，你怎會猜到言歡躲在隔鄰那個房間？」

秦晉扭頭含笑道：「秦某以前曾試過那樣做，當時秦某受了傷，給川東九煞追殺，好不容易才擺脫了他們，在一家客棧內投宿，睡到半夜，忽然驚醒，心血來潮之下，居然想到躲到隔鄰的房間去睡，萬一川東九煞找到來，不會一下子給他們找個正着。那知道天亮前，果然給川東九煞找到來。他們前後堵住那個房間，衝入房內，當然找不到秦某，而秦某事前已在後窗上留下一個鞋印，川東九煞以為秦某早已從後窗溜了，並沒有搜查別的房間，匆匆走了，秦某也得以逃過川東九煞的追殺。剛才在瓦簷上我突然想起那一次的遭遇，因而想到，言歡有可能像秦某那樣，來個狡兔三窟。想不到他果然如此。」

林雲蝶聽得滿有興趣。「秦大俠，那一次怎會給川東九煞追殺？你闖蕩江湖這些年，一定遭遇到不少驚險及有趣的事情，可否給妾身講講？」

秦晉笑笑道：「程少夫人，待這件事了，而妳又還有興趣，秦某再給妳講。」

「一言為定。」林雲蝶露齒笑道。

秦晉瞥到林雲蝶那露齒一笑的動人模樣，不由得心頭跳動一下，禁不住扭頭朝她一笑。「妳有興趣聽，秦某可以給妳說三日三夜。」

話出口，才驀然驚覺，怎會衝口說出那句話？

林雲蝶抿嘴一笑，秦晉禁不住又心跳起來。

之後，他有幾日不時想起，怎會對林雲蝶的兩次笑貌心動，但自己却找不到答案。

* * *

言歡起初一口咬定，他跟江俠儒之死毫無瓜葛，對七指道人跟江

夫人——顧玉蓉之死，更加毫不知情，推個乾乾淨淨。

對於江俠儒後胸勺上留下的那個掌印——黑砂掌印，他亦有一番狡辯，武林中並不是只有他才練成黑砂掌，他的師兄畢樂亦練成黑砂掌，掌功比他還深厚。畢樂雖然已於數月前病故，但他還有兩個徒弟——吳行輿包活，兩人亦已練成黑砂掌，怎能夠一口咬定是他所為？

泰虛道人對於言歡的狡辯，並沒有動氣。「然則，你在發現黑砂掌印不過數十里外的地方出現，又有什麼解釋？」

言歡咽咽口水，强辯道：「言某有事來到這裏，不可以麼？說不定，言某兩個師姪在妻奴江俠儒死的地方——青溪鎮還要近的地方出現，只不過你們沒有發現他倆的行踪吧了。言某倒霉，不幸給你們找到，但怎能據此便一口咬定言某是殺死江俠儒的兇徒？還有，你們怎能夠認為除了言某跟我兩個師姪外，便沒有別的人練成黑砂掌？你們不會沒有聽聞過，三十多年前，縱橫江湖武林，人稱花樣百出的絕頂高手百里長鴻，一身武功，皆是偷學各門各派的武功而成的呢？」

聽了言歡這番强辯，林雲蝶氣得眞想狠狠地摑他兩掌，看他還敢不敢狡言詭辯。

泰虛也給言歡說得一時間想不到反駁的話。

秦晉忽然冷笑一聲，目光烱烱盯着言歡。「言歡，你剛才不是說，江俠儒是在青溪鎮給殺死的嗎？」

言歡怔了一怔，點頭道：「難道不是？」

秦晉嘴角泛起一抹冷笑。「秦某記得，咱們並沒有說過，江兄是在青溪鎮給人殺害的。你怎知道？」

言歡頓時雙眼翻了翻，呆住了。但很快便乾笑一聲，說道：「這個，這個……聽來的成不成？」

秦晉冷冷一笑。「言歡，不要支吾以對了，你剛才漏了口，說出青溪鎮，哼哼，經已露出破綻！秦某還記得你剛才還說，對那回事毫不知情，如今又說聽來的，前言不對後語！分明是狡辯抵賴之詞。可惜你不能自圓其說，自露破綻！」

泰虛道長讚許地瞧了秦晉一眼，目光轉落回臉色陡變，低下頭來的言歡身上，沉聲道：「言歡，你若從實招來，還可以饒你一死！若你狡賴不認，無異自尋死路。」

言歡低頭不語。

林雲蝶想到亡夫之死，不由怒火上升，忍不住踢了言歡一脚。「姓言的，你若不招認，泰虛前輩不會對你怎樣，奈何不了你，但妾身絕不會饒過你，妾身會一劍一劍在你身上刺成蜂巢一樣，要你慢慢死！」

言歡全身抖顫一下，抬頭道：「言某若招認，眞的會放過言某？」

泰虛道長點頭道：「貧道從不打誑語，言出必踐。」

言歡眨眨眼，咽咽口水，說道：「言某乃是受人脅迫，不得不聽命行事。」

「誰？」林雲蝶性急地問。

「言某不知道他是何許人！」

「混帳！」秦晉喝罵。「你以為咱們會相信？」

言歡苦着臉道：「言某句句屬實。若你們不相信，言某無話可說。」

林雲蝶氣狠狠地道：「咱們可不是三歲孩童，這種話騙得了誰？信你的，豈不是白痴！」他作勢拔劍。

泰虛道長搖手阻止林雲蝶拔劍，沉聲道：「言歡，說清楚一點，怎會不認識脅迫你的人？」

言歡翻了翻眼，吸口氣，道：「老道，那人每次見言某，都戴着面具，每次都不相同，言某從未目睹他的廬山眞面目。你說，怎會知道那人是何許人物？」

「那你如何認出他是同一個人？」泰虛道長問。

「那人有一個特徵，左手尾指特別短小，而且內彎，指尖頂着無名指，形成一個小圓。言某就是憑那特徵，認出那人。」

「你有什麼把柄給他拿着，甘願替他做事、殺人？」

言歡這一次沒有那麼爽快了，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似乎難於啓齒。

「說呀！」林雲蝶忍不住喝道。

言歡猶豫一下，終於說道：「那人擄走了言某的女人和兒子。」

泰虛道長雖是出家人，聞言亦詫訝得七情上臉。「言歡，什麼時候娶妻生子？怎麼貧道從未聽聞江湖有此傳聞？貧道雖則一大把年紀，可記性還好，據貧道記憶，你仍未娶妻啊！」

言歡苦笑一聲。「言某確是從未娶妻，但在十一年前，暗中養了一個女人，還生了一個兒子，此事除了言某跟她兩母子外，沒有別的人知道言某這個秘密，也不知那人怎會查出來，將言某女人及兒子擄走，脅迫言某替他做事。」

「說說貧道師姪七指及江夫人在青溪鎮那座宅院內，雙雙身亡那回事，到底是怎麼回事？」泰虛道人很想知道內中的情由。

言歡道：「實情……如何，七指道人跟江俠儒的妻子是否有……那回事，言某不大清楚，言某只知

道七指道人在距離青溪鎮不遠的一個地方，被那人所制，也不知他用何手段，將七指道人弄得昏昏沉沉。每一個他要對付的人，他都會把人弄得昏昏沉沉的，言某跟他將七指道人送到那座空宅子內，而江夫人經已在那裏，亦是神智不清，之後發生了什麼事，言某一概不知，只知道每次事後，都傳出男女給人發現因幹了不該幹的醜事，無面目見人，羞愧自殺。」

「言歡，妾身亡夫亦是落在那人手上，給擺佈成跟人盡可夫的花嬌美在一起……因而羞愧自盡身亡！」林雲蝶恨怒得銀牙咬得咯咯有聲。

言歡打量林雲蝶一眼。「妳說的是紅日莊的少莊主程朗生？」

林雲蝶沒有答言歡，眼裏淚光隱現，點點頭。

她恐怕一開口說話，便壓抑不住滿腔悲痛，流下淚來。

言歡嘆口氣。「言某迫不得已，那次程少莊主亦是給言某引到一個地方，讓那人將他制住，然後送到另一個地方，就是他跟花嬌美雙雙倒斃的地方。妳要給妳良人報仇，找那個人吧。」

「那人還有幫手吧？」秦晋問。

「有。」言歡馬上答。「每一次鬧出醜事，自殺身亡的一雙男女，那個女的都是由一個女子給那人弄來的。」

「那個女子是何許人？」

「言某只知那人稱呼她艷娘，約二十五六年紀，樣貌頗俏麗，看上去不像是個壞女子，言某從未聽聞江湖上有這麼一個人。據言某觀察所得，那艷娘是自願替那人做事，跟那人頗爲親暱。言某所知的，也只有那個艷娘知道。」

「這半年來所發生的『醜事』，都是那人一手製造出的嗎？」秦晋問。

言歡點點頭。

「言歡，帶咱們去找那個人。」泰虛道長兩道銳利的目光直射着言歡。「這樣，才能証明你所言屬實。」

言歡兩眼一翻，跟泰虛兩道銳利的目光相觸，馬上垂下眼。「之後，便放言某走？」

泰虛道長點點頭。「你既然不是元兇主謀，又是受人脅迫，加上你又將功贖罪，咱們答應你的，絕不食言。」

言歡道：「好，言某帶你們去找那個人。」一頓，又道：「能夠擺脫那人的脅制，言某何樂不爲。」

＊　＊　＊

午後，泰虛、秦晋等一行六人來到距襄城鎮約五十里外的埠丘鎮。

那是一個大鎮，少說也有四五百戶人家。

本來，他們若是騎馬，早已趕到埠丘鎮。由於怕言歡跟他們在一起惹人注意，因此，泰虛道長提議乘坐馬車，就不怕在路上給有心人瞧到。

逕自投了棧後，他們吩咐伙計着廚下弄幾個菜，送到房裏來。

原來他們只顧趕路，還未吃晌午飯。

吃過午飯，秦晋跟林雲蝶各自回房歇息，言歡則由泰虛道長跟他的兩個弟子看着。

由於秦、林兩人的房間就在左邊相鄰着，所以，兩人當然一道往左邊走去，走到林雲蝶的房間門前，林雲蝶停下來，正想跟秦晋說話，秦晋已然停下來開口說道：「程少夫人，有一件事秦某請問。」

林雲蝶沒來由地心頭跳了一下，瞥了秦晋一眼。「秦大俠，只管說。」

秦晋道：「程老莊主爲何不親自追查尊夫死之眞相？讓妳一個人到江湖上歷險？」

林雲蝶咬咬嘴唇，心裏有一絲失望。「秦大俠，家翁不堪亡夫之死對他的打擊，勉强支撐到替亡夫料理完後事後，便病倒了，一直躺在床上，沒奈何，只好讓妾身擔起追查眞相的責任。家翁也不相信亡夫跟花嬌美那個淫賤的女人因做出那種醜事而自殺身亡。」

秦晋道：「原來如此。程少夫人，如今已查知尊夫之死，是因有人故意製造出來的，總算還尊夫一個清白。妳大可返回紅日莊去，不須再跟咱們去找那個人。妳受傷未癒，不宜再去涉險。」

林雲蝶抿抿嘴，說道：「秦大俠，謝謝你的一番好意。雖則已知亡夫之死，是因有人在暗中陷害，但仍未知道亡夫是否眞的跟花嬌美幹出那種事來。妾身亦想知道，那人爲何要陷害亡夫。再說，有秦大俠你跟泰虛前輩在一起，妾身不用擔心自身的安危，憑秦大俠跟泰虛道長的身手，相信對付那人綽綽有餘。」

秦晋看了林雲蝶一眼。「程少夫人，妳請回房歇歇吧。」說完，回身向隔鄰那個房間走去。

林雲蝶看着秦晋健壯的背影，張口欲言，但却沒有說出話來，轉身推開房門，走入房內。

＊　＊　＊

在鎮南頭對面的一座小山崗下，有一座裏面只供奉了一尊神像的小廟。

那座廟確實很小，小得上香供奉的人只能夠在廟門口上香參拜，因爲香案就在廟門內，根本不容人走進去。

這麼小的廟內，根本藏不下人。

言歡走到廟前，四下打量一眼，四下裏除了有十數株矮松外，只有片片灑落地上的落日餘暉。

瞧一眼廟內那尊給香火熏得斑駁灰黃的神像，言歡移步繞着小廟走了一匝，跟着撮唇發出一聲鶴唳。

未幾，一聲低沉的狠嗥從小廟內傳出來，一條人影自廟門內的神案跳出來，落在門外地上。

那麼小的廟內，居然能夠躲藏着一個那麼高大的人，若不是親眼見，眞不敢相信。

自廟內跳出來的那人確是堂堂七尺之軀，身穿一襲灰衣，頭上戴着一個面具——笑面佛面具，遮蓋了他的本來面目。只有兩道銳利的目光從面具那兩個眼洞中透射出來。

言歡一步步走到那個戴面具人跟前。「閣下還有什麼吩咐？」

面具人從眼洞中射出來的兩道銳利目光射在言歡身上，「要你做的事，辦妥了麼？」

言歡道：「言某找遍了那個房間，都找不到尊駕遺失之物。」

「當眞？」面具人由於戴着面具，說話的聲音又沉又悶，幾乎叫人聽不清楚。

言歡坦言道：「言某確實找不到，尊駕可能記錯了，並不是將那物件遺在七指道人跟江夫人陳屍的房間內。」

面具人停了片刻，才說道：「或許是吧。還是小心點好，你既然找不到，別人也不會找到，咱放心了。」

一頓，跟着又道：「可有給人看到？」

言歡答道：「若給人看到，言某還能夠安然來此見尊駕麼？不過，言某潛入那個房間後，赫然發覺江俠儒坐在他死去的妻子身旁，痴痴呆呆的……」

「姓江的這麼快便在那裏出現？一定是鷹爪公孫豹飛馬趕去樊城通知他。」那面具人似乎對江俠儒的舉動了如指掌。「言歡，你怎樣對付姓江的？」

言歡咧嘴一笑，作了個殺的手勢。「不動聲色將他殺了，弄成殉情自殺的模樣。」接着將詳細情形說出來。

「幹得好！」面具人讚一句。

「謝尊駕誇獎。」言歡道：「請問，尊駕還要言某替你幹多久，才肯放還言某的女人跟兒子？」

面具人道：「別心急，快了，只要你再替咱幹一次，你便可以夫妻父子團聚。」

言歡道：「這次是那一個？」

面具人道：「你先回去，待咱想到要對付的是那一個，再跟你說。」

「言某可以走了吧？」

面具人點點頭。

言歡轉身便往鎮上那個方向走去。

才走了兩步，面具人忽然道：「言歡，你忘了一件事！」

言歡聞聲止步，扭頭瞧着面具人，雖則沒有說話，眼中却透着疑問之色。

「你每一次都要咱露出左手，讓你看看咱是否同一人，這次你……」

言歡心裏暗叫一聲：糟！怎麼忘了。心思一轉，立刻想到掩疑之詞：「言某跟尊駕在此相見，只有言某跟尊駕知道。尊駕來了，那表示尊駕就是同一個人。言某本想要尊駕露出左手的，想想，不但多此一舉，更會令到尊駕心裏難受，所以言某才省了這個辨認尊駕身份的要求。言某看得出，尊駕每次露出左手，都不大情願。也難怪，若言某也有那種缺陷，亦不想在人前展露。」

「言歡，你不是很想看到咱面具後的面目麼？」面具人忽然道：「咱今天心情很好，決定讓你見識一下咱面具後的面目！」話未說完，已經抬手除下臉上的面具。

言歡料不到面具人終於肯除下面具，讓他看到他的眞面目，刹那間，定定地瞧着面具人的臉——那個即將除下面具的臉，沒來由地心裏有點緊張。

此人到底是何許人？

那人一下子將面具除下來，露出一直隱藏在面具後的面目！

言歡一眼便看清了那人面具後面的面目，驚恐地失聲叫道：「騙人！那根本不是你的眞面目！」

面具除下後，仍是一個面具！只不過笑面佛換了一個青面獠牙的鬼面具。

面具人哈哈大笑。「咱不過答應讓你看到咱第一個面具後的面目，可沒有說讓你看到咱的眞正面目，怎能說騙了你？」

言歡想了想，面具人確是只說給他看到除下面具的面目，並沒有說給他看到眞面目，不由爲之氣結。「算了，是言某太天眞，以爲你會給言某目睹你的眞面具。」

「給你！」面具人將手上那個笑面佛面具揚手飛擲給丈許外的言歡。

言歡只好伸手接住。

豈料就在他接住面具的刹那，自面具的口中「嗤嗤嗤」射出一大蓬牛毛般的飛針，有一部份射向言歡的身上。

言歡發夢也料不到，平平無奇的一個面具上，那個畫上去的笑口居然會射出飛針來，饒是他反應夠

快，在那種情形下，根本不可能躲避得了。

不過，言歡仍然拚盡所能，應付射向他身上的飛針。

身形本能地往橫歪閃開去的同時，左袖往身前急拂。

可是，依然有三四支飛針射在他身上。

言歡頓時臉色大變，全身抖顫一下，往橫裏跌出一步，口裏怒忿地叫道：「為什麼？為何向言某下毒手？」

面具人哈哈一笑，由於臉上戴着的一個鬼面具，因而看上去份外猙獰可怖。「言歡，你幹的好事以為咱不知道？既然你背叛了咱，咱當然不讓你活下去！」

「你……好狠毒！」言歡身子搖搖欲倒，臉上泛起一層淡淡的黑氣，喉嚨像給什麼堵塞着，頗艱難才能說出話來。

這情形，分明中了毒，而且是一種很厲害的毒。

面具人又打個哈哈。「無毒不丈夫！你不義，咱不仁，怪不得咱！」

「你殺我可以……求你……放了……我……女人……孩子。」好不容易將話說完，人亦重重地跌落地上。只不過那一會工夫，臉上經已黑藍一片，手腳抽搐起來。

面具人忽然高聲說道：「出來吧，還匿着幹嗎？你們眼見言歡給咱暗算也不現身相救，眞他媽的不夠朋友！」

一把聲音隨即回應：「無論如何，你這個無面目見人的傢伙休想走得了！」人隨聲現，自十丈外一棵樹後走出一個人來，不就是秦晉。

自另一面出來的，是泰虛道長的兩個弟子，青木與青葉。

泰虛道長則在面具人的背後出現。

林雲蝶也來了，在山崗那面現身。

五人慢慢向前圍攏，顯得很小心。

面具人居然站着不動，似乎不將泰虛五人看在眼內。

「不管你是何許人，咱們都要見識一下你的眞面目！」泰虛道長邊向前進逼，邊沉聲道：「你殺言歡的手段好不陰毒，那些飛針早已淬了劇毒，咱們縱使立刻現身去救，亦救不了言歡，他所中之毒發作得好快，恐怕有解藥也救活不了他。」

事實上，泰虛道長五人目睹言歡猝然遇襲，確是想立刻現身行救，是面具人那句話：你背叛了咱。令到五人心頭一凜，打消了出手搶救的念頭，既然面具人已知道言歡背叛了他，仍到這裏跟言歡見面，只要不是白痴也想到，面具人是有備而來，說不定在附近佈下了埋伏陷阱，他們若不小心行事，恐怕會跟言歡一樣下場，權衡之下，當然要小心行事了。

他們若是都中伏身亡，別說要捉住那面具人了，恐怕所有的線索都斷了，再要找到那個面具人，恐怕有如大海撈針般，辦不到。

觀乎那面具人一副篤定的樣子，明知他們就躲藏在附近，仍然泰然處之，更令到泰虛道長五人心裏生疑，暗自警惕，不敢貿然行事。

若不是胸有成竹，有備而待，面具人又怎會如此目中無人？

「藏頭露尾的傢伙，說！為何要陷害妾身亡夫，令到他蒙羞含恨自殺身亡！」林雲蝶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幾乎按捺不住，衝前去跟面具人拚命。

面具人轉頭望向林雲蝶。「妳是那一個的未亡人？」

林雲蝶道：「紅日莊程朗生就是妾身之夫！」

面具人打個哈哈。「原來是程少夫人。嘖嘖，眞可憐，程朗生娶了妳這如花美眷，居然還跟花嬌美那賤女人幹出那種有辱家聲名譽的醜事來，眞不知自愛，該死！」

林雲蝶氣怒得臉色青白，全身發顫，眼中噴火，厲聲罵道：「鼠賊！滿口胡言，今日妾身不手刃你這鼠賊，誓不為人！」仗劍衝向面具人。

泰虛道長急忙喝道：「程少夫人，稍安勿躁，小心中了那奸賊的激將計！」

林雲蝶心頭一凜，慌忙刹住前衝之勢，不敢造次。

秦晉替林雲蝶捏把汗——萬一中伏，他不敢擔保能否來得及救援林雲蝶，看到她刹住身形，才鬆口氣，一顆心定下來。

「怎麼哪？程少夫人，不跟咱拚命了麼？」面具人似笑非笑地連打幾個哈哈。「妳想知道咱為何要陷害你相公，嘿嘿……如今還不是揭開謎底的時候！待到咱大功告成，而妳又還活着，咱一定親口告許你，絕不食言！」

秦晉怒喝道：「咱們如今就要知道眞相！縱使你有飛天遁地的本領，別想逃得了！」

面具人道：「咱倒要看看你們有什麼本領，能夠阻止咱離開這裏！」

泰虛道長道：「貧道也要看看，你這不敢以眞面目示人的奸惡之徒，有何本領逃脫！」

話聲剛落，泰虛道長跟着高聲對秦、林及兩個弟子叫道：「秦施主、林施主，小心提防！」叫聲中，第一個一步步行前進逼。

秦、林兩人跟青木青葉跟着步步為營，向面具人逼進。

面具人站着不動，似乎對泰虛道長五人的進逼不當一回事。

泰虛道長五人恐防地上有埋伏陷阱，不敢大意，不但小心翼翼留意地面會有變化，亦留意附近樹上是否有意外發生，因此，五人往前進逼圍攏的速度很慢。

他們都不相信，面具人若沒有陰謀詭計，怎敢有恃無恐，不將他們看在眼內。

泰虛突然停下來，對秦、林及兩個弟子道：「斬下附近的松樹，往前面地上扔去，便能試探出前面的地上是否有埋伏陷阱。」

一言提醒秦、林四人，他們立刻將身旁附近的松樹斬下來，泰虛最先動手，已將一截松樹往前面的地上拋出去。

就在這刹那，面具人突然發出一聲怪異的嘯聲。

正在斬樹的秦、林四人及泰虛道長立時停下來，緊握兵器，蓄勢以待應付隨時會發生的意外。

「波波」！一連串聲響即時響起，空中接連出現十道自崗上飛射前來的「火箭旗花」，眨眼間便四散射落在面具人身前方圓約六七丈外的地上，發出一連串「波波波」的爆響聲，一團團沉烟隨即爆開來，迅速往四下裏蔓延開來，瞬間便將那一大片地方遮蔽籠罩起來。

泰虛道長跟秦、林及兩個弟子乍見一團團烟霧爆發開來，都吃一驚，恐怕烟霧有毒，急不迭各自往後急避，並閉住呼吸。

「泰虛老道，咱去了！」驀地自空中傳來面具人的呼叫聲。

泰虛道人及秦、林四人急忙往傳來呼叫聲的空中望去，只見面具人眞的飛了起來，向十數二十丈外的一棵樹那面向上斜飛過去。

面具人的飛行速度很快，姿勢亦很美妙。

可是，看清楚之後，他們才發覺到，面具人是抓着一根從那棵唯一最高大的樹上吊着的繩子飛向那棵樹的。

說得正確一點，面具人是抓着一根繫在那棵樹上的繩子，給人扯着飛向那棵樹上的。由於面具人本身亦施展出輕功，再得拉扯之助，其勢之迅速比飛天慢不了多少，可用一飛衝天來形容。

原來他就是用這種辦法「飛天」遁逃。

泰虛跟秦、林四人可說大開眼界。

眨眼間，面具人已飛到那棵十數丈外的樹上，再從樹上飛掠出去，追上一個扯着繩子飛跑出十數丈外的女子，如飛掠去。

這情景，只有站在烟霧外，背對那棵大樹的的青木青葉才看得到。

因他倆沒有給那瀰漫散佈開來的大片烟霧遮蔽了目光。

站在另外三面的泰虛道長跟秦、林兩人，都因烟霧所擋，看不到那情形。

由於沒有師父的命令，青木青葉不敢擅自追下去——憑他兩人的輕功造詣亦無法追上，只好高聲呼叫：「師父，面具人跟一個接應他的女子往弟子所站那個方向飛跑逃去！」

泰虛喝一聲「追！」一頭衝出烟霧，往青木青葉兩人所站的方向掠去。

從面具人逃去的手法來看，泰虛認為烟霧不會有毒。

他猜得沒有錯，穿過烟霧，安然掠到兩個弟子所站的地方。秦晉跟林雲蝶亦剛好從另兩面衝過烟霧掠到，五人隨即向那方向急追下去。

「泰虛前輩，無論如何也要追上那個面具人！」林雲蝶比誰都着急。「言歡已死，若給面具人逃脫，此後不知往哪裏去找他。咱們根本不知道他是何許人物，亦不識他廬山眞面目。」

泰虛道長一馬當先，聽聞林雲蝶的話，扭頭道：「林施主請不用擔心，那人逃不掉的。」

秦晉跟在泰虛道長身後，接口說道：「程少夫人，咱們既知那人的特徵，他縱使逃脫了，咱們亦可憑他的特徵找到他。」

林雲蝶恨透了面具人害死了她的丈夫，極想一下子抓住那面具人，以洩心頭之恨。所以，才會那麼着急。

*　　　*　　　*

泰虛道長等五人始終追不上那個面具人與接應他的女子，但却認為面具人就藏匿在福田這個地方。

福田是個大鎮，接近一條大河，加上一條官道就在鎮口外經過，說得上位處水陸交通要道，故此很繁盛。

泰虛道長三人就是追着面具人，追到福田鎮，才失去兩人的踪影。

憑經驗，泰虛道長跟秦晉都認為，面具人跟他的同伙就躲匿在鎮上或附近的地方。

秦晉還認為，跟面具人一道的女子，十有八九就是言歡所說的艷娘——面具人的另一個得力幫手。

對於言歡的死，他們都感到難過。

雖則言歡死不足惜，畢竟，他是因幫他們才給面具人殺死的，何況，還是眼看着言歡遭暗算中毒身亡，但却來不及搶救，自不免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覺。

要不是一路追下去時，天已黑下來，不利於追蹤，他們相信，絕不會給面具人跟同伙逃掉。

他們追到福田鎮時，已經是深夜時分，他們並沒有去投棧，而是跟隨泰虛道人逕自找到一戶人家，拍門進去投宿。

原來那戶人家的主人，是泰虛道長的老朋友。姓蔡，名壽安。

蔡壽安的年紀跟泰虛道長差不多，約七十開外，雖則鬚髮皆白，依然精神矍鑠，目光炯炯有神。

兩人似乎已有好些年沒有見面，乍見之下，都顯得很高興，特別是蔡壽安，緊緊握住泰虛道長的手，笑得合不攏嘴，連聲道：「老道，什麼風將你吹來，還記得我這個老朋友，呵呵呵……見到你眞高興。這麼晚了，還道是什麼人找上門，想不到是你，眞叫我驚喜莫名……」

泰虛道長上下打量着老朋友，滿臉是笑。「該有五六年沒見了吧？瞧你，依然一點沒變，看來你在這裏，是活得很開心了。怪不得不見你到貧道那裏去走動，大概忘了貧道這個老朋友吧？」

兩人只顧說話，似乎忘了秦、林及青木青葉四人的存在。

秦晉忽然省起，蔡壽安就是當年名動江湖人稱「快刀追魂」的數一數二使刀高手，原來就是眼前這個鬚髮俱白的老人。

秦晉還記起，蔡壽安退隱江湖，已有二十多年，他還記起，還是年幼時，自師父的口中，聽聞「快刀追魂」蔡壽安這個大名。

他又記起，是因爲他師父一再提起蔡壽安的大名，是因爲他師父跟蔡壽安分別以刀劍稱雄江湖，武林中稱他師父爲劍中之英，蔡壽安爲刀中之雄，惺惺相惜，成爲知交。

想不到會見到蔡壽安這個昔年與師父齊名的使刀高手，秦晉大感興奮。

當泰虛道長終於省起替蔡壽安引介秦、林兩人，將兩人分別引介給蔡壽安相見後，秦晉故意說道：「晚輩秦晉，幼時常聽家師提及前輩大名，想不到有幸拜識前輩尊範，何幸如之。」

蔡壽安上下打量一眼秦晉，「秦少俠，請問尊師何人？」

秦晉肅然道：「晚輩師尊昔年跟前輩齊名……」

蔡壽安倏地目光一亮，顯得異常興奮，一下子截斷秦晉的話：「哈，想不到劍霸齊叔賢教出秦少兄你這個出色的徒弟！在江湖上闖出鐵劍縱橫、四海游龍這個名號！哈哈，眞替齊老兒高興。」

泰虛道長也大感驚詫。「秦施主，想不到你是劍霸齊施主的高足！眞教貧道高興，令師安好？」

秦晉答道：「托賴。家師尚安健。」

蔡壽安感慨地道：「想當年，我跟齊老兄像秦少兄般年紀時，何等意氣風發，憑着一把快刀，闖蕩江湖，快意恩仇，相交滿武林，晃眼間，歲月如梭，長江後浪推前浪，乃千古不易之理，幸好江山代有人才出。看到秦少兄如此人才，不由老懷大慰。哈哈哈，今晚實在高興，老少皆會，該不該痛飲一杯？」

泰虛道長似乎被蔡壽安一番話勾起了往日情懷，慨然道：「老蔡，難得高興，該飲，該飲！」

別看泰虛道長是修道之人，居然不忌腥葷，而且飲起酒來意態豪放，跟平日之道貌岸然，判若兩人。

那一頓酒，直喝到天亮。

林雲蝶由於不善飲，喝了一會便回房安睡，剩下秦晉一人陪蔡壽安和泰虛喝到天亮，縱使他酒量頗豪，亦有七八分酒意，結果跟幾乎醉倒的蔡壽安和泰虛道長在廳中倒頭睡去。

* * *

蔡壽安原來一人獨居在那座宅院內，陪着他的，只有兩個僕人。

秦晉很想知道蔡壽安是否有家人或弟子，但又不好冒昧動問，只好憋在心裏，後來，從泰虛道長跟蔡壽安的說話中，知道蔡壽安曾有妻兒，但在四十多年前已死了，給一個厲害的仇家乘他不在家時，殺了他一家，後來他雖則手刃那仇家，但却不敢興成家室之念，連徒弟也不敢收，唯恐跟他慘死的家人一樣死在仇人的手上，雖則時常擔心刀法失傳，却始終抹不掉心頭那深切的創痛，一直孤獨過活。

林雲蝶一覺醒來，天已大亮，泰虛道長跟蔡壽安、秦晉却睡着了。想到若不盡快找尋到面具人的行踪下落，給他匿起來，要找到他恐怕難上加難，因此，她很着急，自起床後，便一直坐立不安，待到午前還沒見泰虛道長和秦晉起來，她忍耐不住了，決定自己一個人到外面去走走。

青木跟青葉勸阻不了，忙去叫醒師父，結果連秦晉也給吵醒了，聽說林雲蝶獨自一人到外面去找尋面具人的下落，擔心她遭到意外，急急外出找尋林雲蝶。

蔡壽安也給吵醒，眼見秦晉匆匆外出，忙問泰虛道長發生什麼事。泰虛道長於是將他們因何到此，以及這大半年來江湖上所發生的數宗因「醜事」而自殺的事件，還有當事人之身份姓名，以及他們現已查到的，一五一十，向蔡壽安詳述一遍。

蔡壽安聽完後，表示對幾宗「

醜事」略有所聞。跟着埋怨泰虛道長爲何不在昨晚告訴他此來另有事幹，他就不會跟他痛飲達旦，以至躭誤了正經事。

泰虛道長只好據實相告。他來找他，純是要跟他叙舊，喝頓酒，不想將他牽連在內，本打算住宿一宵後，今早便告辭離去，繼續追尋面具人的下落，想不到昨晚酒逢知己，喝得痛快，因酒醉而睡倒了，躭誤了正經事。

蔡壽安替泰虛道長着急。「老道，還站着幹嗎！還不快到外面去探查？」

泰虛道長向蔡壽安稽首一禮。「老蔡，就此告辭，他日有空，再來與你話舊痛飲。」

蔡壽安道：「老道，還說是多年知交，就這樣撇下我？這是那門子的交情？」

泰虛道長大急。「老蔡，你已退隱多年，逍遙自在過日子，貧道實在不想你趟這……」

蔡壽安瞪眼道：「老道，可知道我有多悶？哈哈，我早已靜極思動，難得遇到這個機會可以一解悶氣，我絕不會錯過。你不用再說了，我意已決，跟老道你活動一下這副老骨頭。」

泰虛知道再勸也是白費唇舌，嘆口氣道：「早知如此，貧道昨晚過門不入。」

蔡壽安道：「老道，別說廢話了。咱們先找回秦少兄與程少夫人。然後，我帶你們去找一個人，擔保你不出一日，便得到你要找尋的面具人與同行女子的行踪下落。」

泰虛還想說什麼，給蔡壽安扯着衣袖往外走，只好閉上嘴巴，與兩個弟子隨着蔡壽安往外走。

* * *

秦晉急急走出蔡宅，追出頗遠，却追不上林雲蝶，不知她跑到那裏去了，站在一個十字街口想了一會，正自難以決定該往那個方向追下去才是，一眼瞥到兩個在左邊街口擺賣花兒的小女孩，心頭一動，走到那個小小的賣花兒的攤前，從懷中拿出一塊碎銀，遞給那小女孩，含笑說道：「夠買多少朵花兒？」

小女孩高興得咧嘴笑道：「公子，足夠買下所有的花兒有餘。」

秦晉道：「小姑娘，銀子你收下，我只要兩朵花兒，再問你一句話，怎樣？」

小女孩以爲自己聽錯，睜大一雙圓圓的眼睛。「公子，眞的？」

秦晉認眞地點點頭，從攤上拿了兩朵清香扑鼻的白蘭花兒。「小姑娘，妳一直坐在這裏賣花兒？」

小姑娘點點頭。

「那妳可有看到一個穿着一套銀白鑲藍邊暗花勁裝的大姐姐走過這裏？」接着將林雲蝶的大約年紀和容貌，簡略說出來。

小女孩那雙圓大的眼睛一轉，伸手往東面那個街口一指。「公子，你說的那個大姐姐我記得，那個大姐姐也用一塊銀子買了我四朵白蘭花兒，向我笑笑，往東大街走去。那個大姐姐笑起來很美，比韓老財的新媳婦還美。」

「小姑娘，謝謝妳。」秦晉將手上兩朵花兒往懷中一塞，拔脚往東大街跑去。

那條東大街頗長，秦晉一口氣跑到另一頭，那裏有林雲蝶的踪影，滿腔歡喜頓時烟消雲散，代之的是擔心與着急。他相信那個賣花的小女孩不會胡謅騙他，可是，林雲蝶到底去了那裏？莫非她一直往鎮外頭走去？

此念一出，他立刻向鎮外頭走去。

還未走出鎮外頭，驀地聽到有人向他呼叫：「秦大俠。」

秦晉扭頭循聲望去，一顆心頓然放下，代之的是一絲莫名的欣喜。「程少夫人！」

可不是林雲蝶？她正從左邊一家店舖內走出來，手上拿着一個衣包。

那家店子原來是賣成衣的。

秦晉快步向那家店舖走去，跟林雲蝶在店外迎上。「程少夫人，妳一個人跑出來，秦某跟泰虛前輩都擔心死了，幸好妳平安無事，請跟秦某返回蔡先輩那裏，免得泰虛前輩擔心。」秦晉看到林雲蝶鬢上插了一朵白蘭花兒，鼻端嗅到一絲淡淡的清香，省起自己懷中放着的兩朵白蘭花兒，禁不住從懷中拿出那兩朵白蘭花兒，遞給正要說話的林雲蝶。「程少夫人，秦某也買了兩朵白蘭花兒，送給妳。」

林雲蝶却驀地驚叫出聲：「背後有人偷襲！」

秦晉大吃一驚，因他毫無所覺，剎那間他才驚覺到有人自背後地上向他偷襲，怪不得未能及時發覺，急切間，他知道來不及出手應付背後的偷襲，只能夠做一件事——一把抓住程少夫人，於危急間他已來不及顧慮到男女授受不親，往上縱拔起來。

「噗」一聲，一道刀光自秦晉的靴底下掃過，一人貼地標入那家店舖門內。

附近的人乍見之下，發出「嘩」然驚叫聲。

適才秦晉若不是抓住林雲蝶一併縱起來，肯定給那一刀掃中。

陡地一陣「嗤嗤」數下激響聲掠空響起，數點精光射向縱起來的秦、林兩人。

秦晉暴喝一聲，用手將林雲

蝶「揮」了出去，同時間拔出背上烏鐵劍，掌劍齊舞，應付那些射來的暗器。

一條人影隨在激射的暗器後面，射向人在空中、正在應付暗器的秦晉。

「噗」一聲，秦晉身上仍然給一支暗器射中，身形亦往下急墜，令到隨後飛襲他的人扑了個空。

貼地標掠入那家店舖門內的傢伙以爲秦晉受了傷，有機可乘，自店舖門內縱撲來，一刀斬向急墜下來的秦晉。

秦晉就在那瞬間出劍——劍出如電光乍閃。

「噗」一聲，那個傢伙張口發出一聲慘厲的嚎叫，那把刺到秦晉身上的刀尖陡地停住，隨即向下無力地墮跌下去。看清楚，那傢伙的腰側給秦晉的烏鐵劍插入，自另一面的腰背上穿透出來。

秦晉的劍比那傢伙的刀快了那麼一點點，就是那一點點，足以判定一個人的生死！

秦晉就是利用受傷來誘殺那個傢伙，所以，他出手當然比那傢伙快。

秦晉確實受了傷，給一支暗器射入左臂側的皮肉內。

身形落地，驀地聽到林雲蝶叱喝一聲：「賊子，那裏跑！」秦晉立刻往林雲蝶那邊瞧去，只見林雲蝶正與另一個傢伙動上手，急忙撲過去，厲喝一聲：「徐登，原來是你這傢伙！」

那個正跟林雲蝶動手的傢伙——徐登聞聲失色，慌不迭一招拚命打法，硬是將林雲蝶逼開，縱身往鎮外頭掠去，跟着發出數點暗器，阻截林、秦兩人的追截。

徐登那一手果然見效，疾撲到的秦晉顧不了追截徐登，揮劍幫林雲蝶應付那些暗器。

兩人雖則眨眼間便將射來的暗器悉數擊落，可是，也給徐登以逃掠的機會，一下子縱掠出十丈過外，要追上他，恐怕不容易。

林雲蝶欲追，給秦晉出聲阻止。「程少夫人，算了，窮寇莫追，咱們還有要緊的事要做。」

林雲蝶可不甘心。「太可惡了，他們分明要置你於死地，你却放過他們！那個逃了的傢伙爲何要……襲擊你？」

秦晉道：「那傢伙跟死在我劍下的惡賊是一伙的，一共有九人，江湖上人稱九惡煞，之前，已有七人先後死在秦某劍下。剩下的兩個嚇破膽，不敢再在江湖上作惡，從此消聲匿跡，那知道他們居然偷襲我，大概一直在找尋跟踪秦某，今日終於找到下手的機會，想不到又失手，結果只剩徐登一人。程少夫人，若非妳及時出言提醒，秦某恐怕避不過那一下襲擊，程少夫人，秦某衷心向妳致謝。」

林雲蝶不知怎的，微露羞態。原來她想起給秦晉一把抓住縱掠起來時肌膚相觸的情景。「秦大俠也及時救了妾身免遭一刀斷足之厄。還有，要不是你顧着將妾身甩開去，你也不會受傷，咦！差點忘了，秦大俠，快讓妾身替你敷紮傷口，傷得重嗎？」說時一臉緊張，凑前去察看秦晉左臂上的傷勢。

秦晉很自然地縮縮身子。「皮肉之傷，不碍事的，怎好勞動妳……」

林雲蝶却不理會秦晉的話，抓住他的左臂，察看傷口，跟着替他敷藥包紮，「秦大俠，那枚鐵蒺藜嵌入皮肉內，這裏不方便取出來，返回徐前輩的宅子後，再動手替你取出來。」

話聲剛落，只聽有人接口說道：「秦施主，林施主，終於找到兩位了。」

秦、林兩人一聽，聽出是泰虛道長的聲音，循聲瞧去，果然是。齊聲回應道：「泰虛道長。」

泰虛道長兀自快步走向秦、林兩人，道：「看到兩位無恙，貧道放心了。兩位快請隨貧道回去老蔡家。噢！發生了什麼事？」兩道烱烱的目光落在那具倒在地上的屍體上。

秦晉忙說道：「泰虛前輩，那倒在地上死於秦某劍下的人，乃是九惡煞之一的勾魂惡煞許雄。秦某在一刻之前遭到許雄跟另一惡煞徐登的襲擊，僥倖得程少夫人及時發覺，秦某只受了點皮肉之傷……」將經過說出來。

泰虛道長道：「秦施主，待回到老蔡家，貧道再替你起出那顆鐵蒺藜，希望那顆暗器沒有淬了毒。」

待林雲蝶替秦晉包紮好傷口，四人便一起返回蔡壽安的宅子。

＊　＊　＊

蔡壽安於吃過午飯後，便帶泰虛道長跟秦、林兩人去找他那個朋友。

他那個朋友住在鎮南頭，姓朱，名雙喜，年約四十上下，渾號地頭蟲，在鎮上頗有勢力，手下衆多，做的買賣也多，耳目也多，據蔡壽安所言，鎮上事無大小，朱雙喜全都瞭如指掌。他曾向蔡壽安誇口說，鎮內外方圓三十里之內，沒有任何事瞞得過他的。

對於這種地頭蟲，泰虛心裏頗不以爲然。「老蔡，怎會與這種人結交？」

蔡壽安道：「我自退隱江湖之後，便修心養性，從不刻意結交任何人。起先，對朱雙喜這個人也瞧不起，後來聽說此人並沒有什麼惡行，頗講義氣，有時還會做一兩件好事，才對他改觀。那麼巧，五年前他惹上一個厲害的仇家，於鎮上那家廣元樓給那惡煞踢落街上，跌斷了一隻脚，那惡煞似不肯放過他，我瞧不過眼，出手救了他，並廢了惡煞的武功。之後，他刻意報恩，時常登門拜候，執禮甚恭，久而久之，令到我不好拒人於千里，於是便跟他交上了。他曾當衆慨允，若有朝一日用上他，無論水裏火裏，都不會說一個不字。爲了老道你這件事，我才去找他幫忙。」

聽蔡壽安說了那番話，泰虛道長才不再說什麼。

見到朱雙喜，泰虛道長跟秦、林兩人都覺得他不是一個教人討厭的人。

朱雙喜聽說泰虛三人是蔡壽安的好朋友，對三人視如上賓般招待。聽蔡壽安有一事要他幫忙，立刻拍胸膛一口答應，待泰虛道長叙述了面具人和同行女子的身形高矮後，立刻派人知會散佈在鎮內外的耳目，留意可有面具人和那女子的踪跡，若有發現，即時回報。

接着，吩咐手下速速置辦了一席酒菜，招待蔡壽安和泰虛道長、秦、林四人。

盛情難却，四人只好留下來喝酒。

那一頓酒直喝到日落西山，四人才辭別朱雙喜，返回蔡壽安那裏。

朱雙喜送四人出大門外，一再對四人說明，一有消息，會親自到蔡家相告。待四人走遠，才返回宅內。

喝過那頓酒後，秦晉不但對朱雙喜生出好感，並且覺得他是一個可以結交的人。

林雲蝶則只盼朱雙喜的耳目盡快追查到面具人的踪跡，將好消息送來。

朱雙喜沒有令他們久等和失望，四人返回蔡家，坐下來一杯茶還未喝完，他已急急找上門來。「蔡恩公（自蔡壽安五年前救了他後便一直那樣稱呼他），有消息了。」

林雲蝶第一個站起身來，驚喜地道：「眞的？快說呀！」

蔡壽安、泰虛道長跟秦晉全都目光一亮，看着朱雙喜，等他說話。

朱雙喜吁口氣，說道：「送來的消息說，在鎮上那家悅來客棧，昨晚有一男一女投宿，只要了一個房間，自進房之後，那個男的一直沒有露面，只有那個女的曾外出兩次，男女的身形跟泰虛道長所說的很相似，所以，雙喜的手下將消息送回來，雙喜立刻趕來告知。」

林雲蝶立刻問：「悅來客棧在那裏？」

朱雙喜道：「就在鎮南頭大街口。」

「蔡前輩、泰虛前輩，咱們立刻去悅來客棧！」林雲蝶往外走。

「程少夫人，別急，若那雙男女眞是咱們要找的面具人與言歡所說的艷娘，他們絕對跑不掉。」泰虛道長端坐道。「何不計議一下，才趕去客棧找那雙男女，謀定而動，總比貿然行事要周全啊。」

蔡壽安接口道：「老道，有什麼好主意？」

泰虛道長撚鬚道：「老蔡，這件事貧道不想你插手……」

蔡壽安急急道：「老道，咱們還是老朋友麼？」

泰虛道長嘆口氣，「老蔡，貧道眞後悔記起你這個老朋友。」

蔡壽安哈哈笑道：「既然給我知道了，我要是置身事外，那我就不是蔡壽安了。」

泰虛道長又嘆口氣。「老蔡，你跟貧道那兩個不成材的弟子待會守着客棧後面，秦施主跟貧道破門而入對付那雙男女。朱施主，這件事根本與你無關，貧道不想你和手下牽涉其中，那根本不是你所能應付得了的。對於你的幫忙，貧道衷心感激。」

朱雙喜想說話，蔡壽安擺手道：「朱雙喜，老道慈悲爲懷，還是置身事外吧，你幫了這個忙，從今後你不再欠我什麼……」

朱雙喜急了。「蔡恩公，朱雙喜做的算什麼啊，您的大恩，朱雙喜這一輩子也報答不了。」

「好了，好了，咱們暫且不要再說這些……」蔡壽安話未說完，一個年老的家人快步走進來，對他說道：「老爺，外面有一個叫賴全的漢子，說有急事要找朱爺。」

朱雙喜不等那個老家人說完，急急對蔡壽安道：「蔡恩公，一定又有什麼緊要消息送來，待雙喜馬上出去問問。」話剛說完，幾乎是跑着往外走。

泰虛道長跟秦、林兩人互相對望一眼。「老蔡，不是有什麼變化吧？」

「泰虛前輩，咱們何不走出去看看，橫豎咱們都要趕去那家悅來客棧。」秦晉站起來。

林雲蝶跟着站起來，泰虛道長邊站起來，邊道：「嗯，出去看看吧。」

林雲蝶馬上往外走，後面跟着秦晉，蔡壽安及泰虛道長師徒三人。

林雲蝶才走到大門前，朱雙喜剛好急急自門外走進來，她衝口問道：「朱……可是有關面具人的消息？」

朱雙喜嗯了一聲，看到蔡壽安跟泰虛道長等人走出來，便說道

:「雙喜剛從趕來的賴全口中得到那雙男女的消息，那雙男女已算了房租錢，離開客棧，從鎮南頭那面往鎮外走去。」

林雲蝶立刻脫口道：「追！」第一個往大門外衝出去。

秦晉料不到林雲蝶如此性急，怔了一下，跟着衝出去。

蔡壽安匆匆對朱雙喜道：「沒你的事了，回家去吧！」跟泰虛道長師徒三人一陣風般衝出大門外。剩下朱雙喜一個人站着呆了呆，猛地省起還有話未說完，忙拔腳飛跑出大門外，向跑出十數丈遠的蔡壽安等人放聲大喊：「蔡恩公，在鎮南頭外有雙男女往那個方向走。」

「知道了。」遠遠傳來蔡壽安的話聲，他們的人已不見了。

＊　＊　＊

秦晉跟林雲蝶，泰虛道長師徒三人及蔡壽安，跑出鎮南頭外，路邊站着的一個漢子一眼看到蔡壽安，立刻揚聲說道：「蔡老恩公，那雙男女往西面走去。」

蔡壽安身形一停，向那漢子抱拳道：「有勞相告，那雙男女走了多久？」

那漢子慌忙抱拳躬身還禮不迭。「蔡老恩公，走了約一炷香工夫。」

「謝了。」蔡壽安向那漢子抱拳一禮，跟早已聞言趕向西面飛奔前去的秦晉和泰虛道長等人如飛往西面追下去。

追出約十多里，暮色蒼茫中，他們隱約發覺前面有兩條人影快速地奔掠，由於距離較遠，他們都看不清楚那兩條人影是否一雙男女，但却猜測十九必是他們要捉拿的那雙男女。

至於那雙男女是否面具人及那個艷娘，他們都不敢肯定。

「跑快一點，追上前面那兩個人。」林雲蝶的輕功不俗，居然跟秦晉跑了個肩並肩。

秦晉猛吸一口氣，猛地往前疾掠，將林雲蝶拋在身後。

林雲蝶銀牙暗咬，拚命往前奔，欲追上秦晉。結果，不但追不上秦晉，還落在蔡壽安和泰虛道長後面，只比青木青葉略快。

一口氣往前追出三四里，將距離拉近大半，秦晉終於能夠分辨出前面那對一直往前奔掠的兩人，是一男一女。

驀地，前面約三十多丈遠的那雙男女突然向右轉，身形很快便隱沒於那些不太高，也不算疏的樹木裡了。天色又黯了很多，距天黑應該不會太久。

秦晉依舊一馬當先，轉入那兩個男女跑去的右面那片疏樹林子內。

穿過那片疏樹林子，秦晉停下來，扭頭對跟在身後，先後刹住身形的泰虛道長和蔡壽安道：「兩位前輩，失去那雙男女的踪影。」

秦晉說的是實話，泰虛道長跟蔡壽安四下搜視，那有那雙男女的踪影？

林雲蝶跟着奔上來，聽說失去那雙男女的踪跡，大急。「那雙狗男女一定躲藏起來，咱們快在附近一帶搜尋，翻轉地面也要將那雙狗男女搜出來！」

秦晉道：「小心那雙男女耍什麼鬼花樣。」

「老道，你怎麼看？」蔡壽安拿手肘碰碰泰虛道長。

泰虛道長兩眼精光暴射，掃視了附近一遍。「就依程施主的辦法，咱們六個人，分成三撥，左中右三面往前搜。秦施主所言未嘗不是，搜尋之時務需小心，提防遭到暗算和陷阱。」

接下來，六人分成三撥，泰虛道長跟大弟子青木一道，蔡壽安跟青葉一起，秦晉跟林雲蝶一撥；泰虛居中，秦、蔡分從左右往前搜索。

前面目光所及之處，盡是野地，滿是野草雜樹，夜色中，到處影影綽綽，給人一種草木皆兵的感覺。

天色說黑便黑，這時候天色經已全黑下來。

三撥人小心翼翼，往前搜索了十數丈，毫無發現，亦沒有事故發生。

林雲蝶沉不住氣了，對秦晉道:「秦大俠，那雙狗男女會不會乘黑溜了？」

秦晉兩眼不停搜索，口裏說道:「這……秦某也不敢說沒有可能。可是，他們是人，不可能像野獸一樣在地上竄行，方才天色並沒如今這樣黑，憑咱們的目力，總不會毫無發現。」

話聲未落，驀地聽到蓬然一聲作響，跟着是泰虛道長的疾嘯聲，以及青木的一聲慘叫。

秦晉心頭劇跳一下，疾聲道:「泰虛前輩那面出了事，咱們快去那裏！」身形急縱，向當中的泰虛道長那裏掠行過去。

林雲蝶心裏又驚又喜，跟着秦晉掠去。

驀地，又聽到一聲叱喝，秦、林兩人都聽出，那是另一面的蔡壽安發出的，絕無疑問，那表示蔡壽安跟青葉那面亦遭遇到意外。

秦、林兩人又驚又急，掠行之勢更快。

此時，三面之中，只有秦、林這一面沒有遭遇到事故。

接下來，一切又歸於沉寂。

秦、林兩人掠行到泰虛道長所在的附近，一眼便看到泰虛道長伏劍站在黑暗裡，擺開架式戒備，兩眼緩緩掃視，似乎在提防襲擊，數尺外的地上，倒着一棵松樹，斷樹的旁邊，倒着一個人，身上赫然插着兩支短箭，看情形，似乎不妙。

「前輩，發生了什麼事？」林雲蝶衝口而出問道。

「小心！」泰虛道長疾喝一聲。「附近可能還有機關陷阱。」

「泰虛前輩，蔡前輩那邊似乎也遭遇到意外。」秦晉擔心地告知。

泰虛道長微微吁口氣，「別替老蔡擔心，他應該應付得來！」跟着高聲呼叫：「老蔡，你那面怎樣？應付得了嗎？」

叫聲未落，隨即聽到蔡壽安那面傳來轟轟之聲，同時響起蔡壽安一串叱喝聲，以及密集的撞擊聲。

秦晉急說一聲：「泰虛前輩，晚輩到蔡前輩那面去！」身形急縱，向蔡壽安那面掠去。

還未掠到蔡壽安那面，秦晉亦遭遇到意外。

前面左側一棵松樹突然「蓬」地往地上倒砸下去，就在他身前不到一尺的地方，要不是他一直小心提防，及時刹住身形，肯定會給那棵倒砸在他身前的枝葉砸中。可是，隨即發生的意外却教他幾乎措手不及，差點着了道兒。

那是一大蓬自他身後左側從地上暴射起來的箭矢。

那蓬箭矢少說有二十支，約半尺長短，去勢勁疾，有一大半射向秦晉。那可是秦晉意料不到的，大感措手不及，急忙往上拔起來，同時挺身舞劍，撥擋射來的箭矢。可是，似有一支箭矢射穿透他的褲管，擦破他的腿側皮肉，痛得他禁不住發生一聲悶哼。

看來，這附近隨時隨地都佈滿了危險，不知什麼時候會發生。

他們已陷身於有人預先佈下的機關陷阱之中。

那當然是在這附近突然失去踪影的那雙男女所為。

「秦少兄！」兩條人影跌跌撞撞地向他跑來，從聲音聽得出，跑在前面呼叫的人是蔡壽安。

秦晉忍痛應道：「蔡前輩，晚輩沒事，前輩跟青葉道兄沒事吧？」

蔡壽安跟身後的青葉跑到秦晉身前，吁口氣，說道：「我跟青葉都受了傷，給一棵樹上發出來的暗器射中，這片地方危險四伏，令人防不勝防，快去會合老道士，盡快離開這裏。否則，咱們恐怕不能安然離開這個地方。」

秦晉馬上道：「蔡前輩，請跟晚輩走。」轉身忍痛循原路掠回去。

突地，夜空中響起林雲蝶的一聲尖叫，跟着是泰虛道人的怒喝聲。

秦晉第一個縱到泰虛道長剛才所在的地方，只見泰虛道長獨自將一把長劍舞得有如一道光牆，那些飛撞在劍牆上的物事全都給絞斷，墮落地上。

林雲蝶站在泰虛道長身後，驚叫道：「秦大俠小心地上的蛇！」

「蛇？」秦晉心頭一懍，頓時恍然明白令泰虛道長劍光絞殺的物事，是蛇！急忙往地上瞧去。

對於蛇，相信很多人又討厭，又恐懼。

「老道，應付得來嗎？」蔡壽安跟着縱到，向舞劍封擋的泰虛道長呼叫。

泰虛道長剛好收劍，再沒有飛蛇凌空飛噬前來。「這種鬼魅技倆，貧道若是應付不來，豈不是個窩囊廢！」泰虛道長嘆口氣，仍然一副蓄勢以待的架勢。

「秦大俠，一定是那雙狗男女弄出來的。」林雲蝶猶有餘悸，雙眼不敢離開脚前那片地方。「那些蛇不知怎的，突然凌空向這裏飛過來，好不嚇人，有一條差點飛噬……（打了個寒顫）妾身手臂……」

蔡壽安一眼看到倒在地上的青木，疾聲道：「老道，你徒弟怎麼了？」

青葉見師兄倒在地上，急急跑過去將他扶起來，看看是死是活。畢竟，師兄弟情如手足。

泰虛道長嘆口氣道：「死了。」一頓，握着拳頭道：「老蔡，咱們必須離開這裏，這片地方肯定還有別的機關埋伏！」

「前輩，如何離開？」林雲蝶想起那些蛇，心裏便恐駭發顫，巴不得一下便逃離這個危機四伏的地方。

秦晉靈機一動，說道：「地上危機四伏，咱們從空中飛離這個地方！」接着將他想到的辦法說出來。

聽了秦晉所說的辦法後，泰虛道長跟蔡壽安、林雲蝶都連聲說好。

他們立刻決定依照秦晉所說的辦法飛離這片地方。

秦晉的辦法很簡單，利用一棵倒在地上的斷樹的粗大枝椏，利用枝椏彎曲伸展的彈力，再加上本身的輕身功夫，從枝上彈向天上，向前飛掠。

第一個安排利用枝椏的彈力「飛」上天的，是蔡壽安。

蔡壽安雖則破暗器所傷，幸好不是傷在要害處，還挺得住，憑他的一身修為，相信依然能夠應付任何襲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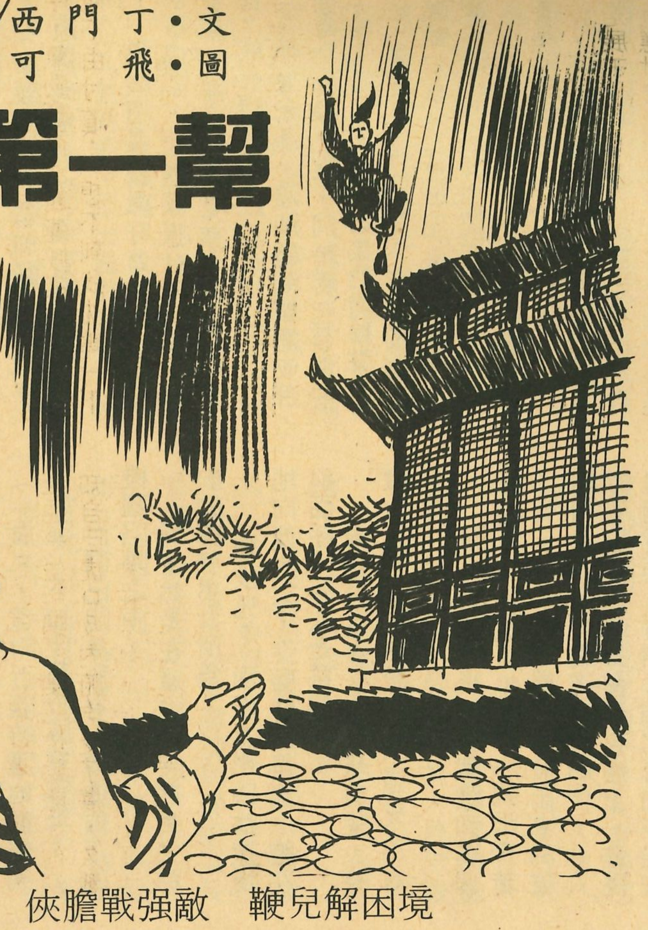
（未完・四）

上文提要：樂知足果然派喬知遠到齊魯丐幫送挑戰書，當下展玉翅幫助齊英明佈置防禦。黑夜裡，展玉翅將敵方派來放火的蔣興元等人當場捉住，並對蔣興元曉以利害，指明樂知足欲一石二鳥，在襲擊齊魯丐幫的同時，想利用對方之手殺掉心中大患蔣興元，大家對展玉翅的智勇雙全愈加佩服稱讚……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天下第一幫



俠膽戰强敵　鞭兒解困境

一身穿藍袍的動作瀟洒敏捷，脚尖在牆頭上一點，又再衝天斜掠而起。人在半空，雙袖挾勁後揮，把射來之長箭全掃落於地。

樂知足暗叫一聲不好，他估計此人必是要飛上弓箭手埋伏的屋頂上去，若讓他成功，那箭陣自然而然被瓦解了。

與此同時，又有兩三個人飛入圍牆，樂知足此時方長身躍起，他身子似陀螺一般地轉動着，射來之長箭，不知何原因，在他身前尺餘，便掉落塵埃。

剎那間，大門外面已不見一人，但那股殺氣仍未消失，展玉翅運起夜眼四處搜索，最後終被他發現，有人也在附近的平房屋頂，跟他一模一樣，雙方相距不及二丈五，憑他倆之造詣，一躍便至，但對方仍未發現展玉翅，一對眼睛只顧望着小樓。

展玉翅當機立斷，身子彈起，即向埋伏者飛射過去，他不敢托大，人在半空，已將打狗棒拿於手上。

那人驀然發覺，身子亦彈跳起來，「颯」地一聲，長劍出鞘，封住前身要害，展玉翅目光一亮，脫口問道：「你便是沈鶴？」

那人微微一怔，却冷冷地道：「想不到沈某久不下山，居然還有人認得。」其詞若有憾焉，其心實則喜之。

展玉翅知其出劍又快又狠，是以改變打法，先下手爲强，打狗棒展開瘋狂攻勢。沈鶴雖然失去先機，但他之武功，本身就是以快制快，是以防守不宜急亂，見招破招，一時難分勝負。

雙方以快鬥快，眨眼間已互換了數十招，沈鶴之搜魂劍法，逐漸顯出威力，出招越來越快，展玉翅心頭一凜，若繼續下去，最終落敗的必然是他，是以他立定主意，一次出奇制勝。

激鬥間，展玉翅打狗棒忽然一慢，沈鶴的劍反而趕到前頭去，展玉翅覷得眞切，打狗棒猛地敲在長劍上。

「噹……」一道清徹的响聲過後，展玉翅打狗棒在對方反震之中，倏地揚了起來，露出胸前空門來，他大吃一驚，忙不迭後退一步，同時左臂橫胸抬起，以防萬一。

不料沈鶴長劍吃他一敲，受打擊之情尤甚於對方，只覺虎口疼痛，已滲出血來，幾乎連劍也握不住，他吃驚之下，左掌急忙印出。

這一招在倉猝之間，乃以退爲進，希望迫開展玉翅，却不知展玉翅也因胸前大露而震驚，一見對方左掌印過來，他左臂一直，手掌迎了上去。

電光火石之間，兩掌相觸，展玉翅勝在後發勁力較足，是故沈鶴被震退了兩步，而展玉翅身子只晃了一晃。他一見佔到便宜，踏前一步，乘機强攻。

沈鶴內臟已受傷，驚怒之餘，喝道：「快報上名來！」

「在下展玉翅，後生小輩，微末之技，請多多指教。」展玉翅掌棒齊施，左掌尤其厲害，風聲呼呼，氣勁壓得沈鶴連呼吸也困難，他不由忖道：「想不到我沈鶴一下山，便吃了虧。」

「閣下好好的在齊雲山修煉，何必聽樂知足一面之詞，下山替他賣命？在下不知你這樣做，對你有什麼好處？」

沈鶴越鬥越是心驚，拚着內傷更重，强提一口氣，展開「追風身法」，身子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瞻之在左，忽焉在右，展玉翅之攻勢，十有六七都落了空。

展玉翅經過這幾年之歷練，亦非吳下阿蒙，改變打法，後發先至，「搜魂劍法」到底不比尋常，他是展玉翅所遇到的最快之劍法，是故應付起來甚是吃力。

沈鶴壓力減輕之後，特長得以充份發揮，一時間，展玉翅便落於下風，沈鶴見有了生機，便不想逃跑，決定討回失去的面子，是故攻得更急。

展玉翅却越鬥越是鎮定，因爲他已發現對方虎口不斷有血流出，加之沈鶴攻得急，只要他握劍的手有稍微損傷，威力便要大減，是故他便專心防守。

又過去數十招，展玉翅已發現，沈鶴的劍速不如適才之流暢瀟洒，信心復爲堅定，後發先至之威力便逐漸顯露出來。

直至此時，沈鶴方覺得展玉翅是他平生所遇的第一位勁敵。他深知自己虎口及內腑均受了傷，久戰對自己實在不利，是以又改變了主意，準備鞋底抹油，改日再報此仇。無奈，展玉翅防守中更帶進攻，他實無把握全身而退，迫於無奈只好賈其餘勇奮戰，以求有意外收穫。

兩人又鬥了數十招，展玉翅已開始控制戰局，沈鶴溜走之心更堅，只見他長劍一抖，泛起七朵劍花，在展玉翅身前洒下千萬點劍光。

這一招，表面上强悍之至，但其實只是虛招，他要利用此機溜掉，是故招式未老，他雙脚已用力一頓，向後倒飛！

他動作不可謂不快，無奈展玉翅似已看透了其心意，身子幾乎同時射出，打狗棒如短槍般望其胸膛戳去。

後退的速度絕對不如前進快，沈鶴倉猝中，連忙提劍橫架！

「噹！」打狗棒尖戳在劍背上，沈鶴連人帶劍向後倒飛，可是劍刄吃不住打狗棒上傳來之勁力，向後彎曲，劍尖在沈鶴左上臂上劃開了一道口子，衣服破裂，鮮血汩汩淌下，可是他亦因此而脫了臉。

身子急速倒飛兩丈，再落地，一個風車大轉身，提步急跑；展玉翅因那一劍之擋，去勢微滯，距離拉開，要追上他已不容易，而他更惦念總舵內之情況，是故輕嘯一聲，招下小樓之管飛星及雲小鵬。

「你倆先進去，盡量不要跟敵人近身搏鬥，多利用暗器偷襲，對敵人造成一種威脅，最好的辦法便是不要讓敵人發現！」

管飛星道：「屬下明白，幫主你呢？」

展玉翅道：「我亦自隨後進去！嗯，還是由我進去，引開他們之注意，你倆再悄悄溜進去。」他一說罷，便如大鵬般，展袖飛進圍牆！

院子裡火光耀天，只見地上躺着幾具屍體，一眼望去，似全是齊魯丐幫之弟子，從庭院至聚義廳，有十來場激鬥，齊魯丐幫弟子全是以多凌寡，但仍佔不到半絲便宜。

展玉翅決定先殺一兩個，以振軍威。當下抽出長劍來，奔到最近的一處戰場，那是個中年漢子，手揮單刀，刀法十分兇悍，齊魯丐幫之主力是副總堂主駱承德，佐以兩三名香主，仍佔不到便宜。

展玉翅一至，先向駱承德等人打了個眼色，示意他們不要作聲，那斯不知厲害，冷笑道：「不怕丢臉的，大可再上來幾位，讓五爺爺一道打發！」他單刀一圈，便把展玉翅的長劍罩住。

展玉翅知他便是樂知足之心腹王浩，不動聲色，長劍讓對方壓住，直至對方招式已老，力道已盡，新力未生之際，倏地踏步長臂，長劍在刀刄下突進，這後發先至，以敵之招創破敵之招的手法，王浩幾曾見過？猝不及防，小腹已中了一劍，深入四五寸了。

展玉翅一劍得手，用力一拉，鮮血立即隨之噴出，展玉翅半分也不躭擱，立即自人叢中鑽出去，轉進第二個戰場。

這個戰場敵方是一位上了年紀之老漢，身穿員外服，手提鐵拐，莫看他年紀老邁，但一根鐵拐十分凶悍沉重，殺得何金鋒及兩位香主不斷閃避，看來只有招架之力，而無反擊之功。

展玉翅邊向何金鋒打眼色，已道：「副幫主，屬下來助你！」

那「員外爺」是西南方有名之獨行丐：「富丐」方富城，一向獨來獨往，最近被樂知足收服，才隨他四

出征戰。展玉翅地位雖高，但他實在太年輕，若不叫破其身份，誰都想不到是他，是故方富城跟王浩一樣，不把其放在眼內，手臂一掄，鐵拐向展玉翅上身橫掃過去。

展玉翅知道要出奇制勝，就必須冒險。是以只見他身子一縮，雙脚蹲下，向前一跳，同時長劍反其勢而向內急砍！

長劍那有「砍」字訣者？是以方富城，做夢都想不到，展玉翅會使出這樣的怪招！待他醒悟已經來不及了，只好極力舞動！

電光石火之間，一個向外，一個向內，眨眼間便已碰上。劍刃輕，一般來說，砍不斷臂骨，可是展玉翅手中長劍在其內力催迫下，直似吹毛立斷之寶刀般，「喀嗤」一聲，方富城之右前臂連鐵拐，應聲掉落塵埃！

這一劍實在太快，以至斷臂之時，方富城毫不覺得疼痛，直至看到如泉噴出的鮮血，才怪叫起來，說時遲，那時快，何金鋒的大刀已砍至，他無刀可擋，慌不擇路地後退，剛好湊上背後那名香主之單刀，腦袋登時被劈飛，人亦隨之倒下。

展玉翅低聲道：「別作聲！」他隨之轉到第三個戰場，由於人多，王浩及方富城報銷，其同伴根本無人發現，因此展玉翅轉到第三個戰場，亦未引起手持長狹彎刀，蓄着小鬍的中年漢注意，那斯只喝道：「報上名來！」

「快馬堂香主王小鶴，你是甚麼東西？」

那斯彎刀一劈，動作又快又疾，招式奇詭，與中土任何一個門派均不同。「老子巴扎通峒主，你叫我一聲爺爺，便饒你一命！」

展玉翅長劍虛擋幾招，不斷閃避後退。巴扎通冷冷笑道：「老子已殺了三個人，數你最飯桶，最怕死！」

展玉翅大叫一聲：「少爺跟你拚了！」長劍亂揮亂舞，似無章法，只樂得巴扎通哈哈大笑，彎刀猛地加快速劈展玉翅腰際！

按照剛才之情況，展玉翅必定是伸劍來架或後退閃避，可是這一次展玉翅不退不進，長劍閃電橫掠，反斬對方持刀手腕！

這一劍一出，巴扎通是位識貨的大行家，輕咦一聲，立即縮臂擋架！展玉翅料不到對方反應這般快，來不及變招，只得增加兩分功力於臂上。

「噹！」一聲刀劍相觸，碰出一蓬火星子來，巴扎通抵不住對方劍上傳來之力，彎刀脫手飛出，他知要糟，連忙後退，但展玉翅的左脚已蹬在其小腹上。

他怪叫一聲，身子退得更快，快馬堂堂主老魯正好在他後面，鋼刀來不及回收，也飛起一腿，踢在其後腰上，巴扎通的身子又往前飛去，他力使「千斤墜」要止住去勢，奈何展玉翅的長劍已如鬼魅般，送進他的胸膛！

料不到巴扎通臨死之前，發出一道怪叫，惹得同伴均轉頭望過來，只聽旁邊一個耳朵上戴着一對大金圈，滿面虬髯的大漢喝問：「小子快報上名來，不，你過來讓老子替峒主報仇！」

展玉翅眞的跑過去，反問：「你是甚麼人？」

那斯傲然道：「涼山九龍峒主之黎貝特！你到底是甚麼人？」

「在下乃快馬堂香主王小鶴，無名小卒，你不認識！」

話音剛落，却聞有個陰惻惻的聲音道：「峒主千萬不要相信他之鬼話，他是展玉翅，不是甚麼王小鶴！」

展玉翅轉首望過去，只見兩個又高又瘦的漢子，面目死氣沉沉，就像是從棺材裡跳出來之殭屍，教人看過一眼，便渾身不舒服，却認得這便是曾經交過手的左右「地獄使者」！

黎貝特微微一怔，脫口道：「這便是你們常說的展玉翅？不會吧……」展玉翅趁他說話分神，長劍一抖，先將黎貝特緊緊罩住。

黎貝特叫道：「果然有點門道，但老子不會怕你！」他九環金刀「叮叮噹噹」一陣亂响，拚力反攻。

展玉翅低聲道：「你們退開，讓我一個對付他！」黎貝特論武功尚不如巴扎通，不過他已知對方是位扎手之人物，展盡平生本領周旋，是以展玉翅便不能輕易得手了，不過他仍有信心殺死對方，是故一改打法，長劍盡是進手式，不讓對方有喘息之機，霎時間，只見劍光不見人影，鬧得黎貝特手忙脚亂。

展玉翅故意道：「你不是我的對手，不如自殺算啦！」

黎族男子自尊心特强，最恨別人看不起他，黎貝特聽後，氣得哇哇亂叫：「老子拚死也要砍你一刀！」他悍不畏死，置長劍於不顧，反而捨生忘死地進攻展玉翅之要害。

他這種打法，正中展玉翅下懷，只要對方妄攻，他便更容易找到破綻。果然六七招後，便聽展玉翅叫了一聲「着！」劍尖已在對方左肩刺了一記，可惜對方之九環金刀已挾着一片响聲砍至，展玉翅來不及時再把劍送進去，只好抽劍錯步閃開。

黎貝特大刀猛地砍下，勢猛力雄，喝道：「你也吃我一刀！」

「未必！」展玉翅又輕輕閃開，劍尖過處，又在其前臂上劃了一道血口！

黎貝特就像是銅皮鐵骨般，毫不覺得疼痛，大聲呼叫，金刀來回開闔，倒教人不好小覷。他雖是南蠻人，但展玉翅心懷敬佩，竟捨不得一劍殺死他，如此雙方便呈膠着狀態，黎貝特固然沒法取勝，展玉翅要在不殺死他的情況下取勝，也不容易。

又過了十多招，展玉翅道：「你信不信我十招之內取勝？」

不料黎貝特竟然道：「有此可能，不過，除非你一劍殺死我，否則老子仍會砍你！」

「好，十招內我叫你連刀也握不住！」

這一條，黎貝特可就不相信了，大刀揮得更急，就像是一輪風車般，心中暗道：「看你如何擊下老子手中金刀！」

展玉翅見狀，只好決定斬下其右手，是故劍刃不離對方右手。只見黎貝特不斷地數着：「第四招、第五招、六招、七招……」

第八招展玉翅以劍刃倏地自刀隙中突進，直取對方咽喉，這一劍無招無式，只好像隨意刺出去，金刀便爲他留下一條進攻路線般。

眨眼間，劍尖離黎貝特咽喉只有五六寸，咽喉乃要害之地，黎貝特再驍勇，也不敢大意，連忙翻刀迎敵，不料他寶刀一動，展玉翅的招式也變了！

長劍倏地由直刺改爲向下斜刺，直指其丹田要害，黎貝特金刀既然已收回來，只好亦隨之一沉，用力砍下去，希望在劍尖刺及自己丹田前，將長劍擊落。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展玉翅長劍一翻，倒收回來，劍鋒只好切在黎貝特的腕脈上，腕脈一斷，五指再也握不住沉重的九環金刀「嗆啷」一聲，掉於地上。

展玉翅問道：「在下沒有超過十招吧？你刀已落地，還有何話好說！」

「我無話可說。」黎貝特一彎腰，以左手拎起金刀。展玉翅道：「你以左手握刀，我七招便能取勝！」

黎貝特冷冷地道：「老子叫你一招也使不出！」展玉翅剛仰頭發出一聲笑聲，突見黎貝特左手一翻，刀尖已刺進其心房，他料不到對方性子如斯剛烈，不由怔住了！

黎貝特艱辛地道：「黎族弟子頭可落地，不能受辱，我打不過你，只好自己把性命送給你！」言畢身子慢慢歪倒，終於仰天倒地，金刀仍插在其胸膛，金環已自「叮叮噹噹」地响個不停。

展玉翅心頭一沉，走前拔出其金刀，再將之放在其屍旁，向他深深行了一禮，方叫齊魯丐幫的弟子過來，將他屍體搬出去。

那邊的地獄使者，兩柄尖錐形的怪劍殺得何金鋒及顧笑天身上血跡斑斑，狼狽萬分，展玉翅見附近地方已躺着八九具被他們殺的屍體，全是身上要害中劍，一股怒火升起，緩緩走過去。「上次讓你倆躲過一劫，今日可未必會這般幸運了！」

他往正中一站，自有一股懾人之氣慨，左右「地獄使者」不由自主停止了進攻，何金鋒及顧笑天這才退後，不斷地喘氣。

左右地獄使者一前一後，將展玉翅挾在中間，三人不急着進攻，只直挺挺地站着，可是三股殺氣却自他們三人身上湧了出來。

經過這一陣子廝殺，天色已逐漸亮了，庭院及大廳內之火把已熄滅，展玉翅目光一瞥，却不見齊英明及樂知足兩位之踪影，正想問顧笑天，一陣狂風暴雨似的馬蹄聲，倏地在耳際轟鳴！

馬蹄聲來得甚急，人數也不少，雙方均因不知來者是友是敵，一顆心均懸了起來，只有展玉翅仍沉着氣問：「齊幫主呢？」

顧笑天道：「樂魔頭一進來，齊幫主便將他引開了！」

展玉翅驚道：「那你倆還不快去助他！」話音剛落，馬蹄聲亦剛好驟然停止，天地間倏地一靜，就在人心驚詫不定之時，左右地獄使者已同時展開攻勢，兩柄怪劍就像兩條青蛇般，一前一後向展玉翅噬去。

展玉翅這次跟上幾場可不一樣，面色凝重，聚精會神，三年前他曾和他倆鬥過十招，一招險勝，驚走他倆，實際上未曾見過眞章。而在那十招中，展玉翅已得知兩人之武功已臻一流，絕非巴扎通之類能望其項背者。

對方一動，他亦動了，首先是身子一縮，向旁掠去，引得對方一齊轉身追過來，他一退即進，再轉個身，變成側對兩人，避免前後受敵。他長劍一圈，便將兩把怪劍壓住，不讓他們轉換位置，同時慢慢退至一棵花樹前方站定。

陣脚一穩，他長劍威勢方逐漸顯露出來，仍然是以後發制人爲主，再轉以先發制人，左右地獄使者未曾見過這種功夫，一時間竟有無所適從之感。

三柄長劍越使越快，即使相碰，亦是一沾即去，走的全是輕捷多變的路子，看來要分出勝負，絕非一時三刻間的事。

*　*　*

齊英明及樂知足去了那裡？

圍牆外躍進來的人，其武功使

齊英明大吃一驚，樂知足尚未出現，已方已處於下風。是故齊英明已下了決心，要以自己一條命換取齊魯丐幫之生存。

今夜情況之嚴重，使齊英明未敢奢存取勝之念頭，只求能繼續生存下去，唯一之辦法便要重創樂知足，是以他一直隱忍不發，靜候樂知足之出現，儘管手下不斷死傷，他的心也不跳一下。

樂知足終於出現，他立即發聲：「來者可是樂幫主？齊某久候了，你我同是一幫之主，不必跟下面的人一般見識，若有膽者請跟我來。」他直待對方上了大廳，才轉身往內堂跑去，「咱們到後院去見個高低！」樂知足微笑，雙脚一頓，乘風而飛，尾隨齊英明進入後堂。

大廳之後是座小院子，齊英明雙脚不停，仍向前飛奔，樂知足藝高膽大，道：「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樂某亦奉陪到底。」

小院子之後是後花園，齊英明至此方立定。「此處無人騷擾，彼此均可放手一搏。」

「樂某對齊幫主之建議及勇氣，均深為敬佩。」樂知足信心百倍地道：「不知齊幫主尚有何未了之心事，容或樂某可助之一二，尚盼坦誠相告。」

齊英明眼皮一跳，緩緩地道：「敬佩兩字實不敢當，今夜齊某亦不想活下去，不過却想在臨死之前，能見識一下樂幫主之高招。」

「相信不會令你失望，不過你仍可考慮一下，只要齊魯丐幫歸順敝幫，副幫主之寶座虛位以待！」樂知足說至此又打了個哈哈。「不過對外樂某樂得宣稱是兩幫合併，就像當日四海丐幫與優悠丐幫合併一般，這兩條路，盼你能慎重選擇一下。」

齊英明故意問：「那兩條路？」

「一是戰死，二是合併，後者對你對我對天下之叫化子只有益處，而無壞處，希望你不會令我失望。」

「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想來我要令你失望了，齊某沒有讀過多少年書，但做人的道理倒還是明白的，我看得出你野心勃勃，丐幫幫主寶座，你根本未放在眼內，而齊某人微話不响，豈敢高攀。」

樂知足臉色一變，「如此說來，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須知吃罰酒之後果，今日必定殺盡貴幫的弟子，嘿嘿，你罪孽不淺哪！」

齊英明淡淡地道：「這點倒不勞樂幫主之掛懷，齊魯丐幫弟子都有與本幫共存亡之志，大丈夫與其寄人籬下苟存，不如求個痛快，樂幫主想統一天下丐幫還欠缺幾個條件……」

樂知足忍不住問：「我還欠什麼條件？在你們心目中，還有誰比我更具條件？」

「展玉翅之條件便比你好得多了，他為人正派，武功正派，年輕有為，沒有個人之野心，這都是你不及他的。」

「笑話！樂某除了將天下丐幫共冶一爐，形成天下第一幫，還有什麼個人野心？」

「為別人只是個幌子而已，實際上是為了自己，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必多言，你練了那種功夫，還想有人服你，嘿嘿，恐怕比登天還難。」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有正邪之分，武功又何有正邪之分？刀能救人亦能殺人，你能認為刀就是壞的嗎？迂腐！」

齊英明冷笑道：「你練了毒功，每每要殺孕婦取其胎盤，這能算是救人麼？這些年來，寃死在你手下的人共有多少，恐怕連你自己也數不清。」

樂知足臉色一變，「今日你可以嘗嘗毒功之厲害了，你想改變主意，如今還來得及，交上手之後，便後悔莫及了。」

齊英明抬頭望望天色，遠處天際已露出魚肚白，乃笑道：「齊某已多活了一天，尚有何憾？不過我仍要提醒你，速回蜀地去尚來得及，待到其他兄弟幫援兵一至，你便後悔莫及了。」

他針鋒相對，使樂知足怒火暗生，冷笑一聲：「今日就算展玉翅在此，樂知足又有何所懼？只懼他不敢來矣！」

齊英明指着他身後道：「他不是已來了麼？」樂知足吃了一驚，不由自主地轉頭望後，齊英明已提着打狗棒，向他飛撲過去。

樂知足一見上當，大喝一聲：「你這是自促其死！」雙掌推出，兩股凌厲之掌風立即湧出，腥風撲鼻，同時猱身而上，反向對方迎上去。

齊英明早已從顧笑天口中得悉，樂知足毒掌之厲害，是故閉住呼吸，利用打狗棒迫使對方跟自己保持一定之距離。同時，他雖存跟對方同歸於盡之心，但仍望展玉翅能及時趕來，屆時以二敵一，便有反勝之機，是故一直使用拖字訣，不願跟對方硬拚。

樂知足笑道：「齊幫主原來雷聲大雨點小，說得好聽，做起來却畏首畏尾，嘿嘿，你以為能拖到幾時？」

齊英明不敢吭一聲，一味啞鬥，盡量利用身法步法，不時退開換氣，樂知足逐漸加重壓力，三四十招之後，齊英明已被纏得脫不了身，體內眞氣轉濁，氣力和招式都受限制，若貿然換氣，又必然中毒，他實料不到這樣快便陷於險境。

正在危急之際，幸好顧笑天及何金鋒及時趕到，兩人見齊英明勢危，不顧一切撲上去，齊英明這才有機會退開，到遠處換氣呼吸。

雖然多了一個對手，但樂知足仍然穩佔上風，齊英明喘息了一陣，又回來了。然後由何金鋒退出去換氣，他上來之後，又輪到顧笑天。總之，三個人一直保持着以二敵一之情況。

又輪到齊英明休息了，樂知足忽然道：「老夫未來之前，一直認為『齊魯丐幫』的弟兄是英雄，今日一見才知道是一羣猪狗不如的東西，只會倚多……」

他話未說畢，何金鋒已破口罵了起來：「你奶奶個熊！你才是猪狗不如的東西……」

與此同時，齊英明忙喝道：「不可說話！」他顧不得休息，又撲了上去，可是已經慢了一步！

何金鋒話還未罵畢，已覺胸口發悶，頭腦發昏，手脚不由一慢，忽覺一陣冷風自肘下射至，他要閃避已來不及，但覺脅下一痛一麻，身子忍不住打了個冷噤！

樂知足哈哈笑道：「何老頭，你害怕甚麼？看見老夫就打冷噤，還好意思窩在齊魯丐幫當副幫主！」他雙臂連揮，拳、掌、指連環施展，把顧笑天遠遠迫開。

齊英明已經趕到，打狗棒狂風暴雨般攻向樂知足，樂知足雙掌一圈，已將齊英明打狗棒震開，同時一掌猛印何金鋒胸膛！

何金鋒已知中毒，又不甘被侮辱，倏地迎前，單刀向樂知足甩手拋去，同時雙掌齊出猛擊對方，他是存心臨死之前打傷對方，為齊英明製造機會！

不料樂知足武功之高，出乎其意料，只見他左袖一捲，右掌去勢仍然不變，單刀被捲飛，倒向齊英明射去，右掌未曾跟何金鋒雙掌接觸，已其將震飛！

何金鋒人在半空，已仰天噴出一股血箭，只見樂知足身子如離弦之箭般，向齊英明射去！

齊英明以打狗棒擋開單刀，虎口已經迸裂，打狗棒雖未脫手，但又何能擋得住樂知足全力一擊？顧笑天要助他，可是跟他距離兩丈多遠，心有餘而力不足！難道齊英明便如此死在樂知足掌下？

* * *

展玉翅與左右地獄使者，越鬥越快，眼看不能迅速取勝，他突然改變打法，長劍去勢變慢，採取後發先至之打法。可是左右地獄使者畢竟非他人能比，一見形勢不妙，亦改變打法，未待招式變老，便立即換招變式，使雙方難以眞正接觸！

這一招很毒！因為他們知道時間越久，對他們越有利，只要拖住展玉翅，讓樂知足殺了齊英明，再把他交給樂知足，自己便可穩坐釣魚船了。

展玉翅顯然料不到對方會來此一招，一時之間無計可施，而左右地獄使者武功之高，又是他所遇的對手中有數的高手，急不得，躁不得，亂不得，否則栽在他們聯手之下，絲毫不奇。

旁邊的各處惡鬥，也同樣處於不利之狀況中，幸好馬蹄聲停止之後，進來的一彪人馬都是江南丐幫的精銳！為首那人是龍侶軍，接着是徐天從、顧愛、周通和郭得勝等頭目，帶着數十名精銳一齊殺進來。

展玉翅精神一振，道：「你們快助齊魯丐幫的兄弟！我這邊不用管！」駱承德及老魯等人見來了救星，更是精神振作。

江南丐幫羣丐加入戰圈之後，形勢立即有所改變，雖然一時未必能取勝，但起碼已穩住了局勢。

那管飛星和雲小鵬適才一直躲在暗處發暗青子，以給敵人威脅，可惜敵我交雜，不敢輕易出手，以免誤傷己方，是故收效不大，此刻見形勢有變，也自暗處跳了出來，加入戰圈。

「天府不怕窮」來了二十一人，跑了一個沈鶴，樂知足在後花園，死了王浩、「富丐」方富城、巴扎通、黎貝特，還有兩個不知名之高手，尚有一二位已受了傷，實際上只餘十三名高手，在久戰之下，又遇到生力軍，氣力逐漸不支，形勢更加不妙。

形勢之轉變，對左右地獄使者來說，似乎毫無影响，除此之外，另外尚有一位白髮老翁，功力十分精湛，招式平庸，但威力絕大，連傷三名齊魯丐幫高手，還斃了一名堂主，幾乎無人可制，展玉翅忙令龍侶軍及徐天從去鬥他，他指揮已妥，方全力對付左右地獄使者。

* * *

樂知足人未至，掌已發出，眼看齊英明便要喪生在其掌之下，忽然「呼」地一聲，一條長鞭飛捲而至，鞭梢纏住齊英明之腰際，一把將其扯開，又有三把飛刀，直奔樂知足胸膛！

樂知足怒哼一聲，手掌一掄，掌風反迎着飛刀，喝道：「來而不往非禮也！」那三把飛刀吃掌風一激，向一座假山倒飛而去。

不料那三把飛刀似乎認得主人般，未至假山，已摔落地上，樂知足隨勢而上，掌風將假山震飛，山後那裡有人？

那條長鞭却由花樹後，飛抽樂知足後背。「爺爺在這裡。」

樂知足頭也不回，反袖飛捲，鞭梢擊在袖管上，「卜」地一聲响，如擊敗革，因袖管注滿了眞力，是以絲毫無損，接着只見一個身材瘦削矮小的黑衣蒙面漢跳了出來，手腕順勢一抖，鞭梢如蛇兒一般淩空打了個圈，霍地沉下，抽向樂知足之肩膊！

樂知足已轉過身來，怒哼一聲：「又是你這臭小子！上次讓你逃掉，今日可沒這般好運了！」

那蒙面漢顧笑天也認得！彷彿是上次在小村外救了自己的恩人，想不到今日又得其相助！他差點竟忘記危險而叫他！

樂知足顯然十分惱恨，出手至毒，並常冒險以手去抓鞭梢，但蒙面人顯非省油燈，豈容長鞭落在他掌中？圈、打、抽、舞、抖、捲，使得如臂指手，靈活之至！

鬥了四十招，樂知足輕嘆一聲：「原來你不是上次那小子！快報上名來！」

那蒙面黑衣人不吭一聲，繼續揮鞭，顧笑天此刻仔細觀察，也發現此人不是上次營救自己之蒙面人。雖然看不到面目，但看其體態，此人之年紀看來比較大，亦略爲豐滿一點。

齊英明喘息了一陣，又執棒側攻上去，不料此刻，樂知足已抓住鞭梢，用力往懷內一扯。齊英明見機不可失，打狗棒急戳樂知足背心大穴！

樂知足果然不同凡响，右手不放，雙脚連退，左掌挾風反擊！他採取「射人先射馬」之法，掌心直奔對方胸膛！

齊英明拚着受傷的身子，左掌揮起，打狗棒去勢不變，直戳其背心。「篤」地一聲過後，又是「蓬」地一聲响，只見齊英明人如斷線風箏，向後倒飛！樂知足仍屹立不動，長鞭被拉得像滿弓一般！

原來樂知足不做沒把握之事，把護體神功全運集於後背上，打狗棒一觸上，立即被震開！

顧笑天急忙斜飛，淩空接住齊英明，只見他嘴角不斷沁出鮮血，顧笑天不敢躭擱，立即抱着他跑到中院，放在一間靜室的床上，又恐毒氣攻心，連忙揮指封住胸膛幾個大穴，他自己急得冷汗不斷淌下，忽然一咬牙，招來一個手下，道：「看住幫主！」言畢直撲向前堂找展玉翅。

＊　＊　＊

展玉翅被左右地獄使者纏住，他因以「後發先至」之法應戰，格外用神，但仍能耳聽八方，眼看四面，見己方逐漸佔了上風，一顆心方放了下來，只擔心齊英明之安危，不過有何金鋒和顧笑天協助，他心想，即使不能取勝，戰個平手，總還可以，這才全神對付左右地獄使者。

忽見顧笑天氣急敗壞地跑了進來，忍不住驚問：「齊幫主呢？」

顧笑天與齊英明情逾手足，聲音如哭地道：「齊幫主已受了重傷，你快去看看他……」

展玉翅何嘗不欲早點解決對手？但覺他說得幼稚可笑，此刻却也不便指責，又問：「如今只剩何副幫主一人應戰？你還不快去助他？我稍後便會趕去！」

「不，何副幫主已經不幸戰死了！」

展玉翅大驚，急又問：「那樂知足爲何沒有殺回來？」

「來了一個黑衣蒙面人纏住了他！」

展玉翅心頭一跳，脫口問道：「便是昨天救你的那個人？是男的還是女的？」

「看來好像是女的，但不是小弟之救命恩人，不好，她可能不敵！」顧笑天言畢又匆匆趕回後花園。

展玉翅道：「徐堂主，你去助戰，但記住，樂知足毒功十分厲害，必須閉住呼吸，否則便要中毒！」他說話分神，不但失去了優勢，反而差一點便要給左右地獄使者之怪劍刺中胸膛！

徐天從捨了對手，抽身出來，道：「幫主您放心，屬下知道怎樣應付那魔頭。」

展玉翅重新集中精神，再過十多回合，又漸漸取得均勢，他雖然暗嘆這兩個對手之厲害，却不知左右地獄使者更加驚詫。原來自上次在十招內敗在展玉翅劍下後，他倆花了不少心血，琢磨出一套專門對付展玉翅的功夫，不料，依然無效。

三人翻翻滾滾又鬥了近百招，展玉翅自己摸透了對方劍法之路數，「後發先至」之威力逐漸顯露，大佔上風。

左右地獄使者見旁邊之同伴非死即傷，形勢也極危殆，心裡又驚又急，又不知沈鶴爲何還不過來援助，心浮氣躁之下，劍中破綻益露。

展玉翅忽然道：「兩位有一身武功，大可在武林中幹一番事業，何須當樂知足之馬前卒？在下欲殺你倆，頗覺可惜，不殺之，又不知他日有多少善良要毀在你們手中！兩位有以教我？」

左右地獄使者冷冷地道：「人各有志，你不必再說廢話，有本事的，只管取命去！」

展玉翅輕嘆一聲：「既然兩位執迷不悟，展某便愛莫能助矣！」

他劍法一變，速度加快。意在劍先，對方招式剛使了一半，他長劍已透過破綻，直指對方空門，迫得對方立即變招後退，他長劍一移，又指向另一位。

展玉翅也是第一次同時面對兩位高手，對他來說，是一次寶貴的經驗，也使他在此戰中，更上一層樓。

激戰中，左右地獄使者的尖劍斜刺而至，展玉翅一招剛迫退左右地獄使者，立即回劍一架，劍刃則順着對方之劍身，急滑而下，直刺對方之手掌。

這一招表面看來無甚奇特，但勝在時間拿揑得奇準無比，左右地獄使者招式尚未使畢，對方劍刃離掌已不及四寸！這一驚非同小可，忙不迭後退。

他退，展玉翅立即跟進，如影隨形，比對方稍快一分，劍刃離對方手掌已由四寸變成三寸，又由三寸變成兩寸！

地獄右使者汗出如漿，喉管發出胡胡怪叫聲。地獄左使者見乃弟危急，抱劍奮不顧身，撲了上去！

「展玉翅，你納命來！」

「未必！」展玉翅換了個身形，劍刃仍不離地獄右使者之手掌，同時左掌印出！

地獄右使者怪叫一聲，抬掌迎了上來，他寧願棄却右手，也要把展玉翅迫退一步，如此刺向展玉翅後背之乃兄便極有可能得手！

與此同時，地獄左使者尖劍去勢更快，連人帶劍，就像是一枝離弦長箭！

電光石火之間，突然展玉翅身子一縮，如泥鰍般向旁滑開。這一着大出左右地獄使者兄弟倆之意料，齊聲叫糟，急切之間，要想收招，已來不及了！

說時遲，那時快，左使者之劍尖刺進右使者之掌心；右使者之掌風亦將左使者擊飛！

展玉翅在旁嘆息：「剛才在下想不出好方法，如今看來，兄弟鬩牆，却是最佳之解決辦法了。」

右使者左掌被尖劍洞穿，鮮血像瀑布一般流下來，痛得他身子不斷發抖，却怒道：「展玉翅，咱們兄弟有生之年，一定要報今日之辱！」

左使者自地上爬了起來，恨聲道：「二弟，咱們走！」

龍侶軍大聲喝道：「說走便走，那有這般容易的事！」

展玉翅亦不想放虎歸山，和聲道：「在下已有心手下留情，否則適才我隨便加上一劍，兩位其中一個，必成我劍下亡魂，若還想報仇，擇日不如撞日，今日便繼續下去，如何？」

（未完・九）

上文提要：

白愁飛置酒欲將溫柔灌醉，以遂他不可告人之目的，結果反着了她的道兒，全身酥軟無力。溫柔以爲可以說服他，勸他不要傷害小石頭和蘇夢枕，才將他解救，却反遭白愁飛封住了五處穴道……王小石之所以久未返象鼻塔，以致未悉溫柔赴白樓之事，是因爲在神侯府等消息，這消息的確不好，方恨少和唐寶牛闖入八爺莊闖了大禍……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傷心小箭

無知荒唐鬧事　被捕始知闖禍

方恨少雖然叫他穿上一大堆累贅的衣服，又在他臉上塗塗抹抹的，但他還是相當信任方恨少化裝之法，主要是因爲：

方恨少本是「金字招牌」方家的小弟。

「金漆(字)招牌」方家本來就有「三大絕活」：點穴手法、氣功，以及易容術。

方氏一族的「易容術」已幾可媲美並且漸漸取代以易容起家的「慕容世家」了。

方恨少雖然不像話，氣功沒下苦功學好，點穴手法只麻麻虎虎，易容術也不是方家子弟中最出類拔萃的(倒是他在輕功上的修爲，是方家任何高手都難以企及的；他是方家的人，但擅長的卻是「太平門」梁氏的輕身功夫；一如梁阿牛是「太平門」的人，但精擅的卻是「金漆招牌」方氏一門的氣功內力)，但要應付這種「小場面」，已綽綽有餘了。

他們裝扮成老媽子和小宮女，跟着大隊，魚目混珠的混了進去。

其實，「八爺莊」防守森嚴，饒是如此，要混進去也還眞不容易。

可是唐寶牛和方恨少都僥倖能做到了。

主要是因爲一個理由：機巧。

人生裡，有許多事，只要適逢「機巧」——機緣巧合——那就天大的困難，也能輕易辦到；若是沒有，就算是輕易的事，也有天大的困難。

唐寶牛和方恨少能夠混得過去，有很多奇遇、良機、湊巧、際會，譬如裡頭正趕忙着籌備膳食，於是就急召老媽子等過去幫手，唐寶牛因而過了關，一個侍衛統領負責細查進入莊裏的人，卻因爲垂涎方恨少的美色，忙着毛手毛脚，給他過了關；另一名把守的太監頭頭，本要盤查唐寶牛，卻一見了他就嘔吐不止，唐寶牛自己也莫名其妙，還有一次明明已有一名宮女高手有點懷疑起方恨少的身份來，卻恰其時有人呼喊：「太師父要耍毬哪，還不去張羅！」

這宮女一聽，不及再細察研判，就匆匆入內打點了。

唐寶牛與方恨少一半幸運一半機巧，七成天意三成人爲的，終於潛入了「八爺莊」的後園去。

這兒有三件事是必須要瞭解的：

一，唐寶牛和方恨少終於能突破重重戍守，進入「八爺莊」的「後園」，固然是十分幸運，每遇障礙都能化險爲夷，但其中的確困難重重，步步驚心，其間也有不少趣事與險境，由於這不是關鍵，也不是重點，所以都略過不提。

二，正是因爲防守森嚴，簡直三步一哨，六步一崗，這固然使方恨少、唐寶牛二人覺得另有蹊蹺，故而越發要深入虎穴，探箇究竟。人遇險阻有三種反應：一是怕而退，二是疑而慮，三是奮而進，方、唐二俠顯然就是第三類人。

三，他們最後進入的是「八爺莊」的「後園」，不是「後院」。「八爺莊」很大，奇花異石，珍禽靈物，都集中在左邊「後園」，而囚禁要犯政敵的所在，都處於右邊的「後院」。「後院」囚人的地方，叫「深記洞窟」，這一天，曾遭王小石等人闖入過，左邊的「後園」，叫做「尋夢園」。

他們就擅進了這「尋夢園」。

* * *

「尋夢園」是什麼地方？

尋夢園就是一個供你尋找夢的地方。

每個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尋夢園」，每個人都有他們「不同方式」的「尋夢園」：只不過，這偌大的花園，幾乎所有的名花，都在這兒盛放；幾乎所有罕見的馴獸，都在這兒穿梭嬉逐；還有這麼遼闊如茵的草坪，畔着潺潺流水，却是誰人尋夢的地方？

龍八？

那個俗人有這般雅興麼？

童貫？

這位大將軍對强佔民女的欲望遠大於看花看石看流水。

王黼？

他當然比較喜歡看眞金白銀，還有翡翠寶玉。

那麼，眞正在「八爺莊」裡建立那麼一種奇麗雅緻的「尋夢園」，卻是供誰人閒逛暇賞呢？

你說呢？

* * *

沒什麼好說的。

對唐寶牛和方恨少來說，越是防守森嚴，越是困難重重，他們越要去探詢究竟。

待到了園子裏，鬧哄哄的，下午陽光熙和，黃暈暈的，迎面一照，照得兩人也有些昏頭脹腦的，只是園子內怕有二、三百人，女的宮娥打扮，燕瘦環肥，玉珮金釵，美不勝收，男的有些是太監裝扮，油頭粉臉，但舉止有度；有的是禁軍戎服，虎背熊腰，精猛過人，卻都林立兩旁，氣勢嚇人。

方恨少和唐寶牛兩人望了一眼，心忖：這是什麼陣仗？

兩人愈是好奇，愈不退縮，相偕往前走去，隱約可見草坪上有七八人，在追逐一顆籐毬，看誰能將之踼入籠中，便算得勝。

唐寶牛不禁問：「……這一粒毬，用得着這般勞師動衆麼？」

方恨少忙「及時教誨」：「……嘿，這你就有所不知了，人生在世，那個不是在場中你追我逐一粒毬兒而已！」

唐寶牛苦着臉道：「……可是……幾百人整千人看幾個人追一個毬，太無聊了吧？」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當然不知道，在千百年之後，居然還有幾萬人至幾億甚至幾十億人在同時廢寢忘食的看幾個人追一粒毬的事。

「……是有點不妥……」方恨少苦思不解，只好說：「咱走近去瞧仔細點。」

可是，他們的行動立即給人截住了。

* * *

截住他們的人，是有男有女的幾個人。

這幾個人，樣子却完全不一樣，有老有少，有醜有美，服飾打扮也跟一般內監、侍衛不一樣，但却仍有一個共同之處：刀。

他們身上都有刀。

他們身上帶着的刀，有的是藏着的，有的直如一把廢鐵，銹蝕斑剝；有的手裏拿着的只是一把小而伶仃的刀。

單憑這一點，他們跟在場的人已十分與衆不同。

因爲其他的人，不管太監或侍衛，身上手上都沒有兵器。

一把兵器都不帶。

獨這七、八人可以携帶兵器。

看他們的樣子，似有意要截停方恨少和唐寶牛查問。

方、唐二人一時也不知該如何應付。

就在這時，卻正好有人走來。

這兩人，一個虬髯滿臉，直比唐寶牛(當然不是扮成女裝的時候)還高大强壯，另一人瞇着眼笑，像一座佛，眉毛卻是開了岔的掃帚一樣，卻像火燒似的叉了開來，說話舉止，卻斯文溫和。

他們兩個正自草坪的嬉戲中走回來，略有些喘息，似正擬要略作歇息，一見方、唐二人，那文官就隨口吩咐了句：「太師父淌了些汗，快把潤喉生津的準備停當，隨時奉用。」

唐寶牛聽得眨了眨眼，方恨少馬上就嬌聲嬌氣的答：「……是……」

那武官瞧了他一眼，錯步揉身之際，居然還用手指在方恨少臀部捏了捏。

方恨少幾乎沒彈跳了起來。

只聽兩人嘻哈笑着：「這人兒怎麼生面得很，好像沒見過？」

「宮裏美人比池裏的魚還多，那看得完！童將軍只要喜歡，那還不簡單！」

「……也眞幼嫩的，還彈手的呢……嗳，王大人，千萬得留神不要是萬歲爺的三宮六院才好……」

「省得了。就算是，太師父忙着玩毬兒，那有時間玩囡兒哪！她那還飛得上天……」

兩人就這般古古怪怪的笑着過去。

方恨少聽得毛燥，正要回頭追打那高大將軍。

他沒想到在這高貴氣派的場合，入耳的竟遠比市井黑道更淫褻猥瑣。

原來，就因這兩人跟他們說了這幾句，那幾個執刀藏刀的人就馬上訕訕然退了回去。

這正是走向場邊的最好時機。

* * *

這時候，卻有一人發現了他們兩人，正向場中逼近。

這人的眼忽然閃出兩道寒光。

但他沒有聲張。

他已捏着亮白色的倒撓鬢梢，盯着兩人的一舉一動，忽然想起他喜歡嚼的花生來。

最好的時機往往也是最壞的時機。

或者說，自己最好的時機，通常也是敵人最壞的時機。

方恨少和唐寶牛既見如此「大陣仗」，就愈發想見識一下場中追毬踢毬的，到底是什麼「大人物」？

自從那「童將軍」和「王大人」跟他們兩人調笑了幾句之後，就不再有人敢上來盤問或監視他們了。

他們正好疊心領神的，要凝目好好看看場內狎玩的是些什麼人。

突然間，卻聽一聲吆喝……

數百人一齊叱起……

嗶……

宛若平地一聲旱雷乍起，齊聲斷喝，使唐寶牛心神一凜，方恨少手心一涼，一陣惚恍，才省卻：

場中有個黃衣人踢入得一粒毬，得了一分，大夥兒立即吶喊助威！

這是什麼人，竟如此排場？

唐、方二人凝定心神，極目望去，卻是並不認得。

這黃衫漢子十分瘦削，臉無四兩肉，弱不禁風樣子，肩脖子看去份外狹窄，但卻玩得十分起勁，額鬢盡汗，喘息不已，不時有臉白無鬚的人上前爲他拭汗，之後又速速退下蹲伏候命，怕只要在舉止間一有失措，即有滅族抄家之罪似的。

黃衫漢子每踢進一毬，在場者必轟然叫好，爲他示威助陣。

然而，只要唐寶牛和方恨少多望幾眼，便已看出：全場的人，雖然都看似竭力在追逐那粒毬，但每到要害關頭，都把踢毬的機會盡力的讓與這個人。

好不公平！

唐寶牛一看就光火。

方恨少也憋了一肚子的氣。

他們平生最憎惡的就是不公平的事，遇上不公道的事，他們總要去插手管一管。

近在眼前，顯然就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一個很不公道的人。

他們看了就很想教訓教訓這人。

可是，當另一個人映入眼簾時，已使他們一時全忘了這個人和這件事。

那「另一個人」氣質高貴，五綹長髯，看來也必是下場耍毬的帶隊，他正率衆與黃衫漢（應該是捋起黃衫羅裙玩毬的瘦子）對壘搶毬，但誰都看得出來：他特別「賣力」的「禮讓」那黃衫客，甚至可以說，他正在千方百計的製造機會，讓那黃衫客可以取勝。

是以，相媲之下，其他的人都成了「機器」，只有那黃衫客才是一個眞正的「人」，其他的人都爲他所操縱，爲他而活，而替他「操縱」全局的人，顯然只是那氣質高貴五綹長髯的人。

全局只有他們兩人是在眞正的、盡興的玩！

可是，當方恨少、唐寶牛一旦看見那五綹長髯氣質高貴的傢伙後，他們的表現可再也高貴不起來了！

兩人立即迅疾的互看了一眼。

然後交換了一句話：「打！」

* * *

打！

非打不可！

爲什麼？

因爲他們認得那個「氣質高雅」的人。

他們見過他。

四年前，就在「愁石齋」前：這人帶同「八大刀王」前來威迫王小石就範，答允他去刺殺諸葛先生。

那人他們見過，他們記得那人，化了灰也忘不了。

還巴不得將之挫骨揚灰。

那人當然就是：

* * *

「蔡京！」唐寶牛虎吼了一聲：「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他發出了一聲虎吼，然後就比豹子還猛悍的撲了過去。

這一刹間，人人都驚住。

呆住了。

愕住了。

誰也想不到，會在這兒，撲出了那麼一個人，對蔡京發動狙擊。

此時，唐寶牛還是以女身裝扮，他一旦跑動起來之際，山搖地動，把全部人一時都懾住了，也許是落日太暈太黃之故，場中的人都不及反應。

有反應的人全都在驚叫、怒叱、吆喝：「快保駕！」

保駕？

保什麼駕？誰有那麼大的架

子？

這電光石火間，唐寶牛已一把揪住了蔡京，蔡京回身便逃，唐寶牛卻扯住了他的衣服，「嘶」的一聲，撕開了一大片。

蔡京來個「金蟬脫殼」，回頭就跑。

唐寶牛已追上了癮，拚出了勁，這時，已有兩三人迅疾掩撲過來，他也不管，虎吼連聲，挨了幾下重擊，但把來襲的人都震倒、衝倒、撞倒，他仍是一個虎撲，攫住了蔡京。

「叭」地兩人扭跌在地上，唐寶牛心頭喜極，振奮不已：「哈！終於還是教我把你給抓住了……」他心中卻想：待會回到「象鼻塔」，可威風了！

沒料腰間一疼，蔡京已用雙指刺入他左脅之中，他幸練過「鐵布衫」，硬熬一下，也覺痛入心脾，盛怒之餘，再不理會他個什麼宰相丞相衰相看相的，一拳就揮了過去。

「砰」的一聲，這一拳把蔡京砸個鼻血長流。

原本，以蔡京實力，大有還擊的餘地，但唐寶牛委實聲勢過人，先聲奪人，蔡京一時慌了手脚，而唐寶牛又以「大石壓死蟹」的氣勢強行把他按住了不放，他已嚇得慌了手脚，平時他對人頤指氣使，縱是百萬雄兵，也得聽他一人調度，而今一旦給人抓住，掙扎不得，惶急之中，也忘了自己身份，只一面死力掙扎，一面大叫救命。

唐寶牛可不管這個。

他一拳打去。

他覺不夠，又一拳揮去。

「蓬！」着了。

還是不夠，再踢一脚。

蔡京痛蹈於地。

他覺得餘怒未消，過癮得緊，索性把他壓住，窩在地上，塞他吃泥！

同一時間，方恨少本來要掩護唐寶牛：他跟唐寶牛都心同此志，決定不管如何，都得要好好教訓這禍國殃民的奸相一番。

沒料，只見人影晃閃，大家忙着匡護那黃衫客，匆急退去。

方恨少本就對那黃衫人反感，而今一見，大家盡是維護此人，心忖：此人實比蔡京還重要，莫非蔡京長輩不是？他見唐寶牛已扭倒蔡京，心念一動：這渾小子已撂倒了當今權相蔡老京，回到「發夢二黨」那兒，還不給他吹上了天！自己若不撂倒一個更重大的角色，日後豈不是要盡受這頭牛的奚落？

故而他不理一切，縱身而上。

那些人正保住黃衫客而退。

黃衫客已給嚇得臉無人色，急喘不已。

偏是方恨少輕功過人，猶如白駒過隙，一下子已突破了三、四道阻撓，貼近那人，幾乎是顏面相迫，方恨少用摺扇卜地一敲他瘦骨伶仃的鼻子道：「猪狗不如的東西，看本公子把你打得叫爹喊娘的！」

他可不止說，還眞的做，他一把勾跌了他。

那人喘喊：「你……你……你敢……」

方恨少摺扇急揮，已架開兩人攻擊，起身打了那人一巴掌，好清脆的一記耳光。

那人竟撫臉哭了起來。

方恨少怔了怔，罵道：「大丈夫哭什麼！」又踢了他一脚。

那人居然嚇得連褲襠濕了，方恨少沒料他那麼膿包，倒不好意再打了，只吐了一口唾液，他：「男子漢，流血不流淚，你眞是連個屁都不如！」

那人卻顫聲哭道：「朕……朕不是大丈夫……男子漢……我是……九……五……之……尊……」

世上有不同的人，便有不同的機遇。

有的人的機遇也許是拾到一錠銀子，有的只踩着了一堆糞便，有的是艷遇，有的是遇上了第一大帮的頭子，有的卻是遇上了皇帝！

別人不知道，至少，而今方恨少就是這樣子！

* * *

方恨少做了一輩子的夢，他夢見過有一個（多於一個他也無拘！）美麗而又了解他愛惜他而又十分崇拜他的才學之紅粉知音，要對他以身相許；他夢過自己中了狀元，衣錦還鄉（他回到「金字招牌」方家，得意洋洋的說：「唏，是不是，你們說我不學無術、半途而廢，而今我已金榜題名，吐氣揚眉，你們都看走眼了！」）亦曾夢到過自己一口氣救了沈虎禪老大十三次命，功德圓滿（主要是因爲：事實上，「七大寇」的老大，沈虎禪曾救過他十二次的命）；他也曾夢見過自己練成了絕世武功，不止是這一套「白駒過隙」的輕功能獨霸江湖；他更夢見過自己終於得到師父方蘭君的嘉許，准許他服侍她終老，不使自己人在江湖，她卻獨守深山，各自飄零孤苦無依……

總之，什麼夢都有，他就是沒夢到錢——因爲他根本就不重視錢財。

他也從沒夢到當官——中狀元不是當官，只是對他「滿腹的才學、懷才不遇」的一種認可——更不用說夢見什麼媽那個巴子的皇帝老哥了！

可是，他今兒居然見着了皇

帝！

而且，給他騎着追打的「傢伙」，居然號稱自己就是那位一國之君，九五之尊——天子！

* * *

天子？我呸！他配？

* * *

方恨少一時還不相信，還賞了他一記耳光：「什麼九五之尊……九五之尊是天子……你這樣子配稱天子……王八羔子倒有幾分像！」

就在這時，那數百人幾乎一齊向他衝來，人聲紛雜，呼號連聲，宛似天劫末日、眼前便臨一般。

「快救萬歲爺！」

「大膽刁民，竟敢行弒皇上！」

方恨少傻了眼，忘了退、忘了避，只及時問了一句：「你……眞的是皇上？」

那人哭喪着臉，扁着嘴，委委曲曲的點了點頭，還結結巴巴的說：「……對不起，壯士，朕知道朕長相不……不大那個……像……但朕是……是一個好皇帝咧。」

大家衝近，卻還是不敢動手，因方恨少騎在那原先給稱着「太師父」的人身上，大家「投鼠忌器」，不敢妄動，怕傷了這人。

方恨少聽了之後，眼眨了眨，艱澀的說：「你說……你是……萬歲爺？」

那瘦似竹竿輕似棉的人又點了點頭，方恨少終於忍不住，仰天哈哈大笑了起來：「萬歲？萬歲！萬萬歲……哈哈哈哈……今天竟教我方才子……」

他一笑，就分神。

他還未笑完，至少，有一個老太監從他手中(袴下)搶救了那黃衫客，另有八個人已狠命出手，向他身上狠狠招呼！

卻聽有人沉聲喝道：「……要留活口！」

那些發動攻擊的人武功都很高，刀法也快的快、狠的狠、絕的絕、奇的奇、怪的怪、詭的詭、妙的妙、險的險，方恨少一方面驚詫過度，無心接招，另方面也眞的避不了這八把刀的聯手一擊，要不是這人以雙手八指(他斷了兩隻手指)一一化解，他還眞的絕對接不下來！

那替他化解的人也一把制住了他身上九處要穴！

只聽那八個使刀的人都說：「大師，你幹嘛護着他？」

「這人殺君犯上，大逆不道，大師，你還不立殺他？」

只聽這名頭陀不慌不忙的說：「阿彌陀佛，他膽敢行弒皇上，必有圖謀，幕後必有人指使，要留着活口，以便審查清楚，追究到底，一網打盡，除惡務盡。」

然後便慌慌忙忙的跪在地上，大家一見他跪，也忙跪倒，只聽頭陀向那狼狽已極的黃衫人叩首恭聲道：「小人等救駕來遲，累皇上受驚，眞是罪該萬死，請皇上降罪！」

方恨少這時已遇身穴道受制，絲毫動彈不得，但眼裡亮暈暈的一片茫茫，夕陽西沉得也慌慌惶惶，但還在傻笑，因爲他只知道，他剛才打着、唾着、騎着的人，居然就是：當今天子！

天！

* * *

那邊廂的唐寶牛，一口氣打踢了蔡京幾下，正得意洋洋，回首卻見方恨少也騎住了一個，他這才想諷嘲幾句：

「我打的是當今太師，你打的是什麼狗臭屁？」

話未開口，卻見方恨少已給人擒住，方恨少竟向那黃衫人叩呼「萬歲」。

萬歲？

(總不成那人姓「萬」名「歲」！)

這時候，人影一閃，兩人已到眼前。

一個像影子一般的人。

他背後有一個長長的包袱。

他一接近唐寶牛，唐寶牛幾乎就馬上聞到一種味道：「死」的味道！

這人也沒怎麼動，只倏然而至，氣勢已把唐寶牛嚇得往後退了半步，失聲道：「……天下第七？」

這半步一退，那人已把蔡京奪了過來，唐寶牛正要動手，眼前一花，一個白鬍子、瞇着斜眼、笑容似大海的老太監，已隔開了「天下第七」和唐寶牛。

唐寶牛一拳就揮了過去。

那太監也沒閃躲。

不躲。

唐寶牛明明擊中了那太監。

卻是一拳擊空。

好像這老太監是透明的物體。

老太監轉首向蔡京說：「太師，你要怎麼處置？」

他的臉向着蔡京，「天下第七」卻護在蔡京身前，這太監大約有七十多歲了，但他人雖在分心說話，左手卻又拿住了唐寶牛二手兩足。

是拿住了，就像抓什麼蜘蛛、螃蟹還是小貓小蟲似的，他竟用一隻手，把唐寶牛的左肱、右肱、左踝、右踝一齊拿住，扯到身後，他像在市場上的籠子裡拎起雞翅膀一般的揪了起來，毫不費力。

而且還是這偌大的一個唐寶牛！

而唐寶牛也眞的絲毫掙扎不得！

卻聽蔡京居然能在這受辱和受驚的情形下迅速回答：「米公公，有勞了，不過，不要殺他，留活

口！」

「是，」米公公米蒼穹恭聲應道：「遵命，太師。」

* * *

打了「太師父」皇帝趙佶和「太師」宰相蔡京的方恨少與唐寶牛，已一齊「落網」了。

場中大亂，但秩序井然。

* * *

上述兩種情形看似矛盾，其實並不。

因爲唐寶牛、方恨少這一出場，既打了皇帝也辱了宰相，自然全場大亂，人皆惶恐，怕天子盛怒降罪下來，只怕全部人都擔上個「護駕不力」，輕則降罪，重則難保不株連抄斬，自是人心惶然。

但今兒在「八爺莊」裏「侍候」的，都是大內的好手，宮中的高手，一旦遇上這種亂子，也能很快的擒住了「刺客」，穩住了場面，把皇上和太師全護送到了「八爺莊」裡守衛最森嚴的「別野別墅」去定驚。

侯趙佶心神稍定，敷藥治療之後，一干人等才紛紛如喪家之犬，在院前跪求請罪不已；然而趙佶最忿忿的是：始終傳不來樹大夫爲他治理，要是他在，最多是把一把脈，吃一粒藥丸，喝一劑補藥，傷處就不疼，心也不會跳得想自口腔裏逃遁出來一般。

他因而下令務要找出樹大夫的下落來：生死都得有箇交代！

他還下了聖旨：要是樹大夫給人殺了，他要把殺樹大夫的人斬首處死！

他這樣做當然不是爲了要替樹大夫報復(要是爲了這個，他一早就該下旨找出眞兇了)，而是要替自己洩忿。

這些跪求恕罪的人，最誠惶誠恐、最驚心動魄的，當然就是龍八和八大刀王。

這逆上弒君的事情發生在「八爺莊」中，龍八自然責無旁貸，嚇得尿滾屎流！

這事可以說是龍八自己「惹禍上身」！

本來，皇帝趙佶無心朝政，只愛嬉樂，常與丞相蔡京共遊同樂、胡混耍戲。

趙佶對蔡京的信重，可以到了不惜紆尊降貴，跑到蔡京家裏去玩樂，留連忘返。不過話說回來，蔡京也一因財雄勢大，「相府」裏有的是好玩的事物，二是蔡京故意吸引皇帝多來他家裏走動，這樣一來，他就更加威風了：皇帝也來我家，天下萬民，誰敢惹他？

趙佶跟蔡京一向臭味相投，狎私忘公，但曾爲平衆怒民怨，曾一度貶擯蔡京相權，以他人替代；雖則，縱由其他人走馬上任，也是由蔡京幕後操縱，不過，蔡京也知進退，故意自求去官，卻另製造民意，說非要他重掌相位，才可外蕩邊寇、內平戰亂。趙佶不旋踵又重新重用此人。

蔡京被貶時，曾賜「太師」之位，由於這是清雅有識的官位，蔡京也樂得別人如此稱呼他。

趙佶除了當皇帝不稱職之外，倒是趣味奇多，而且癮頭奇大，從琴棋書畫，乃至蒔花奇石，他都有興趣，有意蒐集，這一來，可苦了老百姓，給辦花石官僚藉旨行兇，暴斂強徵，苦不堪言。

趙佶又喜耍戲踢毬。他書法寫得精奇，毬藝也不錯，蔡京趁機大拍馬屁，上奏歌頌，說當今天子文才武功，無一不冠絕天下，領袖羣倫……蔡京一說，附和者衆，馬屁拍得太多了，趙佶當然也自以爲是，信以爲眞，洋洋自得，陶陶自樂。

趙佶一有時間，就往相府裡跑，蔡京家裡縱有玩不完的好玩事物，這貪新棄舊的皇帝很快的也就厭倦了。龍八太爺本是蔡京親信，藉此建議，不如安排天子也駕臨「尋夢園」尋樂如何？

蔡京一力支持龍八建立「八爺莊」、「深記洞窟」與「尋夢園」。他是一個老奸巨猾、深諳鬥爭之術的政客，當然懂得如何適當的分散自己的政治和財寶資源，以便他日一旦「有勢」時即可充分利用。

他貲資龍八起「八爺莊」，暗裏以此爲據，糾合武林勢力，同時，也使龍八對他感恩忠心。他起「深記洞窟」，藉此羈禁政敵；又出資大興土木，造了個「尋夢園」——萬一他日「相爺府」政息權失，至少還有箇讓他繼續「尋夢」的退路；當然，他的「退路」也不只此一家！

是以，他同意了龍八的建議。

龍八自然高興得見牙不見眼，不怒而威的紫膛臉成了張不笑而謔的紅鷄蛋，慌忙張羅打點，佈置安排，務要趁此良機，出盡渾身解數，討得皇上歡心！

連當今聖上也來他家「作客」，這面子說多大就有多大，同理，日後他要風就有風，要雨還當眞不敢下雪！

他一早什麼都安排了：包括戍衛、警衛、美食、美女……如是種種，還精心策劃了一場毬賽，大家假意盡力的踢毬搶毬，總之，只要到了最後，一定是皇帝贏就是了。

其實這些他也不必太費心。

保駕方面，皇帝身邊有的是人。趙佶深知諸葛先生一系辦正事可以，玩謔時要這位老先生派人服侍，恐怕只掃興，不適宜，而一爺又因事派出宮外辦理，於是他便請了米公公米蒼穹還有當年御前第一高手(只惜他一封賜這官位，方歌

吟立即留東辭官退隱，再不入京）的兒子（一說義子）方應看來負責侍駕，身邊有這些能人，趙佶更可以放心玩來玩去了。

可不是嗎？不然，當皇帝來作甚？既做皇帝，就要比人玩得多，樂得多，不然，當什麼皇帝？

他是天生下來就有這個福份的人！

蔡京自然也有他屬下高手匡護。

這些人中，包括了一些絕世高手：天下第七、八大刀王，還有常在他身邊保護的一老者、一老婦、一少男、一少女這四名白髮黑頭人，陣容相當可觀，防守十分嚴密。單是皇帝來「八爺莊」走一趟，吃的玩的花的都不計，光是人力上的費用，就夠一座城的人吃上半年。

反正趙佶不在乎。

因爲受苦的不是他。

至於多指頭陀，也是因爲悉聞天子要到「八爺莊」作客，而特別趕來「盡一份力」的，何況，他的「恩相」蔡京也來了此地。

當然，白天發生了王小石來騷擾而且傷了龍八和多指頭陀，使兩人十分掃興，但也倍加警惕，故對王小石救王天六和王紫萍，並不追擊，對萬里望、陳皮等也只略施懲戒，而把重點和注意力全放在這黃昏至入夜的那一場恭迎皇帝御駕「親征」的「毬賽」裡！

不過，龍八私下盤算，以爲既讓王小石救走其家人，就大可安枕無憂，就算惹白愁飛不悅，但只要討好了聖上，龍顏大悅，那還管什麼天下間那個閒人高不高興！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王小石這頭才走，另一頭的唐寶牛和方恨少卻溜了進來。

這兩人論武功遠遠比不上王小石，但若論闖禍的本領之高，十個王小石都比不上他們兩個。

皇帝居然在自己的家裡「出了事」，連同太師，不但受了驚，更且捱了打，這還得了！

可把龍八給嚇壞了！

「八大刀王」則負責場中的近身戍守，而今不僅太師，連皇上一齊挨了揍，光定個殺頭的罪已算好命了！

不過，他們卻有一個關鍵可以推諉：

他們本也發現了此兩人，「生面」而且生疑，但因見童貫大將軍和王黼大人跟他們交談了幾句，以爲熟人，不敢上前扣查二人的身份，才出了事。

王黼和童貫都是蔡京的同黨心腹，也是趙佶的愛將與寵臣，朝中上下，誰敢招惹？

這一來，連王黼、童貫也忐忑不安，他們再恃寵生驕，也生怕皇帝怪罪下來，這可是腦袋搬家的事！他們其實當然已認得唐寶牛、方恨少二人，只不過二人好色，調笑了幾句，卻惹來這一樁橫禍，忙候在「別野別墅」之外，長跪不起，伏首請罪。

不僅他們幾人躭心，「八爺莊」裏的人上上下下，還有負責這次毬賽的內監宮娥，無不怕受牽累，獨是多指頭陀，自覺「護駕」有功，論功行賞，必有斬獲，倒認爲自己雖再失一指，也算不寃。

其中，卻有一人，沉着臉，冷着眼，也不知他是在得意，還是失望。

這人便是「天下第七」。

按照道理，他挺身救了蔡京，是大功一件；但他出手已遲，蔡京已然受辱，如果怪責下來，只怕他也有罪。

但看他的樣子，既無驚，也無喜，也無風雨也無情，不知他在想什麼，又像是他正以冷眼看透了一切。

卻有一人，看去他眼睛一直都是笑瞇瞇的，但樣子卻非常嚴肅，還時有嗆咳，好像老是有一顆花生米老是卡在他的喉頭似的。他的眉毛、鬍髭、長髯，都像是白色的火，燃燒着他那紅透也似熟透了的臉；他衣著華貴素淨，但卻予人在火柱上受刑的感覺。

他當然就是米蒼穹。

* * *

方應看見着了，就微微笑，趁沒人的時候，突然攻其無備的問米蒼穹：「公公不怕皇上降罪於你嗎？」

「我？我有功哩！是我一手把皇上搶救回來的。」

「可是……我發覺公公一早已警覺這兩人來路不明了，卻沒事先喝止……」

「是嗎？」

「不是嗎？」

「當時小侯爺你也在現場，不也一樣發現了這兩個來路不正的人嗎？好像也沒示警吧……嗯？嘿嘿嘿……」

「啊，哈哈……」

「我原以爲他們是向太師下手，沒想到……」

「對對對，我也是。再說，救人也該在他遇險的時候出手相救……那樣的話，功績才會比較突顯出來，功勞也比較明顯些……」

「難得啊，年紀輕輕，想法已成大器了……」

「都是公公教得好。」

「好說，小侯爺已青出於藍了呢。」

「那裡，公公神機，高深莫測，我尚難及項背呢。」

「可笑的是，今兒蔡京也一樣在大家面前，折到底了。」

「我看……」

方應看似有保留。

「怎麼？」

米有橋倒不明白他疑慮些什麼。

「我倒擔心，」方應看孩子氣的笑笑，露出編具似的皓齒，「他才是這件事最大的得利者呢！」

「哦？」米公公大感驚訝，「怎麼會？」簡直不敢置信。

「太師曾在拜奉他的『聖賢廟』裡遇過張顯然的突襲，他用拇尾二指夾住了一箭，以他的武功，絕對不弱，只是身手很少機會派得上用場，乍遇唐寶牛氣勢過人的狙襲而吃了虧也是合理。」方應看分析這些的時候，臉上的樣子純純的，也甜甜的，像個大孩子在回憶糖果的味道。

「可是，以唐寶牛的身手想一直壓着他飽以老拳，這就有悖常理了……」

「你是說，他故意讓人打？」

「還故意讓人當衆羞辱。」

「什麼！這……他腦袋有問題不成？這對他有什麼好處？」

「你說對了，」方應看非常謙遜，乃至帶點輕微一笑，笑得像個聰明而又十分聽話的孩子：「像蔡京這種人，若沒有絕大的好處，他是絕對不會費力的，更何況是讓人在衆目睽睽下給打箇不亦樂乎！」

* * *

蔡京父子都在「別野別墅」裡，兒子看着父親讓樹大風療傷。

樹大風是樹大夫的弟弟。

白愁飛「收買」了他哥哥的命，卻「收買」了他弟弟的人。

樹大風既向白愁飛投靠，自然也得向其義父蔡京效命。

樹大風的醫術只有他哥哥一半的好，但那也已十分不得了，蔡京身上這些「皮外傷」，對他而言，簡直不算什麼。

但蔡攸卻氣急不平的說：「這算什麼？以爹爹的功力，幹什麼要給一個狗殺的傢伙凌辱？這算什麼？」

蔡京也不發怒，只一笑道：「聖上龍體不也是受了傷嗎？你爹爹跟他一齊受劫，是無上光榮哩！」

未幾，蔡京命兒子蔡攸去向聖上問安，其他幾個兒子：蔡翛、蔡條都在門口等着，急於知道他們父親是否無恙，蔡攸只說：「很好，他老人家沒什麼事。」

及至遇上蔡翛，蔡攸向對之視爲心腹，才肯說：「我看爹爹傷得不重，得的還比失的多。」

蔡翛資質低，聽不懂。

「你眞笨！爹爹這回是全場中唯一跟聖上同時受難的，這可是『同甘共苦』過了。日後，聖上回想起來，這事雖羞辱顏面，但有爹爹同受劫辱，也算有個伴兒。再說，爹爹和聖上有過這一場，他日若再爲人誣告，參奏爹爹什麼不是之處，你想聖上念在這同渡劫難之情，還會不站在爹爹這一邊嗎？」

蔡翛聽得似懂非懂，將懂未懂，蔡攸一笑置之。

不久，蔡翛見到兄弟蔡絛，蔡絛問起父親情形，蔡翛爲表明白，便告訴了蔡攸的話，蔡絛卻又把這番話告訴了其叔父蔡卞知道。

蔡卞甚是精明，聞後記在心裏，向其兄問起這件事，蔡京自是一驚，連忙追查話的來源，始知是蔡攸說的，他當下臉色一沉，道：「攸兒太工心計，要提防。」

俟蔡卞離去之後，蔡京又跟夫人細語道：「卞弟也不居好心，明知道這一說，我會對攸兒增加防範，他也故示忠心，實爲離間，我們也要小心他。」

那時候，他困在「八爺莊」，挨過唐寶牛一頓揍，卻又再升了官，加了俸祿，更加得寵，在朝更是叱咤一時，無以復比。

* * *

那一天，皇帝仍在「別野別墅」養傷，蘇州大豪朱冲的兒子，也是蘇杭奉應局總辦朱勔，因一向能仰承旨意，並旁加推波助瀾，深得趙佶賞愛，常召之身邊讌樂，聽了皇帝說起這件事的時候，作了這樣的表示：「這麼多人裡就蔡卿最忠心，爲救朕而一道受傷。朕雖一時不察負傷，但以蔡卿這等機警人物，也一樣遭了伏擊，可見朕亦傷得不寃。哈哈，他比朕傷得還重呢！忠心可表，難能可貴，應多加犒賞。」

朱勔十分知機，把這番話轉告蔡京。

這之前，蔡京已爲龍八、八大刀王等人求恕；趙佶衝着蔡京求情，也就答允了。蔡京又爲多指頭陀、天下第七等人求賞賜，趙佶也一一應承。

這一來，人人都對蔡京感激萬分，願爲他賣命效死，然而蔡京則不必出一分銀子，就可以盡得這些在朝在野、在武林在江湖中響噹噹的人物來爲他賣命。

他又向皇帝請准：那兩名刺客交由他處置。

趙佶本就沒工夫處理這些「俗務」：他忙。忙着玩。

他只隨意地問了一句（主要還是因爲受過辱、挨過揍，這才記起這件事，要不然，像其他的忠臣良將，他全都交蔡京「處置」掉，他也從不記得有那樣好人，有這樣的事）：「蔡卿要將他們如何？」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知機子在黑夜裡被小桃紅堵截，隨之兩個「三聖會」武士欲將其捉拿，緊要關頭幸被藏匿在桃花院的蕭寒星解救。甦醒後的天衣大師、白翎等人已是武功超凡，他們正在商量對付「三聖會」的辦法，正好蕭寒星指引知機子上畫舫與天衣大師等人會合。小桃紅聽說知機子被人救走，氣恨之餘，帶領兩個師妹出外迎敵……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庭院驀然橫屍　奈何殺手無踪

宋千和沉聲道：「三位姑娘，咱們聯手迎戰。」

「奇怪呀？丁琦和八個手下，怎麼不見動靜，」小桃紅道：「也無人來回報，都死光了不成？」

「只怕不幸爲姑娘言中了，」宋千和道：「還活着，絕不敢不來回報。」

小桃紅呆了一呆，道：「我去看看。」夜色中人影一閃，人已消失不見。

「回來，」宋千和大聲叫道：「不能單獨行動。」

聲震夜空，向四外擴展。

小桃紅去得快，回來得更快，微風颯然，人已現身在原來的停身之處。

宋千和道：「我們似乎已遇上了在下從未遇過的强敵，姑娘表現得快速身法，好叫在下敬服，不過，敵人太强，還是小心些好。」

「我好像看到了四具屍體，」小桃紅道：「橫躺大門外面。」

宋千和吃了一驚，忖道：不過是一轉眼的工夫，她已往返了五六丈的距離，這份輕功，我也難及得。我們四人合力，就算遇上頂尖高手，也能夠應付下來才對。

心中盤算，雙手中已各握了一個銅環。

這對打遍江南十餘年未遇敵手的子母離魂圈，外形看上去，一點也不起眼，只是一對粗如鷄蛋的圓圈圈，看不出它的奇異之處。

「宋先生說得對，兩位師妹不可單獨行動，」小桃紅道：「敵人出現，儘管施下毒手，不用心存慈念。」不知道下的是什麼毒手？但絕對不是指拳指劍法。

宋千和目光轉注到兩個少女身上佩帶的巨大革囊，心中琢磨：這不是一般的暗器，體型相大巨大，不知是要玩出什麼把戲？

奇怪的是小桃紅身上却沒帶革囊，顯然，那身佩的革囊，對技藝的發揮會有一些影響。

宋千和喜好觀察週圍的人物，這不但會幫助他推斷出敵人可能施展的手段，也可以幫助他觀查敵人的破綻。

武功相若的高手，決定勝負，就在剎那間攻敵破綻，一擊取命。

小桃紅雖是聰明機敏，但她却少了份江湖上實戰經驗，但她懂得借用別人的經驗，宋千和歷經百戰，經驗十分豐富，所以，小桃紅很尊重他。

「想不通啊！丁琦的武功不錯，」小桃紅道：「難道也無聲無息的被人殺了？」

「所以，我才感覺到事態嚴重。」宋千和道：「丁琦算得上是個高手，率領的屬下，也不是全然無用的人，我看過他們受的訓練，身

兼了數家之長，刀法變化也兼具多家精萃，八個人在一瞬間全被殺了？除非有八個高人一起出手，否則很難辦到，要我宋某一下殺兩個人，又不弄出一點聲息，就辦不到。」

「宋先生，也不用太長他人志氣了，」小桃紅道：「不錯，我們是遇上了勁敵，但我們本身的武功、技藝，也絕非丁琦能望項背，眞要火併起來，就算他們能殺了我們，也得付出相當的代價。」

宋千和道：「說的是，但敵暗我明，我們不知道他們來了多少人，以守爲上，最重要的是，我們都不能單獨行動。」

小桃紅點點頭。

這時，桃花院的妓女、客人，都受到了驚動，紛紛離去，院中工人也奉命疏散客人。

桃花院生意興旺，一向是通宵達旦，此刻雖已三更過後，但客人仍然很多，大家爭相出走，形成一個亂局。

小桃紅、宋千和等隱身入暗影之中，看着客人出走，大部份的妓女也隨着客人離去。

她們也得了示警的消息，能離開盡量離開這裏，一時間撞踵擦肩，鶯燕紛飛，走得有些擁擠，留下的都是男、女工人，但也都躲入房中，熄去了燈火。

沒有人出手攻襲，顯然對方不願傷害無辜的人客。

人數雖然不少，但疏散的速度却很快，只不過盞茶工夫，已走得人影不見。

猜拳行令，呼盧喝雉的桃花院，突然間寧靜下來，人來人往、熱鬧非凡的地方，頓時變成了寂靜庭院。

天色已近四鼓。

小桃紅和兩個師妹同時由暗影中緩步而出，也保持着拒敵的姿態，任何突然而來的襲擊，都可以應付。

宋千和最後走出來，和三女保持了丈許左右的距離。

小桃紅目光轉動，冷冷說道：「男客女妓，盡都離去，諸位也該現身了，我們這廂恭候指教呢！」

大門外的桃花樹上，傳來了一聲冷笑，道：「三位姑娘都是明月觀中女道士，深山修練，絕峯面壁，想不到竟然甘心墮落於風塵之中，可惜呀！可惜。」

小桃紅聽不出這個聲音是誰，但却聽出是個年輕人在說話。

「不錯，我們是明月觀中女弟子，」小桃紅道：「三姊妹都在這裏，閣下是什麼人呢？何不現身一見，這樣藏頭露尾的，那裏還有男子漢的氣概？」

說話的正是江豪，冷笑一聲，道：「我們既然來了，旨在殺人取命，三位姑娘小心了！」餘音挾着一道寒芒，電射而來。

來得快如閃電，直取右首一女。

小桃紅閃身揮劍，準備接下一擊，但遲了一步，攻來的劍勢快得不給人應變機會，以小桃紅的技藝速度，竟然來不及封住這一劍，劍如流星掠空，消失在黑暗之中。

但劍過血濺，一顆美麗的人頭飛了起來，跌落在一丈開外。

死去的姑娘，也來不及出劍迎敵，但左手却已探入了革囊中，似是抓住了一枚暗器。

只是她伸入革囊的左手，還未脫出革囊，看不出手握着何物。

但小桃紅却似知道她抓的什麼暗器，低聲說道：「宋先生、六師妹，小心守護，防敵再突然施襲。」人却舉步行近屍體，小心翼翼地拉出她伸入革囊的左手，拿掉她手中緊握的暗器，才長長吁一口氣，如釋重負。

宋千和、六姑娘都沒回答小桃紅的話，心中想的是那一劍如是攻向自己，要如何來閃避它？如何封截來劍，能不能逃過一劍授首的噩運？

不過，兩人仍然手執兵刃，全面戒備，但兩人心有所思，並未全神戒護。小桃紅雖然聰明，也無法想得明白了。

任何人遇上了出人意外的驚懼，都難免一陣胡思亂想。

直聽到了小桃紅的吁氣之聲，目光才轉注到小桃紅的身上。

六姑娘立刻臉色大變，不自禁的向後退了兩步。

「還好，來不及退開鐵環出手……」出手後又如何？小桃紅沒接下去。

但六姑娘却接了口，道：「七師妹一定瘋了，事先也不招呼一聲，想把我們全都坑進去啊？」

聽到了如此一番話，宋千和也感覺到事態嚴重了，目光轉注到那枚暗器之上。

那是一個圓型的小盒子，外面有三道環扣着，中間的一道已被打開，看樣子，要把三道環扣全打開，才能投擲出手。

盒裏面藏的什麼呢？以袖裏陰陽宋千和閱歷之豐，也瞧不出一點眉目，怎麼猜想也想不出一些線索。

但宋千和却明白這玩藝很惡毒，不但能傷害敵人，也能傷害自己人，是一件六親不認的暗器。

一個清朗的聲音在夜暗中傳了過來，道：「大丈夫殺人也要殺得光明磊落，三位小心了，我要在一盞熱茶工夫之內，再殺一個。」

只殺一個，却沒有說明白要殺那一個。

是一種很高明的恐嚇，小桃紅等三個人雖不講，但都暗暗地提高了警覺，而且是以自我爲保護中心。

先保住自己性命要緊。

六姑娘伸手探入革囊，取出一個同樣的圓形的小盒子，而且，打開了兩側的扣環。

三個環扣開其二，只餘下中間一個環扣，只要一打開，盒中之物即可飛射而出。

小桃紅沒有質問六姑娘，却迅快的在七姑娘屍體上的革囊中摸出一個小瓶。

全黑的瓶子，看上去給人一種不祥的感覺。

但小桃紅很快的拔開瓶塞，倒出一滴藥水搽在手臉之上。

宋千和一直沒有開口，但却全神貫注在兩個小女人的動作上，早已提聚眞氣，一發覺情形不對，立刻就拔腿飛奔。

老謀深算，早有打算。

小桃紅表現出很好的風度，把手中的黑色瓶子交給了宋千和，笑道：「宋先生，這是明月觀的避毒水，擦在手臉之上，一個時辰之內，可保平安，百毒不侵，超過這個時間，藥效消失。」

說話的聲音很大，似是有意的讓隱在暗中的敵人聽到。

因爲，那傳過來的聲音，似是飄忽不定。宋千和、小桃紅都有先發制人的打算，但却無法認出敵人的位置，雖然身懷致命的暗器，也不能先發制敵，這番話就有阻嚇的意味了。

宋千和很留心小桃紅的舉動，所以，不擔心身受算計，仿照小桃紅的舉止，倒出一滴藥水，塗在手臉上，立刻感覺一股辛辣的味道撲鼻沁心，暗道：這是什麼解毒藥水？辛辣得刺人心膚，別要着了這丫頭的算計才好。

宋千和沒有把藥水交還的舉動，小桃紅也未索討。

黑暗中又傳來一聲冷笑，道：「姑娘手中的毒藥暗器，只怕未必能傷到在下，何不投擲一試？」

這一次語聲清晰，就在三丈外一處牆角所在。

未待小桃紅有所表示，六姑娘已打開了中間一個環扣，小圓盒投擲出手。

她腕力强勁，出手快速，認位也十分準確，小圓盒挾帶一陣破空急嘯疾飛而去。

宋千和悄然移動身軀，靠近了小桃紅的身側，也全神貫注小桃紅應變方法，以求自保。

只聽到一聲輕微的撞擊之聲，似是小圓盒撞在了牆壁之上。

宋千和全神戒備，以應付突來的變化，但一聲撞擊之後，竟未再聞任何聲息。

「已經走了，好輕巧的身法，」小桃紅道：「竟然未留下任何聲息。」

「不知可否說明一聲，盒中是何毒物？」宋千和關心的是這個不見任何威勢的暗器，如何會傷到敵人？

「宋先生何不留心一下週圍的情形？」小桃紅道：「只要被牠們叮一下，立刻癢痛交作，一刻時光將毒發而亡。」

宋千和心中暗駡道：唬我嗎！宋某人經過了大風大浪，走過了千川百水，還會在妳這一條小陰溝裏翻船不成？

心中念轉，却運足了目力四週看去，看清楚四處形勢，頓覺頭皮發炸，心中驚懍不已。

原來四外滿佈一種長腿昆蟲，形似螞蟻，但却大了很多，蟻腿奇長，行動快速，爬行時無聲無息……

「這是嗜血兇殘的一種毒蟻，嘴如尖刺，衣履也不能阻絕，」小桃紅道：「只要被刺中一下，必死無疑，虎豹蛇虺，都無逃避的機會。」

目睹羣蟻環集，宋千和有些緊張了，吁口氣道：「明月觀中，千毒雲集，使人心寒，這……」

「宋先生但請放心，塗搽的藥水，氣味濃烈，是毒蟻的尅星，」小桃紅道：「一個時辰之內，牠們絕不會侵犯先生……」

「一個時辰之後呢？」宋千和道：「豈不要毒蟻上身……」

「此蟻劇毒，但生命奇短，離開養殖盒中，只能生存一刻時光，」小桃紅道：「爲了安全，暫時不宜行動，以免藥力激怒牠們，等牠們死去之後，再行動不遲。」言下之意，似是搽用的藥物，並非有絕對的效力，觸迫牠們太急，照樣會捨命撲襲。

宋千和眞的不敢動了，眼看毒蟻穿梭在身外兩三尺處，眞是提心吊膽，驚懍不已，暗暗駡道：這算什麼暗器，敵人也許未受傷害，却把自己人困得不能動彈。

「不知來人是否已傷在毒蟻口中？」宋千和道：「但我們却處身在危境之中，如若有敵來襲，就很難放開手脚對敵了。」

「好像沒有傷到敵人？」小桃紅道：「但如要攻擊我們，必得先闖過四週的毒蟻。」

「如此奇物，施用的方法似是欠妥，」宋千和道：「如能無聲無息的施放出手，敵人全無警覺，就難逃劫難了。」

「宋先生說得是，下一次他們就不會再有這樣的幸運了。」小桃紅道：「明月觀的門下，有很多的制敵奇物，只是缺少了對敵的經驗，無法物盡其用，七師妹死得有價值，使我們警惕到敵人技藝精湛，也開始思索對敵的方法。」

眞是個可怕的門戶，宋千和心中忖道：和明月觀中人爲敵，死也不知道怎麼死的了。

「三師姐，」六姑娘開了口道：「我相信那一撞之力，能使毒蟻在一刹那間，散佈開一丈方圓，來人是怎麼躲開的呢？」

「我們長居神女峯，有一點坐井觀天，不知道利用智慧佈置陷阱，」小桃紅道：「也不知道江湖上百藝雜陳，各具奇能，這方面眞得好好思索一番。」

宋千和忖道：「小小年紀，却已具深思辨識之能，也有接受批評的雅量，再累積一些江湖經驗，加上明月觀的毒技武功，恐將是江湖上最可怕的一股力量，慕容、南宮兩大世家，也都將淪爲散花仙子的附庸、助手了。」

「宋先生，我們可以行動了，」小桃紅道：「先去敵人的存身之處看看，六師妹請收拾一下七師妹的屍體，不能讓她曝屍庭院，驚嚇到桃花院中的客人。」舉步向前行去。

宋千和目光轉動，發覺四週的毒螞蟻果然都已死去，才隨小桃紅身後而行。

這一次對敵行動，使宋千和對明月觀具有的技藝有了一番新的瞭解，也對敵人武功劍法有了新的認知，心中的狂傲之氣頓然消去，不敢再存輕敵之念。

夜色雖暗，但宋千和目力過人，又全神貫注，沿途凝聚目力，仔細觀察，發覺死去的毒蟻迤了數丈之遙，這毒蟻雖然生命短促，但奔行的速度却十分驚人，散佈數丈之廣，的確是不易閃避。

看不到敵人留下的任何痕跡，小桃紅顰起秀眉，道：「厲害呀！來無踪去無跡，難道是少林寺的高僧趕到了？」

宋千和沒有開口，心中却暗暗忖思：如眞是少林寺中人，也是天字輩的高手，我宋某人的武功和來人有着一段明顯的距離，是可怕的對手，三五招內，就可能要了我的老命，絕不能單獨行動。

「宋先生，」小桃紅道：「你經驗豐富，閱歷廣博，看出點頭緒沒有？」

「慚愧，慚愧，」宋千和道：「來人的輕功，似已入飛行絕跡的境界，劍術之高，也似傳說中的馭劍術，我們和來人難以比得，咱們死了九個人，連敵人的面也未見一次，敵勢之强，恐非妳我能夠抗拒，如有信號，最好傳警求援！」

「宋先生都看不出一點跡痕，」小桃紅道：「也只有向總會求救一途了……」

這時，六姑娘已快步行來，接道：「宋先生不是已說過，趕援而來的高手，隨後就到麼？」

宋千和心中忖道：不知她如何處理的那些屍體，竟然如此快速。

人却苦笑一下道：「不錯，後援高手可能已經出動，但來幾位護法級的人物，只怕於事無補，以目前情勢，只怕需要三位會主大駕親臨才行。」

小桃紅道：「我應付不來的事，確要勞動師父一行才成。」

「是不是我來得太晚了？」話出口，人也同時現身，散花仙子忽然在幾人面前出現。

宋千和心頭一震，忖道：神了，今夜之中全遇上了出神入化的人物，這散花仙子也來得叫人吃驚了。心中念轉，人却躬身一禮，道：「巡使宋千和，見過會主。」

散花仙子點點頭，道：「你趕來得很快，辛苦了。」

「只是宋某無能，雖然兼程而至，但却不能助三姑娘一臂之力。」

「江湖上有如此武功的高手，也出了我們意料之外，如何能怪到宋先生的頭上？」散花仙子道：「宋先生是否瞧出他們一點來歷呢？」

「三姑娘判斷是少林高僧，宋某人的看法不同，少林天字輩的高手，搏殺的技藝許可相與，但絕無飛行絕跡的輕功，以來人今夜表現的身手而言，恐是別有來處。」

散花仙子點點頭，道：「說得有理，宋先生能不能猜測一下他們來自何處呢？」用上猜測二字，就是說你隨便說吧！說錯了也不要緊。

宋千和沉思了好一陣，搖搖頭，道：「實在想不出他們的出身來歷，江湖上沒有任何一個門戶，能教出如此高明的門下……」

「但他們出現了，而且殺了我們九個人，」六姑娘道：「江湖上如沒有這個門戶，難道他們從石頭裏蹦出來的？」

六姑娘說話衝，衝得宋千和一張臉變成了紫青顏色，心中怒火高漲，但却長長吁口氣，忍了下去，苦笑道：「天下廣大，宋某人見識有限，數十年來，確未聽聞過這樣一個門戶，也未遇到過飛行絕跡的高手，今夜連遇兩次，眞是大開了眼界。」

散花仙子淡淡一笑，道：「我只是潛踪隱形而來，可算不得飛行絕跡的高手，六丫頭說話難聽，但她却提出了一個問題，這些人是那裏來的？」

「知機子被人救走，」小桃紅道：「這些人可能和他有關？至少知機子應該認識他們。」

散花仙子的臉色一變，沉吟了良久，道：「難道會是他們？這不太可能啊！」目光由宋千和的臉上掠過，道：「已息隱江湖的高人，誰具有這種本領？」

「自從天鏡大師、龍道長、江凌波領袖武林之後，不但使江湖平靜下來，也使很多武林名宿悄然退隱，」宋千和道：「誰能調教出像今夜這般出現於桃花院的高手，宋某人確還想不出來。」

是真的不知道了。散花仙子心知再追問，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目光轉注到小桃紅的臉上，道：「那個人的聲音是否還能分辨？」

「能，」小桃紅道：「弟子只要再聽到，一定能認得出來。」

散花仙子點點頭：「他可留下了什麼約言？年輕人？還是個老人？」

「口出狂言，還要殺死我們一個，」小桃紅道：「我六妹打出一盒毒蟻之後，他却悄然而退，不像受到傷害，也未留下痕跡，聲音很清亮，應該是個年輕人。」

散花仙子點點頭，道：「走！咱們到房裏坐。」

* * *

江豪等也在房中，圍桌而坐，觀賞一隻死去的毒蟻。蟻身扁平，是江豪的掌力壓擠的，原來牠叮在了江豪的腿上，被江豪掌力壓死，與一隻大螞蟻非常相似，只是八隻蟻腿特長。

房門呀然而開，白翎緩步行入房中，道：「是一種毒蟻，叮人一口，有死無生，江兄的傷勢如何？」

原來江豪殺了七姑娘後，故意激敵人暗器出手，希望見識一下明月觀的暗器，但竟未完全避開毒蟻的攻襲，被叮了一口，白翎示意全部撤退，自己却留下來觀察變化，直到散花仙子出現，退入房中，才離開桃花院。當然，也聽到了小桃紅解說毒蟻的厲害。

「剛被咬中，有微疼之感，」江豪道：「現在已經完全好了。」

「傷在何處？給我瞧瞧如何？」白翎道：「是明月觀培養出的奇毒之物，不可大意。」

江豪拉起右腿長褲，白翎仔細地瞧了一陣，伸出纖嫩的玉指，在傷處按了一陣，道：「仝大夫不但讓我們脫胎換骨，突破了體能的極限，也給了我們抗拒百毒的能力。」

「老衲也感到體能日漸旺盛，」天衣大師道：「大有返老還童之勢，用藥之能如此，似已通入玄境了。」

白翎笑一笑道：「這毒蟻毒性奇烈，但生命短促，離開飼養的巢盒，只能生存一刻時光，但行動奇快，似是明月觀憑仗之一，也因它生命奇短，攻擊力也奇強、猛烈……」

江豪接道：「既有不畏毒蟻之能，何不再返回桃花院去，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散花仙子到了，」白翎道：「只怕很難如願，敵人可能已佈好一個圈套，等着我們自投羅網。」

「慕容長青和南宮秋月是否也來了？」飛雲子道：「這三人形影不離，也可能有一種合擊的本領。」

「大有可能，一旦遇上了，我們也三人出手，不讓他們有三人聯手的機會，」白翎道：「我聽散花仙子的口氣，似是已有點懷疑到了我們的身上，這就有一個很大的顧忌了。」

「什麼顧忌？」江豪道：「拔刀相向了，還有什麼顧忌可言？」

「仝大夫，」白翎道：「我們只要一露面，仝大夫就是最受懷疑的人，我們不能恩將仇報害了他，何況，還有更可怕的事。」

「論人情道義，我們都該先救仝大夫，保護他不受傷害，」江豪道：「如說還有更可怕的事，在下就想不通了。」

「我是想得太多了一些，仝大夫能造就我們，也有能力毀了我們，所以，只有仝大夫在安全的處境中，我們才有安全，」白翎道：「現在仝大夫在哪裏，我們都不知道，很可能早落在三聖會的手中了。」

「對！還是白姑娘思慮週到，」天衣大師道：「在未找到仝大夫之前，我們不能讓人瞧到面目，認出身份。」

「只怕在救回知機子時，就留給了敵人線索，」白翎道：「所以，我才突然決定撤退！離開桃花院。」

「姑娘之意，是說我們暫時蟄伏，」飛雲子道：「按兵不動了？」

「全力找出仝大夫的下落，」白翎道：「把他救出來，萬不得已時，結果了他……」

天衣、江豪、飛雲子全都吃了一驚，三個人對望一眼，江豪忍不住先開口，道：「姑娘之意，是說殺了仝大夫？」

「不錯，而且要在第一次見面時，就要作出決定，拚盡全力去救他，」白翎道：「救不走就殺了他，我們不能冒被人毀滅的危險，當今之世，只有仝大夫一個人，有毀滅我們的能力。」

想一想，確實如此，三個人沉默不言了。

「我知道，你們都覺得我有些

變了，可是諸位也該明白，是仝大夫讓我變的，這些都是他的安排。」白翎道：「如果我們受制在仝大夫的生死威脅之下，想想看，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仝大夫忍受痛苦的能力，絕對比不過三位老人家，如若說出了對付我們的辦法，我們生死事小，也白費了他造就我們的一番苦心。」

「作法雖然有悖道義，但却理當如此，」天衣大師道：「問題在搶救仝大夫的過程中，我們是否眞的都盡了全力？盡了力我們問心無愧，殺了他是免得他活着受罪，老衲同意白姑娘的主張。」

「貧道希望把事情說得更明白些，搶救仝大夫時，是否要我們五人一齊出手？」飛雲子道：「殺他時，是否也要五人一齊在場？」

「這一點，很難辦到了。」白翎道：「就算五個人一齊出動，極可能遇上敵人攔截，對手有強弱，誰能最先接近仝大夫，無法預料，但非殺仝大夫不可時，一定要兩人在場，一個人不得下手。」

「說得有理，也只好如此了，」飛雲子道：「貧道希望是拯救仝大夫的人手之一，還望姑娘成全。」

「言重了，」白翎道：「拯救仝大夫的行動，全體出手，也希望都能全力排除阻力，誰先接近仝大夫，誰先救人，道長只有憑仗實力，去尋找搶救人的機會了。」

飛雲子心中雖然不悅，但却無言反駁，白姑娘雖語氣冷硬，但却說得沒錯。

* * *

天亮不久，慕容長青、南宮秋月都趕到了杭州，除了隨從親信之外，還帶來了一批殺手。

慕容長青人還未落座，已開了口道：「仙子是否已查出他們住處？咱們立刻合圍，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我只是說可能是他們，還未照面，但來人殺死七丫頭的身手，似已到了馭劍取敵，飛行絕跡的境界了。」

「如果是他們，天衣和尚或許有這個能力，其他人絕辦不到。」慕容長青道：「我反覆探問，多次追查，眞正的勁敵就是和尚一個，飛雲子雖然揚名甚久，力敵四大一級殺手，比起天衣和尚來，還有一段距離，只要擊殺天衣，餘子碌碌，不用放在心上了。」

散花仙子沒有爭辯，淡淡一笑，道：「但願慕容兄猜測不錯，能一舉殲滅這一股心腹之患。」

但宋千和却開了口，道：「昨夜來人出手之快，有如閃電掠空，不給人應變的機會，宋千和行走江湖數十年，第一次看到那種身手。」

慕容長青微微一怔，道：「宋巡使可在現場麼？」

「是！親眼目睹慘局發生，竟自援救不及，」宋千和道：「眞是有負重託，慚愧得很，屬下準備暫辭巡使之職……」

「辭職的事，以後再說，」慕容長青道：「七姑娘被殺之時，仙子是否趕到？」

「仙子晚到一步，」宋千和道：「如若仙子早到一步，昨夜的局勢，也許會有所改變了。」

「未找上三聖會，却找上桃花院，對我們在杭州的實力，似是早有瞭解，」慕容長青道：「我們一直是安排着桃花院馳援三聖分會，却沒安排過三聖會杭州分會馳援桃花院的事，這一點是很大的疏忽。」

「也是很大的幸運，」宋千和道：「丁琦率領的八位武士，分守各處要道，但來不及傳出警訊，全被人殺死了，而且未傳出一點聲息。」

慕容長青默然了，丁琦是慕容世家新一代的武士高手，也是慕容長青的心腹，派來桃花院，隱隱有監視小桃紅的用心，武功自然不會很差，被人無聲無息的殺了，肯定來人是頂尖高手。

「能無聲無息殺了丁琦，証明了他出劍奇快，」慕容長青自言自語地道：「殺他也許不難，但能讓他發不出一點求救的聲音，應該是不太可能的事……」

「不幸的是，這件事竟然發生了……」

慕容長青打斷了散花仙子的話，接道：「一定是天衣和尚幹的，近來我研究少林武功，發覺內功到了一定的火候，身體能和兵刄溶爲一體，取人於十丈之外，在近距離內，一刀殺死十餘人，也非什麼難事了。」

「那人的聲音很年輕，聽來像是二十幾歲的人，」宋千和道：「也不像使用變音術，故意隱藏身份。天字輩的高僧，不可能這樣年輕。」

「我派出十組人手，分別監視着少林、武當、洞庭盟的活動，這三大組合都按兵未動，」慕容長青道：「如果不是天衣和尚，什麼人能有這份功力，飛雲子也許有，但他也不是年輕人，不是這兩個人，又會是誰呢？」

「細數近百年江湖高人，能培養出如此年輕精英人物的也只有龍道長、天鏡大師和江凌波等三個人，」南宮秋月道：「其他的人，大都是技藝邪惡，擅專一門……」

語聲突然一頓，目光轉注宋千和的臉上，接道：「他們會不會先中了致命的暗器，再被殺死？」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君簫經過武技甄選，已成「光祿堂」的貴賓，又得總管馮友三客氣接見，才知是因爲二小姐姬紅藥的關係，馮總管不敢待慢他。此時君簫已懷疑「聚英樓」是一個江湖組織，假借鏢局之名，招攬人才，如果眞是七星會的一個機構，豈能輕易放過……他找到二小姐，先將明珠奉還，表示謝意，二小姐設宴招待他……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文・東方玉
圖・可飛

大破十二峯



無獨有偶均同姓　巧合應試皆高手

姬紅藥道：「少喝一點沒有關係，我就是怕臉上紅紅的，不好看。」

兩人邊吃邊喝，姬紅藥果然不敢多喝，就要小玲給她裝了半碗飯。

正在吃喝之際，只見走廊上有人走了過來，那是光祿堂的管事沈功甫，他走近廳門，才看到君簫和二小姐正在用膳，就在廊前站定下來。姬紅藥回頭看了他一眼，問道：「你來作甚？」

沈功甫連忙欠身道：「回二小姐，小的奉總管之命，來請雲少俠的。」

姬紅藥道：「馮總管有什麼事？」

沈功甫道：「小的不大清楚，總管好像有事和雲少俠相商……」

姬紅藥哼道：「馮總管好大的架子，雲少俠遠來是客，有事相商，他不會自己來？」

沈功甫道：「是，是，因爲總管正在安排光祿堂接受比試之事，一時分不開身，所以打發小的來請雲相公的。」

姬紅藥道：「這就奇了，光祿堂接受比試，和雲少俠有什麼關係？」

沈功甫道：「因爲……因爲……小的只是聽說……」

姬紅藥不耐道：「沈管事，你怎麼啦？說話吞吞吐吐的？你聽說了什麼，還不快說？」

君簫道：「在下去一趟就是了。」

姬紅藥道：「聽他說清楚了再去不遲。」

沈功甫連聲應「是」，說道：「是，是……小的聽說那請求晉等級比試的人，好像叫雲如天，總管想問問少俠……」

「雲如天？」姬紅藥回頭望望君簫，問道：「是你兄弟？」

雲驚天、雲如天，果然只有一字之差，聽起來眞像是兄弟！

「雲如天？」君簫也暗暗覺得奇怪，自己化名雲驚天，這人却叫雲如天，而且在同一天內，投到聚英樓來，天下那有這般湊巧之事？他微微搖頭，笑道：「在下孑然一身，那有兄弟？」

姬紅藥道：「那倒眞是湊巧！」

君簫淡淡一笑道：「姓雲的人，普天之下不止在下一個，青天和白雲，本來就很接近，他叫雲如天，名從姓義而取，那也並不足奇？」

姬紅藥嫣然一笑道：「你呢，你也是名從姓義而取的了？雲，怎麼會驚天呢？」

君簫道：「石破天都會驚，夏雲多奇峯，雲變成奇峯，天自然也會大吃一驚了。」

姬紅藥抿抿嘴，嬌笑道：「你很會說話，走，咱們去瞧瞧，雲如天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說着和君簫雙雙站起，小玫早已送上面巾，君簫和姬紅藥各自輕輕抹了抹嘴唇，就一同跨出廳門。

沈功甫站在門口，聽着兩人說話，不敢接腔，此時直等兩人跨出廳門，才隨着兩人身後而行。

下了樓，這回不從大廳穿行，是由後進折入一條長廊，繞出後院，再由一道圓洞門進入另一個院落，就是總管馮友三住的西院了。

姬紅藥走在前面，原是替君簫領路的，兩人跨進馮友三的起居室，却不見馮友三其人。

只有一名使女迎了出來，屈膝道：「小婢見過二小姐。」

姬紅藥問道：「馮總管呢？」

那使女道：「總管好像還在前面呢！」

話聲甫落，只聽沈功甫道：「二小姐，總管來了。」

姬紅藥回過頭去，果見馮友三匆匆走入，朝姬紅藥連連拱手道：「兄弟剛才到東院去了，不知二小姐會來，兄弟失迎之致。」

一面又朝君簫拱拱手道：「雲少俠，眞對不住，兄弟有一點小事，本該親去向你少俠請教，實因這裏還有很多事情，要兄弟照料，因此只好請少俠勞駕一次了。」

君簫忙道：「總管不用客氣，在下反正沒有什麼事。」

馮友三連忙抬手肅客道：「二小姐、雲少俠請坐。」

兩人剛坐下，那使女已經送上兩盞香茗。

姬紅藥問道：「馮總管，雲如天人呢？」

馮友三驚奇的道：「二小姐已經知道了？」

姬紅藥笑了笑道：「我是聽沈管事說的，但他說得並不詳細。」

馮友三應了兩聲「是」，目光才轉到君簫身上，陪笑道：「兄弟請雲少俠來，也就是爲了此事，方才據馬管事（馬管事即是鶴壽堂管事馬天行）差人來報，有一名叫雲如天的人，已在鶴壽堂通過三場試驗，成績極高，前來申請光祿堂的晉等試驗……」

他望着君簫，含笑續道：「兄弟因他和雲少俠只有一字之差，所以想請教雲少俠，和他是否認識？」

君簫道：「在下生長塞外，孑然一身，並不認識此人。」

姬紅藥問道：「他是什麼人介紹的呢？」

馮友三道：「沒有人引介，他是慕名投來的。」

姬紅藥又問道：「他有沒有說是什麼地方人？」

馮友三笑道：「他自稱四川人氏，但僅憑他口說，未必可靠。」

他這句話，聽得君簫心中暗暗一動，忖道：「這麼說，自己自稱塞外來的，他也未必相信了，此人老奸巨猾，自己倒要防他一着才好。」心中想着，不覺問道：「此人能順利通過鶴壽堂三場試驗，武功一定很高了？」

馮友三點頭道：「是的，他三場比試，成績極高，實不相瞞，這數年來通過鶴壽堂三場比試的人，也不下百名，一般成績，都在伯仲之間，但只有今天通過三場試驗的雲少俠，和這位姓雲的朋友，都高出一般成績很多，據方才馬管事報來的成績看來，他和雲少俠，却極爲接近……」

他似乎對君簫說的不認識雲如天，表示着懷疑，但他話說得很含蓄。

姬紅藥眨動眼睛，問道：「馮總管是不是覺得他很可疑？」

馮友三一手撚着黑鬚，笑道：「咱們設立聚英樓，延攬的就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漢，他就是沒有引介的人，只要通過試驗，即可按照他的能耐，分等列級，接受招待，總鏢頭交代過，只要來人不是存心作對，按規矩行事，那就應該用人勿疑，兄弟怎會心存疑忌？」

姬紅藥道：「馮總管，你已經接受他的晉等請求了？」

馮友三笑道：「他照規矩提出申請，兄弟自非接受不可。」

姬紅藥問道：「什麼時候比試？我想看看他。」

馮友三道：「兄弟已着人告訴馬管事，要他午後陪那姓雲的進來。」

姬紅藥道：「那就快到時候啦，我從沒看過光祿堂的比試。」

馮友三深沉一笑道：「二小姐既有興趣，今天這場比試，就恭請二小姐主持好了。」

姬紅藥呵了一聲，搖着雙手，說道：「這怎麼成？我一點都不懂，怎好主持光祿堂的比試？待會你主持你的比試，不用招呼我們，我和雲大哥只是看看熱鬧而已！」

這聲「雲大哥」，聽得馮友三心裏登時明白過來，敢情是二小姐看上了這位雲少俠，才會由少夫人出面，交代一下，要自己把他安置在光祿堂的，心中想着，一面連連應是，說道：「二小姐、雲少俠，咱們可以走了。」

君簫、姬紅藥雙雙站起。

沈功甫搶先走在前面引路，馮友三則陪着兩人同行，走出院落，穿過光祿堂大廳前面的廻廊，進入東首一道腰門，就是東院。

這裏自成院落，迎面一排五間，兩邊各有長廊，中間一座大天

井，鋪着平整的黃沙，就是練武場。

馮友三把姬紅藥、君簫讓進中間一間敞廳。

這裏雖然擺設椅几，但兩邊陳列着兵器架，十八般兵器森寒耀目，右首靠邊處，還有一座叠櫥，放着大大小小的藥瓶，和刀圭研鉢之類，顯然是救傷之用。

一看就知，這是練武大廳！

大家剛落座不久，就見一名青衣漢子急步走入，朝馮友三躬身說道：「啓稟總管，馬管事陪同雲如天，晉謁總管來了。」

馮友三口中唔了一聲道：「叫他們進來。」

君簫心中暗道：「馮總管好大的架子！」

青衣漢子躬身領是，退了出去。

不多一會，只見鶴壽堂管事馬天行領着一個身穿青衫，個子瘦小的少年走了進來，到得廊下，馬天行立即脚下一停，拱手道：「屬下鶴壽堂管事馬天行陪同雲如天，晉見總管而來。」

馮友三這回和接見君簫之時，就大大的不同了，只是端坐不動，口中說道：「請進。」

馬天行應了聲「是」，領着雲如天進入敞廳，立即趨前幾步，朝姬紅藥躬身道：「屬下見過二小姐。」接着又朝君簫拱拱手道：「雲少俠好。」

然後急步走到馮總管身旁，說道：「總管，這位就是四川來的雲如天壯士。」一面又回身朝雲如天介紹道：「雲壯士，這是敝樓總管。」

雲如天只是個子瘦小了些，人却生得挺英俊，劍眉、星目、唇紅齒白，尤其雙目黑白分明，閃着智慧的光芒。

這人斯文之中，帶着點冷傲神色，看去約莫二十四五歲，腰懸長劍，舉止極爲瀟脫。

此時經馬天行的介紹，朝上拱拱手，不卑不亢的道：「雲如天見過總管。」

君簫看到雲如天，就覺得此人神情飄逸，意氣頗爲相投，雖未交談，即有惺惺相惜之心！

馮友三是何等人，一眼就看出雲如天精氣內斂，眼神充足，顯然武功已有極深的造詣。

他雖然端坐如故，臉上却已綻起笑容，拱手還禮，說道：「雲壯士請坐，方才據馬管事來報，雲壯士已通過鶴壽堂三場比試，聲請晉等試驗，敝樓延攬天下雋才，自表歡迎。」

君簫心中暗道：「馮總管口氣倒是客氣起來了！」

雲如天也不客氣，在一張椅子上坐下，說道：「在下久聞聚英樓盛名，江湖上人，聞風來歸，只是在下初到貴地，不明貴樓規章，不知貴樓晉等比試，如何試法，還請總管賜告一二。」

馮友三一手拈鬚，淡淡一笑道：「雲壯士在鶴壽堂比試的是拳掌、輕功、內力，與光祿堂並無多大差異，只是易拳掌爲兵刄罷了。」

雲如天問道：「不知比試何時開始？」

馮友三笑道：「雲壯士來了自然立時就可以開始。」說到這裏，人已站了起來，接道：「咱們到外面去。」

然後又朝姬紅藥、君簫二人抬手道：「二小姐、雲少俠請。」

馬天行本來想過來和君簫聊上幾句，以資聯絡，但眼看君簫和二小姐坐在一起，就不好也不敢再過來了。

這光祿堂的比試，例由總管馮友三主持，故而他向姬紅藥抬手說「請」，姬紅藥道：「馮總管不用客氣，你請。」

馮友三不再客氣，當先舉步跨出敞廳，大家都隨着他身後走出長廊。

這時，光祿堂管事沈功甫已指揮幾名青衣漢子，在走廊階上，放好了六張交椅。

馮友三在走廊上站定，朝沈功甫吩咐道：「沈管事，你代我去一趟景福堂，請三位典試師傅蒞場。」

沈功甫躬身領命，匆匆朝長廊走去。

馮友三轉身抬抬手，道：「二小姐、雲少俠請坐。」

姬紅藥推推君簫，說道：「雲大哥，你坐呀！」

她要君簫坐到馮友三的左首，自己挨着君簫坐下。

馮友三右首空着三把交椅，不用說是三位典試師傅的座位了。

馬天行眼看二小姐讓君簫坐在上首，心中更是暗暗高興，自己沒看錯人，這位雲老弟果然一步登天，大有來歷，原來竟是二小姐的情郎！

他心中想着，就引着雲如天走下石階，在右首站停。

過沒多久，只見沈功甫陪同三個人從長廊上走來，這三人自然是住在景福堂的典試師傅！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背有駝峯的老者，看去已有六十出頭，身材極矮，但一張臉却生得又寬又大，雙顴突出，頦下白鬚長得不到一寸，根根如刺，有似刺蝟一般。

生相怪異之人，必有奇技。

第二個約莫四十出頭，五十不到，個子不算太高，但却胖得有些

臃腫，濃眉、細目、腹大如鼓，穿着一件又寬又大的錦袍，看他幾乎連路都走不動。

這種人街上多的是，一身俱是俗骨，不知有何技能，居然也能擔任起光祿堂的典試師傅？

第三個是青衫少年，年紀極輕，看去不過二十三、四，臉型瘦削，雙眉斜飛，連一雙眼角都有些往上吊，背負雙劍，昂首闊步而行，眉宇之間，一臉俱是冷傲神色。

此人年事雖輕，必然名門高弟，否則不會如此傲氣凌人。

馮友三已站起身，抱拳道：「有勞三位貴賓了。」

走在前面的矮駝子笑道：「馮總管好說，咱們理應效勞。」

君簫聽得奇怪，他們既是「典試師傅」，怎麼馮總管稱他們貴賓呢？一面低聲朝姬紅藥問道：「這三人是誰？」

姬紅藥搖着頭道：「不知道，他們都是住在景福堂的人。」

馮友三臉含笑容，連連抬手道：「三位請坐。」

三人落座之後，那青衫少年問道：「請問馮總管，三場比試，如何試法？」

他身爲典試師傅，居然不知道如何試法。

馮友三陪笑道：「是，是，在下理當奉告，光祿堂三場比試，是兵刄、暗器、內力，在下久聞凌少俠劍術神妙，故而奉邀凌少俠，擔任兵刄一場的典試師傅。」

青衫少年道：「可以，不知何時開始？」

馮友三道：「雲壯士已經來了，容在下替三位作個介紹，即可開始。」

說完，朝站在階下右首的雲如天一指，說道：「這位就是在鶴壽堂連勝三場，聲請晉等比試的雲壯士雲如天。」

在他說話之時，雲如天朝三人抱拳爲禮。

那駝子和胖子都站了起來，朝雲如天抱拳答禮，青衣少年也只好跟着站起，但臉上顯有不屑之色。

馮友三接着道：「這三位都是住在敝樓景福堂的貴賓，因爲光祿堂並無一定的典試師傅，素來均由景福堂的貴賓擔任，現在在下就請三位貴賓依出場次序，簡單作介，第一場兵刄，由這位凌少俠凌飛白擔任……」

那青衣少年傲然而立，連看也沒看雲如天一眼。

雲如天也沒有睬他。

馮友三續道：「第二場輕功、暗器，由這位屠老哥屠青庭擔任……」

那肚如鼓的胖子，居然擔任輕功、暗器的典試師傅！

只見他瞇着兩條眼縫，朝雲如天微微一笑。

馮友三指指駝背老者，說道：「第三場內力，由這位任老哥駝子擔任，任老哥已有十幾年沒用名字，大家都叫他任駝子，在下也只好如此稱呼了。」

任駝子臉上綻出笑容，朝馮友三拱拱手。

馮友三續道：「好了，在下已經介紹完畢，現在第一場可以開始了，兵刄一場，以百招爲限，應試之人，只要能夠接下百招不敗，就算通過。」

凌飛白等他說完，立即站起身來，走下石階，冷然道：「雲朋友可以下場了。」

自顧自朝場中走去。

雲如天看他這般倨傲，心中暗暗有氣，一手按着劍柄，昂首入場，在凌飛白對面站定，也冷然道：「凌朋友可以拔劍了。」

「鏘」右手一揚，精虹乍現，劃起一道耀目的劍光。

這一手拔劍的姿勢，就十分漂亮，蕭灑已極！

凌飛白目光斜注，輕哼一聲，同樣「鏘」的一聲，掣劍在手，冷聲道：「閣下只管發招好了。」

只要看他這種拔劍姿勢，劍上造詣也極精湛！

君簫看凌飛白拔劍的手法，但覺十分熟悉，似是在那裏見過，只是一時想不起來。

雲如天傲然道：「雲某那就有僭了！」

揮手一劍，朝前劃出。

他這一劍發得並不太快，但劍光劃過，一道森冷的寒氣，直向凌飛白身前湧到，砭人肌膚，但這是有意向他示威。

凌飛白也並不慢，在雲如天發劍的同時，同樣揮手一劍，由下而上，刺向雲如天身側！

他這一劍，宛如毒蛇噬人，劍風強勁，隱隱可聞輕嘯之聲！

兩支長劍各自走青（走青謂劍法輕捷，不須躲避敵招，也不用封格，自然分勢，刀劍譜上所謂劍走青，刀走黑是也）。

凌飛白忽然大喝一聲，劍如靈蛇，眨眼間刺出了七劍，這七劍手肘以上，沉穩得一點不見搖動，但劍光像金蛇亂閃，又急又快，又毒又狠，他刺出七劍的時間，旁人差不多只能刺出一劍。

君簫看到這裏，心中才恍然大悟，暗自忖道：「難怪方才我看他拔劍的姿勢，極爲眼熟，原來他是七絕魔劍鄧玄公的門人！」

一想到七絕魔劍，不禁替雲如天暗暗躭起心來！

自己曾和七絕魔劍門下大弟子

水中柱和李如流二人動過手，深知「七絕魔劍」的厲害，七劍同發，你只要漏接一劍，就會橫屍當場，登時喪命，只怕雲如天不是對方的敵手。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他心念方動，但聽「噹」的一聲金鐵交鳴，雲如天長劍橫攔，一下就接住了對方的七道劍光。

君簫不覺暗暗吁了口氣，忖道：「還好，看情形，這凌飛白還沒練成『七絕劍氣』，功力似乎只和李如流差不多。」

「啊！雲如天這一記橫攔，好像只是隨手揮起，沒有什麼招式，沒有招式如何能破解『七絕劍法』的絕招？」

這也無怪他覺得奇怪，「七絕劍法」奇詭絕倫，狠毒無比，你使的如是普通劍招，一招之間，要想把它全接下來，七道劍影一劍不漏，絕難辦到(對方七劍同發，沒有招式，你只有連退七步，才能接住他一劍)，何況沒有招式，只是隨手揮劍，如何接得下來？

所謂劍法，每招每式，都是前人經過千錘百煉，從經驗中累積而來的使劍技巧，故而每一招式，都有其獨立特異之處。

你學習劍法，熟能生巧，就是收前人的經驗為己用，才能隨機應變，對方如何的攻勢，自己以何招破解之。

除非你武功劍術已臻化境，舉手投足，不拘形式，自成妙諦，否則決不能脫離劍招的範疇，旁人也可以從你出手路數，看出你的師承派別。

雲如天這橫劍一攔，分明沒有家數招式可言，難怪君簫看得奇怪了！

不，奇怪的不止君簫一個，總管馮友三、典試師傅任駝子、屠青庭，都是江湖上的成名高手，自然也看得出來，莫不神情微動。

最震驚的當然是凌飛白，「七絕劍法」七劍同發，江湖上沒有人能快得過自己師門。

別人能夠封解的，最多也不過七劍中的一劍而已，但也要後退七步，才能封得住一劍。他(雲如天)居然揮手一劍，就破解了自己七道劍影。

一個人就算他平日虛懷若谷，謙恭有禮，只要投到了七絕魔劍鄧玄公門下，自然而然會變得夜郎自大，目空四海。

這不是鄧玄公門下個個都是狂妄無知之徒，而是鄧玄公「七絕劍法」獨步武林，無人能敵，你投到他的門下，等到練成劍術，本來天下無敵的是師父，漸漸把自己也看成了天下無敵，焉得不狂？

凌飛白心頭儘管驚凜，口中冷笑一聲道：「你再接我一劍。」

他說的一劍，其實乃是七劍，「七絕劍法」一發七劍，才算一招。

凌飛白喝聲出口，突然騰身飛躍而起，長劍一晃，漾起七道劍影，疾如驚鴻，排空而來，朝雲如天襲到，這回他心頭有氣，劍勢更急更快，劍光錯落，森寒之氣登時大盛。

君簫不覺又替雲如天躭起心來！

他知道「七絕劍法」一經施展，一招七劍，一招比一招快，劍術再高的人，手中總只有一支長劍，怎麼也無法抵擋得住。他一面替雲如天躭心，一面也凝足目光，要看看雲如天這回如何破解？

雲如天沒有後退，只是右腕揮動，把一柄長劍左右連指，舞起一片劍光，但聽一陣密集的劍鳴，像連珠般響起了七聲錚錚輕響，居然又被他擋開了凌飛白急攻而來的七劍。

君簫這回看得再清楚也沒有了，雲如天長劍左右連揮，依然沒有招式，不成章法，只是隨手揮起，却居然把天下最快速，最奇詭，最難破解的七絕魔劍鄧玄公獨創的「七絕劍法」化解開去！

一時看得心頭暗暗詫異，忖道：「難道此人劍術已經練到登峯造極之境，可以不拘形式，克敵制勝？當然，這一點，自己也可以辦得到(不使招式，隨手揮劍，化解對方七劍)，那是因為自己在黃山石窟服過七還丹，練成『六脈真氣』，舉手之間，真氣貫注劍身，自可不拘招式，把對方劍招封住……」

凌飛白展開劍勢，前面七劍，方被雲如天化解，後面又是七劍，接着襲到。

雲如天却也並不怠慢，隨着對方七劍飛來，他手中長劍，就左右揮動。

凌飛白配合劍勢，一個人繞着雲如天，盤旋遊走，因此一排排的劍影，就把雲如天圍在中間。

雲如天站在中間，沒有施展身法，只是隨着凌飛白的轉動而轉動，一劍接一劍朝前揮出。

凌飛白七劍一招，七劍之後，又是七劍，一組接一組的劍影盤空刺來，劍風激盪，挾着嘶嘶輕嘯！

一時宛如銀蛇亂閃，銀芒亂飛，匝地盤空，使人目為之眩。雲如天一柄長劍揮舞之間，並沒有凌飛白的快，大概凌飛白發出七劍，他才揮出一劍，但這一劍，正好化解開凌飛白的七劍，只是這一情形，在外人看來，他好像被困在劍影中間，窮於應付，除了封解，已無還手之力。

君簫看了一陣，已知雲如天決不會敗在凌飛白的手下，心頭也自放寬了，如今他心中思索的却是雲如天的來歷了！

他一直沒有使出劍招來，那是有意隱藏不露，看其用心，無非是怕人家認出他的路數，此人年齡不大，一身造詣，顯然不在自己之下！

雲如天莫非也是化名不成？還有，他一味化解對方劍勢，並沒有出手搶攻，這自然是想和凌飛白打滿百招，就可過關了。不錯，只有打滿百招，通過這場比試，才能不得罪七絕魔劍門下，這樣看來，他可能已經知道凌飛白的來歷了。

君簫想到這裏，突然暗暗哦了一聲，方才只顧替雲如天躭心，沒有想到其他問題上去，這一想到凌飛白來歷，心頭不禁一動，暗道：「不錯，看來這聚英樓果然是七星會招攬江湖人物的機構了，自己雖然不知七絕魔劍鄧玄公是不是會中主要人物，但他們弟子水中柱、李如流，都是七星會的黨羽，這凌飛白被招待在景福堂，自然也是七星會的人，從他夠資格擔任光祿堂典試師傅這一點來說，他在七星會的身份，決不會太低。」

練武場上，依然劍影重重，除了不時傳出一陣接一陣的雙劍交鋒之聲，兩個人早已失去了影子！

姬紅藥是個好動的人，看了一陣，根本看不到兩下裡劍來劍往的搏鬥經過，心頭大是不耐，轉過身，低聲問道：「雲大哥，你看他們兩人，那一個會勝呢？」

君簫含笑道：「這兩人劍上造詣極深，只怕打滿百招，仍然秋色平分，很難分得出勝負來。」

姬紅藥道：「雲如天能和凌飛白打成平手，就很了不起了，因為凌飛白是七絕魔劍鄧老前輩的二弟子，你總聽人說過七絕魔劍鄧老前輩吧？他的劍法，天下無人能敵。」

君簫搖搖頭道：「我沒有聽說過。」

姬紅藥道：「什麼？你連七絕魔劍也沒聽人說過？」

君簫笑了笑道：「妳又忘了，我是剛從塞外來的。」

姬紅藥忽然嫣然一笑道：「是啦，我想起來了，董老爹說過，你連塞外最有名的怪刀百里奇，都不知道……」

君簫心頭方自一動，暗道：「就憑董老爹這句話，很顯然，他們對自己來歷，懷有存疑的態度了。」

就在此時，突見馮友三霍地站了起來，雙手一擺，高聲道：「二位請住手。」

激戰中的兩人聞言各自躍退。

凌飛白一張瘦削臉上，隱泛怒色，抗聲道：「馮總管何故喝停？」

馮友三堆着一臉笑容，拱手道：「百招已過，這一場雲壯士可以順利通過，凌少俠請回座。」

凌飛白鐵青着臉，輕哼一聲，返劍入鞘，悻悻的回到椅上落座。

馮友三等凌飛白坐下，才轉臉朝屠青庭含笑道：「第二場，比試輕功、暗器，由屠老師擔任，現在請屠老師出場。」

屠青庭瞇着一雙細目，又肥又胖的身軀，好不容易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拱了拱手道：「好說，好說，兄弟遵命。」

馮友三右手一抬，指指練武場左首一座梅花樁，說道：「屠老師、雲壯士請。」

屠青庭伸着脖子，朝沈功甫點點頭。

沈功甫立即趨了過去。

屠青庭和他低聲的說了幾句話，沈功甫連連點頭，轉過身，招來一名青衣漢子低聲吩咐，那漢子立即躬身退下。過不一會，只見兩名青衣漢子捧着兩口皮袋，走進練武場來。

沈功甫指揮他們把皮袋放到梅花樁邊上，然後打開皮袋，取出六十六把精光閃閃的柳葉刀，刀尖子向上，刀柄處是一根較細的鐵錐，一柄柄插入梅花樁上。

這梅花樁是按八卦卦象擺的，中間兩根主樁，是為兩儀，陣眼梅花樁上，插上柳葉鋼刀，這叫做「柳尖八卦樁」，一個人要練到登萍渡水，樹梢飛行的絕頂輕功，才能登上八卦樁，在刀尖上較技。

屠青庭身軀笨重臃腫，看去連行動都不大靈活，居然擺出這種陣仗來。

這當然不是唬人的事兒，沒有眞才實學，絕世輕功，他豈敢如此托大，要在刀尖子上和雲如天較量暗器？

沈功甫指揮着兩名漢子插完柳葉刀，兩名漢子便自退下。沈功甫朝屠青庭躬身一禮道：「請屠老師查看。」

屠青庭點點頭，然後朝雲如天抬手道：「雲壯士請。」

當先舉步朝練武場左首走去。

雲如天昂首跟在他身後下場。

這兩人一個又高又大，一個又瘦又小，簡直不能相比，幸好他們比試的是小巧功夫——輕功、暗器，如果比力氣的話，雲如天準吃虧無疑。

姬紅藥偏過頭來，低聲的道：「雲大哥，你可知道屠老師的外號叫什麼？」

君簫道：「不知道。」

姬紅藥抿抿嘴，微笑道：「他叫土蜻蜓。」

君簫道：「屠老師本來就叫屠青庭。」

姬紅藥輕笑道：「不！我是說他外號叫土蜻蜓，方才聽沈管事說，他輕功可高着呢！」

原來她是聽沈功甫說的。

君簫頷首道：「不錯，此人輕功一定很高。」

姬紅藥奇道：「你如何知道的？」

君簫笑了笑道：「屠老師如果輕功不高的話，馮總管怎會請他來當這一場的主試？他又怎敢在梅花樁上，插上鋒利無比的尖刀？」

姬紅藥道：「我眞有些不敢相信，看他身子這樣笨重……」

她話還沒說完，屠青庭、雲如天已經走近梅花樁。

屠青庭脚下一停，回過身來，一抱拳道：「兄弟有僭，在樁上候教了。」

足尖輕輕一點，身隨勢起，朝梅花樁上縱去。

你別看他一身肥肉臃腫不堪，這一施展身法，當眞像一團輕絮，隨風飛起，輕靈已極，只見他左脚脚尖輕飄飄落到八卦樁西北乾宮主樁上面，雙肩平穩，上身都沒晃一下，就以一式「金鷄獨立」定在刀尖子上，然後朝在樁下的雲如天抱抱拳含笑道：「雲壯士請升樁。」

雲如天還禮道：「在下獻醜。」

脚尖點地，一縱身，使的是「旱地拔葱」，身形直拔而起，足尖落在了坎宮主樁之上。

君簫極爲注意着雲如天，看他脚尖落在刀尖上的情形，不但身形極爲自然，而且也十分沉穩，一望而知他輕功造詣並不在屠青庭之下，心頭總算放下了一塊大石。

屠青庭眼看雲如天也跟着上了梅花樁，心中不覺暗暗讚道：「這小子年紀輕輕，一身輕功，倒是不弱。」

心中想着，身形一個輕旋，足尖踏着刀尖，由左往右，展開身法，按八卦樁陣式，穿行遊走。

這一邁步，但見他在刀尖上如履平地，行走如飛，當眞像蜻蜓點水，身法靈輕已極！

他這番遊走，一來是爲了試試「柳尖八卦樁」的步眼，同時也要看看雲如天的輕功，在刀尖上走開了，究竟多少火候。

雲如天看他展開身法，自己自然也要踩踩八卦樁的虛實，沿着邊鋒，騰身掠起，只見他在柳葉刀尖上，起落如飛，輕靈矯捷，身法優美，不輸屠青庭。

兩人背道而馳，各自在樁上繞了一圈，回到原來起脚處站停。

屠青庭望着雲如天咧嘴一笑道：「雲朋友輕身功夫，果然不錯，現在兄弟要考究考究你的暗器如何。」

倏地騰身而起，施展出「雲龍三現」身法，一個人在空中折腰探臂，果然矯若遊龍！

就在這一瞬間，打出了六點寒星，朝雲如天激射過來。

這六點寒星，有三顆是鐵蓮子，品字形飛向雲如天「璇璣」、「巨骨」等。有三支是飛鏢，兩支打向「咽喉」、左「將台」。

最後一支却是穿心鏢勁貫鏢身，快如閃電，因此雖是最後發出，却最先打到，銳利無匹。

這六件暗器，出手之時，旁觀的人竟沒有看得淸他是如何出手的。

暗器自然以速度越快越好，由此可見他是此中老手了。

此人一身臃腫，平時行動遲緩，沒想到他這一施展輕功、暗器，竟然比一般身手矯捷的人，還要輕巧靈活！

雲如天也並不怠慢，身形一側，倏地後退了一樁，左手食中兩指，一下就夾住了穿心射來的一鏢。

不！他左手移動之間，四個手指上，已經夾住了三支鋼鏢，同時右手衣袖一揮，也捲住了三顆蓮子，接到手中。

屠青庭目光寒光飛閃，口中沉喝一聲：「好！」揉身進撲，一下落到雲如天面前，喝道：「雲朋友，再接老朽幾招。」

雙掌似爪似鈎，朝雲如天拍來。

雲如天換樁遮掌，正待擧掌封架！

就在他拔身換樁之際，突覺脚下一沉，踩到的這根樁，竟是浮樁，身子不覺往下傾去。

屠青庭那肯放過這一機會，口中大笑一聲，雙掌突然加速下擊，同時掌心一吐，飛出兩支細如牛毛的飛芒，朝雲如天肩頭激射過去。

這一下要是換了一個人，脚下踩到浮樁，屠青庭勢道沉重的掌力又如泰山壓頂般拍落，即使能逃過他下擊的雙掌，這兩支「掌中針」，也很難躲閃得開！

好個雲如天，他一脚踩空，心知不妙，但毫不慌亂，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猛吸一口眞氣，身如風擺荷葉，輕輕一晃，本已傾跌下去的人，忽然間，好似有人扶了他一把，一個人又往上挺了起來！

就在他上身直起之時，雙手一抖，寬大衣袖使出一記「流雲飛袖」，拂出一股强勁的內家潛勁，把兩支「袖中針」捲飛出去。

此時屠青庭泰山壓頂般拍落的雙掌，也正好及時追擊而至，和流雲飛袖乍然一接，發出一聲裂帛似的震響。

屠青庭但覺對方這一拂之力，有如巨浪捲舟，掀天而起，自己被震得脚下浮動，幾乎立足不住，急忙吸氣後退，斜飛出去。

雲如天也雙袖拂起，一個人翩然往左飛去，落到另一支刀尖之上。

屠青庭果然不愧是輕功絕頂、暗器無雙的高手，就在他斜飛出去之際，身形一個飛旋，一身寬大錦袍隨風飄飛而起！

這一旋不打緊，但聽一陣嗤嗤破空輕響，就有十數點寒星，像飛蝗般從他身側飛起，密集如雨，朝雲如天飄灑過來！

這回發出來的暗器，有子母彈、連珠弩、鐵蒺藜、子午釘，也不知道他是用什麼手法打出來的，但每一點寒星，都認穴奇準，所取部位，都是要害穴，幾乎籠罩了雲如天前身所有大穴。

雲如天雙袖上下飛舞，身如穿花蛺蝶，左右閃動，就像在暗器中穿行！

他這一脚尖點動，縱躍閃避，就一連踩到了五支浮樁，但他只是輕輕一點，便自掠過，正因心中早已有準備，一直提着眞氣，身如飛絮，因此縱然遇上浮樁，也並無多大威脅。

只是屠青庭的暗器，十分厲害，別人打出來的暗器，三支就是三支，一蓬就是一蓬，你躲過了就可沒事，屠青庭身上這件又寬又大的錦袍裏面，竟然不知藏着多少暗器，層出不窮！

他擧手投足，旋身飛躍，衣袖袍角，都能發射暗器，而且發如連珠，你閃到那裏，他就射到那裏。

這一瞬工夫，雲如天連換了十幾個位置，屠青庭跟着他的人，幾乎打出了幾數近百的暗器，但沒有一件打中雲如天身子。

屠青庭一時興起，口中發出一聲長嘯，脚尖在刀尖上輕輕一點，身形騰空撲起，身上本來又寬又大的一件長袍，忽然鼓了起來，雙手一劃，眞像一隻碩大無朋的怪鳥，展翅撲攫過去，快到雲如天頭頂，突然間，從他身上飛灑出一陣細碎的暗器，瀟灑如雨，密集打下！

姬紅藥看得忍不住低「啊！」一聲！

但就在屠青庭暗器出手之際，雲如天也足尖輕點，一道人影，冒着雨點般的暗器，從屠青庭身邊擦身而過，斜飛出去。

屠青庭一見雲如天斜飛開去，豈肯放過？

身子如蜻蜓點水，一點即起，跟着雲如天身後追去。

雲如天斜飛而起的人，就像一縷輕煙，劃着弧形，輕靈無比的飛出去三丈來遠。

屠青庭本來是飛撲過來的人，因雲如天斜飛開去，才改撲爲追，故而只在柳葉刀尖上一點再起。

但這回雲如天身法怪異，不是直飛，而是劃着弧形飛出，這和崑崙雲龍身法差不多，是一種廻翔身法。

屠青庭要追上他，只好施展「蜻蜓三點水」身法，在對方弧形拐彎處，身形一落再起，緊追不捨。

這回煞是好看，雲如天施展弧形身法，和屠青庭施展「蜻蜓三點水」，兩條人影，繞着梅花樁邊鋒追逐。

姬紅藥低聲叫道：「雲大哥，快瞧，屠老師施展的是他最拿手的『蜻蜓三點水』，他土蜻蜓的外號，就是這樣得來的。」

君簫心中暗道：「仿如一縷輕煙，中途並未落足，屠青庭使的確是『蜻蜓三點水』，但中間兩次一點再起，已經落了下乘！」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雲如天躲閃暗器，劃着弧形飛出，屠青庭施展「蜻蜓三點水」，追了上去，只是如此而已。

雲如天身形一停，屠青庭也隨着在刀尖上停下來。

雲如天倏地回過身來，朝屠青庭雙手一拱，抱拳說道：「屠老師承讓了。」

屠青庭自然心裏明白，自己在追逐他的時候，輕功火候差了人家一籌；但這一點，他也可以不承認。

「你施展的是弧形身法，我施展的是『蜻蜓三點水』，這是各人施展的身法不同，豈能說我中途兩次起落，就算輸了？」他心中想着，呵呵一笑，說道：「兄弟那裡輸了？還請雲壯士指點。」

雲如天淡淡一笑道：「屠老師不妨摸摸左首衣領，就知道了。」

屠青庭聞言，伸手朝左首衣領一摸。

這下，他一張團團的胖臉上，不覺驟然紅了起來，原來他左邊衣領上，斜插着一支細如牛毛，通體泛着青色的細針。

這支針正是他自己第二次出手打出去的「掌中針」，敢情雲如天剛才冒着如雨暗器，從自己身邊擦過之時，做的手脚。

這自然是自己輸了！

屠青庭幾乎不敢相信這年輕人暗器手法竟然高過自己，他瞇着一雙細目，拱拱手道：「雲壯士果然高明，兄弟這一關，順利通過。」

說完，一個旋身，飄落平地。

雲如天跟着他飛身落地，回到階前。

屠青庭朝馮友三拱拳道：「馮總管必已經看清楚了，雲壯士兄弟這一關順利通過了。」（未完・六）

上文提要：

經過燕子飛的偵察，盜寶物的匪徒原來是大內高手廖松，從最後被盜走的玉駝鈴着手跟踪追查，才查出全部失物是他們幹的，至於他的大膽，乃是幕後有一龐大組織支持，他們每盜一件珍品，都留下信物，暗中搜過廖松身上，也發現一條寸寬的黑緞帶，上綉着八朵紅玫瑰，與信物大小雖異，式樣相同。燕子飛封鎖消息，暗裡監視廖松動態……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失竊一波未平　殺人案件又起

石大勇的聲音又大了：「這好辦，派人把他盯死，叫他寸步難行。」

柳青青冷笑一聲，道：「如果這樣緊迫盯人，他不會犯疑嗎？姓廖的只要一犯疑，我們就註定要滿盤皆輸。凡事最好不要把自己估得太高，也不要把別人估得太低，這是很危險的。」

石大勇又沒轍了，索性閉口不言。

柳青青道：「跟往常一樣，他還是閣下最親近的心腹，照常服勤出任務，甚至喝酒聊天，一切行動自由。但是，不管他人在那裡，必須派人暗中盯着，並且確切掌握他接觸過的人或事，這樣才有希望追回失寶，將他們一網打盡。」

石大勇頷首稱善，沒開口。

三人輕輕走出屋外，燕子飛囑咐道：「石總，此事關係重大，務請謹愼行事，如能將廖松口中的那位櫻櫻姑娘找到，對案情定有助益。事情若有進展或變化，請隨時知會我們，倘若再出差錯，勢必會影響到石大人的錦繡前程。」

話一說完，立與柳青青結伴離去，直奔御書房，皇上還以爲雙劍、寒蟬有了着落，聽完燕子飛的報告後，朱翊鈞大吃一驚，道：「朕今天早上還特別交代石大勇，叫他加倍小心，想不到將玉駝鈴也弄丟了，簡直太無能了。」

柳青青趁機進諫道：「豈止顢頇無能，他還引狼入室，把扶桑的奸細也引進了紫禁城。」

神宗皇帝更加詫異，連連搖頭不語。

燕子飛道：「石大勇引狼入室在前，又錯將廖松視作親信心腹在後，大內所以會事故頻仍，完全是他一人人謀不臧，私心自用的結果，此人貪財好貨，結黨營私，再這樣下去，草民躭心還會發生更大的事故。」

皇上怒道：「這個石大勇實在太不像話了，大漠寒蟬遭竊後，朕本來就要辦他，都是石貴妃苦苦哀求才拖下來，不料竟越弄越糟，依兩位愛卿之見該當如何？」

燕子飛道：「子飛斗膽建議，立即革職查辦！」

神宗的態度有點躊躇，道：「石太師乃元老重臣，倚畀正殷，石貴妃又恃寵護短，一定會喋喋不休，這……」

柳青青毫不放鬆，據理力爭：「請恕青青放肆，出言無狀，石太師的功業，石貴妃的寵愛，與石大勇的罪責根本是兩回事，君國大事，陛下可要分清公私啊！惟有嚴辦石大勇，才能徹底清除扶桑奸細，永保天朝江山，吾皇安全，事關我朝榮枯，皇上宜當機立斷。」

朱翊鈞道：「假如撤換石大勇，誰接替他比較適合？」

燕子飛不假思索，立道：「老教頭嚴元伯駕輕就熟，乃最佳人選。」

「好吧，二位愛卿放心，朕會認眞考慮的。」

＊　＊　＊

石大勇表面上諾聲連連，骨子裡却不是那麽回事，第三天，當廖松又藉故離開紫禁城，進入石頭胡同一家勾欄院時，並未依言知會燕子飛，私自帶領着大批親信，將那妓院團團圍住。

這家妓院規模不小，共有三進，院內鶯鶯燕燕，迭李迎張。紈袴子弟，火山孝子，摟紅擁翠，蝕骨銷魂，更是進進出出，絡繹不絕。

當他們發覺勾欄院被官兵圍住時，霎時間皆驚惶失措，亂作一堆。

不少人企圖趁亂鼠竄，全被擋了回來——准進不准出。

石大勇耀武揚威的站立門口，自以爲是甕中捉鱉——十拿九穩。

不料，左等右等，一個時辰過去了，廖松仍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石大勇有點沉不住氣了，喃喃自語道：「他奶奶的，逛窰子那有逛這麼久的，吃了金槍不倒藥？還是練就了馭女神功？」

「哼，我看你是鬼迷心竅，好大喜功，滿滿的胡言亂語。」

柳青青話落人現，籠着一臉寒霜。

接着，刑部總捕頭張鐵虎、九門提督孫九峯，以及燕子飛，也隨後聯袂而至。

眼見石大勇勞師動衆，明目張膽的將勾欄院圍了個水洩不通，顯然有違燕子飛暗中行事的指令，但事已及此，燕子飛亦未再深究，沉聲道：「姓廖的現在何處？」

石大勇道：「在裡面。」

「進去多久了？」

「不太久。」

「可有人監視？」

「有，派了六個人釘梢。」

燕子飛懶得再和他磨牙，一頭闖進勾欄院。

石大勇所言非虛，第一重院內果然有二名化裝成嫖客的大內高手守在廊下，示意燕子飛，廖松人在內院。

第二重院內也有兩個人監視，告訴燕子飛廖松在最後一進。

可是，當燕子飛到達時，却再也沒見到大內之人。

見到的只是兩具屍體。

一個倒在水溝內。

一個死在柴房裡。

氣得柳青青杏眼圓睜，柳眉倒豎，咬着銀牙責怪道：「好好的一條線索全部弄砸了，簡直豈有此理！」

石大勇自知又犯了錯誤，冷汗直冒，連大氣也不敢哼一聲。

找來一個窰姐兒，問明廖松的去處，大家爭先恐後，撲向角落上的一間專門接客的房間。

「砰！砰！砰！」

叩門三響，裡面無人回應。

燕子飛不禁大急，當機立斷，破門而入。

廖松乃扶桑八段高手，燕子飛不敢輕敵，猛一式「鷂子翻身」，落在牆腳下，雙掌護胸，準備迎戰。

詎料，定目看時，屋內並無半個活人。

有一個死人。

正是廖松。

仰面倒臥床上，面前擺着一方白色紗巾，腹部插着一把匕首，兩條小腿向後彎，屋內景物井然，絲毫不亂，顯係切腹自殺而亡。

燕子飛滿腹惱怒，好不容易掌握住一名嫌犯，竟告無疾而終，對在門外觀看的妓院僕役道：「這個嫖客找的是那位姑娘？」

僕役戰戰兢兢的答說：「是……是櫻櫻。」

「人呢？」

「不知道，只見櫻櫻姑娘陪這位熟客進屋去，不曉得是何時離開的。」

「叫她來！」

「好，小的這就去。」

僕役領命而去，燕子飛心知不妙，復命石大勇親自去查。

靜候片刻，僕役有去無回，石大勇帶着一名守衛後門的屬下同返。

柳青青立道：「可有人從後門溜走？」

那人面無表情，答話乾淨俐落：「沒有，此地全面封鎖，准進不准出。」

「當眞一個人都不會放出去？」

「我想想看……啊，有了，有一位賣花的小姑娘出去了。」

「什麼時候出去的？」

「這位姑娘提着個花籃，說是家貧，又有高堂病母，想趕往別院賣花，好賺點錢爲娘親抓藥，因見她實在可憐，所以……」

「別盡說廢話，我問你這是多久以前的事？」

「差不多半個時辰前。」

石大勇聞言大怒，手起掌落，啪！啪！賞了那人兩個耳光子，咆哮道：「飯桶！飯桶！你他媽的簡直是膿包一個，本教頭下令許進不許出，爲何要放走賣花女，還不快追！」

這兩掌用力不輕，打得那人暈頭轉向，七葷八素，倒退了三四

步，拔腿就往外跑。

被燕子飛出言叫住，道：「別白費力氣，這麼久了還追個屁。倒是請孫大人知會一下各門守將，看有無發現可疑之人出城？」

孫九峯頷首稱是，隨即命人去快馬查報。

燕子飛處事明快，隨後又派人去找妓院老鴇，轉身對一旁的石大勇道：「石總，據子飛所知，廖松供職大內才一年多，保舉的人是那位？資料太簡略草率，僅載明係南方人士，何省何縣，出身門派皆付闕如，姓廖的是在怎樣的情形下進入大內的？」

石大勇力持鎮靜道：「廖松是自薦的，無人保舉，資料記載不詳是文案師爺偷懶所致。」

燕子飛忍無可忍，怒形於色道：「憑他自薦？皇宮大內，事關皇上生死，朝廷安危，過去都有極嚴格的保舉甄選制度，你竟隨隨便便的將一個來路不明的扶桑奸細引進宮廷，也未免太膽大妄爲，目無法紀了。」

臉一沉，提高了嗓門，吐字如刀：「說，廖松給了你多少好處？」

受賄賣官，論罪當斬，打死他也不敢承認，儘管此事無人不知，石大勇却斷然決然的否認道：「絕無此事，燕大俠請勿聽信謠言。」

孫九峯報以一聲冷哼，欲言又止。

石大勇一肚子的火正沒處發洩，勃然大怒道：「孫九峯，石某的事還輪不到你來管，哼什麼哼！」

孫九峯亦非易與之輩，上前二步，就要發作。張鐵虎及時將二人勸開，道：「燕大俠，鐵虎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燕子飛道：「張總別客氣，有什麼話但請吩咐。」

張鐵虎道：「從這一連串的竊案來看，扶桑高手個個身手不凡，而且似有極嚴密的組織，令鐵虎困惑不解的是，假如他們的目標純粹只是覬覦天朝寶藏，得手之後便當渡海東歸，似無千方百計潛伏大內的必要，是否意味着還有更大更嚴重的陰謀正在進行中？」

柳青青笑道：「張總不愧爲是刑案老手，獨具慧眼，青青亦有此同感，如果小妹的猜想不錯，倭寇說不定是在打我大明江山的主意。」

這時，妓院老鴇子已姍姍而來，年約五旬，塗胭脂抹粉的一身花梢，一看就曉得不是正經貨。

燕子飛問道：「這妓院是妳開的？」

鴇兒滿臉堆笑道：「是我開的。」

「可有一個叫櫻櫻的姑娘？」

「有啊。」

「她是那時候入院的？」

「大約三、四月前。」

「是別人强迫她來的？還是她自願墮落風塵？」

「是自願的，櫻櫻說父親生病，需錢醫治，想在本院鬻歌獻舞。」

「不賣身嗎？」

「不！絕不！她的舞藝絕佳，好似彩蝶在飛，歌唱得比黃鶯還甜，不知風靡了多少王孫公子。」

「好了，別扯得太遠，她既然不賣身，怎會和嫖客開房間？」

老鴇子看了死去的廖松一眼，全身直冒鷄皮疙瘩，顫聲道：「櫻櫻姑娘從來不接客，眞的，如有半句假話，叫我天打雷劈。但是，這位胡爺大概是老相好，只要胡爺一來，他們就親親熱熱的進房去了，誰也不知他們在幹什麼。」

大家互望一眼，面色凝重，認爲櫻櫻來此的意圖，八成是想在妓院內建立一個連絡站，從廖松改姓爲胡，足証計劃周密，行事謹愼，櫻櫻這個名字自然也靠不住。

燕子飛沉吟一下，道：「能否將櫻櫻姑娘的相貌說一說。」

一提到櫻櫻的貌相，鴇兒可樂了，眉飛色舞的道：「喲，櫻櫻姑娘可標緻哩，眉似春山，目賽秋水，瓜子臉兒紅裡透白，白裡透紅，兩個小酒窩說多迷人就有多迷人，曾有一位公子爺，把白花花的銀子堆得跟她一般高，只要求跟她親個嘴，櫻櫻都不肯。」

孫九峯不悅道：「盡說這些廢話幹嘛，想想看，她像誰？」

柳青青道：「孫大人問得好，有個具體形相，才好着手查探，否則，天下的美女多得是，豈非大海撈針。」

鴇母尋思少頃，忽然大聲嚷嚷道：「我想起來了，她像石貴妃。」

石大勇怒斥道：「大膽，休得胡言亂語，貴妃深居後宮，憑妳也識得。」

老鴇子煞有介事的道：「我識得，識得，有一次貴妃娘娘赴護國寺進香，曾在佛堂內見過一次。」

石大勇聞言大怒，對手下道：「這老騷婆侮辱當朝貴妃，給我拿下！」

燕子飛攔阻道：「石總請息怒，鴇兒只是打個比方，並無惡意。」

柳青青道：「可否將櫻櫻姑娘找來一見？」

鴇兒道：「這裡鬧出人命，櫻櫻已畏罪潛逃。」

「可知她住在那裡？」

「老婆子一無所知。」

忽見一名全身戎裝的軍士，進來向孫九峯稟報：「報告提督大

人，正陽樓守將來報，說見到一個手提花籃的姑娘出城去了。」

茲事體大，在場之人的耳朵都豎了起來，孫九峯聲急語快道：「有沒有說出城的時間？」

軍士答道：「在大人下令查報之前。」

山窮水盡，柳暗花明，事情有了轉機，在一團亂蔴之中總算理出一點頭緒來，燕子飛道：「看情形櫻櫻尚未去遠，咱們動作快一點，說不定還可以追得上。」

話一出口，立即招呼張鐵虎、孫九峯、柳青青結伴離去。

石大勇追出來道：「燕大俠，石某……」

燕子飛道：「石總不必去了，就請留在此地料理一切，然後再徹查一下看大內是否還有別的扶桑奸細潛伏？」

事情十萬火急，四人健步如飛，先至提督府點了三千精兵，外加刑部的百名捕快，全部乘馬出城，揮鞭望南狂馳。

途中，曾作了一番計議，咸認櫻櫻必係扶桑女子，出正陽門自然是要去天津，無疑是想在天津搭船返國。

是以，狂奔兩個多時辰，足足出去百十來里，料定已遠遠超過櫻櫻時才停下來，在京津之間的大小通路上佈下重兵埋伏，只要扶桑女子一出現，絕無漏網之理。

詎料，事與願違，徒勞往返，苦候了半日一夜，直至第二天日上三竿時分，仍不見櫻櫻芳踪，心知情況有變，死等無益，只好撤兵返京。

* * *

大家白忙一場，未擒得女賊事小，後宮之內却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當燕、柳二俠前脚剛剛踏進別有天，小陶便疾迎而出道：「石大勇派人來通知，後宮發生災變，請兩位火速進宮。」

燕子飛聽得一呆，道：「又有何禍事發生？」

陶濤道：「來人沒有說。」

柳青青道：「漏子一定不小，以石大勇的爲人，小事情，好事情，他能罩得住的事情，是絕對不會主動告訴咱們的。」

燕子飛也是這樣想，二人隨便吃了點東西，便又匆匆離去。

進得皇宮，在藏珍閣附近和石大勇不期而遇，他滿面憤慼，一言不發，領他倆到了玉華宮。

玉華宮是石貴妃居停之所，極盡奢侈豪華之能事，自不待言，此刻則籠罩在一片悽雲慘霧之中。

燕、柳一進宮門，一眼便看到，在宮門右側牆邊仰面倒着一個人，是石貴妃兩名貼身侍衛之一的江彪，四肢僵直，面無人色，已氣絕多時。

柳青青道：「江彪幾時死的？」

石大勇道：「昨天夜裡。」

「爲何未入棺收殮？」

「等兩位前來驗屍。」

「可知兇手是誰？」

石大勇並未答話，上前撩起江彪的外衣，胸腹之間露出一個血紅的手掌印。

「血手印！」

「血手印！」

燕子飛、柳青青同時驚呼出聲。

九門提督孫九峯亦聞話趕到，睹狀更是呆若木鷄，猛力搖頭呼喊道：「不！不！不可能發生這種事！」

石大勇瞪着眼珠子吼道：「怎麼不可能，自從舍妹入宮後，皇上寵愛有加，孫皇后就把她當作眼中釘，肉中刺，沒有一天不想除去她……」

孫九峯截口道：「石大勇，人命關天，你可不要信口開河，本提督昨晚一整夜都跟燕大俠他們在一起，總不會身分二地，出手行兇吧。」

「哼，昨天出城的事，十之八九是你事先設計好的擋箭牌。」

「你胡說，我孫九峯行事光明磊落，從來不幹偷鷄摸狗的勾當。」

「哼哼！江洋大盜，奸佞小人，幾曾承認自己是十惡不赦之徒。」

「石大勇，休得血口噴人，這事與孫某毫無關係。」

「你倒推得乾淨，事實並非如此。」

「本提督人在外地，一夜未歸……」

「你不在，另有人在。」

「那一位？」

「你的三位寶貝師弟。」

燕子飛驚「哦」一聲，道：「血案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可否請石總細說從頭。」

石大勇氣忿不已的道：「昨天夜裡，孫皇后的三名侍衛，也就是孫九峯的三位師弟，突然跑來玉華宮大興問罪之師，先殺了江彪，後來膽大包天，把石貴妃也劫走了，至今生死下落不明。」

貴妃會失踪，堪稱千古奇案，燕子飛爲之心驚肉跳不已，道：「事情的經過究竟如何，請石總最好說得詳細一點。」

石大勇道：「當時石某並不在場，詳細情形還是由宮女如意來說吧。」

宮女如意就在一旁，正是日前隨侍在石貴妃身邊、猛向燕子飛拋媚眼的那一位，聞言上前數步，驚聲燕語道：「昨天晚上，皇上說要

駕幸玉華宮，貴妃娘娘很高興，我們大夥兒正忙着準備接駕。那知，皇上還沒來，先來了三個惡煞，方傑、陳恭、柯友德，說有事要面見貴妃，奴婢見是皇后身邊的人，趕緊跑到後面去稟報娘娘。猛然聞聽到前面有打鬥慘叫之聲，又急忙折回來，這時候江彪已死在地上，馬逵正與方傑打得難分難解，陳恭、柯友德則不顧一切的衝到後面去了。」

柳青青道：「如意，妳說下去。」

如意紅着眼圈道：「奴婢被這突如其來的兇殺嚇壞了，還沒有想到該怎麼辦，後面又傳來貴妃娘娘的救命聲，當我重入寢宮時，娘娘已被人劫走。」

燕子飛道：「是誰劫走石貴妃，妳看清楚了嗎？」

「看得一清二楚，是陳恭、柯友德。」

「江彪又是被何人所殺？」

「奴婢並未親眼目睹，這就不得而知了。」

「怎麼沒見馬逵？」

「娘娘待我們很好，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大家心裡都很難過，尤其是馬大哥，一直在責怪自己護衛不周，正在四處追尋貴妃的下落，不在宮裡。」

不由的一陣心酸襲上心頭，如意掩面而泣，狀至淒楚。

柳青青接問道：「陳恭、柯友德可曾再出現過？」

如意强自振作道：「貴妃失踪後，他們兩個也跟着不見啦。」

「方傑還在吧？」

「已被打入天牢。」

「是石總的意思？」

「不，是皇上欽命。」

「妳是說皇上已經知道了？」

「是的，陛下駕幸玉華宮，在宮門口眼見方傑、馬逵大打出手，問明情由後，龍心大怒，還是聖上命人將方傑拿下的。」

「陛下有無訊問？」

「問啦，方傑當然不認帳，皇上一怒之下，這才將他打入天牢。」

至此，事情的經過已大致明朗，孫九峯却陷入痛苦的深淵中，無論如何也不信自己至親至近的皇后姊姊，三位情同手足的師弟，會做出這種糊塗事來。

孫九峯心煩意亂，滿面陰霾，說話的聲調格外沉重：「燕大俠，下官到皇后那邊去一下，在事實眞相未完全釐清之前，請勿妄下斷語，入人於罪，造成寃屈。」

惡狠狠地瞪了石大勇一眼，逕自揚長而去。

爲了進一步瞭解當時的實際情況，燕子飛在玉華宮內外四周，包括石貴妃的寢宮在內，仔仔細細的察看一遍，最後來到了紫禁城的城牆脚下。

玉華宮的後門，距此不過十丈左右，中間僅隔着幾畦花圃，燕子飛審度片刻，忽有所悟，道：「假如如意姑娘的話屬實，石貴妃當眞是被陳恭、柯友德劫走，那麼，娘娘的生死下落似已略現端倪。」

石大勇精神一振，道：「石某願聞其詳。」

燕子飛振振有詞的道：「石貴妃也許尚未離開此地，試想紫禁城森嚴，所有的通路悉在石總掌握之中，兩宮的不和，又非一朝之事，他們沒有甘冒奇險硬闖的理由，說不定乃藏匿某處，等待機會，石敎頭可曾在各處詳細搜查過？」

「早就搜查過了，沒見貴妃踪影。」

「紫禁城範圍這麼大，沒有遺漏？」

「燕大俠，貴妃是舍妹，會嗎？」

「說的也是。孫皇后的寢宮有無搜查？」

「曾請得皇上聖諭後，也由石某親自搜過。」

「可有發現？」

「空手而回。」

「這樣看起來，石貴妃被劫往城外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石大勇正欲追問究竟，驀地，燕子飛抱起了宮女如意，騰空而起。

這事突如其來，看得石大勇滿頭霧水，柳青青雖然明知燕子飛此舉必有深意，但眼見情人懷裡抱着別的女人，心坎裡免不了會覺得酸溜溜地，怪不是味兒。

倒是如意姑娘整個人像觸電似的，完全沉醉直至癱瘓在燕子飛的懷抱中，這種感覺是她從來沒有過的，如醉如癡，飄飄欲仙。

霎時間，彷彿變作一灘水，一朵雲，一隻彩蝶，一對比翼鳥，人在飛，魂在飄，心猿意馬，六神無主，燕子飛的雙脚早已踩在城垛上，如意仍自暈陶陶沉醉在燕子飛寬厚結實的膀臂裡，捨不得離開。

燕子飛歉然一笑，道：「如意姑娘，眞對不起，恕子飛一時孟浪，幸勿見怪。」

如意聞言，如夢初醒，報以含情脈脈地一瞥，甜甜蜜蜜地的一笑，雙頰緋紅，欲語還羞。

燕子飛也受到感染，臉紅耳赤，心如鹿撞，忙做了一個深呼吸，摟着她的纖纖細腰，瀉落在地。

「哼！」柳青青冷冷的哼了一聲，沒開口。

燕子飛亦自知失態，自我解嘲的打了兩聲哈哈，對石大勇道：「

如未匿藏宮中，便是抱着石貴妃越牆而遁，不過，子飛先要弄明一事，娘娘的身材比如意如何？」

如意不待石大勇答話，搶着說：「奴婢比娘娘苗條得多，貴妃已懷有三月身孕。」

燕子飛臉色微微一變，道：「坦白說，剛才子飛已用了九分以上的功力，若是換成石貴妃，能否上得去，不無疑問，而柯友德、陳恭的輕功遠不及在下，我很懷疑能順利的將娘娘劫出紫禁城。」

石大勇不以爲然：「他們可以合兩人之力架出去呀。」

燕子飛道：「這個可能性很小，城高三丈餘，只要貴妃不合作，用力掙扎拉扯，就會功虧一簣。」

如意插言道：「把娘娘打昏，或者點中穴道，情況就會改觀。」

燕子飛道：「嗯，如意姑娘不但人長得漂亮，心思更細密，這大概是唯一的機會。」

柳青青黛眉深鎖，一言不發，還在吃飛醋。

石大勇道：「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別的路徑？」

燕子飛的臉色變得沉重起來，一字一句道：「貴妃若未出城，事情大大不妙，請恕子飛直言不諱，不排除已被人毀屍滅跡！」

石大勇聽得透體生寒，忽見石貴妃的另一名護衛馬逵回到玉華宮，疾迎而上，快語探詢：「有沒有消息？」

馬逵一臉憂慼，神色黯然，無精打采的道：「如石沉大海，訊息全無。」

轉對燕子飛深施一禮，又慷慨陳詞道：「燕大俠，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一定要爲娘娘申寃雪恨，主持公道，將方傑、陳恭、柯友德這三個狗東西處死！」

燕子飛道：「本俠會詳細調查的。」

馬逵雙眉一挑，道：「調查！事實已清清楚楚擺在眼前，還有甚麼好調查的，陳恭等人理當就地正法。」

柳青青猛地上前一步，道：「馬朋友，請冷靜，須知到現在爲止，陳恭他們只是涉嫌，我們所聽到的乃一面之詞，事實究竟如何，尚在未定之天。」

馬逵聞言大怒，粗聲大氣道：「柳姑娘，聽妳的口氣，似乎懷疑如意口供的眞實性？」

「任何一件案子都必須多方求証，無枉無縱，此乃公平的起碼條件。」

「這事鐵証如山，江彪屍骨未寒，還不夠？」

「最低限度，也該聽聽方傑他們怎麼說。」

「柳青青，醜話我先說在前面，如不將兇手繩之於法，馬逵和你們沒完沒了。」

幾時有人敢對柳青青這樣說話，刷！一聲，抽出了蛟皮長鞭，就要發作，被燕子飛攔了下來，直氣得她怒目暴張道：「姓馬的，我告訴你，這件案子我們還不一定會接。」

馬逵望了燕子飛一眼，道：「兩位到京城來，不就是爲了辦案嗎？」

柳青青根本不給燕子飛說話的機會，道：「你錯了，我們接辦的是雙劍、寒蟬、玉駝鈴，石貴妃失踪的事大可放手不管。」

拉着燕子飛，繼道：「子飛，咱們走啦，和這種人沒有甚麼好說的。」

石大勇眼見事情弄僵了，好不焦急，忙陪笑道：「大人不記小人過，貴妃失踪一案，無論如何要大力鼎助，早日破案……」

柳青青沒好氣的回說：「要我們接辦可以，你可知燕子飛辦案的規矩？」

石大勇道：「知道，知道，『萬金不算多，一文不嫌少，但爲正義故，生命亦可拋！』稍待本敎頭自會將禮金送往別有天。」

柳青青恨他貪財貪功，欺軟怕硬，有意消遣他，道：「現在規矩改啦：『萬金不算多，一文也不少！』」

石大勇的眼珠子瞪得像牛眼：「甚麼？要一萬兩金子？」

柳青青道：「不錯，一文也不少，嫌貴可以另請高明。」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小宮女快步行來，向燕、柳兩人福了一禮，道：「皇后請二位去『坤寧宮』見駕。」

皇后懿旨，誰敢不遵，燕子飛、柳青青三步併作兩步走，不一時至坤寧宮，在小宮女的引領下，直達孫皇后座前。

兩人拱手爲禮，恭恭敬敬地齊聲請安：「皇后千歲！」

孫皇后端坐在一張鏤空描金太師椅上，雍容華貴之外透着幾許憂愁，小太子依偎懷中，又顯得格外慈祥可親。待兩人落坐，宮女獻上香茗後，方始緩緩說道：「宮內一再發生事故，實乃我朝大不幸，尤其石貴妃離奇失踪，越發議論紛紛，方傑他們百口莫辯，好像連翻案的機會都沒有了，皇上明着雖然沒有說甚麼，私底下我曉得也很不諒解本宮。」

燕子飛欠身道：「皇后，子飛是否可以請敎，方傑等人去玉華宮作甚？」

（未完・三）

上文提要：太湖雙嬌接到字條，以爲是玄小龍相約，不想却是大龍幫石冲的詭計，欲替丘占魁擄劫雙嬌。正在危急之際，玄小龍又出現了，並將石冲等人打走。太湖雙嬌感激不盡，由其二叔冷公元出面邀請玄小龍去太湖幫。他們僱了馬車回去，巧的是，爲他們趕大車的張發旺正是昔日大龍幫人，他對丘泰來所爲甚爲不滿……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線索似在握　艷女送上門

玄小龍決心要離開太湖西山了，他却無法直接向冷公元問及丁氏姐妹。

他也不打算多問，因爲他似乎已看出丁夫人的態度，那是一種客氣，也是疏離，那麼，他又何必一定要留下來？

玄小龍也想到太湖幫幫主的態度，「黑面蛟」君萬年似乎不太相信像玄小龍這樣年輕人有什麼了不起的功夫。

於是，玄小龍想出個離開此地的方法。

「冷大俠，我聽過有一座寒山寺。」

冷公元一笑，道：「有，蘇州城外寒山寺。」

玄小龍道：「冷大俠，我在西山沒事幹，想去寒山寺一遊，如何？」

冷公元道：「好呀，我陪你去。」

玄小龍道：「不，冷大俠有傷在身，你只需派一條小舟，或者一隻划子，由張發旺兄送我去就行了。」

冷公元道：「太簡單了，我馬上去岸邊……」

他忽又對玄小龍道：「張發旺當過船把頭，就由他爲你搖船前去，可要早早回來喲，不然我無法向那兩個丫頭交代。」

玄小龍道：「會的，我們很快回來。」

冷公元奔去大灣岸，玄小龍已帶領張發旺走來了。

冷公元指着一條小舟，道：「小帆一張不用舵，人在船尾搖櫓又快捷又方便，吶，茶水點心也備好，但要早去早回來。」

玄小龍忙點頭，他與張發旺二人上了船。

玄小龍眞怕丁氏姐妹出現，忙着把那小小三角帆扯開來。

張發旺搖船出了大灣，玄小龍已深深吁了一口氣。

他回頭看向西山，淡淡一笑，道：「張兄，你覺得太湖幫怎麼樣？」

張發旺道：「我不便說什麼，我上了岸去無錫，我還是趕我的馬車自在些。」

「哈……」玄小龍笑了，他笑得似乎很豪放。

張發旺道：「包老弟，你與我不同，他們對你是歡迎的，我看得出來。」

玄小龍收住笑，道：「張兄，你可知道去上海的水道嗎？咱們不遊寒山寺，咱們去上海。」

張發旺一想，道：「去上海幹什麼？」

玄小龍道：「你別問那麼多，你只要說一聲，你可願意和我在一

起嗎？」

張發旺道：「你老弟是夠意思，可是到了上海以後又怎樣？有辦法填飽肚子嗎？」

玄小龍一笑，他拍拍口袋，道：「咱們省着花用，吃上兩年沒問題。」

張發旺道：「得，咱們這就去上海。」

玄小龍再回頭，那太湖西山已在水面下了。

*　*　*

張發旺幹過船老大，他在大龍幫幹的便是船上把頭，對於由太湖去上海，小船可以繞過蘇州河進入吳淞江，那是一條近水道。

玄小龍不懂這一套，他坐在小船上往兩岸瞧，兩岸的風景好，比之他在北方美多了。

就在小帆船快要同另一條江接啣的時候，張發旺對玄小龍道：「你瞧，前面就快到上海了。」

玄小龍極目望過去，只見江面上雲集許多船隻，再看岸上，漸漸的人也多起來。

張發旺似乎來過上海，他對玄小龍道：「包兄弟，我可要告訴你，上海這地方龍蛇混雜，什麼土騙子洋騙子，保鏢殺手帶娼妓，好的壞的在一起，誰也分不出誰的眞面目，弄不巧，吃虧上當命不保。」

玄小龍道：「張兄，你不是說上海開埠沒幾年嗎，怎麼這麼亂？」

張發旺道：「多了人的地方就是亂，亂中才有便宜佔，誰都想在這兒淘金吶！」

玄小龍聽得哈哈笑了。

於是，小船搖向石岸一角，還在那石堤邊蹭了幾丈才靠定。

那張發旺把船繩套在岸上石柱，玄小龍忽見有個少年人脖子上掛着布帶雙手托着個蘿筐走來，那蘿筐上放的全是吃的東西，原來是專在碼頭賣吃的小販。

玄小龍見是烤雞與燒餅，想起在天山吃的烤羊肉與燒餅，立刻取出銀子買了兩隻烤雞十個燒餅。

那少年見是大手筆，自然高興，大葱麵漿送得多，玄小龍以爲只差沒酒喝。

玄小龍見小船拴妥，一隻烤雞拋給張發旺，笑笑道：「咱二人就在這小船上撕着吃。」

張發旺接過烤雞也不客氣，邊吃邊看天色，道：「天快黑了！」

玄小龍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來了。

他吃了一半，想心事，他想到他爹玄劫。

玄小龍更想到侍候他爹的老古董夫妻二人，那眞是忠心耿耿的一對好夫妻。

心念及此，玄小龍立刻問：「張兄，今天初幾了？」

張發旺一怔，道：「怎麼突然問起日子來了？」

玄小龍道：「我還有件事不能不問你。」

張發旺立刻眨着眼睛，道：「我想今天應是二十一了吧，那天咱們見面在鎭江，好像是十三呀！」

玄小龍道：「張兄，我到了該對你說實話的時候了。」

張發旺道：「你一直沒騙過我呀，包老弟！」

玄小龍一笑，道：「我不姓包。」

張發旺道：「你說笑。」

玄小龍道：「我眞的不姓包。」

張發旺道：「那麼，你說說，我聽聽，你姓什麼？」

玄小龍道：「你在大龍幫幾年了？」

張發旺道：「我十七歲就入了幫，算一算也有十年出頭吧！」

玄小龍道：「你認識有個老人董大年，人們叫他老古董的嗎？」

張發旺道：「唔，你說的是在船上也當把頭的那位老古董呀，那可是個大大的老實人，他們夫妻我認識，他們好像還在大龍幫船上嘛。」

玄小龍道：「他們不在船上了，同你一樣的走人了。」

張發旺吃驚道：「包兄弟，你怎麼認識董大年夫妻二人的？」

玄小龍道：「因爲我小時候他們夫妻會抱過我。」

「那你是……」

「我姓玄，大龍幫老幫主玄劫是我爹，我叫玄小龍。」

他此言一出，張發旺手上的烤雞掉落在船板上，他單膝跪下，道：「你……眞是少幫主呀！」

玄小龍伸手拉起張發旺，道：「千眞萬確。」

張發旺道：「天吶，上天開眼了呀！」

玄小龍道：「版蕩有忠臣，日久見人心，你們同董大年夫妻才眞的稱得上忠義之士。」

張發旺道：「包……不，少幫主，你暗中南下，是不是爲了海上失踪的那件大案呀！」

玄小龍道：「不錯！」

張發旺道：「好，我張發旺聽少幫主的吩咐，水裡火裡我甘心，刀山油鍋我愉快。」

玄小龍道：「我這就告訴你，我爹同老古董夫妻，他們三人潛在徐州城外的河面上，他們那條船是由黃河過來的，人們不會發現。」

他看看四下無人，又道：「我們約定了，每月初一會一次面，可是我發覺事情不簡單，好像要去大海上，看看再過八九天就初一了，

所以我得請你趕回徐州城外的石堤上，初一的二更天，有船靠石堤，只要看到是老古董夫妻，你就把我的事情報個平安。」

張發旺已興奮的道：「沒問題，我搖船到無錫，我的馬等在那裡，車不要我騎馬，立刻快馬往徐州。」

「嘩！」

玄小龍把那一百兩銀票送在張發旺的手上了。

「你收着，沿途好辦事。」

張發旺道：「少幫主，用不了這麼多，上海這地方不能缺銀子。」

玄小龍拍拍口袋，道：「我有，你可以放心，歇過了你搖船就走。」

張發旺興奮的道：「少幫主，我現在就走，我恨不得快見到老幫主。」

玄小龍也感動了，人處在逆境，能有忠義之士來追隨，那是鼓舞人心的。

當玄小龍跳上岸的時候，張發旺衝着玄小龍打個千，那是大龍幫特有的禮節。

於是，小船匆匆的搖走了。

玄小龍望到看不見小船，他才猛的頓覺孤單起來。

沿着石岸往前走着，玄小龍想找一家小客店，這地方他還是頭一回來，聽那張發旺說，這地方牛鬼蛇神雜處，一個不小心就上當。

玄小龍走到一條三桅大船邊，十幾個漢子在扛東西，這些人扛的是蔴袋，一袋袋的往船上扛。

玄小龍見這些人黑巾包頭個頭大，他閃在一邊未走開，就在這時候，忽的一聲尖叫。

「救命啊！」

這聲音好像隔道墻，又見那人突然刀把敲在蔴袋上，口中似乎嘀咕着什麼。

於是，那蔴袋不抖動了，又安靜了。

玄小龍立刻明白，蔴袋中裝的不是東西，蔴袋中裝的是人，而且是女人。

玄小龍心中忿怒了，他一個箭步衝過去，一把揪下那人肩上的蔴袋。

玄小龍已肯定蔴袋中是人了。

那大漢火大了，他舉刀便一刀殺。

「老子砍了你這多管閒事的小狗。」

玄小龍只錯開半步，便一掌打得那大漢往地上倒去。

就在大漢一聲厲叫尚未站起來的時候，玄小龍已扯開蔴袋，裡面果然是個女子。

這女子已昏迷過去了。

玄小龍不及再細看，因爲從大船上跳下五個大漢，岸上的幾個扛蔴袋的也放下蔴袋圍上來了。

有人厲聲叱吼：「把這個愛管閒事的小子砍了。」

這岸邊附近只有這條大船，他們在暗夜中搬運東西，船上面也不亮燈，竟然無人過來看，偏偏玄小龍走過來，也算該出事。

玄小龍早已火大了，他見幾個大漢舉刀向他砍過來，不由怒叱，道：「可惡！」

只見他右手擺動間，身子打了個急旋，修羅神掌便施展開來。

五個怒漢舉刀殺，却只見人影在閃晃，好一陣辟啪响聲傳來，隨之又是幾聲嚎叫，四個大漢手中的刀不見了，四個人被打得哇哇叫着往外閃。

另三人似乎不信邪，操刀疾殺，其中一人厲叱：「吃老子一刀！」

玄小龍的劍拔出來了，這時候他實在忍無可忍的要殺人了。

玄小龍發了狠，側身而迎上那大漢的刀，就聽「嗆」的一聲響，隨之冷芒迴旋，一片血雨標濺，那大漢哇哇尖嘷着以手托着斷臂往外撞去。

見血了，這批黑巾大漢們才明白來了高手。

只不過這批黑巾大漢也非省油燈，見了血反而發了野性，羣起大吼。

「殺，殺了這小王八蛋。」

十幾個大漢抄起砍刀圍殺而上，玄小龍見這些人野性大發，兇殘撲來，「嗆」的一聲拔出劍來了。

玄小龍抖出一片劍芒迎擊，就在四週砍刀往他卓立處集中砍到的剎那間，他已飛龍般凌空拔身三丈餘，只見他的人整個捲動在一片激芒中，近身的幾個莽漢已狂嘷不已抛刀栽倒在血泊中，仔細看去，有兩人幾乎半個腦袋也不見了。

這時候大伙見玄小龍出劍就要命，立刻又紛紛四下裡閃躲不已，再凶殘也怕死。

玄小龍落地準備再殺，忽聽有人大叫：「閃開，你們在碼頭上幹什麼？」

衆人轉頭看過去，只見是四個壯漢也是黑巾包頭，各自背着不同兵刃過來了。

有人立刻迎上去，道：「四位大把頭來得正好，這小子愛管閒事，還殺死殺傷咱們兄弟幾人。」

那人一聽，猛的怒視玄小龍。

玄小龍却淡淡的看向附近那個蔴袋出來的女子，那女子已清醒過來了。

四個惡漢被稱做大把頭，四個人也走向玄小龍。

其中有個紅鬍禿頭怒漢，背着一把大板斧，他重重的冷哼了一

聲，道：「你小子狗膽生毛不是。」

玄小龍道：「路不平我來踩。」

怒漢咬牙，道：「踩你娘個蛋，江湖上到處路不平，你踩得完？」

玄小龍道：「只要我遇上，我就會踩。」

怒漢嘿嘿冷笑，道：「今天你小子踩上牛糞了，娘的，你倒楣吧，兒！」

他邊罵，反手抽他的大板斧，另外三個一邊站，他們好像不屑於四個打一個。

眼看着再一次的搏殺就要展開了，忽然黑暗的遠處傳來一聲喝叱。

「你們在幹什麼？大小姐來了。」

衆人一聽大小姐來了，便那個手抽大板斧的怒漢也轉頭看向來路，果然一輛馬車帶鈴聲，嘩郎嘩郎十分有節奏的過來了。

呼叫的是個女子，走得快，她走在大車的前面。

大車上趕大車的也是個女子，她駕車的技術很在行，快到岸邊她才穩住韁繩，兩匹馬前蹄抵住石岸便停住了。

大車帘猛一掀，嚄，岸邊帶船上，所有大漢齊聲喊。

「大小姐好。」

車上掛的馬燈舉起來，只見一位俏佳人跳下馬車來，這女子穿得洋，皮衣皮靴皮手套，全是醬紅色，手上提了個小馬鞭，只一看那不是打馬用的，那是打人用的。

這女子皮膚白又細，胸脯大腰也細，俏眉毛一吊又吊好像比眼睛活動的多。

她走起路來帶响聲，咯吱咯吱的走了五七步，發覺地上有重傷與死人，她站住了。

「怎麼一回事？」

立刻間，四個殺手迎過去，其中一人深深一鞠躬，道：「小姐，不知從那裡冒出個不長眼睛的小混蛋，竟然也不打聽一下，管起咱們的事情來了。」

那位小姐猛轉身，三丈外站的是玄小龍，於是……

於是她又咯吱咯吱兩聲皮靴响，立刻到了玄小龍面前了。

玄小龍見這女的洋味十足，臉上紅嘟嘟的好像有一股桂花香味飄過來，他立刻想到一個人。

玄小龍想到了十年天山湧雲嶺學功夫，每天同師妹王彩雲在一起，彩雲妹身上也是這味道，只不過他以爲彩雲妹身上的桂花香是天生的。

小皮鞭指着玄小龍，那位大小姐俏嘴一撇，道：「你是什麼人？」

玄小龍道：「我呀，我就算是個踩路的人吧！」

大小姐冷冷笑，道：「管閒事要有管閒事的本事，你却殺了我們的人。」

玄小龍道：「很簡單，我不殺人人殺我。」

大小姐道：「你憑什麼殺人？」

玄小龍指着仍坐地上的女子，道：「蔴袋中把人家姑娘裝裡面往船上扛，這是幹什麼的？」

他再指船上又道：「船上已扛去五六個了。」

大小姐一瞪眼，叱道：「至少你不該殺人呀！」

玄小龍道：「我已經殺了。」

大小姐忽的一鞭子往前抽打過去，不料玄小龍早已看準她的皮鞭，右手持劍不稍動，左手三根指頭半空中捏個正着。

玄小龍捏住皮鞭梢，大小姐用力未掙脫，看得四周的人吃一驚。

既然掙不脫，這位大小姐乾脆把皮鞭抛掉，道：「你要我就送給你。」

她鬆手立刻回頭吼叱道：「帶你們來上海，你們又犯老毛病，把人家妓女院的姑娘擄上船，上一回老爺子已經原諒你們了，怎麼的，以爲老爺子不管你們了？」

她一連提了兩次「老爺子」，玄小龍的心中一動。

大小姐的吼叱眞管用，船上岸上的人都低頭，她走到地上坐的女子面前，道：「妳是那個妓院的？」

那女子使力站起來，道：「小姐，咱們不是妓院女子，我們是與來賭坊的女招待。」

大小姐一怔，道：「他們把妳們賭場招待女侍也擄來了，一共幾個？」

那女子道：「咱們有六個。」

大小姐回過頭，道：「放了她們。」

她的話比聖旨還管用，立刻間，從船上又放出五個女子奔下岸。

六名女子果然都是二十來歲的大姑娘，穿的均是一個樣的上紅下綠緊身衣，頭上挽着沖天髻。

這六名女子衝着大小姐施一禮，立刻轉身奔向大街那面去了。

大小姐又對船上的漢子們道：「東西已經裝妥，趕天一亮你們出海啦。」

有個中年大漢忙走過來。

「大小姐，妳不是要回島上嗎？」

大小姐道：「我改變主意了，我回公館。」

她叫大伙全上船，又吩咐趕車的女子，道：「妳們趕車回公館，準備一桌酒席等着我。」

四個殺手過來了，其中那個背大板斧的道：「大小姐，這小子放了他太便宜了吧！」

大小姐道：「你能殺得了人家？」

一怔，那怒漢道：「于化全憑大小姐一句話！」

他又把大板斧拔在手中，怒目盯着玄小龍。

玄小龍淡淡一笑，大小姐道：「看你的樣子，好像不殺一場不服氣，好，你出斧，我瞧瞧。」

那于化目欲裂的衝着玄小龍露出個殘忍的笑意，他卻不開口，忽的舉斧就上。

他斧走中途左右閃，令敵人摸不清他欲砍向什麼部位，那斧芒呈現出一片毫光窒人。

玄小龍的劍已入鞘，但他仍然不拔劍，修羅神掌倏然幻化出一十八掌交叉推出，他的人已穿越過一片斧芒到了于化的面前。

就聽幾聲淸脆暴响，于化回砍一半，忍不住張口吐出一口血水來。

玄小龍已站在他的身後兩丈外，玄小龍不用劍，因爲他心中已明白，這些人來自海上，又聽他們提到老爺子，他以爲自己太幸運了。

他也後悔剛才殺了人，玄小龍再出手就不拔劍了，他以修羅神掌足以應付這人了。

不料于化臉上挨巴掌，另外三人火大了。

有個惡漢舉着三環刀直撲過來，另一人聽得懾人的鐵環响，如像是信號，立刻舞動大鎚刺攻來了。

那個左手盾右手刀的怒漢側着身子在捲進，口中厲吼：「接咱們黑鯊四大天王的傢伙試試。」

這四人眞厲烈，四個方向撲上來。

玄小龍幾個身法騰空閃，口中大叫：「事情已了，何必玩命。」

他邊閃邊吼叫，四個怒漢不放鬆的追着殺。

玄小龍在碼頭上閃躍飛騰兩三圈，有人在船上大聲笑：「娘的皮，這小子也怕死呀！」

玄小龍厲叫，他閃到大小姐附近，道：「喂，我不想有人死傷，妳快叫他們住手。」

大小姐不但不叫四人住手，她反而淡淡一笑，道：「你們不是動過招了嗎？那就殺出個結果也不錯呀！」

玄小龍一邊閃一邊叫。

「喂，刀劍無眼呀，咱們又沒深仇大恨。」

大小姐指着地上，對閃耀在刀光劍影中的玄小龍，叫道：「地上已經死了人，怎說沒仇呀！」

玄小龍道：「那怨不得我，是他們要殺我。」

大小姐道：「他們現在也在追殺你，你如果眞有什麼大本事，你就殺，殺死他們，那是他們自找。」

玄小龍人在半空中，他又叫了。

「爲什麼一定要我殺人，妳好殘忍呀！」

大小姐道：「你也一樣殘忍呀，你把人都殺死了，還說我殘忍。」

這時候天黑，但船上的燈火照得明，船邊上已擠滿了人在往岸上瞧。

玄小龍左閃右躲不出招，引得船邊上有人拍手笑。

「你們瞧，這小子像個大跳蚤，一跳三丈高，早晚他挨刀，哈……」

又有人道：「想跑，屁上抓蝨子，看你小子往那蛋上逃。」

「嘿……」也有人在冷笑。

忽聽大小姐冷冷叱道：「你們四個人跟我幾年了，如今一個人你們也拿不下，我臉熱呀。」

她這是在叱吒于化四人了。

要知于化四人乃是海面上的狠角色，江湖上稱「黑盜四大天」。死在他四人手下的人不知凡幾，而此刻……

此刻他們追殺一人也沒得逞，大小姐也火了。

大小姐的話他四人當然也聽到了。

忽聽一聲口哨，那是于化發出來的。

這四人聯手有默契，立刻間四個人不追殺玄小龍了，四個人守緊了四個方向。

于化又是一聲口哨，四個人一步一個脚印的，慢慢的往玄小龍逼近。

玄小龍急急叫道：「喂，妳這女子，怎麼不叫他們住手，眞要拚命呀！」

大小姐冷冷一笑，道：「我歡迎你出劍，你如果殺了他們四人，我帶你去吃大餐。」

玄小龍道：「爲吃大餐殺人呀，妳這大餐我不吃。」

大小姐道：「你朋友專心出刀吧，小心他們的四鯊陣，他們要分你屍了。」

玄小龍見四人已逼近在一丈遠處，不等四人發動那致命的一擊，立刻拔身再起，人在空中才拔劍。

他人在空中，才發現左右也騰空躍起兩個人。

那兩人，一人手持大鎚刺，另一人是三環刀，分從左右向他打殺過來。

再看下面，那舉盾牌的抬頭等着一刀殺，有一把大斧斜着未劈來。

玄小龍不再猶豫了，就聽他撕

破喉管般的一聲大吼：「修羅掌！」

半空中，玄小龍凌厲得宛如天神揮劍，强悍得難以令人仰視的劍山滾動着。

他的身法簡直已不受時空限制，劍光比之閃電不知快上多少倍而驚蒼穹跨大地，令人無法出招去抗衡。

那大鎚刺與三環刀幾乎宛如朽木，那板斧與刀盾，不知往何處推送，四般尖刃已顯得那麼渺小了。

再看玄小龍，他由淡泊的招式中突顯出强悍的動作，那幾聲凄厲的大叫，宛如深山野狼長嗥。

鮮血便在這幾聲凄嗥聲中往四下裡濺標，那巨大的身軀打着旋，已不辨方向的撞去。

當人們從驚恐中醒過來的時候，于化四人已跌在血泊中了。

大船上奔下十幾個大漢，他們跑到挨劍的四人面前，已聽得玄小龍嘆口氣，道：「這是何苦，這又算什麼嘛！」

大小姐也自驚愣中張大了眼睛，她的嘴巴在張。

張大的嘴巴難闔上，她已向玄小龍身前走來了。

玄小龍見大小姐向他走過來，長劍一抖間，劍尖已指在大小姐的咽喉！

先是猛一頓，大小姐俏目一睜，道：「你也要殺我嗎？你殺吧！」

玄小龍一怔，道：「妳別走過來！」

有幾個大漢見玄小龍挺劍指在大小姐的下巴，立刻有人急叫：「大小姐！」

也有人狂叱：「他娘的，你的膽子忒大了，敢殺我家小姐呀！」

不料大小姐却對這些人叱道：「要你們管！」

衆人見這光景，楞然了！

大小姐緩緩伸手去撥開玄小龍的劍，她淡淡的道：「你不殺我了，是嗎？」

玄小龍道：「我爲甚麼要殺妳呀！」

大小姐道：「你應該連我一起殺，因爲我和他們是一夥，他們也聽我的！」

玄小龍道：「妳至少未對我出刀，大小姐，我出劍只爲自保！」

大小姐道：「所以我說過，你殺傷他們，我並不恨你，是他們不自量力！」

玄小龍一聽收劍了，但他仍然戒備着！

玄小龍甚至要轉身走了！

大小姐又開口了，「喂，你想走嗎？」

玄小龍道：「我有留下來的必要嗎？」

其實他只是裝模作樣的欲離開，如果他沒聽到「老爺子」三個字，如果這些人不是往海上去，玄小龍早就走了！

玄小龍如果走，這兒只怕誰也攔他不住！

此刻，大小姐站在他的面前，兩人相隔一尺多，便是天色黑暗，也早把對方看清楚了！

玄小龍心中一緊，因爲這位大小姐不但長得美，而且也是一位剛中帶柔的嬌娃，她蘋菓臉上帶點羞，直直的看着玄小龍！

大小姐看得心一蕩，這人原來是個少年郞，俏鼻俏眼俏嘴唇，扮成女的還眞像，怎麼他的本事如此高强！

兩個人心中想的不一樣，但都認爲對方還不錯！

不錯就可以對上幾句話，如果有一方不感興趣，那就是「話不投機半句多了」！

這兩人似乎對上眼，附近大漢們已把死傷的人抬上船，碼頭上怎能有死人，便是岸上風雲起，這兒還是有王法的地方！

忽聽大小姐噗嗤一笑，道：「喂，你看着我幹甚麼？我是花呀！」

玄小龍把頭一搖，道：「妳也在看我呀，大小姐！」

大小姐道：「他們叫我大小姐，你不必，因爲你還不是我的人，你可以叫我金申如玉……或者叫我如玉，我是不會怪你的！」

玄小龍道：「妳複姓金申？」

大小姐道：「我叫金申如玉！」

玄小龍道：「我叫包英！」

金申如玉道：「包贏？保証贏呀，嘻嘻嘻……難怪他們黑鯊四大天打不過你！」

玄小龍道：「包公的包，英雄的英！」

金申如玉很高興，她大方的把手伸過去，笑笑道：「包英，咱們來個洋人禮節！」

一怔，玄小龍道：「洋人甚麼禮節？我沒見過洋人！」

金申如玉道：「原來你是土包子呀！」

玄小龍道：「我這還是頭一回來到此地！」

金申如玉道：「此地有許多洋人，男的女的金髮碧眼，好的壞的偸搶拐騙！」

她把手掌攤開來，又道：「你手伸出來，我敎你怎麼握手禮！」

玄小龍不能不伸手，他也不怕上當，把內功調在右臂上，血脈賁張有力量！

他心中想，叫我上當呀，門都沒有！

一隻手掌伸出去，金申如玉立刻去合着握，玄小龍的手就如同一塊鐵板那麼僵，那麼的硬，金申如

玉吃一驚，道：「你的手像石頭！」

玄小龍頓覺掌中柔柔綿綿的如同握了一把棉絮，便乾乾一笑散去內功！

金申如玉這才握緊了玄小龍的手搖了起來。

眞好玩，玄小龍也搖，也笑了！

金申如玉突然順勢把手往玄小龍的臂彎一勾，玄小龍的內功剛游走到肘間，那地方仍然硬梆梆，如點他的穴道也休想。

但金申如玉並未對玄小龍下陰手，她又笑了，勾緊了玄小龍便俏笑，道：「走，我沒忘記我說過的話！」

玄小龍道：「妳叫我同妳走？」

「是呀！」

「幹甚麼？」

「你忘了我說的話了？你打敗我的四個近衞，我就請你吃大菜呀！」

玄小龍心中熱呼呼的，他正感到如何找機會問清楚，此老爺子是不是他欲找的彼老爺子，想不到人家要請他一同去吃大菜，太好了！

「太好了」三字只能擱在肚子裡，口頭上玄小龍還是要推辭一番的！

玄小龍淡淡一笑，道：「金申小姐，那只是說說罷了，妳不請我，我是不會說你言而無信的……」

金申如玉勾緊了玄小龍右臂彎不放鬆，她搖着頭，道：「不行不行，你如果不去，我會怪我自己的！」

玄小龍道：「大小姐呀，我殺了你的人，你還請我吃大菜，天下有這種事嗎？」

金申如玉道：「有呀，天下就有這種事，眼前我們就是這種事情呀！」

她抬頭看仔細，越覺玄小龍順她的眼，喜孜孜的又道：「莫非你膽小如鼠，怕我在酒菜中動手腳坑殺你呀，如是因爲你害怕，我就算了！」

她雖然說算了，可是她以兩臂勾緊了玄小龍的右肘彎不放手。

玄小龍吃的一笑，道：「妳用激將法了！」

「你敢嗎？」

玄小龍道：「有甚麼敢不敢的，走……」

吃的一笑，金申如玉緊依着玄小龍的身子，兩人擠擠蹭蹭的往大街上走去了！

＊　＊　＊

桅杆上掛着燈，燈光之下擠了十多人，這些人見他們的大小姐同玄小龍一同走，而且又是那麼的親熱，這些人楞住了！

有個大漢道：「咱們小姐中了邪不是？怎麼同這小王八蛋那麼熱乎呀！」

另有個大漢道：「莫非那小子是白蓮教？」

只有一人在船邊冷冷笑！

「你們放心，咱們小姐有一套，她把這小子往陷阱裡推，這小子看不到明天的太陽，上當了，小子！」

這人的聲音大，船上的人全聽得見，也都同意他說的，要不然爲甚麼都在點頭！

點頭就是同意別人的意見！

＊　＊　＊

玄小龍同金申如玉走到大街上，看上去這兩人就如同情侶一般的，路人看了也側目。

二人走了三條街，玄小龍道：「金申姑娘，妳帶我去什麼地方？」

金申如玉道：「當然是去吃大菜的地方了！」

玄小龍道：「金申姑娘，妳令我高深莫測呀！」

金申如玉笑笑道：「什麼意思？」

玄小龍道：「你眞的不會記恨我殺了妳的人？」

金申如玉道：「放心，如果我要你死，剛才在岸邊我就出手了。」

玄小龍淡淡一笑，道：「妳憑什麼？」

金申如玉道：「明的我自然打你不過，但暗裡你就不一定是我對手了。」

玄小龍一驚，道：「暗箭難防？」

金申如玉道：「不錯，女人天生比男人在體能上差一截，但女人如果來陰的，男人是防不勝防的。」

玄小龍道：「妳有令我防不勝防的手段？」

笑笑，金申如玉道：「當我握住你手掌的時候，我就知道你已有了戒心，我心中明白，對於一個有戒心的男人，我是不會輕易動手的。」

她的話不錯，當時她已發覺玄小龍的手掌與臂肘充滿了堅如鐵石的內力，便是點穴也難。

玄小龍道：「我現在仍然有戒心。」

金申如玉道：「所以我一直不向你動手。」

玄小龍道：「金申姑娘，如果你不放棄暗中突然出手對付我，我會放棄妳的這頓大餐，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哈的一笑，金申如玉道：「放心，我已決心不再對你動手偷襲了。」

玄小龍道：「妳能怎樣叫我相

信妳？」

忽然，金申如玉側身投入玄小龍的懷中，眞有技巧，她的一手勾住玄小龍的脖子，那帶着幾許灼熱的櫻唇已送上去，重重的印在玄小龍的嘴巴上。

玄小龍就是沒閃開，被金申如玉印個正着。

金申如玉張口吮，她只吮了兩片唇。

玄小龍幾會有過這樣的經驗，他木然。

金申如玉嗤的一笑，道：「你生手呀，不會吻？」

玄小龍道：「什麼叫吻？」

金申如玉道：「吻就是親嘴呀，你怎麼不張嘴呀？」

玄小龍道：「親嘴要張……」

「嗯」的一聲，金申如玉趁玄小龍開口說話，便又吻上去了，而且她的舌頭也攪入玄小龍的口中了。

玄小龍全身一緊，這味道如同吃麵片，他感到新鮮也有趣，忍不住的笑起來。

金申如玉不吻了，對方笑就失去意思了。

「你笑什麼？」

「癢癢的，當然會笑。」

「原來你好壞。」

玄小龍道：「我是大好人呀，這吻還是妳教我的呀。」

金申如玉道：「我是証明我不會再對你偷襲呀！」

玄小龍道：「金申姑娘，江湖上死在女人肚皮上的三八人物多的是，妳這吻在証明什麼？」

金申如玉道：「那麼，我們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吧！」

她果然與玄小龍保持三尺距離，玄小龍反而不好意思的笑了。

＊　＊　＊

看上去那是一座花園，花花草草一大片，松柏老樹有七株，正中央一幢紅瓦小樓房，林蔭道延伸二十丈，兩扇大門關一半，兩個女子守在門口直張望。

大門內還有兩個大漢在站崗，這是誰的小公館？

這兒不是什麼人的住宅，金申如玉就住在這兒。

就在這快二更天時候，黑呼呼的街道上突然傳來男女嘻嘻哈哈聲，不旋踵間走過來一男一女兩個人，兩個人未拉手，女的前男的後，突見女的手一指。

「咱們快到了。」

男的未開口，花園大門前的兩個女子已跑過來了。

「大小姐，妳吩咐的酒席擺好了。」

這男女二人當然是金申如玉與玄小龍二人。

兩個人在二女的陪同下走進花園裡，金申如玉道：「把酒席擺在西暖樓。」

兩個女子一聲「是」，立刻往前跑去。

酒席擺在樓下小廳上，如今大小姐要改地方，當然得把酒席擺在西暖樓上了。

玄小龍看這地方眞氣派，四周靜、草蟲鳴、花飄香、夜風涼，正是同佳人相聚的好時光。

忽見五個漢子兩個侍女，提壺端菜走得快，把擺在樓下的一桌酒席很快的移到二樓西暖房中了。

這正是主子一聲令，僕人沒有命。

玄小龍就不太愉快，什麼地方也可以吃酒，爲什麼已經擺好還要換地方。

他怎知金申如玉心中想的是什麼。

兩個侍女心中明白，被請到小姐的西暖閣吃酒，這個人早晚得變成大小姐的哈巴狗。

哈巴狗是聽主人話的，哈巴狗有時候也搖尾乞憐，只不過你叫玄小龍當金申如玉的哈巴狗，差矣！

＊　＊　＊

從一邊過來個年輕侍女，侍女的手上提着馬燈走前面，過台階照一照，過門檻也照一照，上樓梯還走一步照一次，就好像怕金申如玉摔跌似的。

玄小龍就覺得這金申如玉像女皇。

金申如玉上了西暖房，兩個侍女忙迎上，先是暖水洗雙手，再把餐巾掛在脖子上，拉開那白色椅子等她坐，這光景看得玄小龍也發了楞。

玄小龍心中想，吃個飯那裡來的這些規矩，擺的什麼譜，他可以拿個饅頭湊大葱，路邊自在的吃起來。

他怎知上海這地方正在變，牛鬼蛇神要場面，否則這人就丟臉。

金申如玉拍拍身邊椅子，對玄小龍道：「包英，你坐我這一邊呀。」

玄小龍一笑，他拉開椅子坐下，金申如玉已對那侍女叱道：「爲什麼叫客人自己拉椅子？」

那侍女一聽忙低頭，好像全身一哆嗦。

原來那侍女見玄小龍穿得不怎麼樣，好像帶點土氣的模樣，以爲是大小姐帶來的小跟班，豈料大小姐喝叱了。

玄小龍心中不愉快，拉不拉椅子有什麼關係？爲此也要罵人呀。

突聽金申如玉道：「自己打兩個嘴巴！」

那侍女毫不猶豫的左右開弓兩巴掌打在自己的面頰上，雖然未流血，但聽得聲音十分清脆。

（未完・五）

上文提要： 小關和小毛賭博贏的鉅款所存票號已經倒閉，兩人方知是「神蛛會」特爲他們開的，不過是利用他們去賺錢。卓約學藝期滿，在行將離開耿淼的前夕，出其不意將他害成殘廢，因他已不能說話，費雪以爲丈夫耿淼是卓倩所害，誓要報仇。「神蛛會」派出三十人攻打關庸和卓布衣，卓布衣重傷之下幸被卓倩所救……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文・司空羽　圖・可飛

賭俠

惡行逐漸敗露　屢次行兇不果

齊鳳沒有太多的心機，把自己的一切全都說了。

卓約一直都在聽。

如果齊鳳再聰明些，也許能看出卓約此刻的神色，道：「二妹一直沒見到大姐及三妹？」

「見過三妹。」

「她在何處？找到她大概也可能知道倩姐的下落。」

「吃完飯我帶妳去找她。」

「那太好了，終於有了點頭緒。」

飯後二人出了飯館，齊鳳跟着卓約走了。

出了鎮來到河邊。

「二妹，妳是說三妹在這兒？」

「我說過，別叫得這麼親，肉麻兮兮的！」

「我和倩姐是至交，怎麼不可以叫？」

「妳可知道我帶妳來此的動機？」

「不是找三妹卓玉……」突然發現卓約目光中閃爍着凶芒，不由一驚，但也只是一驚而已。

齊鳳大致知道卓氏三姐妹的身手。卓老二的那兩下子不會超過大姐卓倩。

齊鳳以爲，只要小心她暗算就成了。

「莫非妳要殺我？」

「妳現在才想到了這一點？」

「現在就遲了嗎？」

「當然遲了些！」

「妳爲什麼要殺我？」

「凡是在關永身邊打轉的女人我都很討厭。」

「妳可以說是後來者，有什麼資格……」

「不必談資格，從今以後，任何人接近他都等於自掘墳墓。齊鳳，妳自己動手吧！」

「難道妳自己的姊妹接近他也要……」

「哼！」了一聲，卓約沒有回答。

齊鳳道：「卓老二，妳有幾成把握？」

「十成十。」

「狂！」齊鳳往上一撲，攻出了她自認爲十分凌厲的一招，但是，卓約忽然一下子就扣住了她的肘關節。

她要給齊鳳一個下馬威，一下子就達到了目的。

齊鳳陡然間被制，幾乎是心膽俱裂。

因爲這是絕對想不到的事，也可以說有點輕敵。

在她的印象中，兩人力戰七八十招之後才會有結果，雖然她也不見得準贏，也未必一定會輸。

可是只有一招。

一招被制，眞把她嚇壞了，驚

魂甫定，她吶吶道：「卓約，妳……妳另有師承了……」

「妳不要操心啦，齊鳳，妳最欣賞哪一種『大去』的方式？」

「大去？」

「對！『大去』就是死！」

齊鳳的血色突然自臉上消失了。

寧可不識字，不可不識人。現在知道這點眞是太遲了。齊鳳道：「妳能殺光在小關身邊的女人嗎？」

「有此打算。」

「妳這麼狠心，不怕遭天譴嗎？」

「『天譴』是弱者的口胳！」

「絕對想不到，大俠卓布衣有妳這麼一個女兒！」

「不要拖時間了，齊鳳，妳看水葬如何？」

齊鳳一言不發，卓約忽然點了她的穴道，解下她的腰帶，綑了她的雙手，另一端拴上一塊巨石，丟入河心。

「噗通」一聲之後，卓約拍拍手，道：「可惡，我不在此時，妳不知和小關上過幾次床。」

殺人的理由就這麼單純。

卓約走後，河邊矮林中竄出一人。

這年輕人約二十五六光景，頗醜，似乎看到了剛才的一幕，或者和齊鳳認識，衣衫也不及脫下，就鑽到河中去了。

大約半盞茶工夫，這小子把人撈了上來。

然後把人弄到矮林(灌木叢中)施救。

齊鳳吐出了不少的水，悠悠醒來。

青年人很興奮，道：「醒了……醒了……」

齊鳳以爲到了陰間。

因爲意識逐漸恢復，想起卓約把她拋大錨，點了穴丟入河心的事，不禁餘悸猶存。

是誰的口音如此陌生？

她多麼希望睜開眼看到的是小關。

至少也希望是小毛，但都不是，是個陌生的年輕人。

樸樸實實，也可以說有點醜。

「你是……」

「我叫年慶餘。」

「你怎知我被人丟入河底？」

「因爲我看到了一切。」

「看到了一切，再等她把我丟入河中再救我？」

「是的，齊姑娘，我很慚愧！」

「你慚愧什麼？」

「我……我自忖也不是她的敵手。」

「你看到我們動手了？」

「是的，我先到矮林中小解，你們後到，所以看到了一切。」

「你以爲她怎麼樣？」

「身手頗高，路子也很怪，心地壞。」

「爲什麼用『頗高』二字而不用『很高』二字？」

「雖然我不成，也不以爲她很高！」

「妳剛剛叫我齊姑娘？」

「我聽到卓約這麼叫妳的。」

「你說你姓甚麼？」

「姓年，我叫年慶餘……」

「年五洲是你的甚麼人？」

「他是家父……」

齊鳳站起來，擰擰衣上的水，道：「多謝！以後我會報答你的救命之恩，後會有期……」

「齊姑娘，我不要那種報答……」

「你……你要甚麼報答？」

「老實說，我傾慕姑娘已久……」

「傾慕我？」齊鳳自嘲地笑笑，道：「我已是殘花敗柳，你大概是表錯情了！」

「不，齊姑娘，妳在我的心目中永遠是天仙！」

「天仙？」

「是……是的！所以我見了妳非常自卑……」

齊鳳下意識地望着他，似要看看他是不是口是心非？

她發現年慶餘不像是諂媚，齊鳳反而自餒了，道：「你胡說甚麼？我已經有了人了……」

「我知道這一點，但是，齊姑娘怎會那麼傻，非當人家的妾不可，甚至作妾人家也不要……」

齊鳳厲聲道：「誰要你多管閑事？」

「齊姑娘，我只是爲妳抱屈而已……」

「我的事不要你管。告訴你，我願意那樣，作妾我也願意！」

「齊姑娘，我會把全部的感情給你，而不是只給妳三分或五分之一，甚至人家連五分之一也不想給妳。」

這話勾起了齊鳳滿腹的冤氣。

年慶餘說的似乎全對，她在小關面前，簡直一文不值。可是，她不認識年慶餘，他的話未必可靠。

況且這小子是大壞蛋年五洲的兒子，就打了個問號。所以齊鳳不想多說，掉頭就走。

年慶餘道：「齊姑娘，我不會退讓的。」

齊鳳沒有再說甚麼，她不會考慮這個人。

＊　＊　＊

卓倩和他的父親一起吃飯，關庸不在。

這是個鎭郊附近的包子舖。另外只有三個客人。

「倩兒，妳的身手雖然大有進步，但在外要小心點！江湖上良莠不齊，壞人太多了……」

「我知道，爹……」

「倩兒，還有一件事，爹要明確地告訴她，不可因爹和妳關伯伯交稱莫逆而有所遷就。」

卓倩立刻聽出，爹是指她和小關事，但她未出聲。

「聽說關永那小子挺風流，身邊的女人不少。」

「爹，也不能怪他……」

「不怪他是甚麼意思？」

「有些人自動和他接近。」

「這可不是甚麼好理由，不能因爲和他接近就胡來呀！」

「爹，也不是這樣的。」

「爹不懂……」

「爹，關永還算規矩……」

「聽說他還嗜賭……」

「爹，那只是偶爾進進賭場，而且目的也是爲了助人！」

「聽說老二和老三也和他接近？」

「爹，是有這回事……」

「倩兒，可要小心處理這件事，如果妳們三姊妹其中有一人想嫁他，爹也不反對，可不能有兩個……」

卓倩不出聲，她以爲將來極有可能如此。

就在這時，門外忽然有人大喝一聲，撲了進來。

卓倩背向門外，雖未見到人，僅從口音經已聽出，她一轉身離座，果然正是費大姐。

正要熱情地招呼，那知費雪厲聲道：「死丫頭，老娘何辜，妳居然向耿淼下毒手，妳給我納命來……」

費雪一掌劈來，卓倩全力一閃。

一張桌子被劈散開。

「大姐，妳怎啦？我作錯了甚麼事？」

「死丫頭！妳少裝佯，我只想問清楚，我費雪哪裡對不起妳，爲甚麼要害耿淼？」

「我害耿淼？大姐，妳沒有發燒吧？」

費雪連攻三招，卓倩都堪堪避過。

卓布衣往中間一站道：「費女俠且慢……」

「蓬」地一聲接了她一掌，兩人又退了一步。

「卓布衣，你要護犢？」

「不是護犢，費雪，卓某對小女卓倩知之甚深，她不會胡整亂來，妳有話要先說清楚。」

費雪又砸來一掌，卓布衣再次接下。

兩人又各退了一步。

「姓卓的，你們父女聯手上吧！」

「費雪，妳不以爲應該先把事情交代清楚嗎？」

費雪道：「我教她武功，待她如姐妹，但她不知用甚麼手段，把我丈夫耿淼丟入海中，被鯊魚咬去了一隻大腿，現在僅僅搶回了一命。」

卓布衣冷冷地道：「倩兒，這是怎麼回事？」

卓倩正色道：「大姐，妳教我武功，我自是銘感五中，決定報答於來日，但學成離開那半島，沒有見到甚麼耿淼呀……」

「妳說謊！」

「大姐，你有甚麼証據，說是我害過耿淼的？」

「是他表示的。」

「耿淼親口說我害了他的？」

「他是先被點了乳根穴，又丟入海中的，所以經脈嚴重受傷，迄今還不能說話，不能動彈，但他可以用表情回答問題。」

卓倩連連搖頭擺手，道：「大姐，我們在島上朝夕相處了兩個多月，我的爲人妳該知道的。不要說我根本沒見過耿淼是甚麼樣子，就是見到，又爲甚麼要害他，總有個理由呀？」

「男人見了美色，也許忽起淫心……」

「沒有，我根本沒見過他。」

費雪厲聲道：「妳敢隨我回去作証嗎？」

「我當然敢，除非耿淼神智不清，胡說八道。」

卓布衣道：「既然如此，我也陪她去一趟。」

費雪道：「怎麼？怕我吃了你的女兒？」

「女兒在外，父母不放心，這不是天經地義的事？」

「好吧！老娘難道還怕你們？是不是馬上去？」

「我先交代一下。」卓布衣回去對關庸說了，三人立刻起程。

* * *

齊鳳找到了小關。她說了差點被卓約害死的事，關永不太相信，

小毛道：「有此可能。」

關永道：「卓約是這種人？」

小毛道：「一個人在極大的利益衝突之下就會出現出乎意料的事，有甚麼稀奇？」

「小毛你以爲卓約會？」

「我以爲有可能，那是因爲齊鳳不可能說謊。」

「怎知她不可能說謊？」

「因爲，遲早你會遇上卓約的。」

「如果卓約被害死永遠失踪了呢？」

小毛道：「小關，你這是侮辱齊鳳啊！雖然當初是她自動送上門的，別忘了那也是愛你。我發覺除了卓倩，你對別的女人都很殘酷！」

「『殘酷』這字眼是不是太過份了？」

「我以爲你對齊鳳就可以用上這兩個字。齊鳳，妳儘管說下去！卓約她到底是如何害妳的？」

齊鳳詳細說了一切。

關永笑笑道：「小毛，你沒聽出破綻？」

「甚麼破綻？」

「卓約一招制住了她，似乎她像紙糊的一樣脆弱。」

小毛也有點懷疑這一點。

以卓家姐妹三人來說，卓倩的身手最高，卓約次之，就算抽冷子下手，似乎也難一招就能得手。

小毛道：「齊鳳，當時怎能一招得手，妳太大意了吧？」

「不！小毛哥，她不是偷襲，她說明要殺我，是我先動手的，但她奇招一出，我就被制住了！」

關永道：「卓約似乎遇上了神仙……」

小毛道：「小關，你不也是忽然間在卓前輩成全之下一躍而爲年輕高手了！」

「那不一樣。」

「我以爲沒有甚麼不一樣。」

齊鳳道：「關永，好在我死裡逃生，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關永道：「妳說救妳的人是姓年的？」

「是的，他叫年慶餘。」

「會不會和年五洲有甚麼關係？」

「他說年五洲是他的父親……」

「嘿，妳攀上高枝兒哩！」

「關永，人家救我，並不是我求人家的……」

小毛道：「關永，這麼說你氣量就太窄了。」

關永道：「我也沒有吃醋呀！」

在此同時，白嘉麗自賭場中走了出來。她以「通吃散人」之女的身份，在賭場中自是無往而不利。

她是易了容的——一個男人，卻也瞞不了人。

當一出了賭場，她就樂得哼起了曲子來。

心情愉快，自然會得意忘形而自言自語。

有人和她交臂而過，聽到她的自語而停了下來。

這個人就是卓約。

剛才白嘉麗曾自言自語說：哪一天還要和小關賭一場……這句話爲她帶來了殺身之禍。

這個交臂而過的人就是女殺手卓約。

「喂！」卓約叫住了白嘉麗。

白嘉麗回身道：「這位姑娘叫我？」

「是的，妳認識關永？」

「又何止認識？」

「不止是認識，到底交情有多深？」

「很深，很深！爲甚麼要告訴妳？」

「我知道關永在何處。」

「妳知道？妳和關永是……」

「剛認識的，普通朋友……」

「謝謝妳，我希望馬上見到他！」

「跟我走就是了……」

出了鎮，又來到那個河邊矮林邊沙灘上。

白嘉麗一看不妙，她比齊鳳的反應快些，道：「妳……妳是何人？帶我到這兒來……」

「我是誰已經不重要了！」

「爲甚麼？」

「因爲你馬上要走了……」

「我們有仇？」

「應該說以前沒有，現在卻有了！」

「甚麼仇？」

「妳擋了我的路。任何人擋了我的路都要消失在地平綫上，妳現在應該懂我的意思了吧？」

「妳也認識關永？」

「套用妳的一句話——又何止認識？」

白嘉麗道：「十拿九穩嗎？」

卓約道：「應改爲十拿十穩！」

白嘉麗撤下了軟劍一抖，銀蛇亂竄，道：「先爲妳自己保命吧！」

卓約道：「很好，妳會死而無憾的。但妳可以回答我一個問題嗎？」

「甚麼問題？」

「妳和關永上過床嗎？」

「有過！」

「不是吹牛嗎？」

「和他上床也要吹嗎？」

卓約咬咬下唇，道：「如果妳剛才的答案是否定的，相反的，妳也許能保得一命了……」

白嘉麗的軟劍一捲，發出一聲龍吟。

但卓約未亮兵刃。

她以爲對付白嘉麗如果亮了兵刃，她就沒有甚麼出息了。白嘉麗見她不亮兵刃，冷笑一聲道：「狂！後果責任妳要自負了。」

「當然！妳的後果責任也要自負！」

卓約以一雙肉掌接下軟劍，五招內未退一步，白嘉麗這才大爲吃驚，一旦心神震撼，出招及接招也就演不出水準了。

在第十一招上，軟劍「噹」地一聲落地。

白嘉麗大駭，緩緩後退。

「不要怕！再來一次……」卓約用脚一勾，白嘉麗又接住了她自己的軟劍，但她掉頭疾逃。

絕對沒想到，白嘉麗順着河邊跑，却不鑽矮林中，快被追上時，「嗤」地一聲鑽入水中。

卓約狠聲道：「好刁的女人，原來是要找個水深之處。」

＊　＊　＊

卓布衣等人一行回到那半島上，耿淼已好了些，但仍不會說話，也不能下床，但四肢和頭已經能輕微地動彈了。

耿淼第一眼看到卓倩時十分激動，但再仔細看了一會時，他努力地搖頭，表示不對。

「耿淼，她叫卓倩，在島上跟我學過武。」

耿淼搖頭，不停地搖。

「不是她是誰，還會是誰？」

卓倩却想到一個人，但事關自己的手足，不便說穿，那就是卓約。她不是第二次又潛回偷學費雪的武功嗎？

卓約是何時離去的，卓倩根本不知道。

她無法想像，卓約會和另一男人在一個山洞中住了那麼久，所以她雖懷疑二妹，却不敢確定。

這也是她不敢啟口說穿的原因。

反正耿淼一直在搖頭，與她無關。

卓布衣道：「費雪，小女被冤枉了！妳不考慮對她道歉？」

費雪好像沒聽見，忽然大力拍了自己的前額一下。

衆人都望着她。

此刻還有她的一個親信部下在一邊。

費雪道：「會不會是卓約那個丫頭，除了卓倩來過這島上，也只有她一個人了……」

耿淼忽然大力，而且是全力地點頭。

他的目光中有可怖的仇芒。

卓布衣一震，道：「這能和卓約扯上關連？」

費雪厲聲道：「當然，因爲她來過，我也教過她武功，可是她又溜了出去，誰敢保証她沒有再潛進島內行兇。」

卓布衣道：「倩兒，卓約來過？」

卓倩點點頭。

「這麼大的事，妳居然瞞着爹！」

「爹，這件事實在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什麼事才有什麼？」

卓倩道：「二妹的確來過，但因受不了苦，所以又悄悄走了，但不久她又潛了回來。」

「爲什麼？」

「我想也許是發現我也在這裡，或者出島後發現所學不多，但很管用，所以又想回來繼續學。」

事實上卓約包藏禍心。

她第一個想害的人居然是她的大姐。

只不過卓倩却因禍得福，學了費雪最最精采的武功，而且也只是被撫摸了一次以後就不再被摸了。

這件事，卓倩怎能對老父說？

又不是被一個男人玷汚了，她實在不便啓齒。

卓布衣道：「倩兒，妳以爲約兒會殺人嗎？」

「爹，我也不以爲她會殺人，除非有人想侵犯她。」

的確，當時是卓約自願的却又臨時變卦。

費雪冷峻地道：「卓布衣，你要命便交出你的二女兒來，不然的話，我和你沒有完。」

卓布衣道：「我不是護短的人，如果確有此事，我會把卓約找到，問明眞相把她交出。」

費雪道：「卓布衣，看在你的俠名及我和卓倩的交情份上，限你三個月內把人交出來。」

「我會盡力去找，如她躲了起來，我就不一定能在三個月內找到她，又如何交人？」

「卓布衣，反正你要憑良心！」

「當然，我答應的事，絕不食言，只是在下想不通，小女沒有任何原因就下手害人。」

「不必給自己找理由！」費雪大聲道：「李傲，送客！」

那個部下伸手一讓，低聲道：「卓大俠，請恕家主人心情不好，語言不敬，這事任何人遇上都會如此的。」

「卓某能諒解這一點。倩兒，我們走吧！」

費雪道：「卓倩妹子，對不起！」

「大姐，我一點也不怪妳，我們父女一定會盡力調查此事，也會全力找到我二妹的。」

＊　＊　＊

父女二人出了島，卓布衣一路上一直不說一句話。

「爹，這件事有點蹊蹺！」

「倩兒，妳以爲卓約可能嗎？」

「爹，我們三姊妹之中，二妹最任性，但在外人面前，女兒不能說這些話。」

「妳說可能發生？」

「爹，在萬一情況之下可能會。」

「妳是說耿淼向她施暴的情形下？」

「是的！」

費雪似乎不以爲她的丈夫會施暴。

「爹，我也以爲不大可能。」

「妳也以爲不可能？那不是前後矛盾嗎？」

「爹，這件事一定還有曲折，只是目前無法揣測而已。」

「妳把她潛回去的事細說一遍。」

由於卓倩不能說出費雪有同性戀的傾向，所以卓布衣無法想像卓約爲何學了不久又半途而廢出島而去，而不久又偷偷潛回，然後又告失踪。

不幸的事就發生在卓約失踪那段時間之內。

「妳以爲到何處能找到卓約？」

卓倩想了一下，道：「在關永左右。」

「她也戀着關永？」

「爹，有件事我還沒有說出來，當初二妹引我到那半島上，可能就是沒安好心而出賣我。」

她說了卓約把她送到島上而逃走的事。

卓布衣道：「目的何在？」

「爹，由於關永和女兒的情感在先，所以關永對女兒較爲重視，二妹是個倔強而不服輸的人，她可能要除去所有關永身邊的其他女人。」

「她有這麼毒？」卓布衣微微搖頭。

「爹，但願女兒的看法不對。」

＊　＊　＊

關永和小毛在賭場中打麻將。

這是他們極少玩的賭具，若講刺激，麻將當然不如牌九或「梭哈」。

只不過麻將的學問更大，更需要技巧。

這一桌麻將兩男兩女。

男的是小關和小毛，女的是兩個三十左右、二十七八歲以上的婦人，很美，但衣着平平淡淡。

這兩個女人雖然衣着差，却各有兩個保鏢。

他們已打了八圈，關、毛二人小贏。

兩小又易容，看來像兩個暴發戶。

兩女之一那個稍豐滿的姓尤，較苗條的一個姓汪，姓汪的道：「兩位，我們打得太小了吧？」

關永道：「是不怎麼大！」

姓尤的道：「拿個滿貫，至少也要收百萬以上才行。」

小毛道：「那才過癮哪！我是說更大些！」

姓汪的道：「兩位手頭方便嗎？」

「這數字還難不倒我們。」關、毛兩小把銀票掏了出來，二女似乎頗爲驚奇，能掏出百餘萬兩銀票的人還不多。

如果是滿貫，一次可收枱面七八萬兩。

會打麻將的人太多了，而且打得精的人也很多。

但這其中的花梢却太多了。

要提防作弊很難，當然，要作弊也很難。

只有「郎中」例外，他們是眞正的方家。

打帶寶的牌，「郎中」是如何作寶的呢？

現在關永和小毛就在作現場表演。

打牌的人碼牌，大拆以頓算，每頓兩羅，共四張，全副牌是六十八頓，每家八頓半。

在碼牌時，「郎中」關永已在本莊門前第四頓的下面作了兩張寶，其餘的位置如下：

０２　０３
０３　００

例如以三條作實，則三條之下有「寶皮」二條。

在跳牌時拿到兩張寶，剛好翻出「寶皮」。

這兩張如何拿到手呢？

這當然要看骰子及碼牌的技術了。

所以麻將是一門頗高深的藝術，這也是有些國家及地區准許公開賭麻將的原因吧？

如果助手是坐在對門，「郎中」的牌在沒有擲骰子之前是不會放好的，大致是前八壘後九壘的碼好。

比如擲到十一對門，對門又擲六，就在上家開始抓牌，此刻「郎中」兩手一錯，已把牌碼好推上。

他所碼的牌是根據擲骰子的點數已算好牌，在他跳牌的部位是兩隻「寶」，最後一張牌是「寶皮」。

「郎中」算寶的位置不須費腦筋。

那有一定的基數，以十點爲起碼。

每一個骰子的點數將寶牌放在甚麼位有一定的公式。

因此，他上牌的速度很快。

你絕對不會疑心他能有時間能推算張數。

至於打帶番的牌作「清一色」，也用同樣的方法。

一般來說，「郎中」自己可以抓到八張相同的牌。其餘的則可靠摸牌以及「叫片子」的方法拿到它。

作寶，另外還有一種方法。

這方法就是在「郎中」開始抓牌時，發現自己的牌「二條」較多，他就撿一張扣在手中。

在翻寶時，將手中扣的牌以快速手法換到枱面上。而「寶皮」正是他所扣的一萬，而原來的一張牌則被他拿回。

這是不帶「助手」玩假的「郎中」所使用的方式。

只不過一定要熟練的技巧才行。

精於這種技巧的人，可以在「郎中途換牌」。

打出一張無用的，在「海」中換一張有用的回來。

總之，十賭九詐之說不可不信。

最好的辦法就是不涉足賭場。

只要對賭上了癮，非但會傾家蕩產，甚至送上性命，千萬不可把這些經驗之談當作耳邊風。

關永和小毛兩人，就是以這些方法「叫片子」玩手法，使小關獲了一把「滿貫」，算了一下計收六百萬兩。

本來，二婦很是瞧不起兩小，這當然有原因。

乍看起來，兩小不過是兩個暴發戶之子而已。

這類的年輕人，不過是把上一代造孽弄來的錢像流水般地花出去，正是所謂，怎麼來就怎麼去。

姓尤的婦人道：「我有點不信邪。再賭！」

關永道：「可以！請把枱面亮出來！」

姓尤的拿出二十五萬銀票。

姓汪的也不過三十萬兩出頭一點。

小毛道：「這點賭資怎會過癮？」

姓尤婦人道：「放心！賭完結帳，一文不少。」

關永道：「既然兩位這麼說，就讓兩位賒帳一次，這一次還是和上次一樣，要賭得大些。」

「當然，」姓汪美婦道：「不然的話，我們爲甚麼欠賭資與你們賭呢？」

於是又賭了起來。

小毛和小關配合，眞是神乎其技。

兩小玩的手法，例如在「海」中換牌，以及「叫片子」等等，都是上乘手法，令人嘆爲觀止。

這就難怪連白嘉麗華歌都望塵莫及了。要不，「神蛛會」又怎會叫華歌利用兩小詐賭弄錢，然後存入他介紹的票號再騙走呢？

「滿貫」是很少能連續獲得的。

這一次關永又獲了個「滿貫」。

兩美婦叫了起來。

數一數，又是五百多萬兩。

兩美婦互視一眼，尤婦冷冷地道：「年紀輕輕地，玩『郎中』這一套，你們以爲我們不知道？」

關永笑笑道：「二位不會輸不起吧？」

姓汪美婦道：「你們玩假！」

小毛道：「既知玩假，爲何不當場指出來？」

兩婦還要賴帳。

她們都相信兩小弄詐，但却不知是何時何處弄詐的？

玩詐固然很難，要抓到弄詐的更難。

兩婦一交眼色，立刻出了手。

這屋中沒有觀衆，因爲他們謝絕參觀。

正好此刻也沒有外人。

只不過兩婦才攻出五六招，她們就知道，動文動武都不成，姓汪美婦屁股上被小毛摸了一下。兩個保鏢的不久就被小關擺平了。

汪女尖叫了起來，又打了三五招，姓尤的美婦被關永砸了一掌，二女立刻停手，似要妥協。

小毛道：「要付出賭債。」

姓尤美婦道：「我們可否以另一方式付款？」

關永道：「甚麼方式？」

姓汪美婦媚眼亂拋，道：「你們想甚麼就有甚麼，包你們樂不可支！反正你們不會吃虧！」

關永道：「妳們以爲天下的男人都是一樣的？」

「雖然不一樣，遇上我們這種女人却是你們的造化。」

關永正要大聲駁斥，小毛忽然在他耳邊說了兩句話，關永忽然一楞，苦笑搖頭，就不再出言駁斥了。

「怎麼樣？」姓尤美婦道：「隨便你們去何處都成，但以一夜爲限，而且是只跟這一位……」

她們指的是關永。

小毛大聲道：「怎麼？沒有我的份？」

汪女道：「被你玩了，那和被山猪玩了有何分別？」

關永向小毛眨眨眼，道：「小毛，人家不喜歡你，你又何必？」

小毛道：「話不能這麼說，賭是我們兩人都上了場，她們等於輸給了我們兩人，我也應該有份。」

關永道：「人家把你當作了山猪，你還爭甚麼？」

於是，他們丢下頭錢離開了賭場。

酒飯之後，住入客棧。

在無燈的屋中，以一對二，把兩女侍候得貼貼服服，舒舒服服，大叫「奇妙」「過癮」不已。

事後，門被推開，關永持燈入屋。

床上的兩女發出驚呼，接着又發出怒吼和咒罵。

尤女一脚把小毛踹到床下。

小毛大叫道：「剛才妳們不是還大叫『奇妙』嗎？」

汪女道：「眞的和一頭山猪上了床！」

尤女道：「小子，我們要的是你，你爲何叫他上床？」

關永道：「我沒興趣！」

「你沒有興趣也不該叫山猪上床！」

「其實熄了燈山猪也好，金錢豹也好，都是一樣的。」

汪婦厲聲道：「告訴我們，爲甚麼？」

「因爲妳們欠我們的巨款，此其一。更重要的是，妳們是華歌的人，對不對呀！」

二婦臉色微變，道：「是他的女人又如何？」

這話是剛才小毛告訴小關的。

本來小關不接受上床的償債方式，小毛在他耳邊說了兩婦的來歷，且要求和她們上床代替小關。

所以關永當時忽然不反對了。

華歌利用兩小，把巨款騙走，可以說傷了兩小的自尊，正要報復，他的女人却送上了。小毛認識她們。

小毛道：「妳們回去問華歌就知道了。」

兩人揚長而去，兩女的臉都綠了。

回想不久前在床上使盡渾身解數的情景時，兩人簡直想嘔吐，她們居然眞的便宜了那頭山猪。

＊　＊　＊

齊鳳像小媳婦一樣，侍候小關，但得不到他的尊敬，小毛常常提醒小關，那樣是不公平的。

關永表示，一切不幸（即和其他女人上床），都是由齊鳳引起的，她是第一個冒充卓倩和他上床的女人。

他沒有辦法尊重她。

齊鳳有時想想那個年慶餘，眞覺得自己不值得。

只不過感情這東西眞難以捉摸。

齊鳳還是不捨得離開關永。

此刻關永在和小毛下圍棋，連殺三盤，把小毛殺得臉紅脖子粗，一下子把棋盤翻在地上。

關永笑了起來，小毛也笑了起來。

但是兩人的笑突然打住。

因爲院中走進一人，這個人竟是卓約。

齊鳳說過，卓約曾想害死她，把她丢在河底，幸年慶餘及時救了她，但關永似乎不信這些話。

小毛道：「嘿！卓二小姐來哩！可眞是稀客！」

他故意放大嗓音，使屋中的齊鳳聽到。

齊鳳果然走了出來。

乍見卓約，不由恨怒交集，激忿地道：「妳……妳這個心比蛇蝎的女人……我何時罪了妳……妳居然把我丢入河底……」

卓約作夢也沒想到還能見到齊鳳。

第一眼看到齊鳳，她以爲遇見了鬼。

看來又不是鬼。因爲關、毛兩人十分注意她的反應，似要看看，她如何來回答齊鳳的話。

卓約的反應奇快，堪稱一流。

她當然要佯作不懂齊鳳的話，茫然道：「齊姑娘……妳……妳在說甚麼？怎麼我不懂呢？」

「壞女人！妳別裝！妳說過，凡是在關永身邊打轉的人，一個個地，妳都要全部使她們消失在地平線上。」

卓約攤着手，苦笑道：「關永、小毛，你們說說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兩小看看卓約，再看看齊鳳。

卓約的精湛演技，抵消了齊鳳的部份事實。

齊鳳厲聲道：「妳沒有用我自己的褲帶拴了我的雙手又拴上一塊石頭丢入河心沉下？」

「齊姑娘……妳是說我把妳沉到河裡了？」

「妳能狡賴嗎？」

卓約終於大笑了起來，道：「兩位，你們不以爲可笑嗎？你們不以爲這謊言太拙劣了嗎？」

小毛道：「怎見得拙劣？」

「第一，我怎麼會說要殺死所有在小關身邊的女人呢？是我的武功過人還是我的姿色出衆？」

小毛道：「問題是，齊姑娘爲何要造此謠言？」

「小毛，你這麼聰明的人會不知此理？」

「妳是說齊鳳要除去關永身邊的女人？」

「對呀！是她要除去關永身邊的女人，反而咬我一口，這一手雖狠雖毒，却不大怎麼高明吧？」

關永道：「卓約，聽說妳的身手進步了。」

「是啊，近來跟一位前輩學過武功。」

「聽說妳是一招制住齊鳳的。」

「根本沒有這麼回事。你們以爲可能嗎？」

「齊鳳應該不知道妳另有遇合，武功大進，她如果是造謠，又怎會說妳是一招制住了她，這不是太巧合了嗎？」

「這的確只是一個可怕的巧合！」

齊鳳道：「你們千萬別上當，這女人太可怕了！她明明是睜着眼說謊，你們會信嗎？」

關永冷冷地道：「信與不信，各佔一半……」

齊鳳含淚道：「小毛哥，你呢？」

「的確不敢說全信妳的話，因爲我畢竟沒有親眼看到事實發生的經過，但我信妳的話有一半。」

卓約道：「小毛同情齊姑娘，我不會怪你。」

關永道：「在我身邊要老老實實，不可無事生非。」

齊鳳一肚子委曲無處發洩。

她明明是被害人，却變成了說謊者。

小關那句「不可無事生非」的話，就是針對她說的。

齊鳳灰了心，而且以爲在此隨時都有殺身之禍。道：「關永，我知道，你一直就十分歧視我！」

關永不出一聲。

「所以我要走了！但是我還是要說一句話，不管你信不信，我還是要說要小心提防這個女人……」

她匆匆奔出。小毛大聲道：「齊鳳……齊鳳……」

追出時，齊鳳已經不見了。

卓約也大叫着：「齊姑娘……齊姑娘……」

追出門外，這工夫小毛已經折回，卓約道：「我不殺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這件事從何說起？」

小毛對卓約打了個問號。

他以爲說謊的人不大可能是齊鳳。

如要打擊情敵的話，第一號情敵應該是卓倩而非卓約，打下卓約還有卓倩，所以小毛心裡有數。

關永道：「卓約，爲甚麼齊鳳不說別人殺人而說你？」

「關永，不能因爲她誣賴我，你就怪我呀！」

* * *

齊鳳含淚出走，她受了很大的委曲。

要不是命大，她早就在河底餵了魚哩。

回來後主動告訴小關，他就是不信，她很難過。

似乎她的人格本就不如卓約。

出了鎮急奔了大半天，天黑入鎮。

一入鎮就被人盯上了，但齊鳳却未覺察。

先找了家不在大街上且規模較小的客棧住下。

然後叫了飯在房中吃用，形單影隻，前途茫茫。

還沒有吃完，院中落下一個人。

此人就是在賭場和關、毛賭過的鄒揚。

此人是「天山雪鶴」的高足，身手很高。

上次要玷辱卓約，被費雪所救。

今天又遇上了齊鳳，可謂流年不利。

「你是……」

「在此相遇也是有緣，我認識妳就成了。」

鄒揚人品出衆，可是在目前齊鳳對他一點興趣也沒有。

「你知道我是誰？」

「齊鳳齊姑娘，我認識令尊。」

「認識又如何？連姓名都不敢說出來，鬼鬼祟祟的！」

「我叫鄒揚……」

「你叫鄒揚又如何？」

「妳爹在『會』中算是我的部下。」

「你是他的上司又如何？」

「咱們接近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

「我却以爲這件事非常唐突！」

「齊姑娘，我今夜來了，就不會空手而回。」

「這句話正人君子就不會說出口。」

鄒揚道：「齊姑娘，有句話我說了會造成誤會，但不說又不能使妳明白，所以我還是要說。」

「我現在只希望你馬上離開！」

鄒揚道：「妳和關永在一起，已算背叛了本會，人人都有除去妳的責任，所以……」

「所以我不點頭你就要除去我？」

「我當然不忍！」

「如果我根本就不會考慮你呢？」

「妳不會那麼傻的。論人品，我不比關永差，論身手也差不多，但在會中地位超然，幾乎和暹覺平行，有我照料妳，誰也不敢欺侮妳！」

「除了你之外，誰會欺侮我？」

鄒揚是個衣冠禽獸。

他已無耐心再多費唇舌了，步步進逼。

齊鳳「嗆」地一聲，撤出刀來，道：「鄒揚，你只能得到一個死人！」

「我只想要一個活色生香的美人！」

「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我和小關早已有了夫妻之實，我已經不是黃花大閨女了……」

「不妨，女人只要美，我不一定非要處女不可。」

齊鳳知道是浪費唇舌，狠狠地刺出一刀。

鄒揚輕鬆地閃過，道：「妹子，不要太累了，以免待會上了床該用力時就沒有勁了！」

齊鳳不出聲，狂掃猛砍。

越是如此，招式越是不靈。

人在氣極、激動及絕望之下，一定不會表現正常的。

「妹子，妳生氣時也很動人！」

「淫賊！你眞是人面獸心！」

「妹子，上了床沒有野獸派的作風，妳能過癮滿足嗎？妹子，妳喘了是不是，就像在床上欲仙欲死時的喘息一樣啊……」

這些下流話，任何一個比較正派的少女聽了，都會心頭大亂的。

才不過二十七八招，齊鳳的刀被奪了過去。

齊鳳往後窗上一竄，她的腿被撈住。

她全力一蹬，鄒揚鬆了手，她已穿出。

（未完・十一）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